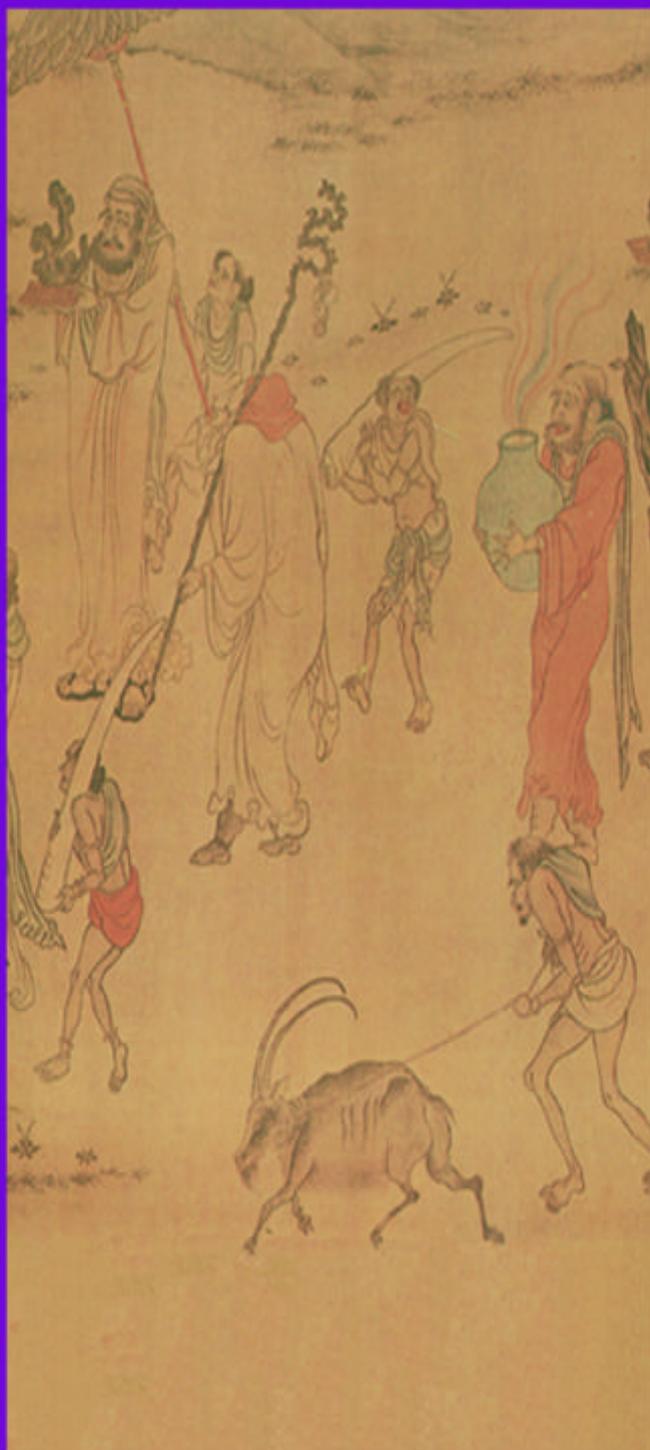


綠野仙踪
中



清·李百川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绿野仙踪

中

(清)李百川 著

目录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001
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 入大罐举手避痴儿.....	009
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021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墨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032
第三十九回	贴账单贿赂贪知府 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042
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054
第四十一回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 疗母病拭泪拜名医.....	064
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竭力葬慈母.....	072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又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079
第四十四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091
第四十五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102
第四十六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116
第四十七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128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139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152
第五十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162
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172
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180
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188
第五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197
第五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208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217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性命 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226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起脏银思敬入囚牢.....	235

-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245
- 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254
-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265
- 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275
-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284
- 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294
- 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
入内庭诗赋显才华.....304
- 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
受节钺浪子做元戎.....315
- 第六十七回 看柬帖登时得奇策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325
- 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
坐叛党戴罪大军营.....334
-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疾情客
刀头落惊醒梦中人.....343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词曰：

风云际会为难，今日报莺迁。荣膺宠命列朝班，文武两心安。

握管城，书彩笥，遣役迎迓宅眷。从兹夫妇喜相逢，拭目合欢眼。

右调《喜迁莺》

且说曹邦辅率领诸将回至归德，擒拿余党，安抚军民。遣军将从永城将贼众家属提来，委文武大员会审，招出许多容留逆党的村庄，派林、管二总兵使将分头擒拿。一边写本，遣官

入都奏捷，详叙各将功绩，以文炜、林岱为第一，管翼、郭翰等为第二，林桂芳、吕于淳等为第三，马兵丁熙军营已授千总，听候旨意。诸将闻邦辅叙功等第，无不悦服。先将师尚诏并其子女，遣官押解入都，余贼俟申明，酌夺轻重再解。复自行检举失查师尚诏，并参地方等官以及失陷城池文武。捷音到朝中，明帝大悦，随颁旨星夜到归德。诸将跪拜，宣读道：

师尚诏本市井无赖之徒，该地方文武，并不实心任职，养成贼势。致过党潜藏各州县至数万之我，攻城掠地，杀戮官民，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尚诏并其子女亲族、曹邦辅奏称，已差官解送入都；其余从贼，着户部侍郎陈大经、工部侍郎严世蕃，星驰归德，会同曹邦辅研审，务须尽搜党羽，分别定拟具奏。邦辅才兼文武，赤心报国，朕心嘉悦，着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其失查师尚诏，皆因历任未久，相应恩免交部。其余失查文武地方等官，理合严惩，以肃国法，统交陈大经、严世蕃。曹邦辅申明有无知情纵寇，拟罪奏闻。总兵管翼，身先士卒，连破贼众八营，著有劳绩，着升补松江提督。其总兵原缺，着邦辅委员，暂行署理，候朕另降谕旨。参将郭翰，遇副将缺出，该部即行奏明题补。朱文炜、林岱，俱系无禄人，非在仕籍者可比。乃一能出奇制胜，具见筹画得宜；一能先克永城，全获逆党家属，又复生擒巨寇，厥功甚大。着即驰驿来京，引见后，再授官爵。林桂芳、罗其贤、吕于淳，俱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将弁并阵亡官员士卒，俟邦辅查奏到日，另降恩旨。各营兵丁，按打仗勤劳论功，咨送兵部，以指挥、千把，陆续补用。今先赏两月钱粮，其枪刺蒋金花之丁熙，甚属勇敢，亦着送部引见。余依议。

旨意读罢，欢声若雷。大小官员谢恩后，又各向军门叩谢。林岱、文炜，另谢提拔之恩。邦辅大喜，留两人在公馆酒饭，本日俱拜为门生。邦辅大喜，各赠路费银二百两，令速刻起身。二人辞出，忙忙的拜别了各官，同到林岱营中。文炜向他哥嫂道：“兄弟已奉旨，驰驿引见。此行内外，虽不敢定，大小必有一官。引见后，自必星速差人迎接哥哥嫂嫂同住，好搬取父亲灵柩。林义兄已在军门前交了兵符。此营是曹大人官将统辖，我们一刻不可存留，适才军门曹大人赏了路费银二百两，哥哥可拿去，回拍叶村李必寿处暂住，等候喜音。我已托林义兄预备下官车一辆，差军兵四人，护送还家。连日贼党，俱各拿尽，不必惧怕。”文魁听见引见甚喜，要到桂芳面前谢谢。文炜道：“我替表说罢。”又嘱咐了几句家中话，才打发夫妻二人起身。林岱亲自送别。

次日文炜同林岱拜别了桂芳，一同连夜入都。先到兵部报了名，并投军门文书，不过两三天，就传引见。两人入得朝来，但见：

祥云笼凤阁，瑞蔼罩龙楼。建章宫、祈年宫。太乙官、五作官、长乐官，官宫现丹极楹绣户；枫宸殿、嘉德殿、延英殿、鵷鹊殿、含元殿，殿殿见玉阙金阶。鸳鸯瓦与云霞齐辉，翡翠帘同衣冠并丽。香馥椒壁，层层异木垂阴；日映花砖，簇簇奇葩绚彩。待漏院，规模远胜蓬莱；拱极台，巍峨何殊兜率。真是文官拜舞瞻尧日，武将嵩呼溢舜朝。

这日明世宗御勤政殿，文武分列两倍，吏、兵二部带领二人引见。两人各奏姓名年岁籍贯。天子见林岱气宇超群，汉仗雄伟，圣心大悦，问林岱道：“师尚诏是你擒拿的么？”林

岱奏道：“是臣在归德城东三十里以外拿的。”天子道：“你可将屡次交战详细奏来。”林岱奏了一遍。天子向众阁臣道：“此国家柱石材也。”阁臣齐奏道：“此人人才武勇，不愧干城之选？”又问文炜献策始末，文炜将平归德三策次第奏闻。天子向阁臣道：“宋时虞允文破逆亮于江上，刘琦谓国家养兵三十年，大功出于儒者。朱文炜其庶几矣。”又问前军门胡宗宪如何按兵睢州，致失夏邑等县，文炜尽将胡宗宪种种退缩实奏。严嵩听了，甚是不悦。天子道：“胡宗宪真误国庸才。”遂传旨将伊二子俱革职下狱。又问阁臣道：“朱文炜直陈是非，可胜御史之任。”严嵩道：“御史乃清要之职，历来俱用科甲出身者。文炜以秀才谈兵偶中，骤加显擢，恐科道有后言。”天子道：“然则应授何职？”严嵩道：“朱文炜可授七品小京官，林岱可授都司守备。”天子道：“信如卿言，将来恐无出谋用命，为国家者矣。”随降旨：朱文炜着以兵部员外郎即用，林岱人甚去得，着实授副将，署理河阳镇总兵，代管翼之缺。速赴新任。两人谢恩下来，文炜在兵部候补，林岱有速赴新任之旨，不敢久停，将本身应办事体料理了几天，与文炜话别。文炜知林岱还要去见军门，托他将文魁夫妻送人都中。自己在椿树胡同看了一处房住下，又收用了几个家人，买办了一分厚礼，书字内备写于冰始末，救济得官缘由，差段诚同一新家人，星夜往成安县搬取姜氏。

再说姜氏自到于冰家，上下和合，一家儿敬爱，与亲骨肉无异。每想起与亲哥嫂同居时，到要事事思前想后，不敢错说一句。主仆二人，甚是得所。冷逢春遵于冰训示，非问明姜氏在处，再不肯冒昧入内。每日家在外边种花、养鱼、看书，连会试场也不下了。一日，正在书房院中看小厮们浇灌诸花，只见一个家人禀道：“姜奶奶家人来了，有礼物书字。”逢春着

请入庭院西书房。坐不多时，拿入礼物来，逢春看了看，值一百余两，两副全帖，一写“愚小侄朱文炜”，一写“愚盟弟”称呼。将书字拆开一看，里面备述他夫妻受恩，以及得功名的原委，俱系他父亲始终周全，如今以兵部员外郎在京候补。字内兼请逢春入都一会，意甚殷切。逢春看了大喜，随即入内与他母亲详说，早有人报知姜氏、卜氏同儿媳李氏，到姜氏房中道喜。把一个姜氏喜欢的没入脚处。

随着人将段诚叫来要问话。李氏回避了，卜氏也要回避，姜氏道：“我家中的话，还有什么隐瞒母亲处，就是段诚，也是自己家中旧人，大家听听何妨。”卜氏方才坐下。少刻，段诚人来，先与卜氏磕了四个头，后与姜氏叩头，回头看见他妻子也在，心上甚是欢喜，问候了几句。姜氏教他细说文炜别后的始末。这段诚从四川老主人说起，说到殷氏被乔大雄抢去，卜氏忍不住大笑起来。又说到殷氏杀了乔大雄，夫妻报功，被林总兵打嘴巴的话，把一个卜氏笑的筋骨皆苏，姜氏同欧阳氏也笑的没收煞。段诚整说了半天，方才说完。卜氏道：“可惜路远，我几时会会令嫂，他到是个有才胆的妇人。”欧阳氏道：“那样的臭货，太太不见他也罢了。”段诚又道：“林岱林老爷起身时，小的老爷已托搬他两口子来京，大要也不过二十余天可到。”卜氏又细问于冰去向，段诚又说了一番，卜氏也深信于冰是个神仙了。段诚出来，外面即设酒席款待。饭后，逢春将段诚叫去，细说于冰事迹，心上又喜又想。次日，段诚禀明姜氏，就要雇骡轿。卜氏那里肯依？定要教住一月再商。段诚日日恳求，卜氏方才许了五天后起身。

自此日为始，于冰家内天天总是两三桌酒席，管待他主仆。卜氏李氏婆媳二人，各送了姜氏许多衣服、首饰等类。逢春写了书字并回礼，也用盟弟称呼，又差陆永忠、大章儿两个旧家

人护送上京。卜氏又送了欧阳氏衣服尺头等物。主仆们千恩万谢。姜氏临行，坐骡轿大哭的去了。在路走了数天方到，文炜已补了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夫妻相见，悲喜交集，说不尽离别之苦。文炜厚赠陆永忠等，写了回书拜谢，姜氏与卜氏、李氏也有书字，就将殷氏的珠子，配了些礼物，谢成就他夫妻之恩。凡逢春家妇人妇子，厚薄都有东西相送。临行又亲见陆永忠、大章儿，说许多感恩拜谢的话，方才令回成安。

再说林岱到了河南开封，不想军门还在归德，同两个钦差审叛案未完。到归德，知他父桂芳早回怀庆，管翼已上江南任中去了。次日见军门，送京中带去礼物，又代文炜投谢恩提拔稟帖。邦辅甚喜，留酒饭畅叙师生之情，又着林岱拜见两个钦差，方赴河阳任。一边与桂芳写家书，差家人报喜，搬严氏。桂芳恐林岱初到任费用不足，又自知年老，留银钱珍物何用，将数十年宦囊，尽付严氏带去。不算金帛珠玉，只银子有三万余两，足见宦久自富也。林岱就将严氏带来的银两，取出三千送文炜，又余外备银二百两，做文魁夫妻路费。差两个家人、两个兵，先去虞城县请文魁夫妻，一同上京。不一日，到了柏叶村，将林岱与他的书字，并送盘费二百两，都交与文魁。文魁大喜，将来人并马匹都安顿在店中酒饭。告知殷氏，殷氏道：“我如今不愿意上京了。”文魁道：“这又是新典故话。”段氏道：“你我做的事体甚不光彩，二叔二婶他夫妻还是厚道人，惟段诚家两口子，目无大小。同家居住，日日被他言语讥刺起来，真令人受亦不可，不受亦无法。况他又是二叔婶同患难有大功的家人和家人媳妇，你我又作不得威福，你说怎么个去法？”文魁道：“我岂不知？但如今的时势，只要把脸当牛皮、象皮的使用，不可当鸡皮、猫皮的使用。你若思前想后，把他当个脸的抬举起来，他就步步

不受你使用了。就是段诚家夫妇，目无大小，也不过讥刺上一次两次；再多了，我们整起主纲来，他就经当不起。况本村房地产地土，出卖一空，亲友们见了我，十个到有八个不和我举手说话，前脚过去，后脚就听得笑骂起来。你我到不去做员外郎的哥嫂，反在这龟地方，做一乡的玩物？二兄弟和我虽非一母生出，到底是同父兄弟，就算上去讨饭吃，也没讨外人家的。如今手无一文，富安庄儿又被官兵洗荡，成了白地，埋的银子找寻了几次，总寻不着。月前二兄弟与了二百两，如今到盘用了好些，你说不去，立立骨气也好，好只是将来，就凭这几两银子过度终身么？若说不去，眼前林镇台这二百银子，就是个收不成。不知你怎么说，我就舍不得。”段氏也没的回答。雇了一乘骡轿，殷氏同李必寿老婆同坐，文魁骑牲口起身。

一日，入都到椿树胡同，文炜上衙门未回。文魁见门前车马纷纷，拜望的不绝，心下大悦。殷氏下轿，姜氏早接出来。殷氏虽然面厚，到此时也不由的面红耳赤。到是姜氏，见他夫妻投奔，有些动人可怜，不由的吊下泪来。段氏看见，也禁不住大哭。同入内室，彼此叩拜，各诉想慕之心。少刻，文炜回来，见过哥嫂。到晚间，大设酒席，林岱家人坐了两桌，他弟兄二人一桌，段氏、姜氏在内一桌。林岱家人送书字并银三千两，文炜见字内披肝沥胆，其意惟恐文炜不收，谆嘱至再。文炜止收一半。林岱家人受主人之嘱，拼命跪恳，文炜只得全收，着段诚等交入里面。殷氏和姜氏饮酒间，姜氏总不题旧事一句，只说冷于冰家种种厚情。殷氏见不题起，正乐得不问为幸。不意欧阳氏在傍边笑问道：“我们晚上吃酒那日，你老人家醉了，我与太太女扮男装逃走，不知后来那乔武举来也不曾？”殷氏羞恨无地，勉强应道：“你还敢问我哩！教你主仆两个害的我好苦。”欧阳氏笑道：“你老人家快活了个了不得，反说是俺

们害起人来了。”姜氏道：“从今后，止许说新事，旧事一句不许说。”殷氏道：“若说新事，你我同是一样姊妹，你如今就是员外的夫人，我弄的人做不得，鬼变不得。”欧阳氏插口道：“员外夫人，不过是个五品官职分，那里如做个将军的娘子，要杀人就钉人，要放火就放火，又大又威武。”殷氏听了，心肺俱裂，正欲与欧阳氏拼命大闹，只见姜氏大怒，大喝道：“你这老婆满口放屁，当日姓乔的抢亲时，都是你和我定了计策，作弄大太太，将大太太灌醉，弄出意外事来。你道大太太不是受你我之害么？”殷氏听得伤心起来，捶胸打脸的痛哭。姜氏再三安慰，又将欧阳氏大骂了几句，方才住手。次日文炜将他夫妻叫到背间，尽力数说了一番，又细细的讲明主仆上下之分。此后段诚夫妇，方以老爷太太称呼文魁、殷氏，不敢放肆了。

文炜取出五百银子，交付哥嫂，又作揖叩拜，烦请主家过度。凡米面油盐应用等物，通是殷氏照料；银钱出入，通是文魁经管。用完，文炜即付与，从不一问。文魁、殷氏见兄弟骨肉情深，丝毫不记旧事，越发感愧无地，处处竭力经营，一心一意的过度，到成了个兄友弟恭的人家。文佛又买了四五个仆女，两处分用，留林岱差来人住了数天，方写字备礼叩谢，又重赏诸人，才教起身。过两月后，着文魁带人同去四川，搬取朱昱灵柩，付银一千两，为营葬各项之费。文魁起身去了。正是：

哥哥嫂嫂良心现，弟弟兄同同一爨。
天地不生此等人，戏文谁做小花面。

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 入大罐举手避痴儿

词曰：

聊作戏，诱仙技，百说难回意，好痴迷，且多疑。
一番争论费唇皮，入罐去无迹。

右调《干荷叶》

且说冷于冰自蒋金花身死之后，即遁出林桂芳营中，回到泰山庙内。连城璧道：“大哥原说下去去就来，怎么四十余天不见踪影？着我们死守此地，日夕悬望。”于冰道：“我原去怀庆，与朱文炜说话。着他搬取家小，不意师尚诏造反，弄的我也欲罢不能。”于是详细说了一遍。城璧大笑道：“功成不居名，正是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之说，惜乎我二人未去看看两阵相杀的热闹。”自此于冰与他二人讲究玄理，或到山前山后游走。一月后，逐电回来，说道：“林岱授副将职，已署理河阳总兵到任讫。朱文炜补授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差段诚去法师

宅上搬姜氏去了。”于冰大悦，次日，写了一封书字，向董玮道：“公子与我们在一处，终非常法。昨查知总兵官林桂芳之子林岱，现署河阳总兵，我竟斗胆于书内改公子姓名为林润。他如今已是武职大员，论年纪也该与他做个晚辈，着他认公子为侄，将来好用他家三代籍贯，下场求取功名。书内已将公子并尊公先生受害前后原由，详细说明，又将金不身边存银一百余两付与他主仆，做去河阳盘费。”董玮道：“承老先生高厚洪恩，安顿晚生生路，此去若林镇台不收留，奈何？”于冰大笑道：“断无此理，只管放心。林岱、朱文炜二人功名，皆自我出，我送公子到他们处，定必待同骨肉。因朱文炜是京官，耳目不便，故着公子投奔林岱。到那边号房中，只管说是他侄子，从四川来，又有冷某书字，要当面交投。他听知我名，定必急见。见时，只管说着他尽退左右人役，先看了我书字，然后说话。你两人俱可心照，从此再无破露之患矣。今日日子甚好，我也不作世套，就请公子此刻同盛价起身。”又向城壁道：“山路险峻，你可送公子下了山即回。”董玮道：“晚生用不了这许多盘费。”于冰道：“一路脚价，到那边买办几件衣服，入衙门也好看。能有几多银两，公子不必推辞。”董玮感情戴德，拉不住的磕下头去，那泪不从一行滚下，又与城壁、不换叩头。大家送出庙外。董玮复行叩拜，一步步大哭着，同城壁下山去了。于冰见此光景，甚可怜他。又见金不换也流着眼泪，一边揩抹，一边伸着脖子向山下看望。回到庙中，只觉得心上放不下，随将超尘放出，吩咐道：“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阳总兵林岱衙门，你可暗中跟随到那边，看林岱相待何如，就停留数日亦可，须看听详细，禀我知道。”超尘道：“法师就在此山，还往别地去，说与小鬼，好口覆法旨。”于冰道：“你问的甚是。我意欲和城壁、不换去湖广，你回来时，在衡山玉屋洞等

候我可也。”超尘领命去了。

到次日交申刻时分，城璧方回。于冰道：“我只教你送下山去，怎么今日此刻才来？”城璧道：“我见那董公子一路悲悲切切，不由的就送他到泰安东关，和他在店中住了一夜。却喜有沂州卸脚骡子两个，与他主仆雇了。今早我又送了他十里，因此迟来。”于冰道：“湖广有黄山赤鼻鹿门等处，颇多佳境，我意要领你们一行。又在此住了许久，用过寺主些米等项，理合清还。连二弟可包银十两，交与寺主。”城璧送银去了，不换收拾行李。两事方完，三人才出房门，忽见寺主披了法衣，没命的往外飞跑。不多时，迎入个少年官人来。但见：

面若凝脂，大有风流之态；目同流水，定无老练之才。博带鲜衣，飘飘然肌骨瘦弱；金冠朱履，轩轩乎客止轻扬。手拿檀香画扇一柄，本不热也要摇摇；后跟浮浪家奴几人，即无事亦常问问。嫖三好四，是锋利无比之刚锥；赌五输十，乃糊涂不堪之臭肉。若说他笙箫音律，果然精能；试考恁经史文章，还怕虚假。

于冰一见，大为惊异，向城璧道：“此人仙骨珊珊，胜二位老弟数倍。”城璧道：“大哥想是为他生的眉目清秀么？”于冰道：“仙骨二字，到不在模样生的好丑，有极腌臢不堪之人具有仙骨者，此亦非一生一世所积。”不换道：“大哥何不渡脱了他？也是件大好事。”于冰道：“我甚有此意，还须缓商。”不换道：“我们可同到后边，与他叙谈一番，何如？”于冰道：“他是贵介世胄，目中必定无人，你我到他面前，反被他轻薄。当设一法，教他来求我们为妙。”又道：“你们看这也是个公子，比董公子何如？”城璧大笑道：“董公子人虽

少年，却是诚虔君子；此人满面轻浮，走一步，都有许多不安分在脚下。大哥自是法眼，何须弟等评论？”于冰道：“他已到正殿去了，待我出去，查查他的脚根，再作理会。”

正言间，只见那公子出来，站在当院里，四面看了看，向庙主道：“你不送罢。”连头也不回，挺着胸脯，一直步出去了。庙主飞步赶送。少刻，庙主人来，不换迎着问道：“适才出去的那位少年，是个什么人？”庙主笑着，将舌尖一吐道：“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温公子，他父亲做过陕西总督，他是极有才学的秀才，他家中的钱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他住居在城在乡？”寺主道：“他住在泰安州城东南长泰庄内，是第一个大乡绅家。”城璧道：“我看他举动有些狂妄。”寺主道：“少年公子们都是那个样儿。若与他说起话来，到也极和平。一年按四季定到敝寺烧香一次，我们要化他的布施。他最舍的钱，是个少年慷慨着实可交往的人。”于冰笑了笑道：“我们此刻就别过了。”寺主道：“适才这位连爷，送与我十两银子。我不收，又怕众位见怪，收下心甚不安。”于冰也世故了几句。不换仍改为俗人打扮，肩了行李，寺主送至山门外作别。于冰向城璧面上一拂，须发比前更黑。城璧大悦。不换道：“二哥又成了三十多岁人了。”于冰道：“今日我们就去长泰庄一行，要如此如此，不怕他不来寻我们。”城璧笑道：“大哥事事如神明，今日于这姓温的，恐怕要走眼力。他家里堆金积玉，娇妻美妾也不知有多少，怎肯跟随我们做这样事？”于冰笑道：“一次不能，我定用几次渡他，与老弟践言。”

三人说说笑笑，约走了五六十里，已寻问到长泰庄来。但见：

日映野花，沿路呈佳人之貌；风吹细柳，满街摇美女这腰。

曲径斜阳，回照农夫门巷；小桥流水，偏近卖酒人家。角角鸡啼，常应耕牛之吼；梁嚶禽语，时杂犬吠之声。乳臭小儿，掷骰于通衢檐下；伧倮老文，斗牌于大树阴前。未交其人，先闻温府聚赌；才履其地，便传公子好嫖。来去者，急言某妓女上情；出入者，乱嚷若郎君输钞。虽不是治化淳乡，也要算风流乐土。

于冰四围一看，也有三四百人家。庄东北上有一片高大房子，想就是温家的宅舍。街道上也有生意买卖，老老少少嚷闹的都是嫖赌话。不换道：“我活了三十多岁，不曾见这样个地方。”于冰道：“不必说他。我看庄西头有座庙，且去那边投歇。”三人走入庙内，见是观音大士香火。和尚迎着问道：“做什么？”城璧道：“欲借宝刹住一半天。”和尚见有一肩行李，也不推辞，用手指道：“东禅房里去。”原来这个庄村，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不拘甚么人都容留，只要会赌钱。三人到东禅房歇下。不换买了些吃食东西，与城璧分用。已是黄昏时分，和尚送入灯来，坐在一旁，也不问于冰等名姓，开口便道：“三位客人不小顽顽么？还有两个赌友配合。”不换却要推辞，于冰道：“今日行路劳苦了，明日还要大赌。”和尚欢喜而去。

次日，三人到街上，不换高叫道：“我们是过路客人，有几个好戏法儿，要在贵庄顽耍，烦众位借一张桌子用用。”众人听见要耍戏法儿，顷刻就围下了好些人，搬来一张桌子放下。于冰道：“再烦众位，不拘什么物件，取几悠扬来。”众人借来一个大锡洗脸盆，十个汤碗，放在桌上。于冰卷起双袖，将碗一个个摆列在锡盆内，向众人道：“十法九禊，无禊不行。我的戏法儿总是用人家的东西，众位要看个真切明白。我先将

这十个汤碗飞去。”说罢，两手举起，向空中一撒，说声“去”，十个碗响了一声，形影全无，众人大笑。于冰又将锡盆也望空一掷，喝声“去”。也不见了，众人大叫大嚷道：“这是真法，与历来耍戏法人飞的大不相同。”只见傍边一人笑说道：“你将十个汤碗、一个大锡盆俱飞去，我们都是向饼铺中借来的，拿甚么还他？”于冰用手向南一指道：“那家房檐上放着的不是么？”众人齐看，果然在房檐上放着。那人跑去取来，一件不少。

此时哄动一时，看的人拥挤不开。又见有几个人高叫道：“戏法儿不是白看的，客人们到此，我们多凑几千钱，做盘费罢。”于冰连连摆手道：“我们路过贵庄，见地方风俗淳厚，所以才顽耍顽耍，攒凑盘费何用？”众人听见不要钱，越发高兴，乱嚷着求再耍几个。于冰道：“可将长绳子弄几十条来，越多越好。”众人唿哨了一声，跑去有五六十人，陆续交送，顷刻你一条，我一条，凑成四五堆。于冰道：“众位可将绳子挽结做一条。我有用处。”众人听了，七手八脚的挽结，顷刻成了一条总绳，合在一处，有半间房大一堆。于冰走到绳子跟前，先将绳头用二指捏起，向空中一丢，喝声“起”，只见那绳子极硬极直，和竹竿一般，往天上直攒了去，须臾起有二百余丈高，直接太清。众人仰视，哄声如雷。少刻，那绳子止有三四丈在地，于冰道：“你们还不快用石块压住！假若都攒入天内去，该谁赔？”众人急忙抬来一块大石，将绳子压住。再看那绳子，和一支笔管相似，直立在当天。于冰走回桌前，又向众人道：“快取剪子一把，大白纸一张，长四五尺者方好。少刻，众人取来一张极长大的画纸，放在桌上。于冰看了看，随用剪子裁成五尺高一猴，两手高举，向地下一掷，大喝道：“变！”大众眼中只见白光一晃，再看时，将一白纸猴变为真

猴，满身白毛，细润无比。于冰用手一指，那猴儿便跳跃起来，众人大笑称奇。于冰又将那猴儿一指，说道：“你不去扒绳，更待何时！”只见那猴儿跑到绳前，双手握住，顷刻扒入青霄。众人仰视，惊异不已，转眼间，形影全无。于冰用手一招，那条长绳夭夭折折退将下来，又成了一大堆，惟有那纸变的猴儿不知去向。

众人天翻地覆的叫好不绝。猛见人丛中挤入两人，向于冰道：“我们是本村温府大爷差来的，听得说你们戏法儿耍的好，我家老太太要看，叫你三个快去哩。”城璧听了个叫字，不由的大怒，骂道：“好瞎眼睛的奴才！我们又不为钱，又不为势，不过大家闲散心儿，且莫说是你家老太太，便是你家祖奶奶、祖太太，也去不成。”那两人也便要发话，不换笑说道：“我这敝友的话固是粗疏些，二位也有失检点处。尊大爷虽富虽贵，与我们无籍，就下一个请字，也低不了你家名头，高不了我们身分。必定说叫你三人快去，我们又不是你家大爷的奴才佃户，平白的传唤怎么？”众人齐声说道：“理上讲的明白，怪不得客人发话。”城璧分开了众人，同于冰、不换回庙去了。

再说这温如玉本是宦家子弟，他父亲名学诗，做过陕西总督，早忙，他母亲黎氏，教养他进了学。年已二十一岁，也有三四万两家私。年来嫖赌，混去了一万余两。娶妻洪氏，夫妻不甚相得。他生的美丰容，喜戏谑，又好广交滥施。十一二岁便和家下人偷赌，到十五六岁，就相交下许多的朋友。黎氏止此一子，真是爱同掌珠，因此任他顽闹，只怕他心上不快活，郁闷出病来。到了十八九岁，凡风华靡丽的事，无所不为。黎氏只略说他几句，他就有许多辩论；再不然，使性子一天不吃饭，黎氏还得陪笑陪话安慰他，因此益无忌惮。他虽然是个大人家，却是世世单传，不但近族，连远族也没一个。这日听得

人传说，庄内来了三个耍戏法儿的，精妙之至。心上甚是高兴，将他母亲请到庭上，垂了帘儿，又备了酒饭，将相好朋友都约来，等候了好半日。家人回来，细说于冰等不来的话。内中有几个朋友说道：“这是那里来的几个野人，连老夫人都敢干犯，可着尊管们出去乱打一顿再讲！”又有几个道：“外路来的人，知他是甚么根脚，岂可轻易乱打！”如玉道：“叫又叫不来，打又打不得，难道这戏法儿不看罢？”内中又一个姓刘的秀才道：“怎么不看，我去叫他们，管情必来。”随即出了温宅，到观音寺内，入的门，先与于冰等一揖，坐下说道：“敝乡温公子，系昔年陕西总督之嫡子也。为人豪侠重义，视银钱如粪土，心羨诸位戏法通神，特烦小弟代为敦请，祈三位一行！”于冰道：“某等如闲云野鹤，随地皆可栖迟，何况督院公子之家。是既无干求请托，又不趋名附势，陡然奉谒，徒伤士品。承君美意，改日再会罢。”秀才道：“先生这话是决意不光顾了？”于冰道：“四海之内，无非朋友。某等拙见，不愿为灭刺之井丹，亦不愿为自荐之毛遂。若交以道，接以礼，无不可也。”刘秀才道：“小弟明白了。”辞出到了温宅，向如玉诸人道：“我适才到观音寺，会了那三个人，不想皆是我辈斯文中人物。听他的谈论，和我们考一等秀才的身分差不多，并非市井卖艺之流，可同年而语。怪不得尊纪说了个叫字，便惹出许多辩论来。大爷可速写一名帖，亲去一拜，外再备即午蔬酌候教一帖，通要写教弟二字，小弟包管必来。”众人又道：“这三人也太自高贵，世间只有个行客先拜地主，大爷是何等门媚，那有到先去拜他之理？”刘秀才道：“你们都是没读过书的识见。孟子曰：自古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又曰：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入而闲之门也。”

温如玉道：“诸公不必争论，家母等候已久，我就先拜他

罢。”即刻写了帖，到观音寺来。慌的众和尚技法衣带僧帽，撞钟擂鼓，烧茶薰香不迭。如玉先到殿上，与观音大士一揖，然后着家人们投帖，下来到东禅房，与于冰三人叙礼，各通姓讳。如玉道：“适才敝友盛称三位长兄道德清高，小弟殊深景仰。今午薄具小酌，欲屈高贤驾临寒舍，未知肯光降否？”于冰道：“既承雅谊亲招，大家同行何如？”如玉大喜。四人出了庙门，众和尚跟随在背后相送。如玉只顾和于冰说话，那里理论他们，一个个寂寞而回。

三人到如玉家中，众宾客次序见礼。见于冰亭亭玉立，真是鸡群之鹤；城璧美髯飘洒，气宇轩昂，各动刮目相敬之心，惟不换不像个大邦人物。于冰等坐定茶毕，内中有一人举手道：“东翁温大爷，乃吾乡之大孝子也。每有奇观，必令太夫人寓目，从早间竭诚敬候，始得三位先生驾临，即小弟辈，亦甚喉急。敢请先生速施移星换日之手，使吾等目穷光怪，也是三位先生极大阴德。”如玉道：“杯酒未将，安可过劳尊客？”于冰大笑道：“吾既至此，何妨游戏三昧。”说罢，起身同众人到院中，耍了一鱼游春水，一向日移花，一空中箫鼓，把些看的人，都魂夺口噤。温如玉不住的伸舌咬指，一句也赞扬不出。耍罢，请客让于冰首坐。于力言不食烟火食，众人疑信相半，城璧、不换又以吃素为辞。如玉甚过意不去，吩咐厨下速刻整理素菜，又着采买各色鲜果，并家中所有。为于冰用酒席完后，三人就要辞去，如玉那里肯放？立刻差人将行李取来。

晚间诸客散尽，请于冰三人在内书房吃酒。言来语去，是要学于冰的戏法儿，且许送银一百两。于冰大笑道：“吾法遇个中人，虽登云驾雾，亦可指授，何况顽闹小术；若不是个中人，虽百万黄金，亦不能动吾分毫。”如玉道：“何为个中人？”于冰道：“过日再说。”如玉又加至二百两，于冰惟哈哈大

笑而已。坐至三鼓后，方才别去。于冰向城璧、不换道：“我日前在泰山庙内，未曾细看这温公子，今日我到甚为他担忧。”城璧道：“莫非无仙骨么？”于冰道：“此人根气，非止一世所积，其前几世，必是我辈修炼未成致坏道行者。他不但有仙骨，细看还有点仙福。只是他两口角已透出煞文，亦且印堂黑暗，不出一月内，必道奇祸。幸额间微有些红光，尚不至于伤生，而刑狱之灾定在不免。”城璧道：“一面之交，也是朋友，大哥何不预先教以趋吉避凶之策？”于冰道：“此系他气运逼迫，自己又毫不修省。若教他长远富贵，我永无渡他之日矣。”

次日，如玉又烦于冰耍了几个，越发心上羡慕不已，连嫖赌也顾不得了。与于冰一刻不离，时时问以一物不食之故。于冰又笑而不言。城璧将于冰弃家学道始末详说，如玉听了，心上甚是不然，向于冰道：“老长兄以数万家私，又有娇妻幼子，忍心割绝如此，这岂不是糊涂不堪的事？”于冰道：“我有昔日的糊涂，才有今日的明白。”城璧又说到西湖遇火龙真人，如玉虽听得高兴，到底半信半疑。又说起近日平师尚诏，成就朱文炜、林岱两人功名，这是眼前现在的事。如玉听到成就了两人功名话，连忙站起，向于冰叩拜道：“老长兄既有如许神通，念小弟先人出身显宦，小弟今已二十一岁，尚滞守青毡，怎么想个法儿，将小弟也成就成就。不但老母感戴恩德，就是弟先人在九泉之下，亦必钦仰鸿慈。”于冰连忙扶起道：“公子休怪小弟直言，公子乃上界嫡仙，名登紫府，原非仕途中人，功名实不敢许。”如玉拂然道：“韩夫子岂终贫贱者耶？”于冰见如玉变色，随改口道：“恐不能如今尊威行全省，若两司还有指望，故弟不敢轻许。”如玉方回嗔作喜道：“就是一知府也罢了。”于冰又遭：“弟辈明日，定于拜别，然既有一日

倾盖，即系百岁芝兰，今后公子要诸事收敛。”如玉道：“辞别的话，过二年后再说。老长见着弟收敛，也不过为嫖赌而言。小弟非不知坏品伤财，每思人生世上，如风前烛，草头露，为欢几何？即日夕竭力宴乐，而长夜之室，人已为我筑矣。弟之所以流连不少自己者，此之谓也。”于冰道：“公子既知为欢无多，何不永破长夜之室，做一不死完人？况人生七十，便为古稀，其中疾病缠绕，穷苦奔波，父母丧葬，儿女贤愚，方寸内无一片刻宁暇。为十数年快乐，而失一大罗金仙，智者恐不为也。”如玉道：“老长兄今日已成仙否？”于冰道：“吾虽未仙，然亦可以不死。”如玉道：“老长兄游行四海，即到死时，小弟从何处查考？昔秦皇汉武，以天子之力，遍访真仙于山岩海岛，尚未一遇，况我辈何许人，乃敢存此妄想！”于冰道：“秦皇汉武，日事淫乐，若再着他身入仙班，天地安肯偏私至此！”如玉怒说道：“小弟上有老母，下有少妻，实不能如老长兄割恩断爱，今后请毋复言！”城璧大笑道：“何如？”于冰见如玉满面怒容，随即站起道：“公子气色上不佳，本月内必有一件大口舌，须谨慎一二。我们此刻也讲论的疲困了，必须弄个戏法顽顽。”

如玉听得要顽戏法，不由的就笑了。于冰向众家人道：“宅内若有大坛或大罐，不拘那样拿一件来，我有用处。”少刻，两个家人抱出一青花白地、小口大肚磁罐，约有三尺半高下，周围尺半粗细。放在院中，将上面磁盖儿揭起，于冰向不换道：“将行李取来。”不换抱来行李，于冰道：“你可将行李装入罐内。”不换见罐口不过八寸大小，一卷行李到有二尺粗细，如何装得入去？听了此话，两只眼只看于冰。于冰道：“看什么？装入去就是了。”不换笑着，将行李立抱起来，向罐口上一放，只见那一郑行李，毫不费力一放就入罐内去了。如玉同

众家人皆大笑称奇。于冰又向不換道：“你也入去。”不換笑应道：“只怕难，难。”于冰道：“你试试看。”不換笑着，先将左脚一入，已到罐底；后将右脚放入。于冰道：“下去！”一语未完，不換已不见了。如玉等看的发呆。于冰道：“连二弟入去。”城璧笑说道：“我这汉子粗长，只休要将磁罐撑破。”说着，抬起左脚，向众人道：“这罐口只好有我半只脚大。”说着，将脚一入，即到罐底，城璧笑道：“有点意思。”随将右脚插入。于冰也说道：“下去！”一转眼，城璧也不见了。如玉觉得有些怪异，正欲拉住于冰，于冰急到罐前，双脚一跳，已入罐内，形影全无。如玉同众家人跑至罐前口大叫道：“冷先生！”只听得罐内应道：“公子保重，我去了。”此后百般喊叫，百般道罪，皆寂然无声。众家人道：“大爷不用喊叫，是藉这罐子作由，怕大爷留他，此刻不知走到那里去了。”这几个人都奇怪的了不得，还不知是仙是妖，去了到好。如玉叹恨道：“是我适才和他辩论，气色不好，得罪了他。你们此刻，可分头于本宅并庄子内外、大小人家、左近寺院中，细细找寻。”众家人去了。如玉想到月间有大口舌话，心上甚是疑惧，连嫖赌也回避了。正是：

痴儿不足留恋，见面犹之不见。
急切想出走法，三人同入一罐。

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词曰：

山堂石室，一别人千里。莫畏此身栖绝，修行应如此。
叛案牵连起，金银权代替。不惜破家传递，得苟免为佳耳。

右调《月当厅》

话说于冰与城璧、不换入了大罐，转眼间出了长泰庄。城璧、不换就和做梦的一般，已到荒郊野外。两人大笑道：“大哥耍的好戏法儿，连我两个也耍在里面。”于冰笑道：“此遁法也，尽力也不过带你们十里。”城璧道：“我正要问那磁罐，能有多大，怎便容的下行李和我两人？即至入了磁罐，也不觉得罐小，只觉得眼中黑了一会，猛抬头，便到了此地。这是何说？”于冰道：“此又用障眼法也。你们原旧不曾入磁罐去，有什么容放不下？”城璧道：“我在泰山庙中，一见温如玉，就看出他是个少年狂妄、不知好歹的人。今日良言苦口提引他，他到大怒起来。”不换道：“这也怪不得他。他头一件就丢不

下他母亲，况又在青年，有财有势，安肯走这条道路？”于冰道：“就是我也不是着他抛转父母妻子，做这样不近人情天理的事。只是愿他早些回头，不致将骨堕落。他若信从，先传他导引之法，待他母亲事毕，再做理会。不意他花柳情深，利名念重，只得且别过他，待到水穷山尽的时候，不怕他不入玄门。”

“说罢，三人坐在一大树下，城璧道：“我们如今还是往湖广去不去？”于冰道：“怎么不去！一则浏览湖广的山水，二则衡山还有我个徒弟，在玉屋洞内，叫做猿不邪。我说法便去看看他。”不焕道：“我两人在碧霞宫住了许久，从未见大哥说起有个徒弟来，今日方才知。大哥肯渡脱他，必定是个有来历的人。”城璧道：“他是甚么人家子弟，身上也有些仙骨么？”

“于冰笑道：“他是一只老猿，被我用法力收伏，认为徒弟，在衡山看守沿门。他那里是人家子弟？”城璧道：“他的道行浅深比兄弟何如？”于冰大笑道：“你如今还讲不起道行二字。譬如一座城，你连城墙尚未看见，安知里面房屋多少？这猿不邪，他也是云来雾去，修炼的皮毛纯白，已经是门内人。再加勤修，一二百年后，便可入房屋中。道行二字，他还可以讲得起几分。”

城璧拂然道：“我们拼命跟随大哥，虽不敢想望个神仙，就多活百五十年，也不枉吃一番辛苦。是这样今日游泰山，明日游衡山，游来游去，游到老时，一点道行也没有，直至死而后已。今日大哥说连城墙还没看见，真令人心上冰冷。”于冰大笑道：“人为名为利，还有下生死血汗功夫，况神仙是何等样的两字，就着你随手捋来，就是我也还差大半功夫。我如今领你们游山玩水，并非为娱目适情，也不过操演你二人的皮肤筋骨，经历些极寒极暑，多受几年饥饿劳碌，然后寻一深山穷谷之地修炼，慢慢的减去火食，方能渐次入道。至于法术两字，

不过藉他防身，或救人患难，气候到了，我自然以次相传。是你这样性急，教我该如何指授？”城璧道：“弟性急则有之，怎么敢说不受指教？今与大哥相商，我两人立定主意，下一番死命功夫。湖广的山水，也不过和泰安的山水一样，与其远行，不如近守。今日仍回泰山，于山后极深处走几天，或寻个石堂，或结个茅庵，若能运去些柴米更妙。即不然，草根树皮，也可以当饭。饿不死，就是福分。只求大哥将修炼的秘诀，着实往透彻里传示传示，我二人诚心尽力的习学。设或大哥去远方行走，我们被虫蛇虎豹所伤，这也是前生命定，止求积一个来世仙缘。”不换也不等城璧说完，一蹶劣跳起，大叫道：“二哥今日句句说的都是正紧修行人话，我的志念也决了，大家舍出这身命去做一做，有成无成，都不必论，从今后我与二哥心上，总以死人待自己，不必以活人待自己。现放着大哥，就是活神仙，就是我们该入道机会，只静听大哥吩咐罢了。”

于冰听了两人话，大喜道：“你们能动这样念头，生死不顾，也不虚我引进你们一番。好，好，可敬可爱，有二位贤弟议论，再回泰山走遭。”三人一齐起身，复上泰山，到碧霞宫，烦寺主收拾了些干饼面之类，带在身边充饥。出庙外，即向深山无人处行走。晚间，就在树下或崖前打坐功。经历了十八攀、阎王带、雁鹰愁涧、断魂桥、大蟒沟、金篋玉策、日观神房、老龙窟、南北天门、蜈蚣背等处险峻，看不尽奇峰怪石，瀑布流泉，并珍禽异兽，琼树瑶葩等类。一日，于层岚叠路之傍，看见一座洞门。三人走人去一看，但见：

碧岫推云，苍山削翠。双崖竞秀，欣看虎踞龙蟠；四壁垂青，喜听猿啼鹤唳。疏松古桧，洞门深锁竹窗寒；白雪黄芽，石室重封丹灶冷。参差危阁，时迎水面之风；丫槎疏梅，常映

天心之月。正是阶前生意惟存草，槛外光阴如过驹。

三人在洞中，前后看了半晌，见里面前后两层大石堂，四周围回栏曲榭，傍边丹室经阁，石床石椅，石桌石凳，石杯石碗之类，件件俱全，又有许多的奇葩异卉。石堂外镌着“琼岩洞府”四个大字。城璧道：“此洞幽深清雅，乃吾两人死生成败之地也。”于冰也说甚好，三个人就在石堂内坐下。不换道：“修炼的地方到有了，只是饮食该如何裁处？”于冰道：“你两人要立志苦修，衣服饮食都是易办的事。”问城璧道：“你身边还有银子没有？”城璧道：“还有五十多两。”连忙取出付与。于冰道：“你们在此少坐，我去泰安城内走遭。”两人送出洞外，于冰步罡踏斗，将脚一顿，踪影全无。两人互相惊叹。到日西时分，两人正在洞外等候，只听得于冰在洞内叫道：“二位贤弟那里？”两人跑入洞来，见于冰在前层石堂内站着，傍边堆着四十仓石多米，盆罐碗盏，火炉火刀火纸，每样四五件、十数件不等，还有铁斧四柄，麻绳数十条。又有皮衣皮裤皮袜暖帽暖鞋，大小布棉单衣，亦各有七八件。二人大喜道：“诸物皆不可少，只是皮衣裤太多了。”于冰道：“此洞处至高之处，风力最硬，非碧霞宫可比。此时炎暑时候，还不觉冷，一交深秋，只怕二弟就支持不来；再到严冬，又只嫌皮衣裤太少。磨炼至三年后，既可以不用皮衣裤矣。二弟求道过急我只得格外相从。论理还该随我山行野宿，将皮肤熬炼出来，方无中寒中暑中湿之病。柴和水二件，山中自有，用时自去砍取。”二人一齐叩拜道：“大哥用心至此，真是天地父母。”于冰扶起道：“只愿二弟始终如一，如坏念头，愚兄无不玉成。”至此，二人轮流砍柴做饭，口淡到极处，采些山花野采来润喉。于冰见他二人向道真诚，不辞艰苦，恐早晚出入，遇虫蛇

虎豹、鬼怪妖魔，随传与护身逐邪二咒。又过了数日，留心细查，见二人没什么走滚坏心处，始将导引真谈传授。然于不换传时，犹有难色，叮咛教戒至再。两人得此，日夕精进，铅汞少有不凋，便诚求细问，于冰即一一指示得失。

一日，于冰向二人道：“昔年吾师教谕言修行一道，全要广积阴功，不专靠宁神炼气。我自出衡山，止成就了朱文炜、林岱，并平师尚诏，功德甚浅。我今再去游行天下，归德遭叛逆之变，河南不无落难等人，亦须查访，然后再看视猿不邪，你二人在此最妥。我有几句话，要切记在心。虚靖天师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起是病，不续是药。盖能剪情欲则神全，导筋骨则形全，靖言语则福全，保此三全，即可以入道矣。还来与二弟讲究玄理，似有几分领会，连二弟又更明白些。只要于出纳时循序渐进，不可求效太速。求效速则气行异路，为害不小，务须吸至于根，呼至于蒂，使此气息绵绵，上下流通，则子母有定向，水火即可交会矣。积久结成真胎，便成有道之士。至于你们所行外功，虽远不及内功十分之二三，然活筋骨，舒五脏，亦内功之一助。若每天按时行，则始终按时；随便行，则始终随便。如按时行几天，随便又行几天，于己何益！再一间断，则功夫虚用，反不如一心只行内功矣。良言尽此，我此刻就去了。”不换道：“大哥要去，我等何敢阻留？只是回来的日子要说与我们，免得日夕悬望。”于冰指着那堆米道：“此米是五十仓石，你们用完时，我即可以来矣。”城璧道：“早知大哥又要离别，到不如去湖广衡山与猿不邪相守，岂不又添一个道友？”于冰道：“我当日出家时，有谁与我作伴来？俗言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二位贤弟留恋我，我岂不知是敬爱我？但出家人第一要割爱，割爱二字，不止是声色货利，像你二人，今日想我，明日盼我，则道心有所牵引，修为必不能纯

一，而道亦终于无成。”说罢动身。两人送出洞门，心上甚是难舍，只是不敢再言。于冰将木剑取出，口诵灵文，在洞门头上画了一道符篆。城璧道：“这是何意？”于冰道：“你二人法力浅薄，深山古洞之外，何物无有！吾符虽无甚神奇，除岛洞列仙、八部正神外，恐无有敢从吾符下经过者。此后二弟除取柴水两物外，须要谨守洞中，为白龙鱼服困于豫且之戒。”说罢，一步步走去。两人直望的不见了，方才闷闷回洞。今按下不表。

且说陈大经、严世蕃原是一对刻薄小人，在归德府审了一月有余的叛案，他到不为与朝廷家办事，全是藉此为收罗银钱，报复私仇之地。凡远年近岁、官场私际，有一点嫌怨者，必要差人通递消息，着叛贼们扳拉本人，或亲戚，或族党，仕途中人被干连者，也不知坏了多少！不但容留贼众的人家，就是一饮一食的地方，也要吹毛求疵，于中追寻富户，透出音信来，着用钱买命。曹邦辅深知严嵩利害，也只好语言间行个方便，赖情面开脱一二无辜人。那里敢参奏他们？明帝屡屡下旨饬谕，不准干连平人，他二人那里把这通旨放在心上，只以弄钱为重。

一日，拿到叛案内一散贼，叫吴康，夹讯之下，总着他说富户人家停留饮食，并顽闹的地方。吴康开写了十数人，内中就有温如玉在内。陈大经问道：“你所开人数内，有个泰安州温公子，想必他家做现任官么？”吴康道：“小的也是各处闲游，替师尚诏勾引入伙。今年春间，到泰安州长泰庄中，说有个温公子最好赌，又说他父亲昔年做过总督，手里甚是有钱。“陈大经听了，心内甚喜，笑问道：“他叫什么名字？”吴康道：“小的到没有问他的名字，止听的人都叫他温公子，也有叫温大爷的。”大经道：“他既是个公子，又家中大富，他如

何肯与你顽钱？”吴康道：“小的先在长泰庄观音庙中住，和人顽了几次。同赌的人见小的颇有银钱，就请小的到谢秀才家去顽，与这温公子前后赌了三次，到输与他一百多两。严世蕃道：“你在这温公子家住过几天？”吴康道：“小的从未到他家里去过。”世蕃道：“你在他庄内共勾去多少人？”陈大经道：“大人不用问他这话，只问他长泰庄有财势像温公子的还有几个。”吴康道：“小的在那里并未勾去一人，止听得温公子是个大家，余人没听得说。”陈大经随即发了温公子窝藏叛党吴康，谋为不规的火票，又扎谕泰安州文武官同去役协拿，添差解送归德等语。事关叛逆，急同风火，不过数日，即到了泰安。

这日温如玉正在家中着人摆列菊花，要请朋友们吃酒。猛见管门人跑来说道：“州里老爷和营里守爷带着许多人，拜大爷来了！”如玉摸不着头脚，一边更换新衣服，一边吩咐预备茶水，又着厨下整理酒席。刚迎接到二门外，只见文武两官已走入大门，守备看见如玉，指向众人道：“那就是温公子，拿了！”众人跑上，便将如玉上了大锁，蜂拥而去，把些大小家人都吓呆了，立即哄动了一庄人。他的朋友也有怕干连躲避的，也有赶去打听的，也有素日吃不上油水畅快的。如玉的母亲听得将儿子平白拿去，吓的心胆俱碎，忙差人去州里打听。晚间，家人们回来说道：“大爷是为窝藏河南叛案内一个姓吴的，明日就要起解去河南听审。”黎氏道：“你大爷如今在那里？”家人们道：“已下在监中了。小的们又不敢去问，这还是州中宅门上透的信儿。”黎氏同儿媳洪氏大哭起来，家人们道：“太太哭也无益，不如将大爷素日交厚的朋友，都连夜请来相商，看他们有个救法没有。”黎氏着人分头去请。众人听知是叛案，一个个躲了个精光，说害病的一半，说不在家的一半，街上遇

着的，又以有急紧事故推辞。众家人跑乱到二更时分，端的没请来一个。

至四更后，家人们说道：“黎大爷来了。”黎氏是本城黎指挥女儿，他有个侄子叫黎飞鹏，与如玉是嫡亲表兄弟。黎氏见侄儿入来，便放声大哭。飞鹏道：“有要紧话向姑母说，此时不是哭的时候。表弟逐日家狐朋狗友，弄出这样弥天大祸来。他一入监，我就去州衙门打听，来文上言温公子窝藏叛贼吴康，着泰安文武官添差押解赴归德研审。”黎氏道：“你表弟从没留个姓吴的在家中，这话是那里说起？”飞鹏道：“他日日顽钱，不在张三家，就在李四家，三山五岳，什么人儿没有？被他们扳拉出来，就是大祸患。刻下此事关系重大，我与州中门上家人蒋二爷相商，他说这事要问在里面，是要灭族的，受刑还是小事。他如今已代我们在文武衙门，并归德提差，说合停妥，定要三千五百两银子上下分用，言明过一月后，方行起解，着我们速差妥当人去归德解脱。又着我见了归德提差，和蒋二爷话一样，说明银子过了手，他们就有绝好的门路。只要多费几个钱，包管无一点事。又领我到监里向表弟说明，表弟恐姑母结计，着我来禀明。”黎氏着急道：“家中那有这些银子？”飞鹏道：“表弟也说来，着城中两处货铺里先尽现银凑办，安顿住提差并文武衙门再讲。我此刻就赶回去，明日还要与他们过兑银子。姑母只管放开怀抱。”说罢，辞了出来，仍回城去。黎氏听了，心上略略的安些。次日三更时分，飞鹏将银两如数交付州衙蒋二。文武两处并提差，以及捕衙各得了贿赂，乐得静候。飞鹏向提差讨问门路，提差等俱详细告知。飞鹏又转说与如玉。如玉将他铺中伙计俱叫入监中，着他们将生意折变与人，好差人去归德料理。众伙计见事关重大，只得另寻财主，垫他这生意。跑乱了七八天，方才有人成交，除用去三千

五百两，只剩下七千一百两本银；两处铺房，止算了一千两，向如玉说知。如玉自出娘胎胞，从未受一点委曲，今在监中，虽不绳锁，然他独自坐在一间房内，又嫌房不干净，真是片刻过不得，屡次烦人向州官说，要讨保回家。州官不敢担承。文武两处衙门，一第一日与如玉送酒食，只不放他出去，又准着家中人只管入监伺候。如今听见有人要垫他的生意，有八千一百银子，便满心欢喜，也不管人家占了多少便宜，一说就依允。众伙计又要靠新财主过日月，那一个肯将良心发现，替如玉争论？且大家攒掇着与新财主立了永无反悔的文契，凭中证打了图书，画了花押，做的铁城墙一般坚固。如玉只急的要出监，可惜连铺房并货物二万有余的生意，只八千一百两了绝。泰安城中人无不嗟叹，都骂他是败子中之憨子、痴子。他表兄黎飞鹏知道了，不依起来，众伙计又着新财主暗中送了三百两完事。其中如玉的家人，有能干者，大家还分用了五六百两，也是众伙计作成。

闲话少叙，如玉成交后，将飞鹏请入监中，烦他带两个家人，八千两银子，去归德办理，星夜起身。又着人禀知他母亲，自己止存了一百两使用。不想陈大经、严世蕃各有心腹门客相随，陈大经门客叫张典，严世蕃客是罗龙文，两人同寓在归德东岳庙，凡有通叛案线索者，都去寻二人说话。他二人若点了头，就是真正叛党，也可以开脱，斡旋的亦不止一家。黎飞鹏到他二人寓所，讲说了几次，总说不来。张典还软些，罗龙文言一个总督的公子，愁拿不出十来万银子买命！这些事有何定凭，安心向叛逆中问，就是个叛逆，定要五万两。飞鹏日日替如玉跪恳，哭诉了好几次，细说卖房弃产，家中折变一空，止凑了七千两。罗龙文那里肯信？还亏张典从傍打劝，方才依了七千两之数，余外要五百两赏跟随的小厮们。飞鹏将银子如数

交割张、罗二人，随即打入密禀，止说了六千两，他两人将一千五百两下私腰。次日，陈大经、严世蕃又将吴康传去复审，审得温公子是同赌人，并无知情容留等事，将如玉照不应为例，仰该州发学，打四十板，释放回家，斥革话一字没有。立即着行文泰安文武，照通施行。又将叛案内使费过钱的几家，一总开释。其没有使费过的，虽在一案，还着监禁候讯。就是这样，放的放，不放的不放，每审时，曹邦辅也坐在一边，却一言不发，任凭他两个出入人罪。审毕，大家散讫。此非邦辅甘心木偶，缘深知严嵩利害故也。

至第三日，即得发放如玉文票，罗龙文也不发铺司，也不差人，将文票着飞鹏看了，然后封讫，交付飞鹏到泰安州自去投送。又笑说道：“我这里不差人去，又省温公子几百两，这个人情，送了你罢。怕温公子不重重的酬你的劳么？你要终身感戴我，去罢。”飞鹏得了文票在喜，谢别了两人，回到下处，与跟来的两个家人说知，将剩下的五百两与两家人，每人分了一百，自己分了二百，留一百两做回去盘费，以便开帐，着如玉过目。三人雇牲口，连夜赶至泰安衙门投递文书。文武两处官看了，各大喜，立即将如玉放出监来。如玉谢了两处文武官，又到黎飞鹏家叩谢，问明前后情节，虽是心疼这八千两银子，喜得免了祸患。又知文书内有发学话，差家人备银四两相送。因结计他母亲，和飞鹏一同回家。母子各痛哭。黎氏再三向他侄儿道谢，飞鹏又细说归德话，黎氏向如玉道：“我已望六之年，止生你一个。自你入监后，我未尝一夜安眠，眼中时滴血泪，觉得精神举动，大不及前。你若是可怜我，将嫖赌永断。少交接无益之人。我将来还可多活几年，就是去吊了一万多银子，也是我和你的命运，该这样破财。你也不必心上过于愁苦。”如玉道：“我今后再不敢胡行一步，母亲只管放心。那冷先

生他也劝过我这话，且说我不出一月，定有大口舌，今番果然应了，岂非奇人？他还许我将来可位至两司，但不知应否。”

正言间，家人们入来说道：“本村的亲友，俱在外面看望大爷。”黎氏听了大怒道：“平素不分昼夜，他们天天来吃我家，一闻叛案，请了他们半夜，狗也没个上门；今日打听得无事，又寻不费钱的饭铺吃来了。你们将这些没人心的贼子，都与我赶出去！”如玉道：“你们向众位说，我不敢当，请回罢。”黎氏道：“我至今总不明白，怎么这姓吴的只咬定了你一个？”如玉道：“我原在谢三哥家和这人赌了几次，正紧窝赌家，他到不说，止是说出我来，连我也不明白。”飞鹏将一路剩下的盘费交还，又取出一本账目，着如玉留看。如玉心上着实感激，谢了又谢。两人同吃酒饭后告别。如玉送至大门，飞鹏道：“今后老弟要事事谨慎，家业没多的了。”说罢举手别去。过日，如玉又备了一分厚礼，亲去拜谢。从此竟不嫖不赌，安分守己起来。正是：

不嫖心里想，罢赌手发痒。

叛案虽除名，可惜一万两。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墨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词曰：

银囊空，金袋碎，惊破奸邪心意。千方百计聚将来，都被神人劫去。

日渐升，月已坠，王洞传法周岁。丹砂甫采接仙书，飞入长安省会。

右调《满宫花》

话说温如玉自出了州监，不嫖不赌，安分守己过度日月不题。再说冷于冰出了琼崖洞，走了数里山路，便架遁光，片刻即到归德城外。先在四关游行，次后入城。见此地虽经兵火，士民尚各安业。天色渐晚，随便寻一旅店过宿。打坐至二更时候，忽听得一人大骂道：“严世蕃这奴才了不得！”于冰听了严世蕃三字，就坐不住了，慢慢的开了房门，走出院来。见西正房内灯烛辉煌，走近了几步，只听得一人道：“你虽然费了

四千余两，你家中还是富足日月，买出命来就好；一个叛案拉扯住，可是当顽的？你该吃这一大杯。”又一个道：“这两个殃煞，此时离京，也不过六七天路。我听得说，每人都有二十多万两。陈大经是浙江人，说他的银子，着他侄儿同几个家人，由江南水路送回；严世蕃和罗龙文、张典这三个狗男女的银子，恐怕人议论，分做前后走。严世蕃带了一半，陈大经替他带了一半。上天若有报应，着圣上知道了，将他们各抄了家，再行斩首，子孙世世乞丐，使他一个钱留不下，我心上方快活。”又一个道：“你也不过乐得哭骂他几句，九卿科道以及督抚，那一个敢参奏他？圣上从何处知起？银子已经丢了，说他无益，大家吃酒罢。”于是同嚷闹起大杯小杯，你多我少起来。

于冰回到房内，自己打算道：“适才这些人的话若果真，此系搜剔平人脂膏，害人许多身家。与其着他两个拿去，不如我且夺来，将来赈济贫民，强如他两个胡用。”又想到：“他这银子是分南北两路走，水路走的慢，我明日先从都中这条路赶去，得了严世蕃的；然后再从水路，取陈大经的。不但叛案所得的银钱，着他们一分一文落不住，还要着他将京中原带出来的财物，也鬼弄他个精光，使他倒折本钱，与万人解恨。”想算停妥，次早到街上，买了几张黑矾纸，又借了一把剪子，将黑纸俱裁成些人马，并刀枪弓箭之类，费了好半晌功夫才弄完。算还店钱，交送了剪子，走出城门，到无人之地，架遁光，约行有千余里，落在平地，沿着上京的大路，逢人便问，得了信息，复架道赶到直隶景州地界。看见严世蕃在后，陈大经在前，两人相隔有六七十里，都在路上行走。

于冰先到旷野之地，落遁等候。远远望见陈大经率领多人，押着行李走来。从怀中将纸人马取出，口中念念有词，用木剑一指，喝声“变”，须臾化成了一队人马，云飞电驰的杀上去。

但见：

无甲无盔，肥瘦高低一律；有袍有带，头脸手脚纯黑。乌马荡征尘，飞起半天皂雾；青衣映丽日，滚来遍地烟云。人人拿两口大铁刀，个个插几枝纯刚箭。不分眉眼，疑是煤窑内容官行凶；幸具口鼻，莫非灶龕中灶君混世。平川旷野，如何有许多熊精；化日光天，今始见若干龟怪。

这一股人马，有二百多人，变化的和天神一样，一个个舞着发，打着马，追风逐电般尽扑陈大经的人众杀来。于冰架遁，随后指使。大经的家人脚户等众，见了此等无眉眼的黑人马，也不知是神是鬼，各惊吓的魂飞魄散，逃命不迭；那些骡马，亦各东西乱跑起来，将行李丢的前三后四。轿夫们把陈大经丢下，各顾性命去了。大经连忙从轿内扒出，也跟着轿夫们乱奔。于冰又从剑上飞一道神符，六丁六甲各神将，顷刻而至。于冰敕令：“将丢下的行李，并骡马驼带之物，大小皆尽行取下，一件不得遗失，须沿途收拾，跟随我下来。”众神将分头料理。于冰押着纸人马，复架遁顺大路走来，六七十里，不过转眼功夫即到。严世蕃正坐着轿，率领众家丁行李走路，乍见了这枝人马，也与陈大经一般，没命的逃奔。众丁甲神将将两处行李物件，俱收拾在一处。于冰用剑一指，喝声“住”，那些纸人马俱纷纷现出原形落地。于冰唤出逐电，“着领丁甲众神将打劫的银物，都押送湖广的衡山玉屋洞，交与猿不邪收管后，可到镇江岸口，回吾话说。”众神领命。于冰仍架遁光，去江口等候。

到日西时分，诸神覆命，于冰退了众神将。少刻，超尘、逐电同来。超尘禀道：“小鬼奉法旨，送董公子到林岱衙门。

林岱认为胞侄，相待极厚。小鬼在他衙门中留心看听，住了半月，见其始终如一。前法师吩咐，着在玉屋洞等候，小鬼从河南回来，已等候了数日。今见逐电，知在此处，因此同来缴法旨。”于冰听了，心上大悦，向二鬼道：“你们休辞劳苦，此刻可从西北水路，查访户部侍郎陈大经行李船，或未到此地，或已过此地，查明，速刻到镇江府城各店中寻我回话，不得有误。”两鬼架风去了。

于冰就住在东门内店中，等候了六七天，方见二鬼回来禀覆道：“陈大经行李船，昨晚停泊在仪征，押船的是他侄子陈明，还有八九个家人。”于冰道：“七八十里江路，今日又是顺风，也只在指顾可到。你两个可随我沿江迎上去，若见他的船，指与我知道，休得错认了别船。”二鬼道：“他的船是支大杪飞，船上有户部侍郎门灯，又悬挂着官衔旗，如何会认错？”一同走至江边，超尘指道：“来了，来了。”于冰也看得明白，忙用木剑在江面上画符一道。少刻，波翻浪涌，本地江神听候驱使。于冰用折指向众江神道：“适才过去一支大杪飞，乃户部侍郎陈大经之船也。他船内有二十余万银两，并各项大小物件，皆是刻薄害民所得。烦尊神率领属下，推他船过焦山，将船放翻，切不可伤损一人性命，俱要扶掖上岸。再烦尊神将船内金银行李等项，俱取出堆放江岸无人之地，我有用处。其船关系船户身家，毋令顺流而下，亦须停放在岸傍方可。”诸神领命，陡然起一阵怪风，但见：

初起时，卷雾扬沙；再看来，穿林落叶。隐隐而鸣，有似雷门布鼓；隆隆而响，宛若潮口石钟。推云出岫，送而归川。雁雀失伴作哀鸣，鸥鹭惊群飞树杪。波涛遍地，客商合掌念观音；雪浪连天，舟子撒毛拜水母。只刮得女郎通把香闺掩，列

子迷途叫救人。

大风过处，满江的船并未损坏一只，止卷定陈大经的船，云驰而去。于冰架遁光随后赶来，那船过了焦山，翻在了江面，舟中人落水，一沉一浮，都奔在了岸上。那船也不沉底，顺水流了二三里，也便傍岸停住。银两诸物。俱堆积岸上。于冰送了水神，又拘遣丁甲，将银物乃送在王屋洞，然后缓缓的跟来。

再说陈大经被一阵纸人马惊散，一个个陆续寻在了一处，见行李一无所有，跑散的骡马，到皆四下寻回，大家说奇道怪。陈大经把众轿夫骂了一番，为他们各顾性命，将他丢下，不管他死活。自己想算了半晌，复回旧路，与严世蕃相见。知世蕃也是如此，互相嗟叹。世泰将众人拾的纸人马与大经观看，都是些没眉眼的东西。大经道：“怎么我们被这几个纸人子就惊散了，岂非奇而且怪哉！”一个家人道：“依小的看来，这必是师尚诏妖党，知道我们有这许多银子，被他用邪法弄去了。

“陈大经伸出两个指头连圈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世蕃道：“银两并诸物失去罢了，衣帽没的更换也罢了，今将被褥全丢，到晚间如何睡觉？且以下所过都是州县地方，成何体统？”大经又伸出两个指头连圈道：“必如此，方见你我是真正清官。”又指着两旁的马匹说道：“大人看么，不但我们清到绝顶，就是几十匹马，大半将鞍路也清没了。”世蕃连连顿足道：“这都成了些甚么形像，该怎么对人说？”一个家人禀道：“此事最易办，可差人先去传知各州县所过地方，都要在公馆内预备上下被褥鞍毡各项，有何不可！到此地步，也回避不了许多。”陈大经又伸出两个指头连圈道：“偃之言是也。”又一家人道：“此事该坐落景州知州赔补，是他所管地方，他也没得说。”世蕃道：“这断使不得！坐落景州知州赔补，

声色甚大，且他连十分之二三也赔还不了。一个审叛案的钦差，如何有一二百万银两带回？像这样大妖法人，亦非景州知州所能拿获，止可着家人暗暗通知他，是他所管地方失事，着他留心查访罢了。这叫做江里来，水里去，妄用了好几月心机。陈大人原是财福双全的人，像弟实是薄命。”大经道：“大人不必过郁，可惜我的银两，都送回家乡，将来寄信去，定分一半与大人。”世蕃连忙作揖叩谢，两人从此一行回京。

又吩咐跟随人，一字不可泄露，地方官等也有知道的，也有知的不确实的，无一处不效迎道左，馈送程仪。惟景州知州，送了他两人三千两，又暗中送了世蕃一千两。

再说丁甲众神于王屋洞交割了银物，云路相遇，于冰发放讫，到洞门前，用手一指，门锁脱落，其门自开。于冰走入，猿不邪看见，喜欢的这猴子心花俱开，跑上前跪倒，叩头道：“弟子猿不邪未曾远接，望师尊恕罪。”于冰扶起，坐在石床上。不邪又从新叩拜，于冰道：“我原说过八九年，或十数年后，来看视你。今国陈、严两贪官赃银一事，随便到此。”随吩咐二鬼，搬放银物于后洞，又向不邪道：“你年来道力何如？”不邪道：“弟子承尊师指示，日夜诚心修炼，一月不食亦不饥，即多食亦不饱。”于冰道：“此服气之功也，积久可以绝食矣。”又问：“火龙真人同紫阳真人来过否？”不邪道：“未曾来过。”于冰见不邪虽是兽类，举动甚是真诚稳重，与前大不相同，将来必成正果，心中甚喜。过了数天，于冰教示不邪道：“你本异类，修炼千余载，亦能御风驾云，此汝自得之力，非我教授之力也。今见你一心向道，立志真诚，实异类中之大有根气者，将来可望成仙。奈满身皮毛，颇碍仙几眼目。我今传你移形换影，变化人形之法。然此法止可假藉三个时辰，这时仍复本相。若欲始终不变，你须自用一番锻炼苦功，仗吾

出纳口诀，脱尽皮毛，老少高低，随你心之所欲。虽历千年，亦无改变，永成人形矣。”随详细指授锻炼筋骨皮毛之法，不邪跪领玄机，又感又喜，继之以泣。一月后，方能变化人形，五天后始复本相。于冰深为惊异，问不邪，他也不自知。

于冰思想了好几日，方笑说道：“是我小看他了。他修道千余年，腹中原本有丹锻炼，易于坚固，岂三个时辰所能限也！今能到五日，方复原形，宜矣。”随传与不邪净身净坛净世界，并安土地魂魄、清心通灵七咒，吩咐道：“俟你诸咒烂熟后，我好传你大法。”不邪大喜叩谢，诚心日夕默诵。过五日后，于冰向不邪道：“我今传你拘神遣将、五行变化之法。”不邪连忙跪倒，听候指教。于冰道：“凡人持大法咒，必先取千里外五方之土、金银珠玉、丹砂钢铁、木石绳线、纸笔等类，件件全备，方敢作用。吾法本自仙传，止用就地用剑画法坛一座，将净口净身等咒念讫，脚踏罡斗，左手雷印，右手剑诀，取东方生气一口，先念清心咒，次念通灵咒，然后画符。符亦与世人运用大不相同，或用指画，或用剑画，皆可以代笔墨。而画符最是难事，定要以气摄形，以形运气，形气归一，则阴阳贯通，天地合德，不但驱神役鬼，叱电逐雷，即山海亦何难移易。至于请神召将，汝系异类，诚敬二字，更须要过人几倍为是。每请一神一将，必先定一事差烦，若见神将凶恶丑陋，或生畏惧玩忽之心，其受祸只在转眼之间。总能幸免不死，神将亦再不肯来。汝宜慎之戒之，切记吾言。”不邪听了，毛骨惊然，连连顿首道：“弟子安敢有违师训，自取不测！”于冰将宝篆天章内大法，择十分之七传示，先着不邪炼，符咒精熟后，然后一一教导：如何那移，如何变化，如何召神来，如何送神去。先是于冰掌法，不邪随后敷衍，次后便是不邪独自行持。饶他天机灵敏，还费了可及一载功夫，方能指挥如意，百窍通神。

他此时固形之法，已锻炼的百日外，方露本形一次，余日通是人形。身上猴毛脱的七零八落，渐次全无。到百日外，露出本相，又须复变人形，或老或少不一。他虽具猴形，却本来沉静，因此方能修道千余年，得享遐寿。自于冰传授火龙口诀，便常以投胎异类为恨，近又有此大法力，必须炼成千百万年不易之面目，方合他的心意。又想起当年与谢二混女儿苟且，虽系前生夫妇，到底有亏品行；今再锻炼成一少年形相，殊觉可耻。于是化为童颜鹤发、长须美髯道人，头戴束发铜冠，身穿紫云道服，腰系丝绦，足踏藤履，居然是个得道修真，比于冰不衫不履还打扮的齐整几分。

于冰见他内外道术皆有一半成局，又见他小心诚谨，较未传法时更慎重许多，心内着实喜爱他，向不邪道：“吾修道无多年，即邀吾师同紫阳真人恩惠，指授捷径，血肉之躯，已去六七，此皆吾师易骨丹之大力也。修道之士，谁能似我有此际遇？我久欲炼几炉丹药，用住内功，无如德行施于人者最少，数端微善，安敢妄冀上仙？今在这玉屋洞偷闲一载有余。传汝诸般法力，亦有深意。一则着你于九州四海采取药料，你若无道术，安能随地寻觅，禁服诸魔？二则还有几个道友，寄居泰安山内，将来即着你传授伊等法篆，省吾提命之劳；三则你具此神通，异日可替我分行天下，斩除妖邪，扶危济困，我收指臂之力，你亦可积阴功。今与你一单内共药二十一样，每样下面俱详注分辨真假，并所产地道。大要海外居十之七八，中国不过二三。你此刻可带银两下山，于天下城池市镇，买宝剑一口，不拘铜铁，只要先代之物，精雅轻妙，可吹毛碎铁者方好。“不邪领命去了。

过两月后，不邪方回，用银八百两，买来双单剑各一，捧与于冰过目。于冰见装饰的俱各精雅，先将单剑拔出，看了看，

约长三尺余，面列七星，吞口以上镌着“射斗”二字。光辉夺目，寒气逼人。于冰笑道：“此剑虽不可以宝名，亦古剑中之最佳者。”再将双剑拔出看视，只见面镶龙虎，柄带三环，托盘以上，日月双分，试之轻妙锋利无比。于冰又笑道：“你还颇有眼力。此双剑与单剑，身分伯仲，要皆断蛇截貌之器也。

“立命不邪盛净水一碗，走到洞院中间，吸太阳精气，吹于右手二指上，在剑两面上各画符一道，然后诵咒喷噀毕，递与不邪，又将双剑也如此作用。吩咐不邪道：“丹药乃天地至精之气所革结，非人世宝物可比，不产于山，定产于海。既系珍品，自有龙蛇等类相守，更兼妖魔外道，凡通知人性者，皆欲得此一物食之，为修炼捷径。较采日精月华，其功效倍速。仙家到内丹胎成时，而必取资于外丹者，盖非此不能绝阴气归纯阳也。今再传你几路剑法，庶可以保身无虞矣。”不邪欣跃演习。两月后，双单剑俱各精熟。于冰选一吉日，令不邪先从海外采取，来来往往不下六七个月，采取的有真有假，于冰各一一分别，存贮在丹房内。不邪于山岩海岛中，经历过许多怪异，明夺暗取，不必尽述。四海以外药物，俱陆续得来。

一日，从嵩山采药归洞，先将所采药着于冰看了，又从怀内取出一封书字，上写着“冷于冰遵此”，递与于冰。于冰大为惊异，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句，上写：“速赴陕西崇信县界。”旁写着“火龙氏示谕”五字。于冰看罢，连忙站起道：“此吾师法牒也。”随安放在石桌中间，叩拜了四拜，起来问不邪道：“你在何处得遇祖师？”不邪道：“弟子从嵩山采药驾云回来，被一老道人在山前用手一招，弟子即风停云止，落在积雪峰下。那老道人将书字付与，着寄与师尊。弟子正要问他名姓，一转眼就不见了。”于冰吩咐不邪道：“药不用采了，可用心看守洞府。”又将超尘、逐电叫入戎芦内，急急的取了

些随身应用之物。不邪跪送洞外，于冰将双足一顿，烟雾缠身，飞驰而去。不邪见于冰行色匆匆，也不敢问归来年月，只得回洞自行修炼。正是：

一闻师命即西行，且止丹砂采办功。
待得余间归洞后，再将铜汞配雌雄。

第三十九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词曰：

平凉叠岁遇饥荒，理合分赈穷氓。无端贪墨欲分光，姑与何防？

秘诀须移库项，神符劫取私囊。宦途脂膏雪归汤，扫尽堪伤。

右调《画堂春》

话说于冰驾云行来，顷刻到崇信县交界，见人民携男抱女，沿途乞讨，多鸠形鹄面之流。问起来，说巩昌、兰州、平凉三府地方，连年荒旱；巩昌、兰州各州县，还有些须收获之地，惟我们这平凉一带，二三年来，一粒不收，饿死的也不知有多少。于冰道：“本地官府为何不赈济你们？”众人道：“听得说朝中有个姓严的宰相，最爱告报吉祥事。凡百姓的疾苦，外官们总不敢奏闻，恐怕严宰相恼了。头一年荒歉的时候，地方

官还着绅士捐谷捐银赈济。第二年，各州县官因钱粮难比，将富户们捐助的银两米谷，不过十分中与我们散一二分，其余尽皆克落在腰内。今年连一家上捐的也没有了。先前我们在城市关乡，还可乞讨些食水度命，如今无人肯与，只得在道路上延命，慢慢的投奔他乡。”于冰道：“巡抚两司离的远寤，本地道府他是大员，也该与你们想个法子。”众人道：“还指望他想法子！只不将我们的穷命刻薄了，就是大造化。自我们这位本府太爷到任以来，弄的风不调，雨不顺，把平凉一府的地皮，都被他刮去。不但十两八两，就是一两二两，他也不肯轻易放过。事体不论大小，要起钱来，比极小的佐杂官还没身分，没一日不向绅士借银钱。若不借与他，他就寻事件相陷，轻则讨他耻辱，重则功名不保。做生意的人，更受他害，也是日日无物不要。要了去便知白丢，讨价者皆重加责处，责处后即立刻发价，大要值十文的，止与一文。年来绸缎梭布当铺各生意，关闭了十分之七。就是卖肉的屠户，也回避了大半。把一个府城，竟混的不成世界了。地方连年荒旱，又添上这样个官儿，两路夹攻，我们百姓那里还有活处？他还吩咐属下的州县，报七八分收成，在上司前，显他的德政才能与巩昌兰州二府不同。他属下的州县，恐钱粮无出，只得将百姓日日拷比，弄的父子分离，夫妻拆散。”于冰道：“是他这样作威福，巡抚司道为什么不参去他？”众人道：“我们听得衙门中人常说，京里有个赵文华大人，是他的亲戚。他年年差人上京，送赵大人厚礼。赵大人与巡抚司道，写字嘱托，他有此大门路，谁敢惹他！”于冰道：“他姓甚么？”众人道：“他外号叫冯剥皮，官名冯家驹，听得说是四川升来的。”

于冰想道：“这冯剥皮不是在金堂县追比林岱的那个人么？怎么就会升知府？我既到此地，到要会会他。”又不由的

嗟叹道：“此祖师着我到陕西之深意也。”随驾遁顷刻到了平凉府东关外，寻了个没僧道的火神庙住下，心中打算道：“玉屋洞现存着三十七八万银子，并衣物等类，吾师法旨，着我到陕西，也是知道我有严、陈这宗银两，着我赈济穷民。我一个出家人，久留在沿中何为？只是这三府的饥民甚多，这几两银子，济得甚事？”想来想去，想出个道理来，笑道：“天下的穷民，亿千亿外，我只将这三十多万银子开销了去，就是功德。刻下三府之中，惟平凉最苦，理合先于极贫之家，量力施舍。但我非官非吏，该如何查法？此事必须拘道本地土谷诸神，着他们挨户查查妥当，就着他们暗中分散。庶奸民不能冒领。”又想道：“人神异路，无缘无故，与百姓们送起银子来，岂不惊世骇俗？”想了一会，又笑道：“此事必须人鬼兼半，明暗并行，方为妙用。”

打算停妥，到三鼓时候，走到郊外无人之地，仗剑嘘哈，拘到日夜游神，并凉州一府土谷社灶，各大家小户中霭屋漏等神，一个个前后森列，听候差委。于冰道：“今有一件最要事，仰藉诸神大家协力措办。目今平凉一府，并所属各州县，叠遭荒年，百姓饿死者无数。贫道有银三十余万两，意欲布散穷民，只是人口众多，些须银两，安能全行周济？贫道一人，亦难稽杏。今烦众神于城市乡关，挨门细访，一城清楚一城，一乡清楚一乡。男女未过五岁者，不在赈济内。只要于极贫之家，分别大小口，某户人名下共男妇大小几口，详细各造一本清册，送至贫道寓所。贫道好按人数估计，便知平凉一府各州县共有穷人若干，每一人分银若干，方能接济到秋收时候。到施放银两之时，贫道一人焉能肆应，还要藉仗诸神，一边领银，一边变化世间凡夫，代贫道沿门给散，使贫人各得实惠，方为妥适。奈此事琐碎之至，未知诸神肯办理否？”众神听毕，各欢喜鞠

躬道：“此系法师大德洪慈，上帝闻知，必加纪录。小神等实乐于普救灾黎，尚有何不奉行之处？只是贫人有家者，固可按户分散；还有无家者，不知法师作何周济？”于冰道：“诸神体恤至此，足叨同德。贫道亦思虑过几十回，些须银数，不能人人而济之也。可于散发银两时，若遇此等贫人，真假自难逃诸神电见，随便假托凡夫，付与便了。”众神道：“稽查户口，只用委派各城乡市镇土地，并中霭屋漏井灶诸神，各清各地界，不过费一夜功夫，办理有余。小神等如日游夜游司户诸神，亦各分身督率，断不敢教一人舛错，有负清德。”说罢，各凌虚御风，欣喜而去。

于冰回在庙中，写了四五十张报单，差超尘、逐电于城乡市镇，人户极多之处，连夜分贴。上写道：

具报单人冷秀才，为周济贫民事：冷某系直隶人，今带银数万两，拟到西口外贩卖皮货。行至平凉一带地方，见人民穷苦，养生无资，今情愿将此银两尽数分散贫民。有愿领此银者，可将本户男女大小几口，详细开写，具一洋单，到府东门火神庙，亲交冷某手，以便择日按名数多寡分散。定在三日内收齐，后期投送者概不收存。专此告白。

天明时，二鬼回来，到日出时候，早哄动了一府。有互相传念的，有到火神庙看来的，还有穷人携男抱女领银子来的。这话按下不表。

且说平凉府知府冯剥皮，果是金堂县追比林岱的那知县，因与工部侍郎赵文华妻弟结了儿女姻亲，用银钱钻营保举，升在此处。他仗赵文华势力，无所不为。这日门上人禀道：“有快班头役，揭来报单一张。”剥皮接来一看，笑道：“这冷秀

才，必是个疯子。他能有多少银两？敢说分散凉州道府州县。就是做善事，也该向本府禀知，听候示下，怎么他就出了报单，着一府百姓任他指挥？”想了想，吩咐道：“可写我个年家着弟名帖，到东关火神庙请他，说我有话相商，立等会面。”门上人答应出去。他儿子冯奎，在旁说道：“父亲差人叫他就是了，又与他名帖做甚么？”剥皮笑道：“你小娃子家，知道甚么？此人若是疯颠，自应逐出境外；若果有若干银两，他定是个财主。我且向他借两三万用用，何借一个名帖？他如不依允，我就立行锁拿，问他个‘妖言惑众，收买民心’这八个字，只怕他招架不起，不愁他不送我几万两。”冯奎甚是悦服之至。

待了一会，门上人禀道：“冷秀才将老爷的原帖缴回。他说正要会会太爷，随后也就到了。”少刻，门上人又禀道：“冷秀才到。他说太爷传唤甚疾，写不及手本。”剥皮吩咐大弄中门，迎接至大堂口。于冰将剥皮一看，但见：

头戴乌纱官帽，内衬着玫瑰花数朵；脚踏粉底皂靴，旁镶着绿夹线两条。面紫而鼻丰，走几步如风折杨柳；须黄而头小，头一面似铁破西瓜。内穿起花绉纱红袄，外罩暗龙四爪补袍。双睛顾盼靡常，无怪其逢财必喜；两手伸缩莫定，应知其见缝即挝。看年纪，必是五旬上下老人，正当端品立行之际；论气质，还像二十左右小子，依然疯嫖恶赌之时。

冯剥皮见于冰衣服褴褛，先阻了一半高兴，让到二堂，行礼坐下。

剥皮问了于冰名讳；于冰道：“叫冷时花。”剥皮道：“适才接得年兄报单，足征豪侠义气，本府甚是景仰。未知年兄果有数十万银两否？”于冰道：“数十万不能，十数万实有之。

“剥皮听了甚喜，吩咐左右献茶。又问道：“银两可全在么？”于冰道：“有几个小价在后押解，不过两三天即到。”剥皮道：“未知年兄是怎么个与百姓分散法？”于冰道：“报单上已申说明白，着百姓们自写家口数目，投送火神庙内，生员按户酌量分散。”剥皮道：“如此办理，势必以假乱真，以少报多。可惜年兄几两银子，徒耗于奸民之手。于真正穷人，毫无补益。依我愚见，莫若先委官吏，带同乡保地方，按户口逐一查明，登记册簿，分别极贫、次贫两项，而于极贫之中，又分别一迫不可待者，再照册簿，每一户大口几人，小口几人，另写一张票子，上面针盖图章，标明号数，即将票子令本户人收存，俟开赈时，持票走领。年兄可预定极分大小口与银若干，次贫大小口与银若干，先期出示某乡某镇百姓，定于某日在某地领取银两，照票给发。若将票了遗失，一分不与。迫不可待者，即令官吏带银于按户稽查时，量其家中大小人口若干，先与银若干，使其度命。即于票子上，批写明白，到放赈时，照极贫例扣除前与银数给发。如此办理，方为有体有则。再次百姓多，官吏少，一次断不能放完，即做两次三次何妨。若年兄任凭百姓自行开写户口，浮冒还是小事，到分散时，以强欺弱，男女错杂，本府有职司地方之责，弄出事来，其咎谁任？依小弟主见，年兄共有多少银两，都交与小弟，小弟委人办理。不但年兄名德兼收，亦可以省无穷心力。未知高明以为何如？”于冰道：“老公祖议论，真是尽善尽美。只是注册领票，未免耽延时日。一则百姓值不可待，二则生员也要急于回乡，只愿将这几两银子，速速的打发出去就是了。至于太公祖代为办理，生员断不敢相劳。”

剥皮听了，勃然变色道：“若地方上弄起事来，我一个黄堂太守，就着你个秀才拚去不成么？”于冰故意将左右一看，

似有个欲言不敢之状。剥皮是会吃钱的辣手，什么骨窍还不晓得，连忙吩咐众人，外面伺候，众人退去。于冰道：“这件事全仗老公祖玉成生员这点善心，生员还有些微孝敬呈送。”剥皮忍不住就笑了，说道：“平凉百姓皆小弟儿女，小弟何忍从他们身上刮刷？幸喜先生是外省人，非弟治下可比。古人原有献縞投纆之礼，就收受隆仪，亦不为贪。但未知老先生如何错爱小弟？”于冰道：“鄙匪薄礼，亦不敢入大君子之目，微仪三千，似可以无大过矣。”剥皮作色道：“此呼而与之也，老先生宜施于行道之人。”于冰道：“半万贼兵，似可供老公祖指挥。”剥皮连忙将椅儿一移，坐在于冰肩下，蹙着眉头道：“不是我小弟贪得无厌，委因平凉百姓愚野，重担是小弟一身肩荷，老先生总忍心轻薄小弟，独不为小弟功名计耶？此地连年荒旱，小弟食指浩繁，万金之贖高厚全出在先生。”说罢，连连作揖。于冰亦连忙还礼道：“太公祖既自定数目，生员理无再却，容俟五日后交纳何如？”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剥皮定要留于冰便饭，辞之再三，方别了出来。剥皮拉着于冰的手儿一定要送至大堂口始回。少刻，剥皮到火神庙回拜，见于冰是独自一人，又无家人行李，心下大是疑惑。回到衙门，唤过四个伶俐些的衙役，吩咐道：“这冷秀才举动鬼谲，你四人可在他庙前庙后昼夜轮流看守。他若逃走了，我只向你四个要人。此事总人你们暗中留神，不可教他看破为妙。”四人领命巡守去了。

那平凉百姓听得说知府都去拜冷秀才，这分散银两话，越发真了。家家户户各写了大小人口清单，向火神庙送来。于冰俱着放在神坐前，直收至灯后方止。二更时分，于冰吩咐二鬼：“到玉屋洞说与猿不邪，将后洞皮箱内银两并衣物，着他用摄法尽数带来。于凉州左近人迹不到之地，用五色纸剪些驴马，

将银两衣物俱驼送到此庙。再领我符箓第二道，尔等佩戴身上，便可白昼现化人形，好往来在人前，听候驱使。两日内即回。

“二鬼飞行去了。次日三鼓后，于冰听得风声如吼，随即驾遁看视，原来是诸神交送各州县贫户清册。于冰一一收下。诸神道：“贫户人口皆小神等详细查阅，内中俱系真正穷人。日前法师有着小神等按户按名分散之逾，小神等恐临期照册施放，未免耽延功夫，且人神交会之际，亦难久持。今小神等每查一户，即于伊家门头插一小旗，旗上书写大口几人，小口几人。此旗止是小神等可以看视。到散银时，某等假变世人，就说是法师差人沿门分送。每散一户，即将旗立即拨去。大要凉州府各州县，某等分头给送，不过一昼夜，普行放完。”于冰大喜道：“如此办理，极为简当。银两到日，那时再劳动尊神。”众神散讫。

又过了一日，猿不邪亦假变凡夫，同二鬼押着入场金牲口，驼着银物，还有脚户诸人，于定更时候，到火神庙来。街上人看见，都要问问，二鬼通以冷秀才赈济银两回答。超尘等将银俱搬入大殿上安放，猿不邪将纸剪的驴马人众，陆续引到无人之地收法。巡查的衙役看见，飞报剥皮。剥皮大喜，立即拨了三十个衙役，二十名更夫，在庙周围看守。又写了两张告示，盛称冷秀才功德，贴在庙外墙上，不准闲杂人等一人入庙。擅入者，照窃盗已行未获赃例治罪。次早，剥皮差内使，送到许多米面、鸡鸭猪羊、茶酒甲饼、咸糟酱腐等米，于冰只得收下。就着超尘搬一万银子，烦他家内使，与剥皮押去。早有人报与剥皮，剥皮喜欢的跳了几跳，跑在大堂引路上，看的收入去。他也不回避什么声名物议，对着衙役书办大声步喝冷先生是大英雄，大丈夫不绝。又着厨下做了两桌极好的酒席送去。那府城中大小文武官员，听得这个风声，谁不想吃点油水，都赶来

拜望，送礼物不迭。那些投送户口清单的，真是人山人海，二鬼收受不及。残喝早些救命，嚷闹啼哭之声，无异天翻地覆。

于冰见人势重大，向不邪道：“你看他们抄抢只在指顾问，再少延两个时辰，动手必矣。这仙妖鬼怪的议论，也回避不了许多。”于是向巽地上作法，用手连招了数下，顷刻狂风四起，刮的飞土扬沙，没片刻天地昏暗起来。于冰同不邪用摄法将银物带上，赴陇山去了。又先令二鬼于山上寻下一无香火破佛庙，安顿了银物，用剑诀向东南一指，狂风顿息。火神庙外众饥民，各呼兄唤弟，觅爷寻儿，吵闹起来。内中有好事奸民，见庙门紧闭，便大声倡率道：“我们被这大风刮的又冷又饥，这冷秀才观放着几十万银两，坐在庙中，毫不怜念。等他放赈，等到几时？不如抢他个干净，便是歇心。”那些少年不安分人，听了此话，齐和了一声，打倒庙门，一哄而。跑至殿中，一无所有，个个失色。那庙外饥民见有许多人入庙抢夺，谁肯落后？顷刻将四面庙墙搬倒，弄得原在庙中的出不来，挤到庙前的又人不去，乱叫乱嚷，踏伤了好些。闹了好半晌，内外传呼，方听明白冷秀才并箱笼银物都不见了。一个个又惊神道怪，互相归怨起来，都说是将救命王活神仙冲散。内中又有几个大叫道：“冷秀才也不知那去了，我们从今早到此刻，水也不曾吃口，眼睁睁就要饿死。关外的铺户并富家，断抢不得，何不将饼面饭食铺子，大家抢了充饥。”众饥民又齐和了一声，先从东关外抢起，吓的满城文武官将四面城门紧闭。没有一顿饭时，四关外饭食铺子，俱皆抢遍，端的没饶了一家，只闹到日落方止。

再说于冰歇在陇山佛庙殿中，猿不邪问道：“凉州府各州县诸神，已有呈报贫户册籍，但未知用银多少。”于冰道：“这两天被城中文武官你来我去，那有功夫看视？你此刻可同超尘、逐电详查估算，禀我知道。”不邪细看，见每一州县后面，

俱有贫户大小人口若干总数。通共合算，大口二两，小口一两，各州县共需银七十三万余两方足。于冰道：“严、陈两家赃银，不过三十七八万两，这却怎处？”低头思想那三十余万两的出在，忽然大笑道：“都有在这里了。”不邪道：“从何处取用？”于冰道：“我一入凉州府界，便知本府间剥皮做官甚是不堪，此番又硬要去我银一万两，我且将他的私囊，尽数取来，看看有多少，素向陕西藩司库中暂借罢。”吩咐不邪用搬运法，取来白面数斤，又着超尘、逐电，用水调和，都捏成老鼠形像。于冰俱用剑诀画了符，大小也有百十余个，都头向西南，摆列起来，一心向定平凉府知府衙门运动。少刻，见那些白面老鼠，口内吐出青烟。于冰用手一指，喝声：“速去速来！”那些老鼠们随声尽化青烟，一股股奔向平凉去了。

且说冯剥皮平空里得了一万银子，心上快活不过，后听得饥民抢闹，冷秀才同银两俱不知所之，心上大是狐疑。这日正和几个细君顽牌，见使女们跑来说道：“太太房内各箱柜里面，都是老鼠打咬。太太开看，将银子都变成白老鼠，隔窗隔户的飞去了。”剥皮不信，走来亲自验看，见还有几个未开的箱柜，听得里面乱打乱叫，搬弄的响声不绝。剥皮打开看时，果然都是些白老鼠飞去，瞧了瞧银子，一分无存，银包儿到还都在。剥皮呆了一会，吩咐道：“任凭他打叫，再不许开看。”不多时，内外各房中箱柜，凡有银子在内者都被老鼠引去。未开的箱柜，俱咬成窟窿，钻了出来，向门外窗外乱飞。剥皮跑至院中，四下看视，一无所有。家人们又跑来报道：“府库内有许多的白老鼠飞去，请老爷快去开看！”又见他儿子冯奎，也跑来说道：“了不得，我适才同书吏开库看视，各银柜俱有破孔，将应存公项银二万九十余两，一分无存。”剥皮听罢，用自己拳头，在心前狠打了两下。不知怎么，便软瘫在地下，口中涎

水直流，只几天便病故在府署。百姓闻知，俱合掌称庆。到灵衬回家时，各州县男女于所过地方，摆设路祭，却都是猪狗粪等物，烧罢纸，即以猪狗粪乱打，地方官亦治服不来。他儿子除将凉州府所得衣物变卖，赔补库项，尚欠一万五千有奇，又从家中典卖房地，始行还完。此皆冷于冰之照拂也。

再说于冰等至午后，见一缕青烟，或断或续，从西南飞来，内有数十万白老鼠，落在庙前，皆成银两，惟白面做的老鼠，仍旧还复本形。于冰估计，有十七万余两，笑向不邪道：“这冯剥皮在任，也不过四年，怎么就下这许多！真要算一把神手辣手。”旋用笔在庙墙上画了一个门儿，门头上写了“西安藩库”四字。又用纸剪了五六十个纸人，放在一边。随后又写了一张借帖，上写：“衡山王屋洞，羽士冷于冰于某年月日，借陕西藩库银二十六万三千两，赈济贫民用，定在一年内陆续清还。”下写：“司库神准此。”于是技发仗剑，脚踏罡斗，口合净水，向门儿上喷噀。如此三次，用剑一指，双门大开，先将借帖投入，次将纸人书符往地下一丢，喝声“起”，那些纸人儿随声化作人形，一个个钻入门内，将银向殿中搬运。有两个时辰，见纸人都从门内跌出，若有人追逐者。于冰知银数已足，将左手诀印一煞，其门自闭。又着二鬼将纸人拾起拉碎，复用碎银法，将元宝俱断为小块。晚间，命不邪搬取蜡烛、锡台、纸张、戥子、笔砚、地桌等物，安置在东西偏殿内，又拘来远近游魂一千余名，秤兑包封，或二两、一两不等，批写“冷秀才赠送”。即将剥皮并各官送的酒食等物，赏众游魂，分享气味。包封完备，堆积的遍地皆是。不邪发放了游魂。于冰又将诸神召来，领银去分散。诸神也各用摄法，将银包分取而去，也费了四天功夫。诸神各相叮在一处会齐，然后同来陇山，覆于冰话，余剩下八万五千余两交还。于冰问余剩原由，诸神

道：“某等原打算一夜可以放完，不意竟用了四夜功夫。只因耽搁了这几天，与法师告单日期不对，致令穷人携男抱女，又投奔远方去了。”于冰心上甚是怜惜，过意不去。诸神又道：“某等俱是显化凡夫，携带银包，于各乡城市镇，并山居穷谷之中，按日前所插旗子名数，分别大小口给散，俱称是法师差遣，率皆真正穷人，一两亦未尝错用。目今百姓称颂法师恩德，昼夜不绝于口。”

于冰向诸神感谢道：“此番功德，诸位尊神居半，贫道居半。然贫道还有锁读处，目今被施散者，庶可苟延。而奔走乞食道路者，更为可悯，所剩八万五千余两，不必与贫道交回。”又指着殿内道：“此处还有衣帽绸缎杂项等物，并日前人送的许多吃食东西，仰恳诸位尊神，尽数拿去，再行施放贫人。统算诸神功德，与贫道无涉。”诸神听了，各大欢喜道：“法师积无量功德，小神等亦得藉行些小善事。各化凡夫，于水旱两路，并兰州、巩昌二府地方，遇极贫男女，分送银物，救渡群生去也。”说罢，各忻悦入殿内搬取，同所剩银两一总带去。于冰揖送而别，叮嘱道：“贫道此刻即游行天下，不敢再劳回覆矣。”说毕，回到殿中，心下大悦，向不邪道：“此皆吾师火龙真人，积万万端善果，我不过承命代劳而已。”又向不邪道：“泰山还有两个道友，不出一月，我与他们定到衡山，你可回洞等候。我此刻即领超尘、逐电去也。”说罢，师徒各分首而去。正是：

为救群黎役鬼神，私银不敷借官银。
凉州百姓人多少，吃尽剥皮片片心。

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词曰：

人生千古伤心事，被骗最堪嗟。只恨目无贤否，顿成柳絮杨花。

仁明太守，严缉累日，嘱令回家。堪笑沐猴冠破，空余泪尽残霞。

右调《朝中措》

话说冷于冰赈济了凉州一府的百姓，下了陇山，沿途救人疾苦，慢慢的向山东路上行来，要会合城璧不换二人。这话不表。

且说温如玉自从费了万金银两，出了泰安州监，果然安分守己，等闲连大门也不出。不但不做嫖赌的事，连嫖赌的话也绝口不题。只是本城去了这两处生意，日用银钱都得自己打算，就是与家下男女，分几匹梭布穿用。离了现银钱，便觉呼应不

灵。他的旧伙计都与新财东做了生意，如玉取点物事，也还支应，未免口角间就有些推调的话传来。即或与些货物，率皆是平常东西，到还他时，一文也不能短少，反比别家价钱多要些。因此如玉负气。总寸丝尺缕，斤酒块肉，都用现钱买办。过了半年有余，甚党费力。自遭叛案后，将现银俱尽，止存了些土地。使用过大钱的人，心上甚是索然，逐日家眉头不展，要想一个生财的法子，复还原本，做吐气扬眉地步。朋友们虽知他现成银子俱无，地土还分毫未动，到底要算一把肥赌手，仍是时来谈笑，引他入局，比昔时更敬他几分。他却动了一番疑心，看的人敬他，是形容他没钱的意思。缘此谋财之心越发重了，只是想不出个发财的道路来。

一日，忽想起本城一个朋友，叫做尤魁，是个聪明绝世、极有口才的人，若请他来相商，必有奇谋。前番在监中，他也看望过几次，还未谢谢他。随着家中人做了酒席，差人次早去请。到下午时候，尤魁到来。但见：

虽抱苏张之才，幸无操卓之胆。幼行小惠，窃豪侠之虚名；老学权奸，欺纯良之懦士。和光混俗，惟知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功名蹭蹬，丈夫之气已灰；家业凋零，妇人之态时露。用银钱无分人己，待弟兄不如友朋。描神画物，常谈乡党闺阃；弃长就短，屡伐骨肉阴私。人来必笑在言先，浑是世途中谦光君子；客去即骂闻背后，真是情理外异样小人。

如玉见尤魁来，心上甚喜，两人携手入房，各行礼坐下。尤魁举手道：“老长兄真福德兼全之人也！高而不危，颠而不覆，处血肉淋漓之事，谈笑解脱，非有通天彻地的手段，安能履险若平！若是没有担当的人，遇此叛案，惟有涕泣自尽已耳。

如何不教人服杀。”如玉道：“不过是钱神有灵，孔方吃苦，于弟何能之有！”尤魁道：“什么话，人家还有拿着金山寻不着安放的地方哩。”家人们献上茶来。吃毕，尤魁又道：“自长兄出囹圄后，小弟急欲趋府，听候起居，无如贱内脚上生一大疽，哀号之声，夜以继日。延医调治，到耗去许多银钱。你我知己，必不以看迟介怀。”如玉道：“嫂夫人玉体违和，小弟着实缺礼之至，还来全愈否？”尤魁道：“托庇好些了。”如玉道：“城乡间隔，不获时刻聚首谈心，未详老哥年来，做何清高事？”尤魁道：“小弟近年竟成了个忙中极闲，闲中极忙之人，自己也形容不来。止有一个字，将人害死。”如玉道：“是甚么字？”尤魁道：“穷。”如玉道：“我与老哥，真是同病。”尤魁大笑道：“这就不是你我知己话了。小弟尽一身肤发，不能抵兄之一毛，同病二字，还不是这样个用法。”如玉道：“小弟到不是随口虚辞，自先君去世，家中尚有三万余金，年来胡混了一万六七，此番因叛案，又是一万余两，止有两处生意，一朝尽废，今仅存薄田十数顷。家中人口众多，有出路而无人路，岂不是同病么？”尤魁道：“肉原生于骨，无骨而欲长肉，势不能也，土地即长肉之骨。以地产十数顷之多，仍是排山倒海之势，少为斡旋，何愁不成郭家金穴！若坐吃死守，恐亦不能生色。”如玉道：“小弟正是为此，请兄来施一良谋，为财用恒足之计。”尤魁道：“谋财必先要割痛，痛不割而欲生财，是无翼而思飞也。以小弟愚见，莫若学宋寇莱公澶渊之战，庶可收一搏即反之功。”如玉道：“愿老哥明以教我。”尤魁道：“小弟意见，乃孤注之说也。忝属至好，理合直言。为今计莫若贩卖货物，然贩卖必须资本盈余。老长兄田地数顷，若尽数变卖，至佳者不过卖三四千斤，以三四千斤贸易，与市井人何殊？不但老兄不屑于经营，即乡党亦添笑议。

必须大起昔日宦囊，凑足一万两方可。近年北方丝水大长，可到苏州，或南京，买办绸缎纱罗，在济南立一发局，再不然运至都中亦可。盖本大则利益自宽，弃死物而方能变为活物。生财之道，莫善于此。到其间，或遣心腹人办理，或用小弟少效微劳，不过周转一两次，则财用充足；一二年间，弟包管长兄本利相对。然后因时趁便，开财源，节财流，择物之贱者而居之，则刘晏持筹，陶朱致富，又不足道矣。况尊府簪纓世胄，为一郡望族，今仍遭事变，致令桑梓有盆釜一空之诮，吾甚为长兄耻之。如必包藏珠玉，使之填箱压柜，真愚之至也。若谓耕种地土，可望盈室盈仓，此田舍翁与看家奴事业，非克勤克俭积累二三十年，不易得也。迂腐之见，统听高明主裁。”如玉大喜道：“兄言果中要害，舍此亦再无别法。寒家若罄其所有，还可那凑七八千两，小弟定亲去走遭，敢烦老哥同行。再得一识货人相帮，则大事济矣。”尤魁听了，心中暗喜，又说道：“当今时势，友道凌替，宁仅青松色落。小弟一生为人，只愿学刎颈廉、蔺，不愿学张耳、陈馥。老兄当全盛之时，试思小弟登堂几次，只缘品行两字关心，宁甘却衣冻死，与趋炎附势辈同出入，弟不为也。今长兄身价，少减南金，小弟方敢摇唇鼓舌，竭诚相告，使采兰赠芍之子，知有后凋松柏，弟愿即足。至言寻觅识货人，弟心中已有两个，皆斩头沥血、知恩报德、万无一失之士，一系贵铺旧伙计钱智，一系敝友谷大恩。弟于此二人中，加意选择其一，以备驱策，将来长兄再看何如？”如玉大悦。家人们安设酒席，两人复行揖让就坐。尤魁道：“长兄举事，酌在何日？”如玉道：“求诸己者易，求诸人者难，统俟小弟变卖地土后，再定行止。临朝自然要亲邀老哥同行。”少刻，水陆俱陈，备极丰盛。两人笑语喁喁，甚是投机。本日坐至三四更天，次日又吃了早饭，尤魁方才别去。

如玉将此意详细告知他母亲，黎氏见如玉日夕愁闷，也盼他发发财，一开笑颜。问讯了一会买卖，如何做法，如玉又高高兴兴的说了一番。黎氏听得说须用一万两，卖尽田产只好够一半，也没用如玉开口，将几世积累的金珠首饰、字画古玩，并儿媳洪氏所有钗环珠玉等类拿出，交与如玉变价。嘱咐起身时，务必同你表兄飞鹏去。如玉道：“临期再商。”又将家中些玉带蟒衣并地土，昼夜烦人各处变卖。值十文者，卖不上五六文，如此等胡乱打发，也弄了九千二百余两。代卖的人，又落去三千两有余。差人通知尤魁，尤魁将谷大恩引来。如玉见他说话儿伶俐，讲论起贩卖绸缎的话，事事通行，心上大喜。又与尤魁商量走水旱二路，那一路稳便，尤魁道：“若走旱路，未免早起迟眠，一上一下的劳苦，老哥的身子，比泰山还重，如何当得起？不如从济宁雇一大马溜子，或二号太平船，顺流而下，甚是安妥，又可以兼顾行李。你我说说笑笑，也便宜许多。”又问如玉道：“长兄跟几位尊管？还有别位亲友没有？”如玉道：“并无别的亲友，止带四个家人去。”尤魁道：“太多，太多，只用两人即足。既讲到做生意，一文也是钱，多一人是一人盘搅。”

如玉道：“再减去一个也使得。我们定到苏州罢。我还要带些苏州的杂货，到虎丘观音山等处看看。”随即择了吉日，本月初十日起身，各送了两人安家银两别去。

黎氏听得如玉起身，不听得请他侄儿同去，问如玉道：“你可约会下你表兄了没有？”如玉道：“表兄一则家中事忙，二则生意上不知窍，我与尤大哥、谷伙计去，真是千妥万当，回来时谢多谢少，他们也不好争论。”黎氏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究竟如玉是嫌他表兄不合脾胃。到了起身时，黎氏千叮万嘱，着他途路上小心谨慎，又着他事完即速回家，免得倚门盼

望。又将随行三个家人孙二等，也嘱咐了一番。如玉道：“我这一去，不过两个月即回。”与他母亲留下一百五十两银子盘用，带了九千多两，同尤、谷二人起身。先到济宁，尤魁早看定一中号马溜船，往江南进发。

一日，到了镇江地方，远远见金山寺楼台殿阁，层层叠叠的摆列在江中。尤魁大声叫好，道：“我们生长北方，真正空活一世。若不出门，焉能见此奇景？”谷大思道：“远看便如此奇妙，若到上面，必定和天宫一样。大爷不可不去走走。”如玉高兴之至，也啧啧的赞赏不已。四五个水手并家长，都七言八语的帮衬道：“今日难得这好晴朗天气，微风不作，我们且将船拢在金山背后，只用片刻，就见了大势面了。”说话间，船已绕到金山后面。如玉见游船甚多，挨次排在山脚下，便拉尤魁同去。尤魁道：“我同谷伙计守船，你主仆们只管都上去，好容易到这所在。”如玉强之至再，尤、谷二人总以守船为重，如玉道：“你两个不上去也罢了，着两个同我上去，一个在船中等我。”说毕，急急的下船，走上金山去了。三个家人，如飞的跟去两个，留下一个，在船中抱怨道：“我只迟走了一步，被他两个抢先去了。”尤魁道：“后悔甚么？快快上去就是。你主人原说留一个在船中，船中有我两人，还附什么？你主人若怪你半个字，有我在；再迟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你终身便看不成。”如玉平日用的家人，都是些浮华小子，那里有一个知是非轻重的人。听了尤魁作主，深知主人信爱他，也便忙忙的跑下船，上山去了。

再说如玉在寺内东瞧西看，游赏那回廊曲舍，殿阁参差，又上宝塔，看了回江景。三个家人都跟着他说长论短，他也不理论是几个。好半晌，方同众家人游走下来，到原下船处，不见自己的船只，心上甚是着急，问同拢船的人，都说：“你们

上山去时，就立即开船去了。”如玉惊的神魂失散，几个家人面面厮窥，互相抱怨。如玉道：“必定他们在镇江岸边相候，这该如何去寻他？”主仆四人，没一个走过远路，连只船也雇不下。从新到寺中，烦和尚代雇了一只船，摇到镇江岸上。下船来，沿江岸叫问，那里有个影儿？如玉到此时，情知中计，眼望着大江，呆了一会，忽然大叫一声，往江中就跳，几个家人连忙抱住。岸上的人问明原故，说道：“你在此间一年，也不中用。一个中号马溜子船，也还可以查访。今日没风，此去不过数里，你速到府里去喊禀。我们这位太爷最廉明，好管地方上事，快去，莫误功夫。”

如玉昏昏沉沉，两个家人搀扶着，到府衙门内，却好知府坐堂，判断公事。如玉同家人们一齐喊起，两旁人拿住，知府叫上去。如玉等跪在下面，叩头大哭，诉说被骗情由，哀声甚是惨切。知府道：“你说船是从济宁雇的，拿船票来我看。”如玉道：“生员初次坐船南来，不晓得什么叫船票。”知府道：“你这船是谁与你雇的？”如玉道：“就是骗生员的朋友尤魁雇的。他说从济宁起，到苏州止，共是三十八两船价。”知府道：“南方有船行，与北方有车行驴行一般，设立这个行头，原就是防备此等拐骗劫夺、杀害等事。你既无船票，这来往的船有千千万万，教本府从那一支船拿起？”如玉听了，叩头有声，痛哭不止。知府见他哭的甚是可怜，立即将平素能办事的衙役，按名唤上八个来，吩咐道：“适才这温如玉被骗情由，你们都是听见的，可着该房出两张票，你八人分为两班，一班沿江向下路追访，一班过江从上路追访，见马溜船无分大小，即盘洁。立限十日，有无即来销票。银至九千两，为数甚多，不拘那一班拿获，着温如玉与银四百两。”又向如玉道：“你可愿意么？”如玉连连叩头道：“生员与其全丢，果能拿获，

就送他们八百两也情愿。”随同差役下来，问了尤魁、谷大恩年貌，并船户人等形状，八人领票欣喜分头而去。如玉复到江边，站了好半晌，心里还想他们一时泊船在别处，找寻回来，亦未敢定。众家人又持他入城，寻店歇下。虽然行李一无所有，幸而家人们身边都是几两散碎银子，主仆用度。又时到府行探听。至十一日早堂，将如玉传去，知府道：“差去衙役，前后俱回，查访不出。我想尤魁等俱是山东泰安州人，你可连夜回去禀官，拿他两家家属审问。去罢，在此无益。”如玉听了，觉得是正话，又怕水路迟延，过江到扬州雇了包程牲口，星夜回乡。

原来尤魁本意也不想望八九千两银子，只想着一早一晚，瞅空儿偷窃几百，又虑一人拿不了许多，因此勾通了个谷大恩。这谷大恩是个小官出身，幼年时与尤魁不清楚，如今虽各老大，到的还是知己。这样话是最容易透达的，两人已讲明得多少，尤魁七分，大恩三分。自如玉与他们安家银两后，第二日尤魁着他大儿尤继先，次子尤效先，同谷大恩儿子螟儿，带领家属，以省城探亲为名，各安顿在济宁小闸口，寻了几间房住下，等候消息。皆因尤魁已看透了如玉主仆，率皆浮浪有余，都是些不经事的痴货，十分已拿稳了九分，不怕不得几百两。若托他两人兑货，又在几千两上下了。谁想尤魁雇的船偏又是只贼船，久惯谋财害人性命。船主叫苏旺，稍工水手，各姓张王李赵，究竟都是他弟兄子侄，不过为遮饰客人的耳目。自那日如玉主仆下船时，早被苏旺等看破，见个个俱是些憨儿，止有尤魁略老作些，也不像个久走江湖的人。又见行李沉重，知是一注大财。只因时候不巧，偏对着贡船粮船生意船，昼夜来往不断，硬做不得。欲要将他们暗中下些毒药，害死六七个人性命，内中有两三个不吃，便不妥当。因此想出个一天止走半天的路，

于空野无救应地方湾船，候好机会。过了七八天，方知尤魁、谷大恩是请来的朋友，不是一家人，又见尤、谷二人时常眉眉眼眼的露意。苏旺是积年水贼，看出两人非正路人，时常于船前船后在尤魁前献些殷勤，日夜言来语去，彼此探听口气。不过三两天，就各道心事，打成了一路，说明若得手后，尤魁是主谋的，分一半；谷大恩与船户，各分一半。一路遇名胜地方，即攒掇玉主仆游玩。奈船中总有一两个家人，动不得手脚。这日到金山寺下，是从北至南有名的一处大观地方，合该如玉倒运。苏旺、尤魁等拨开船，连夜赶回济宁，把如玉箱柜打开。尤魁分了四千余两，谷大恩与船户等人平分了那一半。苏旺将如玉的衣服被褥一件不要，让与一尤、谷二人。尤魁又找与一百银子，大家分首。

尤、谷二人得此大财，各将家小搬上，雇了一个大毛棚子，星夜奔到浙江杭州城中，租了几间房住下。后来见省城人烟凑集，恐被人物色出来，两人商量着，又搬到象山县，各买了一处房子，在一条巷内居住。尤魁第二个儿子，尚未定亲，两人结了儿女姻亲，聘定谷大恩女儿做次媳。又治买了些困地，过度极受用日月。不几年，倭寇（即日本国也）由大隅岛首犯象山县，文武失守，致令攻破城垣，任情杀戮。其时尤魁钻在一地板下躲避，饿了两日一夜。旋即火发，尤魁从地板中扒出，倭寇到去了，家中男女一个也不见，房屋烧的七零八落。放眼四眼，满城烟火迷天，号哭之声，振动山岳。不但自己家属不知存亡，连谷大恩家男女也没见一个。痛哭了几天。本城内外寻访不见，又传闻倭寇有复来之信，没奈何奔走苏州。盘费告尽，便与人相面，每天混儿文钱度日。满心里还想夫妻父子重逢。不意得一翻胃病，起初吃了便吐，次后一物不能下咽，硬行饿死。虽同谷大恩坑害了温如玉，却落了这样个结局。这都

是后话。天道报还，可不畏哉！正是：

这样得来，那般失去。
利己损人，究复何益。

第四十一回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 疗母病试泪拜名医

词曰：

吁嗟人到无钱时，神仙亦难医。这边补去，那边亏债，谁开此眉？

亲友避，子孙啼，家奴心日离。更添人病势将危，欲逃何所之？

右调《碧桃春》

且说温如玉听了镇江府吩咐的言语，连夜雇了牲口，赶到泰安。也顾不得回家，先去知州堂上哭诉冤情。知州随即出票，拿尤、谷二人的家属，俱不知去向。差人将邻居并谷大恩的一个堂兄谷胖子带来回话。知州市问，都说一月以前将家口搬去，言到省城亲戚家贺喜，至今未见回来。谷胖子说：“与大恩虽系堂弟兄，已十数年从不往来，人所共知。”知州将谷胖子和两家邻居，各责了几板，前后供词一般。又差役去尤、谷两人

亲戚家查拿。

如玉叩谢下来，回到家中，见了她母亲，跪倒在地下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黎氏见他速去速回，又是这般情景，就知道必有变故，不由的浑身乱抖。家人们说了原由，黎氏往后一倒，面如死灰。女厮们连忙扶住。如玉见他母亲如此。越发大哭起来。洪氏一边开解婆婆，一边安慰丈夫，倒忙了好半晌。黎氏自此郁郁成病，虽勉强色笑，宽儿子的怀抱，每想到儿子日月上，便暗中哭泣。如玉出门时，止与黎氏留了一百五十两银子，已交在他母亲手内，又不敢要。扬州的脚户，白养在家中，也没有银子打发。又与泰安差人凑了几两盘费，去济宁拿人。幸而家中米面等物，还够一年用度，脚户日日嚷闹，如玉也没法设处。和家人们商酌，一个个推聋装哑，束手无策。就是手中极有的，谁还肯拿出来帮助主人？如玉无奈，只得做他生平没有做的事，将自己存下的几件衣服，当了几十两银子，打发了脚户。他素日是豪华惯了的人，那里能甘淡薄？又怕他母亲心上愁苦，凡饮食茶饭，还和素常一般，大概早午还得六七样菜肉。倒是黎氏知道他的隐情，时时向如玉道：“如今内外一空，过的是刀尖儿上日月。你从此卧薪尝胆。还恐怕将来没吃饭处。这早午饮食，当急为节俭，只有咸菜嚼咽就罢了，不必因我舍命的措处，一天费数天的盘用，我心上倒越添上病了。”如玉自此遵他母亲的话，将饮食减了一半。

过了几天，泰安差人来回覆，说追查省城，并无尤魁等的下落，容慢慢访查罢。如玉听了，倍添愁烦，惟有长吁短叹，流涕而已。家人们见他逐日垂头丧气，连小主母的衣服都典当了过度，料想着没什么油水。起先还都指望拿住尤魁，追回银两，大家再混几年；今听了差人的话，是个断无指望，又兼如玉时时动怒，益发去志速决。总之，此辈聪明人颇多，有良心

的甚少。世仆家奴，他还念主人养育之恩，存个富贵贫贱、甘苦与共之意；即或有愚顽凶狠、不识轻重的人，若遇严明主人约束，总放肆也还不至于十分；惟雇工家人，无一非饥则依人、饱则扬去之流，其坑害主人比强盗还更甚。温如玉用的都是鲜衣美食、油嘴浮浪子弟，经年家帮嫖诱赌，财利营私，那里有个有良心的人？今到这步光景，有钱的也哭穷；无钱的更哭穷；不出一月，辞的辞，逃的逃，告假的告假，走了个七零八落。止留下两个人，一个叫张华，一个叫韩思敬，都是无才能之人。如玉平素看不上眼的。如玉见他们都去了，倒乐得省些费用，只有素时受过大恩、赚过大钱的人，也是如此，心上觉得放不过。到此时也只索丢开。

不意黎氏自儿子被骗之后，每日家只害胸膈胀闷，不思饮食。如玉设法劝慰，也不得宽爽，渐渐的骨消肉瘦起来。如玉担不住，着张华去泰安城中，请了个姓方的医士来，是他素常相交的人。与他母亲看了脉，说道：“太夫人心神不畅，总是气郁，只用顺其气，自能大进饮食。”吃了两剂开气的药，虽然胀闷好些，大便又泄泻起来，日夜不止。又请方医士来看视，服了些胃参汤、浆水散，将泄泻又变而为痢疾。口干发热，日进些须饮食，喜得遍数尚少。方医士说：“是腹中有旧积滞，须得下下方好。”用了些大黄、积实等类，反遍数多起来，只觉得眼黑头晕，腹痛不止。如玉着慌，连方医士也着慌了。又怕补住邪气，用香附、黄连等类，也不见一点效。黎氏也不吃药了，除大便之外，只是睡觉，懒得与人说话。

一日午后。黎氏在房中正勉强起来吃粥，只见如玉走来，笑容满面，坐在一旁，说道：“如今才知道尤、谷二贼的下落了。”黎氏忙问道：“有什么下落？”如玉道：“适才州里的差人说：“尤、谷二人，俱在江南宿迁县居住，访得至真至确。

‘送信来的人，就是差人的亲戚，他都是亲眼看见的。两个差人贪着我的大谢礼，已向本州讨了关文，连夜起身到宿迁去。此刻来与我报喜，要十数两盘费，咱家中无现成银子，我已经打发张华同差人去州中，与他们那凑去了，先和母亲说声。只求老天可怜，拿住他就好了。’黎氏道：“此语可真么？”如玉道：“这是甚么事体，那差人谎我做甚？”黎氏听罢，略笑了笑：“我也不想望将九千两全回，只求追个二三千两儿，你将来有碗稀饭吃，我就死了也放心些。”素日黎氏至多不过吃半碗粥；或几口，就不吃了。今日听了此话，就吃了一碗半有余。如玉见黎氏饮食加添，心下大喜，又说了许多兴头话，方才出去。黎氏自此，一天不过坐两三次净桶，早午晚总有两碗饭落肚，大便还有浓血，却每次粪多于脓，腹中亦不甚疼痛了。

过了一月有余，身子竟大好起来，饮食又多于前。一日，黎氏问如玉道：“宿迁县离泰安多少路程？”如玉道：“我前曾走过，却记不真，大要多则十天，少则七八天可到？”黎氏道：“怎么拿尤魁的差人，至今还不见到？”如玉道：“母亲不问，我也不敢说，恐怕母亲心上发急，六七日前，我差张华去衙门中打听，不想原差倒回来了。说是被人走了消息，尤、谷二人又搬到无锡县去了。他们因关文不对，回来换文书。我先日止与了他们十两银子，他们来回倒盘用了十六七两，意思还教我弄几两盘费。大要也只在早晚，又要起身。”黎氏听了，长叹了一声，问道：“你先日可曾见过去宿迁的关文没有？”如玉道：“那日差人与我说这话，他们的去意甚急，倒没有看见他的关文。”黎氏道：“你如今的意思要怎么？”如玉道：“事已至此，也说不得，还得与他们打凑几两好去。用人之际，也怕冷谈了他们的心。”黎氏道：“你外边遇了强盗，家中又

逢毛贼。这些人来来回回，不过是骗你的银两，究竟他们连泰安城门还未出。目今日期过而又过，又支派到无锡去了。若再过几时，还要去海外与你拿人。你将铜斗般家私，弄了个干净，到这样地步，于世事还没一点见识，安得不教人气杀！”说罢，将身子向枕头上一倒，就面朝里睡去了。如玉连忙出来，打发张华，追问原差下落。

次日张华回来说道：“小人再四问原差：‘如何不去拿人？’他说没有盘费怎么去？意思还教大爷凑十来两方好。”如玉听了，冷笑道：“月前与他们那十来两银子，我还后悔的了不得，又敢要。”

过了五六天，黎氏依旧大病起来。出的恭，与鱼脑子相似；闻见饮食，就要呕吐；只觉得口干身热，昼夜不得安息。如玉又请来方医士调治。岂知日甚一日，大有可虞。方医士推说家有要紧事，借此去了。如玉甚是着慌。正在屋内守着他母亲，只听得女厮们说道：“黎大爷来了。”如玉迎接人房。黎氏看见他侄儿，不由的眼中落泪，说道：“我与你父亲，一母同胞，我病了可及两月，你何忍心不来看看我？”飞鹏道：“侄儿一向在省城有些事，昨日才回来。听得说姑母患病，不意就憔悴到这步田地。”只见张华抱入四样吃食，道：“这是黎大爷送太太的。”放在地下桌上。黎氏道：“来就是了，又送东西怎么？”又道：“你可知道你表弟的事体么？”飞鹏道：“也听得人传说，却不知详细。”黎氏有气无力的说了一遍，说罢，放声大哭；又哭不出泪来，在喉咙中干吼。飞鹏劝慰了几句，黎氏又道：“我当日原教同你去。彼时若同你去，那里还有这些怪事出来？”飞鹏冷笑道：“侄儿的品行，比尤魁、谷大恩，也端正不了许多。与其教亲戚骗了，还不如教朋友骗了，还可气些。大概财物得失，都是命定，姑母也不必过于愁郁。只要

养息病体。常言说的好：有夫从夫，无夫从子。将来过在那里是那里。”又道：“我听得吃的是方锦山的药，他知道脉和病是个什么？城中有个于象善，这先生是通省名医，侄儿此刻就去亲自请他，还不知他肯来不肯来。”说罢，同如玉到外边。如玉留他吃饭。飞鹏也不回答，一直到大门外，手也不举，竟骑上牲口去了。

又过了两天，黎氏越发沉重，饮食到口即吐；即或勉强下去，少刻即大便出来。如玉着急之至，正欲着张华去飞鹏家问请医话，只见飞鹏家六小走来说道：“于先生坐车来了，现在门前等候。”如玉迎接到书房内，叙礼坐下，各道敬仰渴慕的意思。如玉问飞鹏如何不来？象蓄道：“他与弟相交至好，原拟与他同来，不意他今日也有些不爽快。过一两天，他再无不来之理。”两人吃毕茶，如玉着里边收拾干净，陪象善人去。与黎氏看了脉，又按摸了肚腹，瞧了瞧大便颜色，方才出来。坐下问如玉道：“先日可吃的是方锦老的药么？”如玉道：“是。这六七天也不曾吃。”象著道：“尊堂太夫人病了多少日子？”如玉道：“可及两月。”象著道：“方锦老的药方，可拿来看看。”如玉连忙取过二十几张药单，放在桌上。象着大概看了四五张，说道：“看太夫人脉，素质即薄弱。此番病源，本于气壅血滞，兼之肝木过旺，刻伤脾土。彼时只合调气养血，舒肝健脾，自可无事。行气去积的药，一点也用不得。今气本不足，而日行其气；血本虚衰，而复攻其积。休说太夫人是六十以外之年，就是一少年壮盛人，也当受不起。况泻在痢先，脾传肾为贼邪，最为难治。病至六十日之久，而犹拘治痢，百无一补之说。无怪其真阳散而元气愈竭也。夫痢有五虚死，而太夫人已居其三：发热不休一；便如鱼脑二；饮食不入三。脉又洪大而滑，数此元气已尽，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热，

实为痢疾不救之症。食入即吐者，是邪在上膈，虚火冲逆耳。此病若在别家，弟即立即告退，断不肯代先治者分责。然弟与令表兄系骨肉之交；在老长兄虽未识荆，亦久仰豪侠名誉，安可坐视不救？今弟拟一陈方。此药服下，若饮食少进，弟尚可以次序调理；若投之不应，设有变端，弟亦不肯认罪。”如玉道：“死生二字，全在先生垂怜。”说着，泪流满面，脆将下去。象蕃扶起道：“尊府有人参没有？”如玉道：“连日见家母病笃，正要措办此物，不意从里边书柜内，寻出五两有余的好参来，只是不敢擅投。”象蕃道：“应用足矣。”随取过笔砚来，开了理中汤，将人参、附子、肉桂三样，俱用大分两，下写“煎妥冰冷服。”如玉一面着人收拾煎药，一面备酒饭陪象蕃。又着打发六儿同车夫饮食。

黎氏将药吃下，随即一个女厮出来说道：“太太方才将药吃下去，肚中响了一阵就泻了。”如玉忙问道：“这是何说？”象蕃将酒杯放下，只是瞑目摇头。如玉又问，象蕃道：“长兄可照前方，速煎一剂热服，再看何如。”如玉也顾不得陪伴客人，亲自煎药，拿到里边，将他母亲扶起。吃下去仍一与前一般。如玉跑出和象蕃细说。象蕃道：“气已下脱，门户不固。弟无能为矣！”于是起身告辞。如玉那里肯放？还哭着拜求神方。象蕃道：“长兄休怪小弟直说。大夫人恐不能出今晚明早。倒是速请令表兄来一面，以尽骨肉之情罢了。”说罢，连饭也不吃，必欲告别。如玉苦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门。就烦他请飞鹏快来，象蕃应承去了。

如玉回到书房，心中大痛，哭了一回。走入里边，见他母昏昏沉沉，似睡不睡。问了几声，糊糊涂涂说了一句，又不言语了。如玉守在了旁边，惟有长叹而已。正是：

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
宝婺光辉掩，吁嗟鬼作邻。

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竭力葬慈亲

词曰：

世最可怜贫与孤，穷途歌唱西风曲。肠已断，泪已枯，自恨当时目无珠。

酒兄内弟交相爱，须知路尺炎凉态。富则亲，穷则坏，谁说人在人情在。

右调《断肠悲》

话说如玉见他母亲病势沉重，不住的流涕吁嗟。洪氏道：“那几天还好，只是从昨日又加重了。”如玉道：“这有两天不曾吃饭。”洪氏道：“连今日就是三天。前几日还挣扎着坐净桶；这几日通是身底下铺垫草纸。浑身纯留下一把骨头。先前还反乱拈的身腿疼，这五六天也不反乱了。将来的事体，你也该预为打照。到是棺木要紧。”如玉道：“这个月内，将你我的几件衣服，并些铜锡器，也当尽了。倘有个山高水低，我

还不知该怎么处哩！”

夫妻两人，厮守到一更以后，只听得黎氏说道：“我口干的狠，拿水来我嗽嗽口。”洪氏道：“母亲不吃点东西么？”黎氏将头摇了摇儿。女厮们搵扶着嗽了口，复行睡下，问道：“此时甚么时候了？”如玉道：“有一更多天了。”黎氏长叹了一口气，将一只手向如玉面上一伸。如玉连忙抱住。黎氏哭了两声，说道：“我不中用了。”如玉道：“午间于先生说母亲不妨事，只要加意调养就好了。”黎氏道：“我死了倒也好，省得眼里看着你们受凄凉。你过来，我有几句话嘱咐你。”如玉又往前扒了扒。黎氏道：“你媳妇洪氏，是个老实人。你素日把些恩情都用在婊子身上，你看在我的老脸，念他父母、兄弟俱无，孤身在咱家中，以后要处处可怜他。你夫妻相帮着过罢。”洪氏听了这几句话，这眼泪也不止一行下来。又道：“家中小女厮们，还有七八个；家人媳妇子，还有六七房。你看女厮们，年纪该嫁的嫁人；家人媳妇，有愿意嫁人的嫁了罢。男子汉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留下他们做什么？你也养赡不了许多。金珠宝玩，你变卖了个精光。我止存两皮箱衣服未动。我死后，止用与我穿一两件，不用多穿。余下的，你两口儿好过度。你日前南方去，与我留下一百五十两银子，我止盘用了八九两，如今还在地下立柜中放着。我病这几个月，深知你艰难。不是我不与你拿出来使用，我也有一番深意。我早晚死后，你就用这银子，与我买副松木板做棺材，止可用四五十两，不可多了。你是没钱的时候。余下的银子，就发送我，断不可听人指引，说是总督的夫人，尚昔日那种瞎体面，你就舍命办理，也不过是生者耗财，死者无知的事。”如玉痛哭道：“儿便做乞丐终身，也断不肯用一副松木板盛放母亲！”黎氏道：“这又是憨孩子话。人有富贵不同，我今日只免了街埋路葬就罢了。

“说罢，喘吁了一会，又造：“嫖赌二项，我倒不结计你了。人家要的是有钱人，你无钱，谁家要你？尤魁也是前生前世冤债，设有拿住他的日子，多少追讨些。你务必到我坟头前，告禀一声。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说着，又哭起来：“我儿，我只心疼你日后不知怎么过呀！你父亲当日去世太早，我又止生了你一个，处处顺着你的性儿，只怕你受一点委屈。谁知我深于爱你，正是我深于杀你！你遭了番叛案官司，家业已尽。次后又要做生意。我彼时只尽你的田产物事耗费，不动我手里的东西，你还可以有饭吃；谁想一败涂地，至于如此。罢了，罢了！”如玉听了，如刀割心肺，只是不敢大哭。黎氏又喘息起来。洪氏道：“母亲说的话多了，未免劳神，且养息罢。”黎氏方不言语了。

两口儿守到四更时候，黎氏又嗽了一回口，见如玉在一旁守着，从新又嘱咐起话来。说了半晌，不想舌根硬了，如玉一句也听不出来。到五更鼓后，复昏昏睡去。

天将明的时候，黎氏醒来说道：“我此刻倒觉清爽些。拿米汤来，我吃几口。”洪氏忙将米汤取至。如玉扶起来，黎氏只三两口，就吃了一碗。洪氏见吃的甘美，问道：“母亲还吃一碗不？”黎氏点了点头儿，又吃了一碗。方才睡下，只听得喉咙内作声，鼻口中气粗起来，面色渐渐黄下。如玉、洪氏大叫大哭；家人媳妇同众女厮们将过备下送终衣服，一个个七手八脚，挡扶着穿戴。少刻，声息俱无。一个家人媳妇说道：“太太去了。”如玉捶胸叫喊。一家儿上下，痛哭下一堆。张华等将过庭安放桌帐，把黎氏抬出来，停放在正中。如玉又扒在灵床上大哭，将喉咙也哭的肿哑了。张华上前劝解道：“大爷哭的日子在后哩，此事宜料理正务。”

如玉止住哭声，走到院内台阶上坐下，定省了好一会，吩

附张华道：“咱如今是跌倒自扒的时候。富足朋友，不敢烦劳。你此刻去大槐树巷内，将秃厮苗三爷请来，就说是太太没了，我有要紧话说。”张华去不多时，请来一人，但见：

头无寸发，鬓有深疤。似僧也，而依旧眉其眉，须其须，不见合掌稽颡之态；似毳也，而居然鼻其鼻，耳其耳，绝少垂颈凹眼之形。既容光之必照，自一毛而不拔。诚哉异样狮球，允矣稀奇象蛋。

此人是府学一个秀才，姓苗，名继迁，字是述庵，外号叫苗三秃子。因他头上鬓间无发故也。为人有点小能干，在嫖赌场中，狠弄过几个钱。只是素性好赌，今日有了五十，明日就输一百。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穷”、“富”两个字，他倒经历过二十余遍。入的门来，先到黎氏灵前烧了一帖空纸；见了如玉，又安慰了一番，方才到两书房坐下，与如玉定归了报丧帖式。如玉自知无力，凡朋友概不劳礼，止遣人到老亲处达知。两人商酌妥当，雇人分路去了。

苗秃子问道：“太夫人棺木可曾备办否？”如玉道：“正要措处。”苗秃子道：“这是此时第一件要紧事。”如玉道：“少不得还要劳动。”说罢，到里边向洪氏要出他母亲存的那一百五十两银子；看见时，又不由的大痛起来。秤了秤，止用了七两有余，还有一百四十贰两多。如玉留下二十二两，备买办梭布，做伸幔、灵棚、孝服等类用，拿到外边，向苗秃子道：“烦老兄同张华到州里去，寻一副顶好的孔雀桫板。这是一百二十两，先尽此数买；就再贵几十两也使得。”苗秃子道：“老兄休怪我说以老太太的齿德爵位，就打一个金棺材，也不为过。只是时有不同，老兄还要存俭些，买副好柏木板儿罢。忝

属相好，故敢直言。”如玉道：“棺木系先母贴身之物，弟即穷死，亦不敢过于匪薄。此刻就烦台驾一行。”说罢，苗三秃带了银两，同张华去了。

到起更后，张华回来说道：“棺木板看了两副，都是本城王卿官的。他祖上做过川东道，从四川带来，水旱路费了多少脚价，俱系真正孔雀杪板。一副上好的，要二百贰十两；一副略次些的，只少要十五两。苗三爷体贴大爷的意思，与王家讲说再四，用他那副顶好的，说明一百八十两白银。他家若不是买地急用，二百两也不卖。更有一件省事处：两副都是做现成的，打磨的光光溜溜。”如玉道：“为什么不雇人抬来？”张华道：“咱拿去的银子，止是一百贰十两，还差着六十两价。是一边过银，一边过物，少一两也行不得，如何抬得来？”如玉听了，心上大费踌躇，向张华道：“我与王家，素无交往，你该就近烦黎大爷和他家说说，过几天与他银子，有何妨碍？”张华道：“大爷若不题起，小的也不敢说。苗三爷为银两不足，就想到黎大爷身上，着他应承六十两，迟几天找结。王家满口应许，只要黎大爷当面说句话。小的同苗三爷亲去说了原由。黎大爷不惟不肯应承，且说了许多不堪言语。说太太是大爷气死了。又道：“你家离了谋叛和买棺材的事，也没什么借重我处。可着你大爷快寻姓尤的去，他还才情大些。”苗三爷见说的不成活，连忙同小的出来，在西关店中等候，着小的星夜取银子好成交。”

如玉听了，心中大怒，到里边与洪氏说。洪氏道：“咱们如今，不是借光亲戚的时候，还有母亲留下两皮箱衣服。昨晚也和你说过，是着你变卖了过度日月。不如且当上一箱，救救急。”如玉道：“我也想及于此，只是心上不忍。”洪氏道：“你若心上不忍，不但将来发送，就是眼前棺木，也无办法。

明日止有一天，后日就该入殓，那里还耽隔的？”如玉作难了一会，实是无法，只得将皮箱打开验看：内有十几套好皮子、缎子衣服，估计值四五百两。又眼中流了无数痛泪。开了个清楚单子，一总交与张华，带到城中，把苗三秃去当。

次日午后，张华先将棺木押来。如玉仔细观看，见是四块瓦做法，前后堵头如式，约五寸多厚，六尺半多长，敲打着声若铜钟，花纹细腻，香气迎人。如玉甚是得意。下晚苗秃子亦到，取出两张当票来：一张皮衣，当了一百四十两；一张缎衣，当了八十两。除去棺价六十，交与如玉一百六十两。苗秃道：“成色俱是九九，分两是我亲自秤兑，丝毫不短。我当为两张，你将来容易取赎些。我又带来两卷白布，是本城隆盛号的，言明用了照时作价，剩下的只管与他退回。”如玉深喜他办事妥当，谢了又谢。

到了头七，如玉备了猪羊并各色祭品，请了学中几个朋友做礼生，也不请僧道念经，止是七七家祭。人家听得他不收礼，不宴客，不破孝，乐得与他母亲烧张空纸尽情，倒也此出彼入，甚是热闹。他表兄黎飞鹏也抬了祭礼来吊奠。如玉执意不收，也不与孝服。亏了苗秃子据理开解，如玉方肯收礼送孝。飞鹏见棺木贵重，祭品整齐，到底不失大家风度，口里也说不出甚么不是，脸上自觉没趣，陪了祭，就要回去。如玉也不着人留饭。两家至亲，从此断绝来往。有告假并辞去的几个家人还没有寻下富贵地方，见如玉做头七，亲友出入，与昔时无异，只当主人手内还有大私囊，一个个又争着入来帮忙办事；及至伺候了几天，方知是老主母几件衣服发烧，又辞的辞，不辞的不辞，各自去了。

如玉将七七事办完，因他母亲抑郁抱恨而死，不忍心轻易出葬，过了七八个月，方才斟酌举行。手内又没一个钱，此时

不但衣服银子用尽，连家中桌椅、屏画也当了许多，过时日。苗秃子与他出了个主见，将先时当的那两箱衣服，寻了个买主，除去当铺本利，与如玉还找回八十两银子。苗秃也些须打了点偏手。如玉有了这宗银两，然后才敢择日，发送他母亲。他是个少年好胜的人，饶这般没钱，还向泰安州文武借了许多的执事行役，点主谢土；又请了两个小些的现任官儿，将找兑的几两银子，花的七零八落。

这一日本乡亲友，或三十人一个名单，或五十人一个名单，通共止六七个祭桌，人倒不下二百有余。观看的人，到也挨肩叠臂，直至他家祖茔。如玉将他母亲与他父亲合葬后，守了三日墓，方回家设灵位。晚间就在灵傍宿歇。睡不着时，追想昔日荣华，今时世态；又想念他母亲历历嘱咐的言语。独对着一盏孤灯，不住的吁嗟流涕。正是：

手内有钱冰亦暖，囊中无钞炭生凉。
知心惟有生身母，泉路凭谁说断肠？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又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词曰：

我如今誓不抽丰矣，且回家拆卖祖居。一年贫苦一嗟吁，
无暇计谁毁谁誉。

途次中幸会多情女，顾不得母孝何如？聊且花间宿，乐得
香盈韩袖，果满潘车。

右调《入花丛》

话说温如玉自葬埋母亲后，谢了几天人，诸事完毕，逐日家到是清心寡欲。素日相好的朋友，知他一无所有，也不来勾引他。即或有几个来闲坐的，见他愁眉恨眼，也就不好来了。背间有笑骂他憨痴的，有议论他狂妄的，有怜惜他穷苦的，也有说他疏财仗义的，还有受过他银钱、衣食许多恩惠反比傍人鄙薄詈咒更利害的，如玉听在耳内，到也都付之行云流水。只是家间穷困之至，虽减去了若干人口，上下还是二十多人吃饭。

天天典当，鬼混的过了一年有余。凡事总与苗三秃子相商，两人到成了个患难厚友。先时还指望拿住尤魁，后来亲自到州堂上，禀了几次。知州到也与他认真的责比差役，总无踪影。他把这拿尤魁的念头也歇了。

无如运气倒的人，这不好的事体，层层皆来。他母亲刚才亡过年余，他妻子洪氏又得了吐血的病；不上三两个月，也病故了，连棺木都措办艰难。到亏这苗秃子还有点打算，凡买过如玉产业的人，他便去说合，陆续也得够百十余两，苗秃子中也使用了些，才将洪氏发送在祖塋。

如玉虽说是穷了，一则是旧家子弟，二则又在少年，还有许多大家小户，要与他结亲，孰意他不自揣时势，还想要娶一个天字号的美人，将说亲者概行谢绝，日日东查西问的寻访。及至采访着某家女儿，才色双绝，他到愿意，人家又不要他。因此把婚姻也误下。

一日到泰安，向他旧伙计等要长支欠银，住了三四天，得了三两多银子，一千多钱，将一张三十两欠约，让那伙计抽去，算了一分不该。正还要寻别的欠银伙计，听得本州官吏接济东道；问了问，说姓杜名珊，四川茂州人，做过陕西长安县知县。他父亲虽早逝，常听得他母亲黎氏说，有个长安县知县杜珊做他父亲属员，亏空下一万多银子。布政司定要揭参，他父亲爱他才能，一力主持，暗嘱同寅各官捐助，完结亏项；又保举他后升了平阳府知府，临行与他父亲认了门生。今日听得名姓、籍贯相合，就动了个打抽丰的念头。急忙回家，与苗秃子相商。苗秃道：“你有这些好门路儿，闲尝从不和我说。既然尊大人在他身上有如此大恩，又是尊府门生，你如今到这步田地，开个口，至少也帮五百；就是一千两，也不敢定。”如玉道：“我平时那里想得起？若不是他昨日到泰安，做梦也梦不着他。

我今与你相商，趁他到咱们这地方，我那凑一分厚礼，与他送去；再拿个手本，向他门上人细说原委，或者有点想望也未可知。”苗秃道：“你这想算，都用的是下乘功夫。他衙门住扎在省城，离我们泰安不过两天多路，何难亲去走遭？你若在此地见他，他又是个客官，语言间就有许多可推脱处，总帮你也不多。依我主见，你竟等他公出回去后，写自己一个名讳手本；再另外哀哀怜怜写个恩恩照拂的手本，内中帮他完亏空、保举话，一字不可露出，只写先人某人，在陕西同寅，如今你穷困之至，求他推念先人奉上垂怜。至于凑办厚礼的话，徒费钱而且坏事。世上那有个极贫的寒士，拿得出厚礼来？到只怕你年幼，记得太夫人话未必真切，冒冒失失的认起亲来，反为不美。”如玉道：“这事至真至确。我固贫穷宁死不做伤脸的事。你方才的话，甚有机变。我们等他回去后，就雇一辆车，我还要烦你与我同去。”苗秃子道：“我就与你同去。总算上你与他没世谊，这游棍假名撞骗也干连不到我身上。”两人计议停妥，待了几天，济东道回去。

两人雇车同张华到省城，旅店安下，时时打听杜大老爷闲时，方才将手本投入号房。门上人拿入去，杜珊看了手本内情节，立刻开门请会。如玉从角门内入去。杜珊迎接到书房，行礼坐下。叙说起他父亲，杜珊甚是感念；又说到自己困苦，杜珊又甚怜悯。本日就留便饭，说道：“月前天雨连绵，官署内无一间房子不漏，刻下现在修补，实无地方留世兄住。且请到贵寓安息，弟自有一番措处。”如玉辞了出来，苗秃子在辕门外探头探脑的等候。如玉同他走着，说济东道如何相待，如何吩咐。苗秃道：“何如？你原是大人家，岂是寻常的拉扯？我若有你这些门路儿，也不知发迹到甚么地方了！”两人欢欢喜喜的回店，说了半夜，总都是济东道的话。

次日杜珊回拜，将如玉的名讳手本壁回，还了个年通家世弟帖。如玉着张华跪止，杜珊定要拜会。在店中叙谈了好半晌，方才别去。吓的一店客人，都议论羡慕不已；慌的店主和小伙计，不住的问茶水。苗秃得意到极处，只是在光头上乱挠。午后，又差人送来白米一斗，白面一斗，火腿、南酒、鸡鸭等物。如玉到也罢了，苗秃子是个小户人家，白花秀才，一生没见过个交往官府，看见火腿、南酒等物，不住的吐舌；和如玉说到高兴处，便坐不住，笑着在地上打跌。怕道台语说话，连街上也不许如玉闲行。他在店中陪着吃酒、唱小曲、说趣话，和中了状元的一般快乐。

到第四日，杜珊下帖请席。如玉又去。席间，杜珊细说本道一缺，出多入少；又值公私交困之际，不能破格相帮。临别，着家人托出十二两程仪。如玉大失所望，辞之至再。怎当得杜珊推让不已。如玉此时，觉得不收恐得罪他，收下甚是羞气；没奈何，只得收领拜谢。原来这杜珊初任知县时，性最豪侠，不以银钱介意，因此本族以及亲戚经年家来往不绝，食用为亦极奢侈。凡赠送人，必使其心喜回家。只几年，就弄下一万多亏空。藩司要揭参，幸得如玉父亲保全。屡次寄字亲友本家，告助亏空，无一个帮他一分一两。他才知道银钱去了，是最难回来的。自此后，任凭本族近支，以及至亲契友，想要用他一文钱，吃他衙门中一口水，比登天还难。由知县做至道台，虽二三斤肉，也要斟酌食用。前后行为，如出两人。此番是深感如玉父亲，方肯送这十二两。在如玉看得菲薄不堪；在杜珊看得还是有的大帮助。除了温如玉，第二人也不能叨此厚观。就是日前送那一分下程，都是少有的事。

如玉垂头丧气的出来，见苗秃子在仪门外，大张着嘴眺望。看见了如玉，忙跑向前，笑问道：“今日又有什么好话儿？”

如玉道：“言不得，真令人羞死气死！”苗秃着慌道：“不好！你这气色也不好！想是你语言间得罪下他么？”如玉道：“我有什么得罪他处？”就将送的银两数目，一边走一边说。苗秃笑道：“你少装饰！我不信。”如玉道：“我又不怕你抢了我的，何苦谎你？”于是将原包银两，从袖中取出，向苗秃眼上一伸道：“看，是十二两不是？”苗秃见上面有“薄仪”二字，将脚一顿，咬着牙骂道：“好禽娘贼！不但将你坑坏，把我苗三先生一片飞滚热的心肠，被二十四块寒冰冷透！”说毕，又蹙眉揉手，连连点头道：“罢了，罢了，我才知道罢了。”

两人回到店中，一头一个，倒在炕上睡觉。张华见此光景，也不敢问。如玉翻来覆去，那里睡的着？到二鼓时候，苗秃问道：“你可睡着了没有？”如玉道：“真令人气死！还那里睡的着？”苗秃道：“你明日再去禀谢禀见，求他一封书字，嘱托泰安州官诸事照拂你。他若与了这封书字，常去说些分上，那里弄不了几个钱？一个本管的大上宪，又与巡抚朝夕相见，泰安州敢说不在你身上用情？”如玉道：“我就饿死，也再不见这没良心慳吝匹夫！”苗秃道：“我还有一策，存心已久，只是不好说出。今见你如此奔波，徒苦无益，只得要直说了。天下事贵于自立主见。自己着贫无措兑，虽神仙也没法子。自己若有可裁处，就不肯低眉下眼向人家乞讨。尊府的住宅，前庭后院，何止七八层？只用将房子出卖，还不愁一二千两银子到手？”如玉道：“我也曾想及于此。首则先人故居，不忍心割弃；次则也没人买。”苗秃道：“讲到一‘买’字，不但长泰庄，便是泰安州，也没人买。谁肯拿上钱，到那边住去？若估计木石砖瓦拆卖，还可成交。你若为是先人故物，自己羞居卖房之名，你须知那房子止可遮风避雨，不能充饥御寒。常言说的好：有了治，没了弃。你日后大发财源，或做了大官，怕

修盖不起那样十处房子么？此事你若依了，我回家就与你办理。当汉子的，不必怕人笑话。世间卖房子的大人家，也不止你一个。救穷是第一要务，没得吃穿难受，这是老根子话。我再替你打算：房子卖后，也不在长泰庄住，只用二百两银子，在泰安城中买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儿，过起安闲日月来。你又不欠人的债负，有什么不快活处？将所有房价，或买地讨租，或放在人家铺中吃月利。世上赤手空拳起家的，不知有多少，何苦着本村人日逐指指点点，笑议你是憨哥儿、混账鬼？你想：我说的是不是？”几句话，说的如玉高兴起来，一蹶劣扒起，将桌子一拍道：“秃小厮快起来！你的话句句皆是。我的志念也决了！省的在这里受闷气，不如连夜回家办正事。”苗秃子也执起道：“城门未开，天明起身罢了。现放着老杜送的酒。我活了三十多岁，止吃过一次鸭子，还是在尊府叨惠。你可叫起张华，将他送的那两只鸭子白顿上，我饱饱的吃一遍，也好与你回去办事。”如玉道：“三更半夜，如何做法？到回家时，你将鸡鸭都拿去就是了。”苗秃道：“我们有火腿和变蛋，亦足下酒。”如玉便喊叫张华，收拾食物。张华见两人又眉欢眼笑，不是头前苦态，也测度不出他们的原故。直吃到天明。如玉着算还店账，又将道署送的礼物俱装在车内，一同起身。

离省城走了几十里，到一地方，名为试马坡。相传韩信做工齐王时，在这地方试过马。刚走到堡前，也是天缘凑合，从里面走出个人来，但见：

头戴四楞巾，却像从钱眼中钻出；身穿青绢氅，好似向煤窟内滚来。满面憨疤，数不尽三环套日；一唇乱草，那怕他百手抽丝。逢钱即写借帖，天下无不可用之钱；遇饭便充陪客，世上那有难吃之饭。任你极口唾骂，他只说是知己关切使然；

随人无端毆踢，反道是至交好胜乃尔。

真是烧不热、煮不烂的粗皮，砍不开、扯不破的厚脸！这个人姓萧，名天佑，字有方，也是个府学秀才。为人最会弄钱；处人情世故，到像个犯而不较的人。只因他外面不与人讨论，屡屡的在暗中谋害人，这一乡的老少男女，没一个不怕他。亦且钻头觅缝最好管人家闲事，就是人家夫妻角了口他也要说合说合，挨延的留他一顿便饭吃。若是大似此的事体，越发要索谢了。你若是不谢他，他就借别事暗中教唆人闹是非，三次两次还不肯放过，是个心上可恶不过的人。银钱衣物，送他就收，总要估计事体大小，心至得谢而后已。又好帮嫖诱赌，设法渔利。吃亡八家的钱，尤为第一。因此，人送他个外号，叫象皮龟；又叫萧麻子，为他脸上疤。故也。这日正从堡中出来，看见苗三秃子在车内，大笑道：“秃兄弟从何处来？”苗秃见是萧麻子，连忙跳下车来，也大笑道：“你是几时搬到这里的？”萧麻子道：“已经二年了。”如玉见他两人说话，也只得下车来。萧麻子指着如玉道：“此公是谁？”苗秃子道：“这是泰安州温公子，当年做陕西总督之嫡子也。”萧麻子深深打一躬道：“久仰，久仰。”又将两手高举道：“请！请到寒舍献茶。”如玉还礼道：“弟辈今日要赶宿头，容日再领教罢。”苗秃子也道：“我们都有事，暇时我还要与你叙阔。”萧麻子道：“温大爷与我初会，我实不敢高扳。你与我是总角朋友，怎么也是这样外道我？我实对你说了罢，我家茅庵草舍，也不敢居停贵客。敝乡从去年二月搬来一家乐户，姓郑，人都叫他郑三。这个亡八最知好识歹。他有个侄女，叫玉磐儿；一个亲生的女儿，叫金钟儿。这玉磐儿不过是温柔典雅，还是世界上有的人物；惟有这金钟儿，才一十八岁，他的人才真是天上碧

桃，月中丹桂，只怕仙女董双成还要让他几分。若说起他的聪明来，神卜管路还须占算，他却是未动先知。你这里只用打个哈欠，他那里就送过枕头来了。我活了四十多岁，才见了这样个伶俐俊俏、追魂夺命、爱杀人的一位小堂客。你陪公子随喜随喜去，也是春风一度。”如玉道：“承老兄盛情，只是弟孝眼未满，不敢做非礼的事。”苗秃笑向如玉道：“你也不必太圣贤了。既然有他两个令妹在这里，我们就暂时坐坐何妨？”萧麻子笑道：“你这秃奴才，又说起其诸异乎人的话来了！”

如玉却不过，只得同去走走。到堡内西头，才是郑三的住处。瞧了瞧，都是砖瓦房子，坐东朝西的门楼。三人揖让人去。郑三迎接出来，到如玉、苗三前请安；又问明姓氏。地方，让到北庭上坐。如玉到庭内，见东西各有耳房；庭中间放着八把大漆椅；正面一张大黑漆条桌，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驼骨寿星；东边有三尺余高一个大蓝磁花瓶；西边一个大白磁盘，盘内放着些泥桃泥苹果之类；上面挂着一面牌，都用五色纸镶着边儿，中间四个大紫红字是“蓝桥仙境”；牌下挂着百子图画一轴；两傍贴着对联一副，上写道：

室贮金铁十二，门迎朱履三千。

三人坐定，只听得屏后有笑语之声。转身后面，走出个妇人来，身穿元青纱氅，内衬细夏布大衫，葛纱裙儿。五短身材，紫红色面皮；五官儿到也端正，只是上嘴唇太厚些；到缠了一双小脚，大红缎鞋上绣着跳梁四季花儿。走到庭中间，笑着说道：“与二位爷磕头。”说着，将身子往下弯了弯，忙的苗秃子连忙扶住道：“快请坐，劳碌着了，到了不得。”妇人就坐在萧麻子肩下，问了如玉并苗秃的姓氏。如玉道：“你的大号，

就是金钟儿么？”妇人道：“那是我妹子。我叫玉磐。”萧麻子道：“怎么不见他出来？”玉磐儿道：“他今日身子有些不爽快，此时还没有起，再待一会管情收拾了出来。”萧麻子道：“此时还未起，必定是昨晚着人家棒伤了。”玉磐儿笑道：“你真是瞎说！这几天鬼也没见个来。”萧麻子道：“你休谎我。我是秦镜高悬，无微不照。”苗秃道：“这是你的家务事，你心上自然明白。”萧麻子道：“你若欣羨这条路儿，你就入了行罢。他家中正少个打杂的使用。”

正说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厮托出一盘茶来。玉磐儿先送如玉，次送苗秃，自己取了一杯坐下。萧麻子道：“你这小奴才，到我跟前就不送了。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只用寻些发大来迟的好春药，再吃上一二钱人参，将你三婶子按倒，那就是我出气的时候了。”玉磐儿恰待回言，苗秃道：“玉姐，你不必和他较论，都交在我身上。他按倒你婶子，我就搂住他姑娘。咱们是冤各有主，债各有头。”萧麻子笑骂道：“这奴小厮，真是狗期里拉出来的，说的都是犹舐（豸巴）儿话。”

四人正在说笑中间，觉得一阵异香吹入鼻孔中来。少刻，见屏风后又出来个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身穿红青亮纱氅儿，内衬着鱼白纱大衫；血牙色纱裙子，镶着青纱边儿；头上挽着个盘蛇发卷，中间贯着条白玉石簪儿；鬓边插着一朵鲜红大石榴花；周周正正极小的一双脚，穿着宝蓝菊压海棠花鞋；长挑身材；瓜子粉白面皮，脸上有几个碎麻子儿；骨格儿甚是俊俏；眉稍眼底，大有风情。看来是个极聪明的人。入的门来，先将如玉和苗秃上下一看，于是笑嘻嘻的，先走到如玉面前，说道：“你老好！我不磕头罢？”如玉连忙站起道：“请坐！”苗秃接口道：“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又向苗秃虚让了一句，袅袅娜娜的坐在玉磐儿肩下。萧一麻子将如玉的家世表扬。

金钟儿听了满面上都是笑容，只因如玉少年清俊，举动风流，又是大家公子，心上甚是动情，眼中就暗用出许多套索擒拿。如玉是个久走嫖行的人，差不多的妇女，最难上他的眼，不意被这金钟儿语言眉目就混住了，从午间坐到日色大西，还不动身。急得张华和车夫走出走入，在如玉面前站了几次，又不敢催促；与苗秃子不住的递眼色，苗秃又是随缘度日的人，他且乐修次活了一刻是一刻，那里肯言语？萧麻子推故净手，走出来向郑三道：“温公子这个雏儿，也还充得去。银钱虽多的没有，家中的东西物件还多。日色也迟了，你与他随便收拾几样菜儿，我替你留下他罢。将来若杀不出血，我打发他走路，缠绞不住你。”郑三道：“我见他穿着孝服，万一留不住，岂不白费酒饭？”萧麻用扇股在郑三头上打了一下道：“你这老亡八，真是一毛不拔！就算上留不住，与你两个孩子们吃吃，他们也好有心与你弄钱。”苗秃在背后插嘴道：“就与你吃些儿也好。”三人都笑了。萧麻子道：“你这秃小，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走来？”又问道：“他身上有现成稍没有？”苗秃伸了两个指头道：“栏干数，是济东道送的。他身边只怕还有些，也没多的了。”萧麻子向郑三将手一拍道：“何如？上门儿买卖，你还不会吃？”郑三连忙去后面收拾去了。

萧麻子又问苗秃道：“这温公子，我也久闻他的大名，你与他相交最久，他为人何如？”苗秃道：“是个世情不透露的憨小厮。若有了钱，在朋友身上最是情长，极肯帮助人。”萧麻道：“我闻他年来也甚是艰苦。”苗秃道：“比你我还难。目今只用一半月，又是财主了。”随将他要卖住房话一说，萧麻子连连作揖道：“事成之后，务必将哥哥也拉扯一把儿。苗秃道：“自幼儿好弟兄，还用你嘱咐？他如今‘赌’之一字，勾引不动了。我看这金钟儿，又是他这一处住房的硬对头。他

若看不上眼，体说试马坡，便是蓬莱岛，也留他坐不到这个时候。”两人说笑着入庭房来。

如玉站起道：“天色也想是迟了，我去罢。”萧麻子大笑，向苗秃道：“你看，做老爷们的性儿，总不体贴下情。”又指着金钟儿道：“我方才在后边见你父亲雨淋漓，在那里整理菜蔬。穷乐户人家，好容易收拾这一顿饭！”金钟儿听一得收拾饭，就知是必留之客了，笑盈盈的向如玉道：“大爷要走，也不过为我姊妹粗俗，心中厌恶。这也容易，离我这里二十里，有个黑狗儿，人才甚好，只是脚欠周正些。世上那有个全人？我们与大爷搬来，着他服伺几天。就是我家饭不但吃不得，连看也看不得，只求大爷将就些，也算我姊妹们与大爷相会一场。大爷也忍心不赏这个脸？”如玉道：“你休罪我。我实为先母服制未终，恐怕人议论。”苗秃道：“你居丧已一年多，如今不过是几个月余服未满。咱们泰安绅衿家还有父母一倒头就去嫖的，也没见雷劈了七个八个，人家议论死三双五双。”如玉笑道：“你又胡作弄我！”玉馨儿道：“我也不是在大爷面前说话的人，只是既已至此，就是天缘。我这金妹子，也是识人抬举的，还求把心肠放软些罢。”如玉已看中金钟儿，原不欲去；又教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越发不肯去了。掉转头笑向苗秃道：“只怕使不得。”萧麻子道：“有什么使不得？此刻若去了，于人情天理上倒使不得了。”

说着，打杂的将一张方桌移在庭中间，摆了四碟小菜，安下五副杯筷，又拿来一大壶酒。众人让如玉正坐。如玉要与苗秃同坐，苗秃死也不肯，只得独自坐在正面。萧麻子在右，苗秃在左，玉馨、金钟儿在下面并坐相陪。少刻，端上两盘白煮猪肉，两盘煎鸡，两盘炒鸡蛋，两盘调豆腐皮。看着是八盘，究竟止是四样。北方乐户家，多有用对儿菜，也是个遇物成双

之意。金钟儿道：“我们这地方，常时连豆腐都买不出。二位爷休笑说，多吃些儿才好。”苗秃道：“说到吃之一字，我与萧麻子包办，到不劳你悬心。”五个人诙谐调诚，盪去杯来。张华同车夫，也在南房中吃饭，郑三老婆陪着。

如玉等吃到点灯后，方将杯盘收拾去。萧麻子道：“我如今长话短说罢，我今日就是冰人月老。温大爷着金姐陪伴，苗三爷着王姐陪伴。”苗秃子暖的笑了，将脖项往下一缩，又向萧麻子将舌头一伸，道：“我一个寒士，这缠头之赠该出在那里？”如玉道：“这都在我。”苗秃又道：“虽然如此，还不知人家要我不要。”说着，又看玉罄儿的神色。萧麻子道：“不用你看，我这玉姐，真正是江海之大，不择细流。你若到高兴的时候，舍了小秃子，用起大秃子来，这玉姐就不敢要你了。”如玉大笑。金钟儿略笑了笑，玉罄儿将头一低，苗秃子不由的脸红起来，说道：“我不过两鬓边少点头发，又不是全无。你每每秃长秃短，不与人留点地步，真是可怒！”萧麻子大笑道：“你今晚正是用人才的时候，是我语言不看风色了。”我将来自有好话儿帮衬你。”说罢，彼此道了安置，如玉在东房，苗秃在西房，各做嫖客。萧麻子回家去了。正是：

穷途潦倒欲何投，携友归来休便休。
试问彩云何处散，且随明月到青楼。

第四十四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词曰：

嫖最好，密爱幽欢情袅袅。恨杀银钱少。

无端欣逢契友，须索让他交好。倾倒花瓶人去了，水溢花娘恼。

右调《长命女》

话说温如玉在郑三家当嫖客，也顾不得他母亲服制未满，人情天理上何如，一味里追欢取乐。却好他与金钟儿，正是棋逢对手，女貌郎才。两个人枕边私语，被底鸳鸯，说不尽恩情美满，如胶似漆。就是这苗秃，虽然头秃，于温存二字上，甚是明白。玉簪儿虽不爱他，却也不厌恶他。两个人各嫖了三夜。如玉打算身边只有十二两六钱来的银子，主仆上下茶饭，以及牲口草料，俱系郑三早晚措办，若再住几天，作何开发？花过大钱的人，惟恐被人笑话；就将那十二两程仪，做了他与苗秃

的嫖资；剩下盘费银六钱，赏了打杂儿的；要与郑三说明，告辞起身。苗秃子私心，还想嫖几天，怎当得如玉执意要回去？郑三家两口子，虽然款留，也不过虚尽世情；知他银子已尽，住一天，是一天的盘搅。这金钟儿心爱如玉，那里肯依？又留的住了两天，相订半月后就来，方准回家。玉罄儿怕叔婶怪他冷淡客人，也只得与苗秃叮咛后会。临行时，金钟儿甚是作难，和如玉相嘱至再分别。

两人在路上，不是你赞金钟，就是我夸玉罄，直说笑到泰安。一到家，就催苗秃去泰安寻买房子的人。来来往往，也有人看过几次；争多嫌少，总不能成。苗秃子内外作合，鬼混子二十多天，还是木行里买，言明连砖瓦石条，与如玉一千四百两，苗秃子暗吃着一百五十两。如玉定要一千六百两，苗秃子急得了不得，时时劝如玉道：“你要看破些罢，如今的时候艰难，耽隔了这个机会，将来不但一千四，就是一千二，还怕没人出哩！我倒满心里着你卖一万银子，其如势不能行何？难道我不向你，倒向外人不成？”如玉被他缠不过，又减要了五十两。

正在争论之际，只见张华入来说道：“试马坡的郑三，差人请大爷来了。还有两封书字，一封是与苗三爷的。”如玉接在手内，拆开和苗秃子笑着同看。见一张红纸上，写着绝句一首道：

莲花池畔倚回廊，一见莲花一恨郎。
郎意拟同荷上露，藕丝不断是奴肠。

傍边又写着三个大字：“你快来。”上写“书请温大爷移玉”；下面落着名字，是“辱爱妾金钟儿具”。书内又有小荷

包一个，装着个珧琅比目鱼儿；闻了闻，喷鼻儿香。又拆开苗秃书字，上面也是一首绝句，写道：

君头光似月，见月倍伤神。
寄与头光者，应怜月下人。

傍写“俚句呈政可意郎苗三爷知心”；下写“薄命妾玉馨儿摇尾”。如玉看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的叫妙不绝。苗秃子将诗扯了个粉碎，掷于地下。如玉见他面红耳赤，动了真怒，也就不好意思再笑了。向苗秃道：“我们还得与他一封回字。”苗秃道：“我无回字。”如玉道：“和你商酌：这来的人，难道教他空手回去？我意思与他一两银子，你看何如？”苗秃道：“一两的话，亏你也说的出来！至少与他一百两，才像做过总督家的体统。”如玉道：“你这没好气，在我身上煞放怎么？”苗秃道：“你在嫖场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像这一行的人来，不过与他一顿饭吃，十分过意不去，与他三二百盘费钱；若东的一两，西的一两，他们吃着这个甜头儿，婊子本不愿意与我们写书字，他还恳求的教写。你头一次与过一两，后一次连五钱也不好拿出。况日日支应亡八家的差人，也嫌晦气。打发的少不如意，他回去就有许多不好的话说。”如玉也不回答，一面吩咐张华收拾三荤两素的酒饭，管待来人，自己取出一张泥金细笺纸，恭恭敬敬的写了回字。又寻出一条龙头碧玉石簪儿，系他妻子洪氏故物，包在书内。想算着家中还有二千来钱，难做赏封，着张华拿钱换了一两银子，包好，上写“茶资一两”，余外又与三百钱盘费。苗秃见他如此慎重，想了想将来还要与王馨儿相交，形容的不好看。只得烦如玉与他写回书，也要求件押包的东西。如玉批

评他道：“你三四十岁的人，连个萧麻子和你顽，你也识不破。你想，玉喜儿怎么不识好歹，也不肯烦人做这样诗，打趣你。你还要在朋友身上使头脸。”苗秃连忙杀鸡拉腿，认了不是。如玉与他写了四字，又寻出一付镀金耳环填在书内。将郑三家打杂人胡六叫人来，细问了一回，许在五日内定去，又留他住几天。胡六道：“家中没人，小的就回去罢。金姑娘还不知怎么盼望回信哩。”苗秃子慌忙将赏银并书字付与，又嘱咐替他都问候。胡六叩谢出去。

苗秃道：“无怪乎婊儿们个个爱你，你实是内才外才俱全的人。那日临别时，金钟儿分明是对着我与萧麻子，怕我们笑话。他那眼泪汪汪的光景，差些儿就要放声大哭。你原说下几天就去，到如今二十多天，不知这孩子想成怎么个样儿了。你今日又许下五日内就去，房子又不成，可怜这孩子一片血诚，只和付之流水罢了。”如玉道：“我心上急的要去，无如房子不成。”苗秃道：“你只知房子一千四百两不卖，你那里知买房子人甘苦？你是何等聪明，甚么事儿欺的了你？年来木价甚疲。他买下房子，又要雇人拆，又要搬弄砖瓦，又日日出工钱、茶饭，又要雇车骡拉到泰安城，慢慢的三根椽、两条檀，零碎出卖。再若是借人家的银子，出上利钱，还不知是谁赚，是谁赔哩！分明遇着这几个瞎眼的木行。若是我，一千二百两也不要他。我只怕小人们入了语，木行里打了反悔鼓，这试马坡不但你去不成，连我也去不成了。”如玉到瞪着眼，沉吟了一会，将桌子一拍道：“罢！就是一千四百两罢。我也心忙意乱了，只要与他们说明：等我寻下住处，方可动手。”苗秃道：“我若连这一点儿不与你想到，我还算个什么办事的人？我已与他们说过，譬如今日成交，明日就与你五百两，下余九百两，两个月内交还与你。立一张欠帖，你只管慢慢的寻房。刻下或是

住前院或住后院，其余让他们拆用，好陆续变价，与你交银。

“如玉道：“就是这样甚妥。银子成色，定十足。”苗秃道：“何用你说？我此刻就去见话，今日就与他们立了契罢。万一变了卦怎了？”

于是走去，立刻将木行人叫来。两家各立了凭据，果然本日便兑了五百银子。如玉谢了苗秃二十两，就托他去泰安寻房。苗秃道：“我也不在这长泰庄住了。”如玉道：“我正有此意，须寻在一条巷内方好。你且和我到试马坡去，回来寻房也不迟。”苗秃道：“你的房子，非我的房子可比。也要不大不小，像个局面。事体贵于速办。你想一想，一头住着，一头人家拆房，逐日家翻上扬尘，对着本村亲友，有什么意思？”如玉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极是。我独自去罢。那里还有萧大哥相陪，我还要买点东西送他。”苗秃道：“送他水礼，不是意思。到是袍料或擎料罢了。我们藉重他处多哩！”如玉道：“我知道了。”忙忙的收拾安顿，连夜雇车向试马坡来。本村人见如玉如此行为，夜晚与他们门上贴了四句俗话道：

败子由来骨董，有钱无不走汞。
试看如玉嫖金，都是祖宗椽檀。

到次日午后，离试马坡十数步地，看见一人，面同秋月，体若寒松，布袍革履，翩翩而来。如玉在车内仔细一看，呵呀了一声，连忙跳下车来，打恭道：“冷先生从何处来？”于冰亦连忙还揖笑问道：“尊制想是为太夫人亡故了。”如玉道：“自别长兄，叠遭变故，真是一言难尽。此堡内有我个最相好的朋友，他家中也还干净。长兄可同我去坐坐，少叙离索之情。”于冰道：“甚好。但不知是个甚么人家。”如玉道：“是个

读书人家。”于是两人携手同行，车子后随，到郑三家来。

郑三迎着问候，又到于冰前虚了虚。于冰便知是个混账人家；又不好立即避去。只见院中一个小女厮喊叫道：“二姑娘，温大爷来了！”如玉让于冰至庭内，彼此叩拜坐下。又见东边房帘起处，走出个少年妇人来，看着如玉笑道：“你好谎我！去了就不来了。”如玉站起来道：“只因家里穷忙，所以就耽迟了几天。”又问如玉道：“这位爷是谁？”如玉道：“这是我好朋友冷大爷，此刻才遇着。”金钟儿复将于冰上下一看，见虽然服饰贫寒，却眉清目秀，骨格气宇与凡传大不相同，不由的心上起敬，恭恭顺顺的磕下头去。于冰扶起，心里说道：“这温如玉真是禽兽！母丧未满，就做此丧良无耻之事。”随即站起告别。如玉那里肯依？金钟儿道：“这是我出来的冒昧了。”于冰再看如玉，见他爱敬的意思着实诚切，亦且嘻嘻哈哈，与不知世事的一小娃子相似；又见他衣服侍从，也是个没钱的光景，心上又有些可怜他，只得回身向金钟儿道：“你适才的话，过于多疑，我到不好急去了。”又大家坐下。

正言间，转身后面，玉磐儿走出到如玉前叙阔，将于冰看了一眼，也不说声磕头活，就坐下了。如玉道：“才来的号玉磐。”指着金钟儿道：“他叫金钟。”于冰笑道：“到都是值几个钱的器物。”

须臾，拿上茶来。如玉道：“冷大爷不动烟火食，我替代劳罢。”又向玉磐道：“苗三爷着实问候你。”于冰问如玉道：“公子为何不在家中，却来乐户家行走？”如玉长叹道：“说起来令人气死、恨死、愧死。”就将遭叛案、遇尤魁、母死妻亡的事，说了一遍；又问于冰动静。于冰支吾了几句，又起身告别。如玉拂然道：“小弟不过穷了，人还是旧人，为何此番这样薄待小弟？况一别二三年，今日好不容易会面，就多坐几天，

也还是故旧情分。”于冰笑道：“昔日公子富足时，我亦未尝乞怜。只因有两个朋友。要去寻访。”如玉道：“可是连、金二公么？”于冰道：“正是。”如玉道：“为什么与老长兄分首？”于冰道：“我们出家人，聚散无常。他两个也只在左近，须索看望。”金钟儿见如玉十分敬重于冰，也在傍极力的款留。于冰坚欲要去。如玉道：“小弟昔时，或有富贵气习，待朋友处，如今备尝甘苦。长兄若将今日的温如玉，当昔日的温如玉，就认错小弟了。”于冰听了他这几句话，又见他仙骨珊珊，不忍心着他终于堕落。听他适才的话。像个有点回头光景，复行坐下。郑三人来说道：“请大爷同客爷到亭子上坐。此处甚热。”如玉听了，便代做主人，拉于冰同去。不想就在他这庭房东边一个角门入去。里面四围都是土墙，种着些菜；中间一座亭子，也有几株树木，和些草花。于冰见正面挂着一面牌，上写“小天台”三字；上挂着一副木刻对联道：

传红叶于南北东西心随流水，
系赤绳于张王李赵情注飞花。

于冰看罢，大笑道：“到也说的贴切。”又见桌椅已摆设停妥，桌上放着六大盘西瓜、苹果、桃子等类。如玉看见大喜，让于冰正坐，自己对面相陪。金钟、玉罄坐在两傍。于冰见已收拾停妥，也随意用了些。

少刻酒肉齐至，比前一番相待丰盛许多。如玉见郑三人来，说道：“我与萧大爷带来宝蓝绞丝袍料一件，缎鞋袜一双，烦你家胡六同张华送去。”郑三道：“小的同张大叔送去。萧大爷从前日往大元庄去了。”如玉道：“你去更妥。”于冰又要告辞。如玉道：“长兄再不可如此，我还有要紧话请教。”金

钟儿接说道：“我们原是无流人家，留冷大爷，就是不识高低。今日光已落下去，此地又无店住客；和温大爷长谈，最是美事。”

“玉馨儿也道：“我们有什么脸面？千万看在温大爷面上罢。”

“于冰大笑道：“今日同席，皆我万年想不到事。你两个相留，与温公子不同，我就在此住一夜罢。”如玉方才欢喜。于冰道：“公子年来，气运真是不堪，未知将来还有甚么事业要做？”

如玉道：“在老长兄前，安敢不实说？小弟于富贵功名四字，未尝有片刻去怀，意欲明年下下乡场，正欲烦长兄预断。”

于冰道：“科甲二字，未敢妄许。若讲到功名富贵，公子自有一番惊天动地的施为。异日不但拜相，还可位至公候。”

如玉大笑道：“长兄何苦如此取笑人？”

于冰正色道：“我生平以相面为第一艺，尝笑唐峰柳庄论断含糊。细看公子气色，秋冬之间还有些小不如意；明年秋后，必须破财，见点口舌，过此即入佳境。若欲求功名富贵，必须到远方一行。”

如玉道：“小弟久欲去都中走走，未知可否？”

于冰道：“都中去更好。”

如玉道：“几时起身为吉？”

于冰道：“日子不必预定。公子几时到极不得意处，那不是起身的时候了。到那里不必你寻我，我还要寻你，助你之一臂之力，保管你吐气扬眉。”

如玉大喜相谢；又问富贵功名，到都中怎样个求法。于冰道：“临期自有意外际遇，此刻不必明言。”

玉馨、金钟儿也要求于冰相相面，于冰都说了几句兴头活。

四人坐谈到定更时，如玉笑道：“老长兄正人君子，小弟有一秽污高贤的言语，不知说得说得不得？”

于冰道：“你我知契，就说不是何妨！”

如玉道：“长兄游行天下，这情翠偎红的话，自然素所厌闻。今晚小弟欲与长兄破戒，教这玉馨姐陪伴一宿，未知肯下顾否？”

于冰道：“我正有此意。只是一件，我与这玉卿无缘，你若肯割爱，到是这金姐罢。”

如玉大

笑道：“长兄乃天下奇人，金姐恨不得攀龙附凤。但风月场中，说不得戏言。”于冰正色道：“我从几时是个说戏言的人？”如玉见于冰竟认真要嫖，心中甚是后悔自己多事。又因于冰是他最敬爱的人，就让他一夜，也还过得去。又笑向金钟儿道：“你真是天大的造化！”金钟儿偷瞅了如玉一眼，随即也不说了，也不笑了，做出许多抑郁不豫之态。于冰但微笑而已，向如玉道：“我一生性直率，既承公子美意，便可早些安歇，明日还要走路。”如玉道：“极好。”于是一同起身，到庭屋院来。如玉又暗中安慰了金钟儿几句。金钟儿道：“你也该达知我父亲一声。”如玉道：“我自然要说。”

于冰走入东房，只见帘幕垂红，氍毹铺地，摆列着桌椅箱柜，字画满墙。炕上堆着锦被，炉内偎着名香，甚是干净。玉罄儿告辞去了。如玉还在炕上坐着说笑。于冰道：“公子请罢，我要睡了。”如玉方才出去。于冰将门儿关闭，亲自从炕上拉过被褥来铺垫，将衣服鞋袜，都脱在炕后，往被内一钻，向金钟儿道：“我先得罪你罢。”金钟儿笑道：“只管请便。”心中思忖道：“这姓冷的这般情急，必定床事上利害。若承受不起，该怎处？”

要知这金钟儿，是个最有性气、可恶至极的婊子。第一爱人才俊俏，第二才爱银钱。他若不愿意的人，虽杀他两刀，他也不要。郑三家两口子，也无如他何。只因他看于冰衣帽虽然贫寒，人物清雅风流，强似如玉四五倍。看年纪又不过三十内外人。只因知道他不能久留，温如玉是把长手，所以头前才做出许多不愿意的光景，捆缚如玉。究竟他心上，急愿与于冰款洽。今见于冰先睡了，他便连忙在妆台前，拂眉掠鬓，卸却管环；在后炕换了睡鞋，将衣服脱去，喜喜欢欢的钻入被来。只见于冰面朝上睡着，不言不动。先用手在胸前一搭，觉得冷如

冰铁；又往肚上一摸，也是如此；推了推，也不言语；仔细一看，见于冰嘴内流出水来，心上甚是怪异，急急的问道：“你是怎么样？”只见于冰大睁着眼，只往顶棚上看。连忙又用手推摇，听得肚内响动起来。少刻，见于冰将嘴一张，有碗口粗细一股水，从日内咕突突冒将出来，吓的金钟儿神魂俱失，也顾不得穿裤子，披上衣服，跳下炕来，将门儿开放。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叫道：“你们快来！冷大爷不好了。”众人还都未睡，一齐跑来问道：“是怎么？”金钟儿用手向房内指道：“你们快看去，了不得了！”众男女抢入房来看视，不见于冰，止见被内高起，像个有东西在内。忙用手掀起一看，原来是他的家庭屋桌上摆着的大蓝花瓶，有三尺余长，睡在褥子上面；将一床被褥，被水内外湿透。

金钟儿急挝着穿裤子，然后从头至尾，说了一番。一家儿大为惊怪，把一个温如玉乐得拍胸鼓掌，不住的哈哈大笑。金钟儿道：“不知从哪里领来一个妖魔，将我一床好被褥坏的停停当当，还不知笑的是什么？”如玉越发大笑道：“坏了你的被褥，我赔你的。我今日见他答应着要嫖，我就疑心他不是这样的人。不想果然。”说罢，又大笑起来。郑三道：“快打灯笼，寻不寻，藏在那里去了。”如玉道：“不用寻，我知道他去了。”郑三道：“大门锁着，他往那里去？”如玉笑道：“你这几间房屋门户，算了甚么？”就将于冰在他家如何顽耍戏法，如何从大磁罐内走去，今日替换一个花瓶，不过是他唾了一口的本事，值得甚么？说罢，又笑起来。众男女听了，皆吐舌惊奇。郑三道：“大爷该早和我们说知，像这样奇人，该另外加敬才是。”金钟儿道：“还加敬什么？你们只看，把炕上的毡也湿透了。就是会耍戏法儿，也不该这样害人。我又没得罪了他。”如玉越发笑的不止。郑三道：“你们同我来，到底要大家寻

寻。”于是打了灯笼，先照庭内。见正面花瓶，果然不见了；几枝莲花，也丢在了地下。又里外寻找了个遍，那里有个冷于冰的影儿？一家子见神见鬼，吵乱了半夜方歇。正是：

萤火休言热，冰虫莫语寒。
不知天上客，犹作世人看。

第四十五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词曰：

游赏却逢魔，肯把清操羨绮罗？勘破个中情与事，叱喝何惧，此身受折磨。

救友遇仙客，聊借谦抑作解和。指授天罡着落处，情多一任，朝夕细揣摩。

右调《南乡子》

话说冷于冰将花瓶移入金钟儿被内，借水遁出了试马坡，顷刻即到了琼岩洞门口。用手一指，门儿大开，走将入去，大叫道：“连、金二位贤弟那里？”叫了几声，不见答应。于冰道：“想是两人都睡觉么？这如何修得成？”走到石堂内，见有几件衣服，丢得东三西四。忙到后洞看视，米也没一粒了，只有绳索、斧头等物，心上甚是惊诧。回到前堂坐下，思想了一会，大声长叹道：“我云来雾去，看望他们最易，何必拘定

三年？此必是出洞砍柴取水，被异类伤了性命；或因米尽，到别处去就食。”不由的满怀痛悼，泪滴衣襟。又想到：“或者是他们受不得清苦，下山另做事业。”又想：“金不换还有二三分信不过，那连城璧是个斩头沥血的汉子，断不至坏了念头。“思来想去，心上甚是不宁。猛想到碧霞宫、玉皇庙二处，立即差超尘、逐电，分行查报。

等至五更后，两鬼先后回覆。言细问各山庙上神，从未见他二人行走。逐电道：“小鬼回来时，遇本地山神，问知连城璧数日前还在山前山后来往，近日未见行走。”于冰道：“如此说，城璧性命还在。”收了二鬼，算计找寻地方。

直到天明，猛抬头见石堂左壁上隐隐有些字迹。急忙走到墙下一看，原来山中无笔墨，乃是用石头在石墙上写的。于冰目力虽佳，昏夜那里看得见？只见上写道：

弟等从嘉靖某年月日，在此洞与大哥分首，至今苦历寒暑三十九个月。大哥原说米尽即来，今未尽四个多月，日食草根、树皮，总不见大哥来。是立意绝我二人也！本月初六日，金三弟出洞，寻取食物，不知所之。弟在本山前后，找寻四日，杳无踪迹。大要为虎豹所伤，言之肝肠崩裂，痛不欲生。今留弟一人，甚觉凄凉不过，于本月十一日出洞，去湖广衡山，寻访大哥。又恐大哥无意中游行至此，故于两边石墙上，各写此话。

下写“弟城璧顿首”。于冰看罢，一喜一愁。屈指打算：“本日是七月二十一日，城璧才去了十天。我且去衡山找寻。若金不换改了念头，不别城璧而去，此人尚何足惜！”想罢出洞。用符咒封了洞门，架云光飞上太虚。

再说连城璧自出琼岩洞后，他独自便赴衡山。喜得他修了

三年有余，精力日增。讲到凝神炼气，他真是百倍纯笃，因此他三五日不吃不饥，即多食亦不甚饱。他只七八天，便到了武昌，还要随处游玩山水。

一日从虎牙山下经过，心里想道：“我何不入此山游走一番，也是出家人分内事。”一步步走上山来。起初离川面相近，还有些人家；两三天后，便通是些层岚峭壁，鸟道深沟。这是七月尽间时候，山中果食甚多，随地皆可饱食。又仗着有于冰传授护身、逐邪二咒，每晚或在山湾，或在大树下打坐。那日早间，攀藤附葛，走过了四五处峰头，见山峰下一条路径，甚是奇异：一株桃，一株柳，和人栽种的一般。又走了一会，见前面方方正正一块山地，四周围都是异树奇葩，参差掩映；禽声鸟语，啼唤不休。即至走到中间。见半山坡中，有一个洞门，半开半闭。城壁作念道：“这里面必有神仙。我修行六七年，或者今日得遇高人，亦未敢定。”走到洞门前，向里一望，觉得黑洞洞的，一无所有。又听了听，里面的风声、水声，与雷鸣、牛吼相似。不敢轻易入去，折了一枝大树条，用手探下去，试着不过三尺多深，就是平地。城壁本来胆气最大，今又修炼了这几年，越发胆气大了，将身子向洞口中一跳，用脚踏了踏，都是些石头台阶；走了下去，听得风声更大，又像有水来的光景。再听时，澎湃击搏之声，甚是惊人。又走了几步，都是上去的台阶；摸摸揣揣，上有二丈余高，方是平地，觉得冷气逼人。隐隐见前面有碗口粗细一个亮孔。走了半里多路，方到跟前，原来也是个洞门。不想那风声、水声，都是这个门子里送出去的。走将出去一看，原来另是一个天地。对面有白石桥一座，桥下从西往东，流着一股水，不过有五六尺宽。过了桥，西边一带，松柏森列。低头觑了觑，见里面有石墙拦阻，并无道路。东边有一条石砌的阔道，花木成行，看去湾湾曲曲，又

不知通到那个地界。正中间，有两扇石大门，石门内立着招凉石屏风一架。城璧道：“我且入这中门去。”

走入门内，转过石屏，见院子甚宽大。两傍各有几间石房，房子也与别处洞房不同，上面都有石窗棂，裱糊着红纱绿纱不等。门上珠帘掩映。石房外面，尽是石拦干围绕，雕刻着山水人物，甚是精巧。院内有大树两株，树叶尽皆金色，其大如斗。树头上云蒸雾涌，似有神物栖止。正面大石殿三间，中间楷书大字，镌着“骊珠似府”。窗棂榻扇，俱皆玲珑透露，倒垂着翠羽明帘，甚是华美。城璧听了听，寂无人声。于是大着胆子，先走入正殿内一看，见四面悬着八粒明珠，各有一寸大小，大抵皆灵蚌神胎，编星照乘之类；晶莹闪烁，可与日月同明。正面摆着水波纹大天青石几案一张，上面悬着一轴麻姑画，画的风鬟雾鬓，潇洒多姿。两边挂着赤英石对联一副，字若蝌蚪之形，一个也识不得。几案前有攀龙乾碧罗汉石床一枝，床上铺着五彩洋绒缎褥，有一尺余厚。床前一张大雪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个红玉石新玉旧做碎碾转枝莲茶盘儿，茶盘内有银晶茶盃四个。桌子两傍，放着玄山石椅四把，也铺着洋绒垫儿。东边又是一枝八板七宝转关床，床架上鲛绡帐幔，斜控着一对玳瑁钩儿。西边墙脚下，又是一张雕刻瑶叶石长条几，几上摆列着宝鉴金钗珊瑚树、榴盘等物。墙上一幅大横条，画着一条乌龙，蜿蜒白云之内；双睛回视，勃勃欲生。城璧看了，心下沉着道：“琼宫贝阙，美玉明珠，原是神仙享用的，只是这鹤绫鸳绮的被褥，却太艳丽些了。”走下来，到各房中看视，见箱柜桌椅，盆碟碗罐，凡人世间所应用者，无物不备。吃食东西有青精玉悄、腹腴鹤跖，酒有醪醪、桑落、椒桂、浮罗，无限珍品之物。外面背阴墙上，挂着许多山禽、野兽、鳞介之属。城璧心疑道：“神仙们吃酒则有之，难道神仙也吃肉么？仔细

看来，此地绝非佳境，不如早出去罢。”又瞧了瞧，西边还有个小门儿，大要通着后洞。

正欲出去，猛听得洞外有笑语之声，连忙回来，跑入一间小些的石屋偷看。只见四对绛纱灯相引，是为洞外黑暗之故。中间两个美人：一个有三十四五年纪，生得修眉凤目。檀口朱唇，袅袅婷婷，大有韵致；后边一个，生得更是齐整，年约十八九岁，蛾眉星眼，玉齿朱唇，面若出水芙蓉，身似风前弱柳，湘裙飘荡，莲步移金，真是千般婀娜，万种妖饶。两人还是古来妆束，头挽玲珑蛇髻，身穿大袖绡衣；跟着三四十个侍女。洞后又出来四五十妇女，嘻笑迎接。觉得兰麝冰桂之香，透入肺腑。须臾，两个妇人到殿内去了，侍女卷起珠帘。见两人东西对坐，叙谈闲话。只见那少年妇人，虽是说笑，眉目间常带些犹豫不足之态。又听那中年妇人说道：“妹儿要放开怀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若说寻个肉眼凡夫，何难千千万万？若寻个有仙风道骨的配合，原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况又要好人才，好汉仗。十全的能有几个？日前我到安仁县舍利寺，看望赛飞琼的女儿梅大姑娘，他竟是个有志气的娃子。因他母亲被雷火珠打死，他时时要报仇，题起来便两泪千行。只因那冷于冰的本领，越发大了，他无可奈何。近来梅大姑娘访知他和个猴儿，叫猿什么，我忘记了名字，在湖广衡山修行；又说他渡了两个人，一叫连城璧，一叫金不换。”城璧听毕，说道：“罢了，不但走到妖精巢穴内，且还是我们的仇家。”再听那中年妇人道：“这三个人的人才，还要算冷于冰为天下第一。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不但古来的卫玠、潘安不如他，就是《西厢记》的张生儿也差他几分。其次连城璧的人才也不错，说他身材长大，一部上好的连鬓黑须，蚕眉河目，气宇轩昂，站在人前，实算得个英雄丈夫。惟有那金不换，身材瘦小，带着些

小家子头脸，是个无用的囚货。”那年少的妇女道：“姐姐何以知道这般详细？”中年妇人道：“梅大姑娘不过知道他们的名姓。惟有山东泰山碧霞元君庙后，有个悬崖洞，洞里住着我个新结拜的妹儿，叫做飞红仙子。一月前，我到他那里闲坐，他说：三年前冷于冰等三人，在泰山元君庙内，住了许久。这几年冷于冰不知那去了。连城璧和金不换，俱搬入泰山琼岩洞修行，时常出洞外打柴取水。他说起这连城璧，爱的他眉欢眼笑，只是怕惹下冷于冰，不敢下手。我这几月，见妹儿无情无趣的，更比素年心绪不宁，我怕你思索出病来，已立定主意，在两三天内，就到琼岩洞走遭。若是遇着冷于冰，将他同连城璧一总拿来。我将冷于冰让你，留下连城璧与我，我也学你们少年，风流风流。若是遇不着冷于冰，将连城璧与你成就好事，也是我和你同胞姐妹一场，聊尽点手足之情。就是金不换，也有用处。白天里着他扫院担水，晚间任凭众女厮们解渴。”

连城璧听了，嗟叹道：“人家还要去拿我，我就自己送上门来，真是晦气！”又听得那少年女人说道：“姐姐这话，真令人感谢不尽。只怕那冷于冰本领利害，也是枉用心机。”那中年妇女冷笑道：“我闻得这冷于冰手内，只有一雷火珠。别人怕他，我何惧之有？”那年少妇女听了，方才眉舒柳叶。唇绽樱桃，喜恰恰的笑将起来。又听得殿傍一个妇人说道：“二位公主适才的话，都是就难避易，寻着和人惹气事。普天下俊俏郎君何止千百，只用二位公主，到人世走走，就可寻好几个来，何必定要冷于冰这些人？若不动干戈，他岂肯轻易顺从？”那中年妇人笑道：“你这丫头，晓得甚么”世间俊俏人固多，拿他来最易；奈他到我们手内，命运不长，多则两个月，少则二十余天，就精竭力尽，成了无用之物。这还是禀赋最强壮的。若是薄弱人，不过十日半月就死了。除无济于事，反着人添许

多抑郁悲悼。这冷于冰等，都会凝神炼气，镇固元阳，至平常也可支撑七八年，何况他们俱有些仙风道骨，就是老大王巡行到此，看见了，也像他个女婿，方显得俺姐妹们不肯失身匪人。

“又一个侍女道：“今日二公主方见点笑容。月前泡下一罈儿琥珀光，颜色甚是鲜艳。今日里婚姻有望，该和大公主畅饮一番。”那少年妇女道：“我正有此意，到被这丫头说着。”众妇女听得要吃酒，一个个东西奔走起来。连城璧道：“好了，我看这些妇女，十有八九是些狐子。狐子们最好吃酒，吃起来不醉不止。等这两个有本领的醉了，量这百十个狐娃子，也还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走，他们也拦挡不住。”正鬼念着，两个侍女走来。连城璧道：“不好。”瞧了瞧，并没个藏躲处。那两个侍女掀开帘子入来，看见了城璧，叫喊起来，说屋里有了生人了。只见众妇女跑来，将帘子拉去，七声八气的乱吵。少刻，见那中年妇女走来，将城璧上下一看，大笑：“妹儿快来，不想你的姻缘在这里了。”说罢，问城璧道：“你是那里人？”城璧到此困地，也无法回避，只得朗应道：“我是山下樵夫，因迷失道路，误走到此。”那中年妇女又问道：“你叫甚么名字？”城璧道：“我叫陈大。”那妇人笑道：“陈大也罢，陈小也罢，既然到此，就是天缘。这间屋子，也褻渎贵体。”城璧想道：“既然被他们看见，就在这间屋内钻一年，也不是个了局。”旋即大模大样走出，来到正中殿上坐下。那些妇人们四面围绕，没一个不喜笑盈腮。

那中年妇人道：“你可认得冷于冰么？”城璧道：“我不晓得什么冷鱼精。我是个山下穷人，一家儿指我度日。只求夫人放我回罢。”那中年妇人道：“你归心既切，我也不好留。你去罢。”城璧大喜，别了妇人。走到洞门前一看，见铁棍中穿，上着两道大锁，插翅也飞不出去。只得回来说道：“洞门

封锁，出去不得，还求夫人开脱。”那中年妇人笑道：“客人请坐，容我细说。”城璧只得坐下。

那妇人道：“我是锦屏公主。”又指着那少年妇人道：“他是翠黛公主。我们都是西王母之女，因为思凡，降谪人间，在此山数十年，从未遇一佳士。我看客人，神气充满，相貌魁梧，必系大有福命之人。今欲将我这仙妹，与你配合夫妻。这必是你世世修为，才能得此际遇。”城璧道：“我是福浅命薄之人，安可配西王母的女儿？你只开了门，让我出去，便是我的福。”那妇人道：“体说这一层门，就是你来的那一层门，已用符咒封固，便是真仙也入不来、出不去。你到要把走的念头打歇，匹配婚姻要紧。”城璧道：“我没见个神仙还急的嫁人。”那妇人道：“你说神仙没有嫁人的事么？我数几个你听：韦夫人配张果，云英嫁裴航，弄玉要了萧史，花蕊夫人配了孙登，赤松子携炎帝少女飞升，天台二仙姬留住刘晨、阮肇，难道不是神仙嫁人么？”城璧道：“这都是没考证的屁话。”只见那少年妇人将一把泥金扇儿，半掩半露的遮住粉面，又偷的送了城璧一眼，然后含羞带愧，放出娇滴滴声音说道：“招军买马，要两家愿意，既然这客人不肯俯就，何苦难为人家？姐姐不如放他去罢。”城璧道：“这几句话，还像个有点廉耻的。”那中年妇人怒说道：“只我是没廉耻的？你这蠢才，我也没闲气与你讲论。”吩咐左右侍女：“快设香案，拉他与二公主拜天地。”

众妇女随即安排停当，请城璧出殿外行礼。城璧大怒道：“怎一窝子都是这样无耻？我岂是你们戏弄的人么？”那中年妇人道：“你们听他好大口气，到是我们无耻。他不知是个什么贵品人，便戏弄不得他。”于是笑盈盈站起，将那少年妇人扶住道：“起来，和他拜天地去。这是你终身大事，到不必

和他一般见识。”又向众妇人道：“把这无福头也拉起他来。”

“众妇女听了，一个个喜喜哈哈，把城壁乱拉乱推起来。城壁大怒，轮动双拳，将些妇女们打的头破唇青，腰伤腿折。那中年妇人跑出殿外，骂道：“不识抬举的野奴才，你敢出殿外来？”

“城壁大喝道：“我正要摔死你这淫妇！”说罢，将身一纵，已跳在台阶下面。妇人忙将一个红丝网儿向空中一掷。在手不过碟儿大小，一掷起便有一间房大，向城壁头上罩下来。城壁急用两手招架，已被他浑身套住。妇人把绳头儿一抽，城壁便立脚不住，和倒了金山玉柱的一般，跌翻在地。众妇女抢来擒拿。城壁在网内不能动摇，猛想起于冰传的逐邪咒，暗念了一遍。众妇女颠颠倒倒，奔避不暇。那中年妇人笑道：“我到看不出，他肚中还有两句‘春秋’哩！”说着，也念诵了几句；将城壁一指，随即轻移莲步，用右手将城壁一提，到了后洞，吊在一大石梁上，笑说道：“你几时回心转意，我便饶你。”

说罢，到前殿，向他妹子道：“此人面色上竟有些道气。看须眉身体，十二分是连城壁无疑。但不知他怎么便与冷于冰离开，今日又到我们洞中。明日妹儿亲去和他一说，他见了你，定与我大不相同。”

再说冷于冰在云路中行走，猛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冷贤弟何往？”于冰吃惊道：“云路中是谁呼唤我？”急回头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桃仙客。两下里将云头一会，于冰举手道：“与师兄一别，二十年来，时存渴思；今日相逢，真是意外荣幸。”仙客也举手道：“你我安仁县分袂，屈指也是好些年月。贤弟志诚精进，功夫已到六七，真令人可爱可敬！”于冰道：“敢问师兄闲游何地？”仙容笑道：“我那里比你？一刻也不敢闲游。今奉师命，因连城壁在虎牙山有难，恐你查访繁难，着我传谕于你，星速救应。”于冰大惊道：“未知他有

何难？”仙客道：“他原欲去湖广衡山寻你，路过虎牙山，误入骊珠洞，被两个母狐精儿强逼成亲。他坚执不从，已捆吊了四天四夜。若再返几天，恐有性命之忧。祖师吩咐：你这一去，不但有益于他，亦且大有益于你。又念你苦修二十余年，尚未改换儒服；今赐你道衣道冠，丝绦云履。”说罢，将一包袱递与于冰。于冰道：“云中不能拜受，奈何？”仙客道：“我回去替你说罢。”于冰道：“没听得祖师曾说我有过犯否？”仙客道：“祖师到深喜你是个上进之士，只是嫌你的功德少些。过犯的话，从未说起。”于冰道：“小弟毫末道行，为日甚浅，不知修行二字，以何者为功德第一？”仙客道：“玄门一途，总以渡脱仙才，为功德第一。即上帝亦首重此。若你渡的连、金二人，也还不失为守正之士。只要他们步步学你，就有好处。其次莫如救济众生，斩除妖逆。你在平凉放赈，归德杀贼，这就是两件大功德。其余皆修行人分内应为之事。从此要倍加勉励，不愁不位列上仙。”于冰道：“连城璧有了下落，只是金不换未知存亡，恳师兄示知。”仙客道：“目今金不换现在京中报国寺养病。你救城璧后，再去寻他。”于冰道：“我找着二人后，意欲亲去见祖师。但昔年未问明是何山何洞。”仙客道：“在东海赤霞山流朱洞。预知你有此意，着我吩咐：到功程完满再去可也。”说罢，举手告别。

于冰亦催云急行，早到虎牙山地界。将云头一按，到山中间四围一看，见万峰竞秀，叠翠流青。瀑布前湾，有两行桃柳；中有曲径一条。于冰道：“此处是矣？”由那曲径行去，到了洞门前，将火龙真人赐的衣包系在右肩，用手在洞门上书符。只听得响了一声，栓锁落地，其门自开。于冰向洞里一看，上下昏黑。用慧眼努力一觑，见下面都是台阶，层层皆可步履，止觉得烈风吹面，寒气逼人。正欲入洞，只见一老道人飞奔而

来。头戴白玉珠箔冠，身穿飞鲸氅，足踏朱舄，矮小身材，须眉如雪，手提一条鸠杖，远远的向于冰举手道：“道见请了。

“于冰见他满脸道气，知系大有根行之人，连忙还礼道：“老仙师请了。有何见谕？”那道人道：“道兄到此何事？”于冰道：“吾有一道友连城璧，被此洞妖魔困住，特来救援。”道人道：“此洞内妖魔，与贫道有些瓜葛。我今早心神甚是不宁，一卜始知道兄要至此。诚恐有伤贫道后裔，所以拨冗一来，意欲先入洞内，教戒他们一番，将贵道友送出，两家各息争端。未知道兄肯留此情分否？”于冰道：“尊眷属与弟子何仇？倘邀鼎力周全，弟子即感德不尽。”道人道：“先生称呼太谦，贫道实当受不起。既承慨允，足叨雅谊。”说罢，一举手入洞去了。

于冰想道：“这老道人说与洞内妖魔有瓜葛，则这道人不言可知矣。怎他便修炼亦至于此？可知异类亦可做金仙。假如我执意不从，动起杀法来，胜便罢了，如或不胜，岂不自取耻辱？”等了好半晌，见老道人在前，连城璧随后出来。城璧一见于冰，大是惊喜，连忙跑上前叩拜道：“弟今日真是再生！”于冰用手扶起。城璧正欲诉说原由，只见那老道人向于冰致谢道：“贵道友已完聚，贫道谢别了。”用花袖将洞门一拂，洞门即自行关闭。那道人步履如飞，一直往西去了。

于冰向城璧道：“你且略等一等，我和老道人还有话说。”说罢，从后赶来，高声叫道：“老师慢行，弟子有话。”那道人站住问道：“先生有何吩咐？”于冰道：“一则要请教老师法号、仙居；二则虽是萍水相逢，长幼之分，礼不可废，弟子还要送老师几步。”那道人点头再四，满面笑容说道：“先生非火龙真人弟子，冷讳于冰的么？”于冰道：“弟子正是。”那道人道：“吾乃天狐也，号雪山道人。奉上帝敕命，在上

界充修文院书吏，稽查符命、书籍等事。洞中二妖，乃贫道之二女。伊等不守清规，已大加责处。今日来此，还是向本院同辈私行给假片刻，过期恐干罪戾。贫道细看先生骨气，内丹已成六七，所缺者外丹一助。再加功百五十年，即无外丹，亦可飞升。你今到敝洞降妖救友，定是有大本领。未知素常所凭何书？”于冰道：“本领二字，言之真堪愧死！数年前，承紫阳真人赏及《宝篆天章》一书，日夜练习，始能唤雨呼风，究之无一点道术。”道人道：“此书不过是地煞变化，极人世可有可见之物，巧为假借一时。在佛家谓之为金刚禅邪法；在道家亦谓此为幻术。用之正，亦可治国安民；用之邪，身首俱难保护。费长房、许宣平等，皆是此术，非天罡正教也。我常奉敕，到元始老君、九天玄女、东王公、四大圣处，领取书册，知之最详。今岁五月，到太上八景宫，见有《正一威盟录》一千九百三十部，《三清众经》三百余部，符篆、丹灶秘诀七十二部，《万法渊鉴》八百余部，率皆玉匣锦装，摆列在架上。其余小些部头，亦有四百部有奇；内有一部，也是锦装玉匣盛放，上写《天罡总枢》四字，被吾窃入修文院内，苦于无暇观览，又不敢无故送还原处。且同事官吏，日夜出入。此书每发奇光，极力遮掩，犹恐为众觉查。万般无奈，将此书偷空送至江西庐山凌云峰内，外加符咒封锁。我亦自知罪通于天，收存石峰以内，等候个好机缘，送还原地。不意此书夜放光辉，本年六月间，被翻阳湖一老鯢鱼精看破，到凌云峰下，弄神通，将符篆揭去，连匣吞入腹中，率领众妖鱼，在饶州、九江等地作祟。是我之罪，粉身莫补。只在发觉迟早间耳。此畜修炼五千余年，雷火不能伤，刀剑不能入。我欲亲去拿他，又非三五天所能了事。总使原书到手，又该往何处安置？几欲到老君前自行出首。又虑祸蹈不测，波及二女。将欲传之二女，伊等又系不安本分

之流，反是速他们死期。昼夜愁思，悔恨无及。今见先生忠厚谦谨，必系正大之人。我送你符篆一道，外有戳目针二个，系原插放书中之物。非此符不能开此匣，非此针不能杀此鱼也。然此书与《宝篆天章》，不啻云泥之别。展看时，光可烛天。神鬼妖魔，无不争取。先生得手时，须严行防备，看玩一年后，可代吾叩恳火龙真人，转求东华帝君，在老君处求情，将此书缴还八景宫。倘邀垂怜，吾即可以免大祸矣！慎之！慎之！”说罢将符针取出，递与于冰。于冰大喜，拜谢道：“弟子叨此大惠，何以报德？”道人道：“贫道一生，止有二女，就在此骊珠洞内。禽犊之爱，时刻萦心；又无暇教训他们，归于正果。先生若有余闲，可传与伊等些道术；再不时替贫道叱责，使其永绝邪念，安分修为；异日得至贫道地位，即先生再造之恩也。”于冰道：“此弟子欢心鼓舞、乐于玉成者。老师今后只管放心，都交在弟子身上。若二位令爱无成，便是冷于冰负心忘本，为天地不容。”道人心中大悦，且感且谢道：“吾今日付、托两得之矣。只是老师、弟子之称，闻之惶恐靡宁。将来位列金仙时，不鄙薄我辈，算一知己朋友，即叨光无既。百五十年，不过瞬息。我在通明殿下，紫玉阶前，拭目看先生受职仙班也。”说罢，举手作别，飞入太清去了。

于冰回来，城璧道：“大哥与这道人可是旧交么？”于冰道：“系初会。”城璧道：“初会怎说这半天话。”于冰道：“也不过是闲话投机，便费了功夫。”城璧便诉说与不换分离，到此洞被二女逼亲、擒拿、捆吊，适才那老道士如何释放、如何痛骂二妖。于冰听了，道：“你见美色不乱，就是大根脚、大可为处。好！好！足令愚兄敬服。刻下金不换在京都报国寺害病，我和你同去寻他。城璧道：“大哥何以知道兄弟在此，金不换在都中？”于冰道：“我在云路中遇着桃仙客，他奉火

龙祖师法旨，着我到此地救你，并说与不换下落。”城璧听了，又喜又感，望空叩谢。城璧又道：“那日不换出洞，寻取食物不回，我以为必教虫虎伤生，怎么他就跑到都中报国寺去？”于冰道：“连我也不晓得。我且试试你架得云架不得。”说着，将城璧右臂捉住，轻轻提起，有二尺高下，大喜道：“老弟血肉之躯，已去了几分，竟可以携带的了。”旋换左手扶在城璧腋下，嘱咐道：“莫要害怕。”于是口诵灵文，须臾烟雾旋绕，喝声“起”！两人同上青霄，向都中飞驰。正是：

救友逢奇士，轩辕道可传。
从兹参造化，不做地行仙。

第四十六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词曰：

妖言误信入京华，道念先差。一声霹雳现丫槎，魂梦惊讶。
火球做就放光华，送入阎家。权奸库内走银蛇，藉此还他。

右调《玉树后庭花》

话说城璧初登云路，觉得身子飘飘荡荡，起在空中；耳中但觉雷鸣风吼之声。偷眼往下观瞧，见江山城市，模模糊糊，一瞬即过。约半个时辰，已到都中彰义门外。于无人处，按落云头。于冰问道：“你可怕不怕？”城璧道：“到没什么怕处，只是寒冷的了不得。”于冰道：“你还算在琼岩洞修炼了这几年，若是血肉之躯，不冻死也要病死。再修炼几年，便不觉冷了。”

两人谈论着入都门，到报国寺来。但见琉璃瓦明同宝一鉴，朱漆柱红着丹砂。白石台阶打磨的光光溜溜，绿油斗拱妆点的

整整齐齐。头门上斜站着两个金刚，咬着牙，瞪着眼，威风凛凛；二门里端坐定四员大帅，托着塔，撑着伞，像貌堂堂。左一带金身罗汉，一十八尊；右一行散花天女，三十六个。莲台上，如来合掌；法座前，韦护提鞭。合卫贫儿守定幢幡宝盖，给孤长老挂起纓络垂珠。弥勒佛哈哈大笑，伽蓝神默默无言。老和尚满肚银钱学打坐，小沙弥一心妇女害相思。两人走入庙中，至第二层增院，见几个和尚，从里边走出。于冰举手道：“敢问众位师父，贵寺可有个姓金的住在里面么？”内中一和尚道：“我们寺中，住客最多，不知你问的是那一房头？”又一和尚道：“海阔房到有个姓金的，病在那里。二位若是找他，我领你们去。”于冰道：“是不是，一看便知。”

和尚领二人到一小禅房内，见一人昏昏沉沉，躺在炕上，只有一领破席在身下。二人同看，各大惊喜。城璧道：“我再想不起他在这里。”忙用手推了推。不换便狂叫了两声。城璧道：“这是个甚么病？”于冰道：“无妨，这是受了惊吓，略一动他便狂叫。”两人议论问，已来了六七个和尚。知道是旧相识，各大欢喜道：“有认得他的人，我们将来省多少啰嗦了。”于冰道：“有冷水，借一碗来。”和尚道：“我们有茶。”于冰道：“我要水，是与此人治病。”和尚将水取至。于冰道：“众位且请回避。”众和尚道：“我们到要看看你这用凉水治病。”又一和尚道：“治好治不好，我们看他怎么。”众和尚方一齐退去。于冰在水内画了一道符，又念了安神定惊的咒，令城璧将不换扶起。不换又狂叫起来。于冰将水灌下。仙传法术，救应如神。只听得腹中作响，不换道：“怕杀！怕杀！”随即将眼一睁，看于冰、城璧，拼命的跳下地来，哭拜道：“不意今日又得与二位长兄相见！”眼中落下泪来。于冰扶起道：“贤弟不必多礼，且将入都原由，告诉我听。”不换正要

那些和尚听得房内问答，都走来看视，见不焕站在地下，一个个大为惊异道：“可是那碗凉水的功效么？”正言间，各房头和尚又来了好些，都乱嚷：“是怎么好的？”于冰向不焕道：“此地非讲话之所，可同出庙去。”三人却待要走，几个和尚拦住道：“我们担了好几天人命干系，怎么好了就走？”内中一个年老和尚，见三人衣服破旧，亦且行踪有些诡秘，京都地方，恐怕惹出是非来，连连与众和尚递眼色，三人方得出庙。直走到土地庙后身，才立住脚，听不焕说话。

不焕道：“我是本月初六日早间出洞去寻食物。刚走到虎沟林，见一树莎果正熟。只摘了三四个，听得背后一人叫道：“金不换，你好自在呀！”我彼时大为惊吓，深山之中，如何有人知我名姓？回头看时，见一青面道人，其头匾而且宽；两只眼睛纯黑，没一点白处，比棋子还大，却又闪闪有光；身子约五尺高下，更是宽扁的异常。穿着一件青布道袍，脑袋上不见有头发；将一顶木道冠，用带儿穿着，从顶中间套在项下。我见他形容古怪，心上着实怕他，暗念护身咒。那道人大笑道：“我非鬼非怪，是与你有缘的人，又非害你的人，你何用念那护身咒？”说罢，他坐在一块大石上，着我和他同坐。我想了想，他若害我，我也走不脱。我便远远的寻了块石头坐了。那道人道：“你在本山琼岩洞修炼，想是要做个神仙么？你若打的过本月二十五日，将来稳稳妥妥是个神仙；若是打不过，求做个猪狗亦不可得。”我便问他打得过打不过原由。那道人道：“你心上又怕我，又疑我，又且不信服我。与你说也无益。我且将你自幼至今行为过的事，略说几件。我若说的有半字差错，你理该不信服我；若说的一字不差，你须要听我，我好救你的性命，永结仙缘。”随将我父母名讳，并我做过的，无一不和他亲见一般。且更有奇处，我昔年做过再想不起来的事，他

都说得出来。我听了，便疑他是个神仙。世上那有知过去未来的妖怪？他说我打不过本月二十五日，我不由的怕死心切。只是惧怕他的形容丑恶，不敢求他解救。谁想那道人又知我肚中的话，大雉：“你要活，就恳求我；你要死，我此刻就别过你，何用你肚中打稿儿？”我见他明白我心上话，便问他如何解救之法。那道人道：“你道友冷于冰炼气口诀，系得之火龙真人。真人原教他不许传人，谁想他就传与你和连城璧。那连城璧今世虽是个强盗，他前三世皆是学道未成的人。这真仙口诀，理该传他。你前世是人，只因你打爹骂娘，即转生为狼；做了狼，你又吃人；因此第三世又转生为驴。”说到此句，城璧大笑，连于冰也大笑起来。

不焕又道：“他说我今世方得为人。”一个初世为人的，安可消受真仙口诀？教你日后轻轻的做个神仙，与天地同休？古今焉有此理？目今冷于冰已被火龙真人传去，罚他烧火三年，免他妄传匪人的罪孽。因此，许久他不来看望你们，托我救你。”我问他：“可见过冷大哥么？”那道人大笑道：“我与冷师弟同出火龙之门。火龙在唐朝，渡了桃仙客；到宋朝，才渡了我；本朝才渡了他。我今这一来，还是受冷师弟之托，瞒着火龙真人到此。”我彼时听了与大哥是师兄师弟，便深信他无疑。又问他：“打不过二十五日，想是死么？”那道人道：“人孰无死？只是你死的伤心可怜，一死便万世不得人身。”我问：“是怎么个死法？”那道人怕泄露天机，不肯说，只说我死的苦。我又再三问是怎么个死，那道人只是摇头，说我死的苦不可言。我问：“要凌迟我么？”那道人道：“比凌迟还苦。”我听了心上着急，与他磕了几十个头，求他明说。他长叹了一口气道：“看在冷师弟分上，我也讲不得泄天机了。”随向我耳边低低的说道：“火龙真人已碟知雷部，定在本月二十

五日午时霹你。一霹之后，不但求一胎生，连卵生亦不可得，只好在蛆虫、蚊纳中过日月。你说比凌迟苦不苦？’我听了惊魂千里，又跪着求他解脱。那道人道：“我原是为救你而来。你此时跟我走方可。’我说：“老师便教我赴汤蹈火，我亦不辞。只是我表兄连城璧须达他知道，我心上方安。’那道人便怒说道：“你若必定去别他，你就安排着挨雷。我便去了。’我怕死情切，不合许他同行。那道人将我左臂捉住，顷刻间起一阵大风，刮的天昏地暗。约两个时辰，把我飘荡在这报国寺后。与我留了一块银子，教我住在寺内盘用。他说怕火龙真人知道，不敢久留几间。言明‘二十五日早间，定来救你。你就住在海阔和尚房内。’到了二十五日早间，我在庙门外等候。那道人如期而至，看见我甚是欢喜，说我是有大福命的人。从怀中取出两本书，说是什么《易经》。书上画着一首朱砂符。又说：“今日一交巳时，天必阴；午时雨至。到下雨时，你可速去第三层殿内，上了供桌，坐在弥勒佛肚前，将《易经》顶在头上，用手扶着，任凭他有天大的霹雷，你切莫害怕。有我的书和符在头上，断断霹不了你。只用挨过午时，你就是长生不老的人了。我还要传你许多法术。你若是擅离一尺一寸，那时霹了你，你切莫怨我。慎之！慎之！我再说与你：你只将身子靠紧弥勒佛的肚，稳坐不动，就万无一失了。’又道：‘雷住了，我还要到殿中寻你，有妙话儿和你说。’他去后，我就在第三层殿外等候。到了巳时下刻，果然云雾满天，点点滴滴的下起雨来。我那时以为霹我无疑，心上着实害怕，急忙坐在弥勒佛肚前。少刻，雷电大作，雨和直倒的一般。猛然电光一瞬，满殿内通红，一个大霹雷，却像从我顶门上过去。我那时可怜连耳朵也不能掩，两手举着《易经》在头上乱战。此后左一个霹雷，右一个闪电，震的我脑袋昏沉，眼中不住的发黑。

想了想：这一个时辰，也不是轻易过得。自己罪大恶极，何必着老天爷动怒？总然躲过去，也是罪人；不如教雷霆了，可少减死后余孽。我便拿定主意，跳下供桌，跑出殿外受霹。不意刚出殿门，便惊天动地的响了一声，较以前的霹雷更利害几倍。雷过处，从殿内奔出五尺余长一个大蝎子来。我便浑身苏麻，满心里想跑，无如两腿比纸还软，跌下台阶去。此时我心里还明明白白。又见那大蝎子七手八脚，从台阶上也奔下来。我耳朵中响了一声，就昏过去了。魂梦中，又听得大震之声，此后便不省人事。这几天糊糊涂涂，也不知身在何处。若不是大哥来救，我也断无生理了。”

不唤说完，城璧哈哈大笑道：“这是那蝎子预知本月二十五日午时，他该着雷霆死，早算到你还是有点福命的人，请你去替他顶缸。顶得过，你两个俱生；顶不过；你两个同死。”于冰道：“就顶得过，那蝎子且乐得将金贤弟饱吃做一顿压惊茶饭。”城璧道：“那有个方才救了他，他便吃救他的人？”于冰笑道：“那蝎子若存这点良心，五毒中便没他的名讳了。”城璧道：“这番惊恐，都是金兄弟自取。你我既出了家，理该将死生置之度外，那有听了一个‘死’字，也顾不得向我说声，就去了？”于冰道：“这话甚是。然亦幸亏随了他去。若金兄弟彼时不依从，他在泰安山中早已就动手了。所以我屡次嘱咐你们：于深山中少出洞外。自己既无道术防身，一遇此类，即遭意外之祸。”城璧又道：“我不解个蝎子是最痴蠢不过之物，怎么他便知道过去未来事？”于冰道：“他已长至五尺余长，也不知经历了几百个春秋。”不唤接说道：“我说五尺余长，还没算他的尾巴。若连尾巴，有八九尺长，怕他不未动先知么？”于冰又遭：“此类修炼，较我们最易。我们一身，有四体百骸，五脏六腑。一处气运不到，便是一处空缺。此类采

日精月华，一吸即到。我们修炼十年，不过长十年见解。此类修炼十年，便可长三二十年见解。若说人为万物之灵，还有个不如此类的话说，便是拘执讲论了。总之此类未成气候时，其心至蠢，不过日夜以一饱为荣。既成气候，其心较人倍灵，却比世间极无赖人，更不安分百倍。任他修炼几千年，终不免雷火之厄。缘他赋形恶，存心毒，只用念头一坏，雷便在他头上放着。”

城璧道：“山中虎蛇，日食人畜，也算坏了念头，怎么雷不霹他？”于冰笑道：“虎蛇等类，他心上止知饱食而已。若也像这蝎子，盗窃天地造化，变男变女，几千百年，在世界上混闹起来，雷不霹他，更霹那个？”城璧道：“弟还有未解处。常见世间极奸巨恶，打爹骂娘的人，其存心比蛇蝎更不堪，怎么雷也不霹他？”于冰大笑道：“此迂腐之见也！大奸巨恶，打爹骂娘之人，其行为人即不能尽知，只用一二事，人知其奸恶，人知其不孝，这就算他的奸恶、不孝现露了，将来或遭显戮，或遭冥诛，自有应得之报，雷还霹他怎么？若雷见人不善，即霹起来，天地间人十去其三四矣！大抵雷霹的，多是隐恶。就如做儿女的，心上本待父母凉薄，却外面做出许多孝顺，还要邀美誉于宗族乡党，这便是隐恶，这便要雷霹。还有人存一肚皮杀人、害人的心肠，他却不肯明做，或假手于人，或诱陷人自投罗网，致令受害者人亡家败，始终不知他是坏人，且还感激他，这也是隐恶，这也要雷霹。人若于大雷、大电之际一时惧怕，自己省心改过，将来不蹈前辙，一念转移，雷即宥之；若雷电甫过，旧心复萌，仍作恶如故，这为欺天，其罪更大，其霹与不霹，在其人过恶大小定之。须知雷是天地至正之气，与邪气原不并立。人有隐恶，必邪气上冲，雷始下击耳。若说雷寻着霹奸恶人，恐无此理也。然亦有素行良善孝友，或六七

岁小儿，以及牛马等类，被雷霆者，此盖前世作恶露网，今世复邪气上炎，又不必拘执立论，嫌怨天地赏罚不明。”

城璧听了，甚是佩服，向金不换道：“你常时说起要见见西湖，并帝都世面。此番到京，虽受了大惊恐，却遂却心愿。不换道：“我自到此，日夜愁着雷霆。除买吃食外，总在禅房内苦守。又愁二哥不知怎么找寻我，可怜见什么世面来？”于冰笑道：“此刻领你一游何难？”说着三人走至大街。刚到茶市口儿，只听得街上三三五五，互相叹惜道：“又把个户科给事中郑晓的脑袋去了。”又有人说道：“一个太师严大人，可是他轻易参得么？”于冰听了，向二人道：“可知严嵩家父子，竟是无日不作恶。我们一入都门，就听得有这些议论。”又道：“我今岁在陕西平凉府，赈济穷民，偷借了西安藩库银二十六万三千余两，诚恐官吏一时查出，未免牵连了无辜受累。我想这宗银两，出在严嵩父子家身上罢。”城璧道：“未知大哥又用何妙法，再像前番戏耍他一番才好。”于冰道：“我已有计了。”同二人寻到一大锡器铺，问道：“贵铺后面可有作房么？”掌柜的道：“匠人颇多，不知要照顾什么？”于冰道：“我要打周围一尺二寸，一大圆锡球。却要做成两半个，合在一处是一个；内中还要盛放三十个小锡球。一共只要六斤重。你要多少钱？”掌柜的笑道：“你做什么用？”于冰道：“你只卖了钱就是，何必管我？”掌柜的道：“这大球自必还要做的又光又圆，已经费手；这三十个小球，定必也是做空的，再对口打磨，止这手工就难说。”于冰道：“小的只要圆，也不对口，也不打磨，也不拘大小，止与你三两白银，一分不加。你要明白：小球三十个，俱要装在大球内。”掌柜的道：“几时用？”于冰道：“明日午间。”取出一块定银，是一两二钱五分。又说道：“取球时再行找足。”掌柜的收受。三人出了锡器铺，

游走了半天，然后寻，处僻静店房住下。不唤道：“大哥定做这许多大小锡球何用？”于冰道：我要如此如此。两人听罢，都笑了。

次日午后，着不换拿银子，将锡球取来。打开一看，内中大小球儿，共三十个，于冰又着买银朱二斤，大红棉纸五十张，羊毛笔十管。着连、金二人将大小球先用红纸校糊，后又着将银朱调研，用笔在红纸上涂抹。那大球上的银朱，涂抹的更厚。到了晚间，于冰将小球尽装在大球内，扣住合口。又用粉笔在大球上写了“盘古氏制”四个蝇头篆字，关闭了门儿，披发仗剑，用符水将那大球周围喷噀了数次。不过一刻功夫，此球立刻更变，其红和烧透的火炭一般，满屋照耀，如同白昼。于冰急忙用衣服包裹，连、金二人惊异之至。又将超尘、逐电叫出，吩咐道：“你两个可分头去，一去严嵩家，打听他收藏银子地方；一去他总管阎年家，将这火球儿丢在井中更好，若无井丢在屋上亦可。”二鼓后，逐电回来，说严嵩放银地方在内院第四层之东院内，有银库三处。随后超尘亦来，言：“将球儿好好安放在井中，诚恐碰坏。”于冰收了二鬼。

再说阎年，至二鼓将尽，骑马从相府回家，见家中男妇乱吵，说马圈院井中放出红光。阎年亲去看视，向众人道：“不可向外人声张。此井内必有奇宝，你们那一个下去取来，我赏十两银子。”众人你推我挨，没一个肯下去。阎年从十两加至五十两，把他家一挑水人，素常胆子大些；又知这井只四丈来深，贪得这银子，着众人用绳把他系下去。少刻喊叫起来，众人将他拉上。他又着用一大筐，送下他去。问他，又不肯说。众人连筐同他送下。少刻又复喊叫。及至拉上时，见他坐在筐中，手内抱着个大红球，与一轮红日相似。阎年一见大喜，亲自抱在庭上，照的满庭皆红，无异白昼。心下大悦，立即赏了

水夫五十两；又差两个得用家人，照这球儿大小，连夜赶做三尺高一紫檀木架。一家男妇说奇道异，直守到天明，见那球才将红光收敛，其仍和火炭一般。至日上时，紫檀架亦做到。将球架起，足有四尺余高。心喜不尽。用一大锦缎包袱包了，着家人拿了架儿，先见了严世蕃，说了原由。打开一看，把世蕃爱的眉欢眼笑，叫好不绝。阎年又说起夜晚放光和白昼一样。世若惊的只是吐舌。又从小周围细看，问阎年道：“你可知他叫什么名色？”阎年道：“小人不知。”世蕃道：“你家中得的，你还不知，足见粗心。”随将那四个字指与阎年道：“此系盘古氏所制，看来还是未开天地以前之物。必是多做出来的一个太阳，皆因太老爷与我的福德感应，才得落在你家井中。吾读《纲目》，尧时十日并出，伯羿缴风射日，此即射落之一也。过两三日，太老爷进与圣上，便是天大的人情，天大的脸面。你此刻就吩咐管厨房的人，做二十桌极丰盛酒席，一点猪羊肉不许明用，总要稀奇美品。晚间太老爷回阁，到起更时，大厅陈设此宝。灯烛通不许用，见见他的神奇。再说与你众位太太、你众位奶奶和你众位小姐，还有你众位姨娘们，都晚间出来坐坐，着他们也见见奇宝。”阎年答应下来。日西时分，严嵩回家。世蕃备言得宝原委。严嵩大悦，又道：“你既吩咐家宴，理合阖家共赏。我此时也不看玩，到起更时庆贺可也。”

再说冷于冰至灯后，差二鬼打听锡球下落，知严嵩家已摆设酒席，向连、金二人道：“我明日早饭后回来。此刻就去。”城璧笑道：“在严嵩家一夜么？”于冰道：“你到忘怀了。陕西藩库二十多万银子，要出在那锡球上，况又费了你弟兄两个半天涂抹糊裱功夫，岂是他父子、祖孙安然享受得么？”说罢，架遁光早到严嵩府内。从空中往下一看，见锡球已摆设厅中，果然光同红日。但见：

金乌呈异彩，赤彘吐奇辉。女纪初沉，但见千山共暗；扶桑始旦，欣瞻万国同明。含太阳之精灵，理应象悬天上；具纯刚之正气，何由寄迹井中？火色盈庭，形可融金炼铁；红霞满室，势能化石流金。辉煌弗燃眉，无假迎凉仙草；焰烟不焚野，宁须避暑神珠。起夸父于寒原，行将弃杖；遇鲁阳于战地，定必挥戈。步晷昆吾，入隙窥容光之照；反景泉隅，临波验国影之垂。诚哉贯虹佳珍，允矣追凫至宝。

又见严嵩独坐一桌，在大厅正面，向众妇女指指点点，似个夸讲那锡球的神异。两傍有四桌老少妇女，笑色相陪。东边有五桌，是世蕃同他的妻女、侍妾。西边有六桌，见有两个少年男子，想是世蕃的两儿。满厅中妇女无数；厅外都是家丁，约二百余人。两廊下有两班吹打手，奏粗细十番。于冰看罢笑道：“这老奴才也要算有福的人。你看他此刻，也得意到极处。我且与他个乐极生悲。”说着，用剑将锡球一指，只见那锡球飞去，比箭还疾。严嵩正将一口酒送入唇内，不防此球响一声，已打中胸脯，严嵩和椅子齐倒，跌了个面朝天，把一个雕刻极细雅大白碾玉杯也摔了个粉碎。一厅男女，俱皆吓呆了。家丁们抢入来搀扶。世蕃心中大惧，连忙跑出厅外。

于冰在半空中看得明白，又将那锡球一指，那球快如鹰隼，赶到世蕃脖项上一触。世蕃扒倒地下，大叫救人。于冰又将那锡球指了两指，那锡球分为两半，从里边飞出那三十个小锡球，你起我落，将众男女打的眉青目肿，发散鞋丢，一个个没命的乱跑；喊叫之声，鸡犬皆惊。于冰将剑乱搅了几下，那些小球仍归于大球之内，合而为一，一直滚入严嵩家第四层东院银库内。

众家丁有胆大的，跟随在后。随后又来了二十余人，各执

火把，到银库前去看。猛见半空中电光一瞬，随即响了一个霹雷，只见银库门大开，从里边走出数丈长一条大白蟒，扬着头，有五六尺高下；口内衔着那火球，向众人奔来，吓的众家丁魂消魄散，如飞的逃命。于冰在半空中，用手招了几下，那白蟒便直上青霄。于冰腾身跨上了蟒背，如电逝的一般向西去了。严嵩家男女直吵闹到天明，查点库中，少了二十六万三千余两。事出怪异，戒逾府中大小人等，一字不可露泄。严嵩被锡球打中胸膛，受伤还浅，只五六天就上了朝。惟世若被锡球打中项后总筋，昼夜疼痛的连头也不敢动一动儿；无可杀气，将阎年打了二十板。他是严府中第一有体面的家人，今日受此大辱，几乎气死。

再说于冰骑蟒到了陕西陇山，用手将蟒头一指，那蟒便头朝下，尾朝上，就像天上银河倒泻下来一般，落在地下，都是元宝。于冰又将锡球上符咒收回，丢在一边。走入佛庙，见画的那门儿依然还在，随将丁甲众神拘来；又披发仗剑，将画的门儿推开，烦众神将将银子都送入去，至天明时方完。那门儿内，将于冰日前的借帖丢出，立即关闭。于冰退了众神，回到店中，向连、金二人告诉了一遍。二人大笑，称羨不已。于冰道：“此地安可久停？可同去衡山。”于是领二人到无人之地，用左右手扶住二人，架云起在空中，向衡山去了。正是：

医得同人病始痊，锡球偏送与权奸。
神仙短钞犹行骗，无怪凡夫倍爱钱。

第四十七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词曰：

平康姊妹最无情，势利太分明。刘郎弃，阮郎迎。
相对气难平，长叹守孤檠，睡难成。千般恩爱寄高岑，自
沉吟。

右调《桃花水》

且说于冰扶了连、金二人，到玉屋洞外，落下云头。不换道：“此刻的心才是我的了。好冷！好冷！”城壁叫门，不邪出来跪接。连、金二人见不邪童颜鹤发，道衣丝绦，竟是一得道全真，那里有半点猴相？三人坐在石堂内。于冰向不邪道：“这是你连、金二位师叔，可过来拜见。”不邪下拜。城壁、不换，亦跪拜相还。于冰又着排设香案，把火龙真人赐的衣包放在正面，大拜了四拜。打开观看，内有九瓣莲花束发金冠一顶，天青火浣布袍一件，通天犀发簪一根，碧色芙蓉根丝绦一

条，墨青桃丝靴一双。于冰拜罢，即穿带起来。人才原本齐整，又兼服饰精美，真是瑶台玉宇的金仙。城璧等各欣羨不已，说道：“大哥既改换道服，我们不知改的改不得？”于冰道：“既已出家，有何不可？”又向不邪道：“可将要紧应用法术，传与你二位师叔些。我此刻去江西走遭，大要得数月方回。”不邪等送出洞外，凌空去了。

再说温如玉，自于冰那晚用花瓶替换的遁去，将金钟儿被褥全湿，次日暗中吩咐张华，推往泰安请苗秃子，着他买锦缎被褥面二件，速速的送来。

过了三四天，张华回来，买了五彩水纹块式博古图锦缎被料一件，又天青地织金喜相逢蝴蝶褥料一件，呈与如玉过目，说道：“这都是苗三爷买的，共费了九两八钱银子。住房也寻下了。苗三爷还领小的去看了看，前后两进院子，也有三间庭屋。木石虽小些，房子到都是半新的。在城西门内，骡马市儿左边，坐北朝南的门楼，内外共房二十八间。房后有一大水坑。苗三爷说，若典他的，只要二百两；买他的，要三百八十两。又着说与大爷，或典或买，快去商议，这房子还像个局面；迟几天，人家就买了。还与大爷有书字。”取出递与如玉。如玉看了问道：“苗三爷的住房寻下了没有？”张华道：“苗三爷没有说起。”如玉道：“明日绝早的收拾行李，我好回去，你今日雇便一辆车子方好。”张华道：“小的就是坐车来的。”

张华方才出去，金钟儿旋即走来。如玉道：“我与你买了两件被褥料，你看看。到只怕不如你的好。”金钟儿也不看，先作色道：“这都是胡做作，何苦又费这些银子？”如玉道：“没多的，不过十两上下。”金钟儿道：“就是一两也不该。你若和我存起赔垫东西的心来，就不成事了。”说着，又伸手将被褥料打开观看。见织的云锦灿烂，耀目夺睛，不由的笑逐

颜开道：“既承你的情买来，我拿去着我爹妈看看，着他们也知道你这番意思。”说着，笑嘻嘻的拿出去了。自此一家儿待温如玉分外亲切。萧麻子时来陪伴。又留恋了四天，方回泰安去。临行与郑三留了十六两银子。与金钟叮定归期。

到泰安和苗秃相商，用三百六十两银子，将房子买下。搬房的事，他也无心照料，都交与两个家人韩思敬和张华办理。又帮了苗秃三十两银子，也在这骡马市左近，寻了几间住房。两人略安顿了安顿，便一齐往试马坡来。自此后来来往，日无宁贴，和金钟儿热的和火炭一般。逐日家讲论的，都是你娶我嫁，盟山誓海的话。苗秃子与王磐儿，相交日久，不由的也单热起来。皆因玉磐儿没多的相交，省得闲在家内，只得也与苗秃几句锥心刺骨的假屁吃。这秃子那里经受得起？他每日也要舍命的洗脸、刷牙，穿绸袍子，两三双家买新缎靴，心眼儿上都存的是俏脾。饶如玉与他垫着一半嫖钱，他还耗去了六七十两。又说合着教如玉借与萧麻子五十两，藉仗他的汉子，镇压试马坡的光棍，不许入郑三家门。又着如玉借与郑三八十两，立了借契，他和萧麻子做中见人。契上写的银便即还，不拘年月。又与金钟儿打首饰，做衣服。连嫖钱偿格并自己家中用度，真水也似的一股往外直流。将房价银一千四百两，只剩下七百多的了。凡人家与他说亲事，不依允也还罢了，他还要以极怒的眉目拒绝。一心只要从良金钟儿。郑三要八百两，少一两也不肯依。因此再讲不妥。萧麻和苗秃也替如玉在郑三家两口子面前假为作合。出到五百两，郑三家老婆总不改口。金钟儿为此事，与他父母也大嚷过几次，几乎把头发剪了。他母亲再四安慰，许到明年准行，金钟儿方不吵闹了。

温如玉看见这种情意，越发热的天昏地暗，直嫖到黎氏的二周年，方才回家料理祭祖，去坟上磕了头回家。正要雇车到

试马坡去，不意走起痢来，每天十数次不止。他因黎氏是痢疾丧命，心上甚是害怕，日夜服药，恨不得一刻便好。一日，苗秃子从试马坡来，听得如玉患病，买了几样吃食东西相看，说道：“金姐见你许久不去，终日里愁眉泪眼，不住的只问我。我又不知你走痢，只得含糊答应。他这几天，也瘦了好些。若再知道你害病，怕孩子的小命儿吓不杀。这二月二十三日，是他母亲的五十整寿，屈指只留下七八天了。我是定要亲自送礼祝寿去的。你就不能亲自去，也该与他带一分礼，方觉得情面上好看。”如玉道：“我这几天，遍数略少些；到二十三日，也就好了。即或不好，我将来亲去，与他补祝罢。稍带着礼去，到只怕不是老人家意思。俗言有心拜年，总到寒食也不迟。”苗秃子道：“你说的中窍，想出来就高我们几分。”自此两人日日坐谈。

到了十一日，如玉的痢还不止，苗秃子告别。如玉又嘱托了许多话，苗秃道：“我这一去，管保金姐连夜打发人听望你来。”苗秃去后，如玉的痢疾到二十七八才好起来。又见苗秃已去了半月，想着他们不知如何快乐，于是亲到缎局内，买了一件红青缎擎料，一件鱼白缎裙料，又备办了六色水礼，外添寿烛、寿酒，雇人担上，同张华坐车，向试马坡来。

一入了门，见院中有六七个穿绸缎的人，却都是家丁打扮，在两条板凳上坐着闲谈。见如玉人来，都大模大样的不理论。又听得金钟儿房内，有人说笑。郑三从南房内出来，见如玉着人担着礼物，笑说道：“温大爷来了。听得说大爷欠安，急得要打发人去看望，家中偏又忙。大爷且请到东院亭子上坐坐。

如玉道：“这些人都是那里的？”郑三道：“到亭子上，我与大爷细说。”如玉指着挑夫说道：“这是我与你老伴儿带的寿礼，你可看看收的去。”郑三道：“又着大爷费心赏赐，小

的自有措置。”让如玉到亭子上坐下。如玉道：“你也坐下说话。不必拘形迹。”郑三道：“小的站着说罢。大爷适才问院里那几个人，说起来真是教人无可如何的事。本月十四日午后，是现任山西太原府的公子，姓何，讳士鹤，就是武定府人，带领许多家人，系从京中办事后回乡走走。此番是与本省巡抚大人说话。在济南听得人说，有个金钟儿，是名妓，因此寻来，到小的家要看看。小的一个乐户人家，焉敢不支应？只得请到庭上，与金钟儿相见。谁想他一见就中意，死也不肯走。金钟儿死也不接他。到是小的两口子、看事势脸上都下不来，费了无限唇舌，金儿方肯依允。适才院里那些人，都是跟随他的。将几间房子，也住满了。”如玉道：“这个何妨？大家马儿大家骑。你开着这个门儿，就只得像这样酬应。但不知这姓何的有多少年纪？”郑三道：“人还年青哩，才二十岁了。”如玉道：“人才何如？”郑三道：“小的看得甚好。小的女儿却看不上眼，凡事都是是假情面。”

正说着，只见苗秃、萧麻子大笑着走来。同到亭子上，两人齐说道：“为何如今才来？”如玉道：“贱恙到二十七日才好些，所以耽延到如今。”萧麻子笑道：“温大爷止知在家中养病，就不管金姐死活了？”如玉着惊道：“敢是他也害病么？”萧麻子道：“他到也没病，不过是想念你。”如玉笑了。三人坐下。郑三道：“小的照看大爷的人去。”说毕去了。如玉道：“怎么不见金姐？想是陪着新客人，没功夫来。”苗秃道：“你不可冤枉人家，他听得你来，就打了个大失惊。只因客人的话多，拉扯不断，管情也就来呀。”如玉道：“你这秃小，怎么就住这些时？也不回家走走。”苗秃笑道：“我住解说不来。”

原来这何士鹤，果然是太原府知府何栋的长子。在任七八

年，赚了五六万两，着何士鹤入都，走动锦衣卫陆炳的门路。着写字嘱托巡抚，题升冀宁道。又着他到本省巡抚处，亲自送礼稟安。他路上闻得金钟儿名头，算省城左近好些的名妓，因此他寻到试马坡。与金钟儿一见，便彼此留恋。何公子又生得眉目清秀，态度安详，虽是个少年孩子，却大有机变，透达世故人情。只两三天，把一个金钟弄的随手而转，将爱如玉的一片诚心，都全归在他一人身上。行事又会大方，住了三天，就与了郑三三十两。见萧麻、苗秃会帮衬，便满口许着带到任里去办事，因此他两个日夜趋奉，时时刻刻赶着凑趣不迭，都想着要从山西发财。

少刻，玉罄儿笑容满面的走来，到如玉面前，问候了一会痢疾病的活，方才坐下。语言间比素常亲热三四倍。待了好半晌，方见金钟儿打扮的粉妆玉琢，分花拂柳而来。到了亭子上，笑向如玉道：“你来了么？”如玉道：“我病了一场，几至伤了性命。你也不着人看看我。”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曾说过。我想一个痢疾病，也到不了什么田地。”萧麻子道：“你两个且说几句知心话儿，我和老苗且到前边走走。”说罢，两人陪何公子去了。玉罄儿也随着出去。如玉笑向金钟道：“你今日得了如意郎君，还没与你贺喜。”金钟儿道：“我也没个不如意的人。”如玉道：“这姓何的为人何如？”金钟儿道：“也罢。”如玉道：“我今日也来了，看你如何打发我。”金钟儿把脸一高扬道：“我是磨道中的驴，任凭人家驱使。”又道：“你还没有吃饭，我与你打听饭去。”如玉道：“我又不饥，你着急甚么？有你父亲料理就是了。且坐着说话儿。”金钟儿道：“我与他说一声去就来。”急急的去了。如玉独自在亭子上，走来走去。又待了好半晌，心中诧异道：“怎么这老金听饭去就不来了？连苗秃子也不见，真是荒唐！”

正鬼念着，见萧、苗二人走来，笑说道：“那何公子听见温大爷到此，一定要请去会会。”如玉道：“我不会他罢。我也要回去哩。”萧麻子大笑道：“尊驾要回去，就该早些走。此刻人家把上下饭都收拾停妥，住房也议论停当，还走到那里去？难道这时候还要住店不成？”苗秃子道：“何公子年少谦和，你不可不见见他。将来有藉仗他处，也未可知。”如玉执意不去。又见郑三也来相请，只得走到前庭。

何公子迎接出来，两人行礼叙坐。如玉让何公子是客，何公子又以如玉年长。讲说了一会，何公子坐了客位，如玉对坐，余人列坐左右。如玉见何公子丰神潇洒，气度端详，像个文雅人儿，心里打稿儿道：“我当这娃子不过有钱有势，谁想生得这般英俊！到只怕是我温如玉的硬对头。”又回想道：“金钟儿和我是何等交情！断不至变了心术。”只见何公子道：“久切瞻韩，无缘御李。今日青楼中得晤名贤，荣幸何似！”如玉道：“小弟樗庸朽材，智昏菽麦。过承奖誉，何以克当？”少时茶至。如玉留神看视，见金钟儿一对眼睛，不住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几分不快。郑三入来说道：“温大爷，就在庭上一同用饭罢。”打杂的入来安放桌椅，斟起酒来。何公子在左，如玉在右，萧、苗二人在一面，金钟、玉磐在一面。六人坐定，共叙家常。萧、苗二人，互相讥刺，说笑下一堆。端来的茶食，不但比素常丰盛数倍，且大盘大碗，一样样的上起来。

如玉心内狐疑道：“想是为我带了寿礼来酬情。”不多时，轩车下坠，雾隐前山。郑三拿入许多的蜡烛来，上下安放。饭食才罢，又是十六个碟子，皆奇巧珍品下酒之物，心里说道：“这是款待何公子无疑了。我在他家，来回七八个月，花好几百两银子，也没见他待我这样一次。”腹中甚是抑郁。又见金钟儿与何公子以目送情，不打照自己一眼，到是何公子，疏疏

落落，似有若无。偏是这金钟儿，情不自禁，时而与何公子俏语几句，时而含笑低头，时而高声嫩语，与苗秃子争论吃酒的话儿，卖弄聪明。如玉都看在眼里，大是不然。六人坐到起更时候，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实出自肺腑，兄毋视为故套。弟在此业已数日，都花占柳之福，享用太过。死与金卿，素系知己；兼又久别，理应夜叙怀抱。弟与家奴辈，随地皆可安息。未知长兄肯赏此薄面否？”如玉正要推辞，只见萧麻子道：“敝乡温大爷，素非登徒子。磨月琢云之兴，亦偶然耳。况相隔咫尺，美人之光，最易亲近。公子上有大人管束，本身又有多少事务；好容易拨冗到此，割爱之说，请勿再言。”温如玉道：“弟之所欲言，皆被萧大哥道尽。弟亦无可为辞。但今日实为金姐母亲补寿而来。新愈之躯，亦不敢与孙吴对垒。即公子不在，也定必独宿。”何公子道：“弟虽年幼，非酒色人也。因见兄晶莹磊落，正是我辈中人。倘邀屈允，弟尚可以攀龙附凤，多住几天。否则，明早即行矣？”金钟儿连忙以眼知会苗秃。苗秃道：“玉姐渴慕温大爷最久，我今日让你受用几天罢？”玉罄儿听了笑道：“只怕我福浅命薄，无缘消受。”萧麻子笑道：“果然你的命薄，七八个月，总未相与一个有头发的人。我到有头发，你又嫌我老。今晚温大爷光顾，真是你的造化到了？”让来让去，如玉总以身子病弱为辞。萧麻子又叫着郑三来，定归如玉同张华在后院住宿。

顷间，收去杯碟，一齐起身，同送何公子到金钟儿房内吃茶。如玉见他月前买的锦缎被褥料子，已经做成，辉煌灿烂的堆在坑上，先到与何公子试新，心上甚是气悔。猛抬头见正面墙上贴着一幅白綾字条，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鹤题，上写七言律诗一首道：

宝鼎香浓午夜长，高烧银烛卸残妆。
情深私语怜幽意，心信盟言欲断肠。
醉倒鸳鸯云在枕，梦回蝴蝶月盈廊。
与君喜定终身约，嫁得何郎胜阮郎。

如玉看到“嫁得何郎胜阮郎”之句，不由的醋心发作。又见金钟儿不住的卖弄风情，将全副精神都用在何公子身上，毫无一点照应到自己，那里还坐得住？随即别了出来。众人又回到温如玉房内，混了一会，方才各归寝所。

如玉与张华同宿，面对一盏银灯，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一会儿追念昔日荣华；一会儿悼叹近年的境况；一会儿想着何公子少年美貌，跟随的人都是满身绸缎气昂昂，旁若无人。又低头看了看张华睡在脚下，甚是囚气。此时手内，又拿不出几千两银子，与何公子比试，着亡八家刮目欣羨。又不能小几岁，与何公子争较人才。一会儿又想到萧、苗二人，言言语语都是暗中替何公子用力，将素日的朋情付之流水。又深悔时常帮助苗秃，借与萧麻子银两，如今反受他们的作弄。只这炎凉二字，也咽不下去。想来想去，想的教何公子今晚得一暴病，明早就死在郑三家里，看他们如何摆布。又深恨金钟儿这番冷淡光景，白白的在这麻淫妇身上花了无限的银子，落下这样个下场。思来恨去，弄的心胸鼓胀起来。睡着不好，坐着也不好。再看张华，已经在脚下打呼，悄悄的披了衣服，走到庭屋东窗外窃听。只听得他二人驾颠凤倒，艳语淫声，百般难述。自己用拳头在心上打了几下，垂头丧气的回来，睡在被内说道：“罢了，罢了。我明日只绝早回家去罢。眼里不见，到还清净些。”又一会，自己开解道：“我又和他不是夫妻，何苦自吃烦恼？不如睡觉养神。”嘴里是这样说，不知怎么心里丢不过，睁着两眼，

一直醒到鸡叫的时候。及至到天将明，又睡着了。

睡到次日辰牌时候，觉得被内有一只手儿伸入来，急睁眼看时，却原来是金钟儿，打扮的和花朵儿一般，笑嘻嘻的坐在身傍。如玉看了一眼，也不言语，依就的合眼睡去。金钟儿用左手在他心口上摸索着，用右手搬着如玉的脖项，说道：“你别要心上胡思乱想的，我爹妈开着这个门儿，指着我们吃饭穿衣，我也是无可如何。像这等憨手儿，不弄他的几个钱，又弄谁的？金弄他的几个钱儿，就省下你的几个儿了。你在风月行，还是一年半载的人，什么么骨窍儿你不知道？”说着将舌头塞入如玉口内，搅了几搅。如玉那里还忍耐的住？不由的就笑了，说道：“你休鬼弄我，我起来还有正紧事，不料就睡到这时候。”金钟儿道：“你的正紧事，不过是绝情断义，要回泰安，一世不与我见面。你那心就和我看见的一样，亏你也忍心想得出来！”

两人正口对口儿说着，猛听得地下大喝了一声，彼此各吃一惊。看时，却是苗秃子、笑说道：“你夫妻两个，说什么体己话儿？也告诉我一半句。”金钟儿道：“他今日要回泰安去哩。”苗秃子将舌头一伸，又鼻子里呼出了一声，笑说道：“好走手儿来！人家为你远来送寿礼，心上感激不过，从五更鼓老两口子收拾席面，今日酬谢你，你才说起走的话来了。”如玉道：“我家里有事。”苗秃子低声道：“你不过为何家那孩子在这里。他原是把肥手儿，你该与金姐帮衬才是。”如玉道：“他赚钱不赚钱，我不管他，我只以速走为上，何苦在这里作众人厌恶？”苗秃子道：“不好，这话连我也包含着哩。”金钟儿冷笑了一声，藉空儿听何公子去了。正是：

织女于今另过河，牛郎此夜奈愁何？

嫖场契友皆心变，咫尺炎凉恨倍多。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词曰：

且去听他，白昼闹风华。淫声艳语暖呀呀，气杀冤家。
一曲琵琶干戈起，打骂相加。郎今去也各天涯，心上结深疤。

《珠沉渊》

话说金钟儿去后，温如玉随即穿衣服。苗秃道：“我与你洗脸水去。”少刻，如玉到前边，张华收拾行李。郑三家两口子，说好说歹的才将如玉留下；又暗中嘱咐金钟儿，在两处儿都打照着，休要冷淡了旧嫖客。如玉同众人吃了早饭，因昨夜短了睡，到后边困觉。

睡到午间，扒起到前院一看，白不见一个人，止有郑三在南房檐下，坐着打呼。原来苗秃子等同何公子家丁们，郊外游走去了。如玉走到庭房，正欲趁空儿与金钟诉说离情。刚走到

门前，将帘儿掀起，见门子紧闭。仔细一听，里面柔声嫩语，气喘吁吁，是个云雨的光景。又听得抽送之声，与狗舐粥汤相似。少刻声音更迫，只听得金钟儿百般乱叫，口中说死说活。如玉听到此际，比晚前那一番更是难受，心上和刀剜剑刺的一般，长出了一口气。

走到后边，把桌子拍了两下道：“气杀！气杀！”将身子靠在被褥上，发起痴呆来。好半晌，方说道：“总是我来的不是了。与这老忘八翁的做的是什么寿！”猛见王馨儿笑嘻嘻的入来道：“大爷和谁说话哩？”如玉道：“我没说什么。请坐。”玉馨儿道：“东庭房着人占了，大爷独自在此，不寂寞么？”如玉道：“也罢了。”玉馨儿道：“他们都游走去了，止有何公子在金妹子房中睡觉。我头前来看大爷，见大爷睡着了，不敢惊动。”如玉道：“这何公子到你家，前后共几天了？”玉馨儿道：“连今日十八天。”如玉道：“不知他几时起身？”玉馨儿微笑道：“这到不晓的。”又道：“他两个正是郎才女貌，水乳相投。这离别的话，也还说不起哩。”如玉道：“苗三爷与你最久，他待你的情分何如？”玉馨儿道：“我一生为人，大爷也看得出，谁疼怜我些，谁就是我的恩人，只是自己生的丑陋，不能中高贵人的眼，这也是命薄使然。”如玉道：“你若算丑陋人，天下也没俊俏的了。”玉馨儿笑道：“大爷何苦玩弄我？只是大爷到这里来，金妹子又无暇陪伴。到教大爷心上受了说不出的委曲。”如玉道：“此番你妹子，不是先日的妹子了，把个人大变了。我明日绝早走；将来他不见我，我不见他，他还有什么法儿委曲我？”玉馨儿道：“噯哟！好大爷，怎么把斩头滴血的话都说出来？我妹子今年才十九岁，到底有点孩子性。将来何公子未了，他急切里也没个如意的人，除了大爷，再寻那个？”如玉冷笑道：“我还不是就近的毛房，

任人家屎尿哩！不是你三叔和你三婶儿，再三苦留，我此刻也走出六十里去了。”两人正叙谈着，忽听得外面有人说笑。玉罄儿道：“我且失陪大爷。”一直前边去了。

少刻，前边请吃饭，大家齐到庭上。只见郑三家老婆入来，看着温如玉，向何公子道：“承这位温大爷的盛情抬举我，因为我的贱辰，补送礼物，已经过分了；又拿来许多的缎子衣服，我昨日细看，到值六七十两。只是小地方儿没有什么堪用的东西，今日不过一杯水酒，少伸谢意。”又嘱咐金钟、玉罄儿道：“你两个用心陪着，多吃几杯儿。”说罢出去了。何公子道：“昨日小弟胡乱僭坐，今日是东家专敬，温兄又有何说？”萧麻子道：“今日是不用逊让的，自然该温大爷坐，完他东家敬意。何大爷对坐，我与老苗在上面横头，他姊妹两个在下面并坐就是了。”说罢，各一一入坐。不多时，杯泛琼苏，盘堆珍品；兰肴绮馔，摆满春台。如玉存心看金钟儿举动，见他磕了许多瓜子仁儿，藏在手内；又剥了个元肉丸儿，将瓜子仁都插在上面；不知什么时候，已暗送与何公子。又见何公子将元肉同瓜子仁儿浸在酒杯内，慢慢的咀嚼。如玉甚是不平，踌躇了一会。苗秃子见如玉出神，用手在肩上拍了一下，说道：“你不吃酒，想甚么？”如玉道：“我想这乐户家的妇女，因是朝秦暮楚，以卖俏迎奸为能。然里头也有个贵贱高低。高贵的，止知昏夜做事；下贱的，还要白日里和人打枪，与没廉耻的猪狗一般。你看那猪狗，不是青天白日里闹么？”金钟儿听了，知道午间的事必被如玉听见，此刻拿话讽刺，便回答道：“猪狗白日里胡闹，虽是没廉耻，他到的还得些实在。有那种得不上的猪狗，在傍边狂叫乱咬，那样没廉耻，更是难看。”萧麻子急急瞅了一眼，如玉登时耳面通红，正要发作，苗秃子大笑道：“若说起打枪来，我与玉姐没一天白日里没有。”玉罄儿

道：“你至少拿这臭屁葬送人。我几时和你打枪来？”苗秃子道：“今日就有。我若胡葬送你，我就是郑三的叔叔。”何公子大笑道：“这话没什么讨便宜处。”苗秃道：“我原知道不便宜，且乐得与他姐妹两个做亲爷。”玉罄儿道：“我只叫你三哥哥。”萧麻子道：“你们莫乱谈，听我说。今日东家一片至诚心，酬谢温大爷，我们极该体贴这番敬客的意思。或歌或饮，或说笑话儿，共效嵩呼。”何公子道：“萧兄说得甚是？”“快拿笛笙、鼓板、琵琶、弦子来，大家唱唱。”众人你说我笑，将如玉的火压下去了。

须臾，俱各取来，放在一张桌子上。萧麻子道：“我先道过罪，我要做个令官，都要听我的调遣。我们四人普行吃大杯；金姐、玉姐每遍斟三分；我们都是十分杯子。要转着吃，次第轮流。每喝一杯，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干迟者罚一大杯。你们以为何如？”苗秃道：“这个令到也老实公道。只是不会唱的该怎么？”萧麻子道：“不会唱的，吃两杯免唱。爱唱的，十个八个只管唱。若唱的不好，听不敢过劳。”说罢，都斟起大杯来。如玉道：“我的量小，吃不动这大杯。每次斟五分罢。”萧麻子道：“这话不行。就如我也不是怎么大量，既讲到吃酒，便醉死也说不得。”于是大家都吃起来。

萧麻子道：“令是我起的，我就先唱罢。”金钟儿道：“我与你弹上琵琶。”萧麻子道：“你弹上，我到一句也弄不来了。到是这样素唱为妥。”说着，顿开喉咙，眼看着苗秃子唱道：

寄生草

我爱你头皮儿亮，我爱你一抹儿光，我爱你葫芦插在脖子

上，我爱你冬瓜又像西瓜样，我爱你绣球灯儿少提梁，我爱你安眉戴眼的听弹唱，我爱你一毛儿不拔在嫖场上浪。

众人听了，俱各鼓掌大笑。

苗秃子着急道：“住了，住了，你们且止住笑，我也有个《寄生草》，唱唱你们听。”唱道：

你好似莲蓬座，你好似马蜂窝，你好似穿坏的鞋底绳头儿落，你好似一个核桃被虫钻破，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儿多，你好似臭羊肚儿翻舔过，你好似擦脚的浮石着人嫌唾。

众人也都大笑。何公子道：“二位的曲子，可谓工力悉敌，都形容的有点趣味。”萧麻子道：“快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苗秃子道：“为什么？”萧麻子道：“罚你。”苗秃子道：“为什么罚我？”萧麻子道：“罚你个越次先唱。我在你下首，我是令官，我唱了，就该何大爷；何大爷唱后，是金姐、玉姐、温大爷，才轮着你。你怎么就先唱起来？到该你唱的时候，那怕你唱十个二十个也不妨，只要你肚里多。若嫌你唱的多罚你，就是我的不是了。”何公子道：“令不可乱，苗兄该吃这一杯。”萧麻子立逼着苗秃吃了。萧麻子又道：“再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苗秃子着忙道：“罚两杯么？”萧麻子道：“头一杯，是罚你越次先唱；这第二杯，罚你胡乱骂人。”苗秃子大嚷道：“这都是奇话。难道说，只许你唱着骂我么？”萧麻子道：“我不是为你骂我。你就骂我一千个，也使得；只要你的骂。只是这金姐脸上，也有几个麻子。你就骂，也该平和些儿，怎么必定是石榴皮、马蜂窝、羊肚子、擦脚石，骂的伤情利害，到这步田地？若是玉姐有几个麻子，你断断不肯骂出来。

“金钟儿粉面通红道：“这叫个穷遮不得，富瞒不得。我这脸上，原也不光亮，无怪乎苗三爷取笑我。”苗秃子听了，恨不得长出一百个嘴来分辨，忙说道：“金姐，你休听萧麻子那疤禽的话，他是信口胡拉扯。”萧麻子大笑道：“金姐你听听，越发放开口的骂起咱两个是疤禽的来了。”苗秃子打了萧麻子两拳，说道：“金姐，你的麻子，就和月有清阴，玉有血斑的一样，真是天地间秀气钟就的灵窟，多几个儿不可，少几个儿也不可，没一个儿更不可。就是用凤衔珠、蛇吐珠、僻尘珠、玄鹤珠、骊龙珠、象网珠、如意珠、滚盘珠、夜明珠、照乘珠，一个个添补起来，也不如这样有碎窟小窝儿的好看，那里像萧麻子的面孔，与缺断的藕根头相似，七大八小，深深浅浅，活怕死人！”萧麻子道：“任凭你怎么遮饰，这杯酒总是要罚的。”苗秃被逼不过，只得将酒一气饮干，说道：“罢！罢！我从今后，连萧麻子也不敢叫你了，我只叫你的旧绰号罢。”何公子道：“萧兄还有旧绰号么？”苗秃子道：“怎么没有？他的旧绰号叫象皮龟。”众人听了，俱备大笑。

以下该何公子唱了。何公子将酒饮干，自己拿起鼓板来，着他跟随的家人们吹上笙笛，唱了《阳告》里一支《叨叨令》。如玉道：“何兄唱的，抑扬顿挫，真堪裂石停云，佩服，佩服。”何公子道：“小弟的昆腔，不过有腔有板而已，究竟于归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无一点传授，与不会唱的门外汉无异。承兄过誉，益增甲颜。”

次后该金钟儿唱了。金钟儿拿起琵琶，玉罄儿弹了弦子，唱道：

林梢月（丝弦调）

初相会，可意郎，也是奴三生幸大。你本是折桂客，误入章台，喜的奴竟夜无眠，真心儿敬爱。你须要体恤奴怀。若看做残花败柳，岂不辜负了奴也。天呀，你教奴一片血诚，又将谁人堪待？

萧、苗二人，一齐叫好，也不怕把喉咙喊破。温如玉听了，心中恨骂道：“这淫妇奴才，唱这种曲儿，他竟不管我脸上下得来下不来。”

金钟儿唱罢，玉罄儿接过琵琶来，将弦子递与金钟儿，改了弦唱道：

桂枝香（丝弦调）

如意郎，情性豪，俊俏风流。尘寰中最少。论第督抚根苗。论才学李杜清高。恨只恨和你无缘叙好。常则愿席上樽前，浅斟低唱相调谑。一觑一个真，一看一个饱。虽然是镜花水月，权且将门解愁消。

众人也赞了一声好。

底下该温如玉唱了。如玉道：“我不唱罢。”众人道：“却是为何？”如玉道：“我也欲唱几句昆腔。一则有何兄的珠玉在前，二则小弟的曲子非一支半文所能完结，诚恐聒噪众位。”众人道：“多多益善，我们大家洗耳静听佳音。”如玉自己打起鼓板，放开喉咙唱道：

点绛唇

海内名家，武陵流亚。萧条罢，整日嗟呀，困守在青毡下。

混江龙

俺言非夸大，却九流三教尽通达。论韬略孙吴无分，说风骚屈宋有华。人笑俺挥金掷玉贫堪骂，谁怜我被骗逢劫命不佳。俺也曾赴棘闹，含英咀华；俺也曾入赌局，牌斗骰挝；俺也曾学赵胜，门迎多士；俺也曾仿范公，麦赠贫家；俺也曾伴酸丁，笔挥诗赋；俺也曾携少妓，指拨箏琶；俺也曾骑番马，飞鹰走狗；俺也曾醉燕氏，击筑弹挾；俺也曾效梨园，涂朱傅粉；俺也曾包娼妇，赠锦投纱；俺也曾搂处子，穴间窃玉；俺也曾戏歌童，庭后摘花；俺也曾弃金帛，交欢仕宦；俺也曾陈水陆，味尽精华。为什么牡丹花，卖不上山桃价？龟窝里遭逢淫妇，酒席上欺负穷爷。

众人俱各鼓掌道好。金钟儿笑道：“你既到这龟窝里，也就说不得什么穷爷、富爷了。请吃酒罢，曲子也不敢劳唱了。”如玉道：“酒到可以不吃，曲子到要唱哩。”又打起鼓板来，唱道：

油葫芦

俺本是风月行一朵花，又不秃，又不麻。

苗秃子笑向萧麻道：“听么，只用一句，把我和你都填了

词了。”

锦被里温存颇到家，你纤手儿搦过俺弓刀把，柳腰儿做过俺旗枪架。枕头花两处翻，绣鞋尖几度拿。快活时说多少知心话，恁如今片语亦无暇。

萧麻子道：“前几句叙的，甚是热闹；后几句叙的可怜。看来必定这金姐有不是处。”金钟儿笑了一笑。如玉又唱道：

天下乐

你把全副精神伴着他。学生待怎么，他是跌破的葫芦嚼碎的瓜。谎的你到口苏，引的你过眼花。须堤防早晚别你，把征鞍跨。

何公子大笑道：“温兄倚马诗成，真是盛世奇才，调笑的有趣之至。就是将小弟比做破葫芦；碎西瓜，小弟心上也快活不过。”如玉又唱道：

那吒令

你见服饰盛些，乱纷纷眼花。遇郎君俏些，艳津津口夺。对寒儒那些，闷厌厌懒答。论银钱让他多，较本事谁行大，我甘心做破釜残车。

何公子毫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拍手称妙不绝。如玉又唱道：

鹊踏枝

你则会鬓堆鸦，脸妆霞。止知道迎新弃旧，眉眼风华。他个醉元规，倾翻玉斝，则俺这渴相如，不赐杯茶。

何公子道：“相如之渴，非文君不能解。小弟今晚，定须回避；不然，亦不成一元规矣。”说罢大笑。如玉唱道：

寄生草

对着俺誓真心，背地里偷人嫁。日中天犹把门帘挂，炕沿边巧当鸳鸯架。帐金钩摇响千千下，闹淫声吁喘呼亲达。怎无良连俺咳嗽都不怕。

何公子听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口的称道奇文妙文，赞扬不已。苗秃子道：“怪道他今日鬼念打枪的话说，不想他是有凭据的。”金钟儿笑道：“你莫听他胡说，他什么话儿编造不出来？”苗秃子道：“你喘吁着叫亲达，也是他编造的？连人家咳嗽都顾不得回避了。”众人都笑起来。萧麻子道：“你们悄声些儿，他这曲儿，做的甚有意思、有趣味。我们要禁止喧哗。”如玉又唱道：

尾声

心痒痛难拿，唱几句拈酸话。恁安可任性儿，沉李浮瓜。到而今把俺做眼内疗痂。是这般富炎穷凉，新真旧假。拭目恁那蛛丝情尽，又网罗谁家？

如玉唱完，众人俱各称羨不已，道：“这一篇醋曲撒在嫖场内，真妙不可言！”何公子道：“细听数支曲子，宫商合拍，即谱之梨园，扮演成戏，亦未为不可。又难得有这般敏才，随口成文，安得不着人服杀！”

苗秃子道：“扮金姐的人，到得一个好小旦；不然，也描写不出他这迎新弃旧的样儿来。”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是一这样说，我竟是个相与不得的人了。我也有一支曲儿，请众位听听。”萧麻子道：“请吐妙音。”金钟儿把琵琶上的弦，都往高里一起，用越调高唱道：

三煞双调琥珀猫儿坠加字啰啰腔

你唱的是葫芦咤，我听了肉也麻。年纪又非十七八，醋坛子久该倒在东厕下。说什么先有你来后有他，将督院公子抬声价。你可知花柳行爱的是温存，重的是风华。谁管你祖上的官儿大。一煞。

何公子等听了，俱不好意思笑。萧麻子摇着头儿道：“这位金姐，也是个属鹤鹑的，有几嘴儿斗打哩！”金钟儿唱道：

自从他那晚住奴家，你朝朝暮暮无休暇。存的是醋溜心，卜的是麻辣卦。筷头儿盘碗上打，指甲儿被褥上挝，耳朵儿窃听人说话。对着奴冷笑热夸，背着奴鬼嚼神查。半夜里喊天振地叫张华，梦魂中惊醒教人心怕。二煞

奴本是桃李春风墙外花，百家姓上任意儿钩搭。你若教我一心一信守一人，则除非将奴那话儿缝杀。三煞。

金钟儿却要唱下句，当不得众人大笑起来。苗秃子道：“若将金姐那话缝杀，只怕两位公子要哭死哭活哩！”萧麻子笑说道：“不妨，不妨，只用你将帽儿脱去，把脑袋轻轻的一触，管保红门再破，莲户重开。”苗秃子恰要骂，金钟儿又唱道：

尾声

从来说旧家子弟多文雅，谁想有参差。上品的凝神静气，下流的磨嘴粘牙。

如玉因头前有猪狗长短话，已恨怒在心；又听了那两段，早已十分不快；今听了上品下流的话，不由的心头火起，问金钟儿道：“你把这上品、下流的话，与我讲一讲。”金钟儿道：“我一个唱曲儿，有什么讲论？”苗秃子笑道：“你们个相与家，甚么话儿不说，才讲论起字眼来了。”如玉冷笑道：“你这奴才着实放肆，着实不识好歹！”金钟儿道：“你到少要奴才长短的骂人。”如玉道：“你原是娼妇家，不识轻重的奴才。我骂你奴才，还是抬举你哩。”金钟儿向众人道：“人家吃醋，都在心里。我没见他这吃醋，都吃在头脸上，连羞耻都不回避。

“萧麻子道：“禁声些儿，你两个虽然是取笑，休教何大爷的尊纪笑话。”金钟儿又欲说，不防如玉隔着桌子，就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星眸出火，玉面生烟；大叫了一声，说道：“你为什么打我？我还要这命做什么？”说着掀翻了椅子，向如玉一头撞来。萧麻子从后抱住。如玉赶上来，又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大喊大叫。如玉又扬拳打下。苗秃子急向金钟儿面前一遮，拳落在苗秃头上，帽儿坠地。萧麻子将金钟儿抱入房里去了。苗秃子两手揉着秃头，说道：“好打！”郑三家两口子从后面两步做一步跑来。郑三家老婆问玉罄儿道：“你妹子和谁闹？”玉罄儿不敢隐瞒，说道：“适才被温大爷打了一下，萧大爷抱入东房去了。”郑婆子笑说道：“好温大爷，我家女厮年青，有不是处指驳他，防备人家动手脚，怎么你老人家才动起手脚来了？岂不失雅道？”如玉气的也回答不出。只听得金钟儿在房内大哭，口里也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郑三听得，连忙拉了他老婆，到房内教训他闺女去了。温如玉走出街门，哈喝着张华，收拾行李。苗秃子随后跟来，如玉已急急的出堡门去了。正是：

讴歌逆耳祸萧墙，义海情山一旦忘。
水溢蓝桥应有会，两人权且作参商。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词曰：

一曲歌吹堪怒，致令多情归去。训妓语分明，老龟精。
这个郎君心忍，脸上顿销脂粉。两个俱开交，悔今朝。

右调《一痕沙》

且说温如玉负气出了试马坡，在堡门外等候车子、行李。苗秃随后赶来，说道：“你此刻往那里去？”如玉道：“我回泰安去。”苗秃道：“你如此须不好看。”如玉大怒道：“还有什么不好看？”苗秃子见他怒极，也不敢留了，忙忙的走回。见张华同车夫走来，苗秃道：“你且不要出堡，我请萧大爷去。”张华道：“三爷和我家大爷，是何等交情！像这些事，原不该帮诱他。即或我大爷要做，三爷还该苦劝才是。今日闭了饥荒走去，正是好机会，又请萧大爷怎么？我不该说，卖了房的一千多两，已混去了大半，将来闹到没结果，三爷心上何忍？”

“几句话，说的苗秃大睁着眼，没的回答。说罢，催车夫出堡去了。

苗秃子讨了没趣，走入郑三院内。郑三迎着问道：“去了没有？”苗秃道：“车子才出去。我留他，他怒的了不得，我只得回来。”郑三道：“再烦三爷和萧大爷去去；就不回来，也好看些。”郑婆子道：“罢哟，有他也好过不了谁，没他也饿不死人。”金钟儿在屋内，听了他母亲如此说，连忙走出来说道：“怎么还要烦人请他去？是为他的嘴巴打的不利害么？他原是死不堪，没见世面的东西。我又不是他老婆，接了个何大爷，他就像着他当了龟的一般。”郑三骂道：“臭蹄子，你还没胡嚼够么！”何公子道：“金老，你听我说。你两个都有不是。他在此道上太认真，你也实不善于调停。”苗秃道：“这是公道评论。”萧麻子道：“我肚中久矣发胀，想要说金姐几句，恐怕何大爷起心事。今何大爷也批评你，我竟要教训你了。你这娃子，素日还是个极聪明伶俐的人，自接何大爷后，便糊涂了个治不得。不是我替姓温的出气，正是指教你成人。自温大爷一入门，你就待他与素常天地悬绝。此后凡你看一眼，走一步，说一句话，都在我肚里装着。你只说你这几天，轻飘的还有点样儿？我们旁观者，尚看不如眼；那温大爷，他又不是瞎子，何况他素日待你，只少着割股一节，你还要嘴里没大没小、猪长狗短、上品下流的乱吐。你也不想一想，他是什么人家的子弟？你是什么人家的女儿？良贱相殴，还要按律例分个彼此问断。你只管一句不让，信口乱来。你若说姑老、婊子有什么大小，你就把题目做到大西洋瓜瓜国去了。分明你追着姓温的，嫖了七八个月，在你家花六七百两，连一顿体面酒席也没吃过；今日气到至极，才伸出他那没用的文雅手儿，在你脸上拍了两下，还惹得你娘儿两个七嘴八舌。他原是善良人，

就忍受而去；假叵我萧麻子一入门，你们向后亭子里一请，我先就咽不下去；再看见你待何大爷那种趋时附势、弃旧迎新的样儿，也不用到今日午间，只昨日后晌，我就把你的大肠踢成三段了。你家这上下门窗、里外家伙，也休想有一件整的。我花过六七百两，都要一两一钱的算下落。到明日这时候，还未必安顿的下我来。你再看看，只用来两个嫖客，便出如此大丑；若再来七个八个，势必弄下人命，连我们陪伴的都要干连。这样个武艺儿，还要在省城左近充名妓，到不如吃你的豆儿稀粥去罢！”何公子笑：“金老宜永记此言，这实是为你到尽头话。”金钟儿听了这一番言语，恍然若失，心上愧悔的无地自容，急忙向萧麻子拜谢道：“你句句教诲的我无可分辨，果然是我一万分不是了。只是可惜和我说的迟了些。”萧麻子大笑道：“这是你妈素日没教导你，难道我做老鸨儿不成？”金钟儿道：“我妈他止知道爱钱，除此两字，他还不如我哩。”众人又都笑了。金钟儿又道：“功夫大了，他此刻恐走出一二里去，烦众位爷走上一遭罢。”何公子道：“事由我起，我此刻就去。”苗秃子道：“大家都去来。”说罢，一齐去了。

金钟儿在庭屋里等候，郑婆子道：“适才萧大爷话，句句有理。我那样嘱咐你，着你两头儿打照着，休要失脱了旧手儿；不想果然。”金钟儿一声不言语，回在屋内，想算道：“萧麻子说我糊涂，真是没说错了。何公子断不能长久。假如去后，我又该寻谁？”又想起：“温如玉素日的恩情，甚于夫妇，怎我该是那样个待他？今日萧大爷说旁观人都看不过眼。温大爷恼我喜新厌旧，大怒而去。若再着何大爷疑心我是个没良心的人，岂不两处都失了？”又想起：“今日挨这两个嘴巴，都是我自取。我少骂他一句儿，他不但不好意思，他也不忍心打我。”想到此处，不由的泪珠儿纷纷滚下。又想起萧麻子头前话：

“说我这两日轻飘的没样儿，此必是见我和何公子眉眼神情肉麻的他受不得，他才说出来。我这身分失到那里去了？宁不愧死、羞死！”又想着：“温大爷这一去，日后有来的时候，也还罢了；假如从此永别，教玉罄儿也笑话我，反不如他待苗秃子始终如一，两个相交的长久。”又想着：“在这乐户人家，朝秦暮楚，有何好处？我看这何公子和我甚好，今晚与他说从良的话。他若肯做，便完我终身结局。”正想算着，猛听得大门外有人说话人来。又听得他妈问道：“想是不回来？”苗秃道：“已奔出六七里去，怎么个赶法？”听了甚不爽快。

少刻，众人都坐在庭内。金钟儿出去酬应。苗秃道：“我们白跑了一遭，你也不必挂意。”金钟儿道：“我若挂意他，他还打我怎么？”郑三又整理酒饭。众人道：“早已醉而且饱，到快弄茶来吃罢。”须臾茶至。大家又议论了温如玉一会。起更时，各自归房。

何公子床事完后，金钟儿道：“我承你抬举我，已同宿了二十余天。我有一句心上话，屡次要说，我又怕你笑我。”何公子道：“我明白了，可是为从良的话不是？”金钟儿道：“你如何就先知道？”何公子笑道：“你且说你的意见我听。”金钟儿道：“我不幸生长乐户人家，做这等下贱事。你看今日闹的，还有个样儿？你若不嫌我丑陋，把我收拾了去，与你铺床叠被，出离火炕，也不枉我扳高接贵这一点痴心。”说着泪流满面。何公子连忙用手绢儿揩抹，说道：“此事我筹之熟矣。银子一二千两，我还凑得出，只是我指日就要去山西。我父家法最严，闲常一语差错，还要打骂，何况做这等事，安可妄为？”金钟儿听了，兴致索然，又忍不住说道：“我不过用千两上下银子，即可从良；从良后，你再禀知你父亲。那时生米已成熟饭，不过骂你几句，难道要你性命不成？”何公子道：“要

性命的话，是断断没有的。只怕从良后，我父将你转卖于人，或赏家奴。不惟无益于我，到反害了你了。我何难暂时应许，只是此心不忍欺你。须过二三年后再商。”金钟儿听了，大失所望。

又过了两天，郑三夫妇因温如玉打脱，何公子主仆盘用甚大，意思要使百把银两，托萧麻子道达。何公子道：“这何用他着急？我到起身时，自必破格与他。”郑三夫妇听了有破格与他的话，于饮食、茶饭分外丰满精洁。惟金钟儿逐日闻虽强说强笑，止觉得心上若有所失。

一日，何公子早间起来，净了面，萧、苗二人赶来陪吃点心。忽见他走出庭屋，在院中吩咐众家人，整顿行李。鞍马，即刻起身。金钟儿听知，大为惊异。萧、苗二人，亦测度不出。郑三家两口子，跑入屋内，穷问金钟儿如何得罪下何公子。连金钟儿也解说不能。遂一齐到庭中，讯问原故。何公子道：“我连日为酒色所迷，将天大事件忘办。今早才想起，只得火速起，刻不可缓。”金钟儿道：“你就走，也该前几天和我说声，怎便如此绝决？想是我有不拣点处，得罪下你。”何公子道：“你为我且得罪下人，尚有何得罪我处？”萧、苗二人道：“我们强留你七八天何如？”何公子道：“便是七八个时辰，也不敢从命。”金钟儿道：“我留你三天，你好意思不与我留脸？”何公子笑道：“我不是泰安的温大爷。”金钟儿见他出语无情，不由的眼中落泪。苗秃子道：“快看！快看！金姐哭了，还忍心要走？”何公子那里把这些话放入耳内？只在一边指挥家人，收拾行李。萧麻子低声向苗秃子道：“这个人了不得，转眼间只怕还有不在人情中的事要做出来。”说罢，只是摇头。苗秃也低声道：“他许过咱两个随他去任上办事，这话问得问不得？”萧麻子冷笑道：“金钟儿他俩视若无物，何况你我？”

不必问。”苗秃道：“我便问问，也高不了他，低不了我。”萧麻子紧拉着，他便到何公子前，笑说道：“日前承雅爱，许小弟同萧兄去山西一游，未知可着同行否？”何公子道：“此话我原有的，但须禀明家父；依允后，定差人来接。”苗秃掉转头，将舌头向萧麻子一伸，走回去了。郑三家两口子见他志念已决，也就不留他了，只是一心等他给发银两。金钟儿又说道：“你就要走，且坐下吃了早饭，去也不迟。”何公子只推做不听见。向家人们说话。金钟儿见他毫无顾恋，又恨又气，回东房去了。

少刻，家人们都收拾完妥。何公子丢了丢嘴，一个家人从怀内取出一包银子来，递与郑三。郑婆子问道：“是多少？”郑三拈了两拈，说道：“不过十一二两。”郑婆子听了，心肺俱炸，向郑三道：“收不得！”又向何公子道：“这银子是赏厨子的，赏打杂的？”何公子道：“一总都在内。”郑婆子道：“大爷不要故意取笑。”何公子道：“我取笑，你怎么？”郑婆子作色道：“既不取笑，这账到要算算。大爷主仆，上下七人，骡马九个。一天早午点心、茶饭，以及牲口草料，须得五两银子盘用。前后共住了二十两天，该一百二十五两。如今拿出十二两来，便说一总都在内，这个归除算不来。”何公子道：“我月前还与过三十两。”郑婆子道：“就算上那三十两，还差九十五两。我女儿支应了二十五夜，也想要白睡不成？”何公子笑道：“世上安有白睡人妇女之理？我前后共与银四十二两。除去你女儿二十五夜开发，该存一十七两；算茶饭并牲口草料，足而又足。”郑婆子道：“你主仆上下，每天大盘大碗，不说猪羊，只鸭子鸡儿，也不知伤了多少性命。九个骡马，养在本村店中，每天吃三斗六升生料，八九十斤草，少喂一升儿，二爷们都不依。我若天天与人豆腐、白菜和小米子饭、高粮粥

吃，牲口不喂料，止喂草，这十七两银子，就合算的来了。”何公子道：“白菜、豆腐，也是美味。你要用大盘、大碗，与我何涉？”郑婆子道：“听么，这到是我与吃的不是了。我女儿历来每夜是二两。泰安的温大爷，住七八个月，只有多出，没有少与。一天不过费我一半斤肉，问萧、苗二位爷便知。我煮凤烹龙般的支应你家主仆，怎么将我女儿的开发，还要从这四十二两内扣除？我们亡八家要像这样打算，只怕比大爷家还富足些。”何公子大笑道：“像姓温的那样嫖客，我实实学不来，我也没房可卖。”郑婆子道：“何大爷，你老是公侯万代人家，我们是当龟养汉人家。只有我们沾光处，没有我们倒贴处。这二十多天，将家中大小衣服典当一空，都支应了酒席。大爷是现任知府公子，理该与别的嫖客大不相同，赏格从厚才是。我又不该说，便是个脚户、轿夫，到我们家里住宿一夜，除了盘用，也要沾他八九百钱的光哩。”何公子微笑道：“我和你这账，必须到山东巡抚堂上一算，方得明白。”郑婆子道：“呵呀呀！巡抚也是人见的。我家里都是老鼠胆儿，你到休要吓杀一两个了。”萧麻子连连摆手道：“何大爷此番必定手紧，日后再来时，何难照看你们？休絮咕了。”郑婆子却待又说，郑三道：“够了，够了！何大爷急的要起身，你快到后面听早饭罢。”说罢，用手相推。郑婆子才闪过一边，何公子道：“我不吃早饭。”萧麻子道：“既不吃，就请罢。”何公子举手告别。萧、苗二人，同玉磐儿、郑三，送出大门。

金钟儿在东房炕上，听他妈和何公子争论，气的脸儿透黄。听得走了，方才出来，靠着庭屋门儿纳闷。只见萧麻子在前，苗秃子在后，一边走，一边嘴里乱说道：“奇哉，怪哉！走的妙哉！再不来哉！好利害人哉！”萧麻子骂道：“到你妈的秃耳朵哉！”苗秃子也骂道：“你妈的秃耳朵！”玉磐儿在后

面大笑。金钟儿也不由的笑了。萧麻子向金钟儿道：“好人儿，连情郎也不送一送。”金钟儿道：“你到不败兴我罢。平白哩接下个一毛不拔的涩鬼，真把人气死，还闹情郎哩。”郑婆子向萧、苗二人把手一拍，说道：“我家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除没沾光，还倒贴了二十多两，那里说起？”郑三道：“你也骂够了。且莫说赔二十两，便赔二百两，他是什么人家？我们气上，也不得来。”苗秃子道：“这个小亡八蛋儿，肚里也不知包藏着多少鬼诈。一入门，三天内就与了郑老汉三十两。我心里还说，不出一月，郑老汉就可以发八九百两财。不想这三十两是个大帽子。被他这一帽子扣下去，扣的猪羊鸡鸭、鱼儿、螃蟹、海参燕窝、蛭虾鱼翅，蒸食、炉食，糟的、腐的，主仆们吃了个撑肠胀肚。还有牲口们，喂的黑豆儿、黄豆儿、水泡豆儿，都一总扣在帽子里头。不但郑老汉一家子折了本钱，连老把势萧麻子，和我学生，俱在他扣中。黑夜白日，瞎奉承了他多少？岂非怪事？不想他是个西番柿子，中看不中吃的整货。那十二两银子，亏他拿的出来，还敢当面与人。”萧麻子道：“我活了五十多岁，不该说大话。只有我作弄人处，从没受人家个作弄。被这小厮想出个到知府衙门里办事去，只用这一句，把我就作弄住了。”苗秃子道：“还有我哩。”众男女都笑了。萧麻子又遭：“你们看他待人是何等谦光？举动是何等文雅？性情是何等和平？嫖金姐不即不离是何等知趣？一个二十岁的人，把世情透露到这步田地，我心眼儿上都服他。不意他是个洋漆马桶，外面光彩，肚里臭不可闻。讲到钱之一字，比我还下流几倍。我素日就是有点涵养的人，他的涵养真是我的祖师。三婆子那一顿反关骂法，他听了毫不动声色；到是他的家人，一个个面红耳赤，有些受不得。我只怕弄起事来。这小厮有如此忍性，若再活十年，又不知长多少见识！走遍天

下，都是他的吃食户儿。”金钟儿紧是气愤，听得你一句，我一句，把个何公子鄙薄的没一点人气儿。

从来妇人家性同流水，此时想起何公子，不但不爱，且心中厌恶他，也向众人说道：“我和他交往一场，就为省几个钱，何至于不和我说话，只装听不见，因此我才不送他。真是天地间最狠心不过的人！”萧麻子道：“温大爷到不狠心。你在他身上，又忒狠心，也该有个报应着。”金钟儿道：“你还敢题温大爷！温大爷将来不来，我只和你要人！”萧麻子大笑道：“好壮脸！”金钟儿也笑道：“脸不壮，怎么做乐户家人？温大爷硬是你打发去了。”萧麻子道：“这都是奇话。你彼时眼皮儿薄，有了新人，忘了旧人，把个温大爷炎凉的走，怎么说到我身上？”金钟儿道：“我年纪小，识见短。温大爷来的那日，你就该指教与我，我那里还得罪的下他？”萧麻子道：“我不是神仙，就知道你要迎新弃旧哩？且你那时恨不得将何公子吃在肚内，就指教你，也顾不得。”郑婆子道：“果然萧大爷想个法儿，将温大爷请来才好。”萧麻子又大笑道：“你日前说，有他也好过不了，没他也穷不死谁，如今又着我想法儿哩。”郑婆子笑道：“这样两句话，不过是随口之言，便四五天还死记在肚内？”萧麻子道：“闲话且少说。你家的大嫖客都走了，留下苗老秃这小嫖客，难道就饿死他罢？”郑婆子道：“我去催饭去。”苗秃子赶出庭屋院说道：“我们还要先吃点心哩。”郑婆子答应去了。

须臾茶食、饮食陆续俱至。男女四人，入坐同吃。苗秃向萧麻子道：“你我须要吃个二十分饱。过了今早，再想吃这些滋味，就一个字儿——难，两个字儿——不能。”金钟儿道：“你休愁，请了温大爷来，我天天请你。”苗秃子道：“你请我，我又不吃酒和肉了，我要吃你的嘴哩。”金钟儿笑道：“

等你请来看。”苗秃向萧麻子道：“你敢保他不敢？”萧麻子道：“有什么不敢？他将来不与你嘴吃，你嘱上我的一个就是了。”两妇人都笑起来。正是：

嫖场休把银钱重，重了银钱人不敬。
试看情郎何土鹤，帮闲唾骂花娘恨。

第五十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词曰：

把玩发青丝，绣履还重执。整日相看未足时，便忍使鸳鸯寂。契友传书字，神龟送吃食。一番鼓惑一番迷，休怪其车马驰一驱。

右调《眉峰碧》

话说金钟儿、苗秃等吃罢早饭，打杂的收去家伙，送上茶来，金钟儿道：“温大爷话，到底该怎么处？”萧麻子道：“此事非老苗不可。”苗秃将舌一伸道：“听话。他此番因我趋奉小何儿，恼我入骨。我还愁没脸见他，你反说非我不可，岂不是作弄我？”萧麻子道：“你真是初世为人，不知骨窍。你若着温大爷喜欢你，你除了金姐这条线索，他总喜欢了你，也待你必不及昔日。这件事，必须如此如此，方拿定有八分，可引他来。我还得寻个善写情书的人打动他。”又向金钟儿耳边

说了几句。金钟儿满面笑容，说道：“到是的你有妙想头。像这样做去，他十分有九分来了。”苗秃子道：“你两个说密话，又用我，又要瞒我，我就去不成。”萧麻子道：“不瞒你，你到临期自知。”又将郑三叫来，说明意见。郑三办理去了。过了两天，郑三雇了车，和苗秃一同起身，到泰安便住在苗秃家。次日早饭后，苗秃先到如玉家来。

再说温如玉从试马坡那日惹了气，抱恨回泰安，沿途动怒，不是骂张华无能，便嫌怨车夫不走正路。到了家中，每日家丢盘打碗，男男女女，都是有不是的人。在书房中，想一回何公子，断断不能久住；除了自己，他急切间还寻不出个如意的人来。总然这淫妇心狠，他父母也丢不开我。千头万绪，心上无一刻宁息。又过了几天，想到自己日月上，心内着惊道：“我如今止存着六七百两银子，连这房子算上，不过千两的家私。若再胡闹尽了，将来作何结局？不如改邪归正，读几句书。明年是下科场的年头，或者中个举，再中个进士，与祖父增点光，亦未可限量。如今这淫妇绝我至此，安知不是我交运的时候？”主意定了，吩咐张华专管家中门户，买办日用东西；韩思敬照看内里米面家器之类；几个家人媳妇，收拾早午饭食；两个小小厮，伺候书房。将三四个大些的丫头，即刻托媒人作合婚配，到还得了一百五六十两身价。就把这宗银子留做本年的用度，家存房价，还有六百八十两，也添成七百两整数，交与他旧日掌柜的王国士，收在他铺中使用，月吃一分利钱。又打算着差张华去郑三家要借银。寻出几本文章来，朝夕捧玩。

这日正看《四书》讲章，只听得小小厮说道：“苗三爷来了。”如玉慢慢的下了炕。苗秃子已到房内，先与如玉深深的一揖。如玉问道：“几时来的？”苗秃子道：“早间才到。”两人坐下。苗秃子看了看，见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

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摆列出来做什么？”如玉道：“闭户读书。”苗秃子道：“读书固是好事，闭户也可以不必。”又笑道：“你好人儿，使性儿就先回来了。留下我与萧麻子，日日吃瞎屁。”如玉道：“你们吃屁不吃屁我不管，但是郑三借了我八十两银子，你和萧大哥是保人，也该还我的了。我如今是什么时候？”苗秃子道：“你知道小何儿走了？”如玉道：“他走不走，与我何涉？”苗秃子道：“不想这小子是个言清行浊、外大内小的人。开手住了金钟儿三天，便拿出三十两银子赏郑三。谁想一连住了二十五天，主仆七人，骡马九个，都是郑三支应；临起身，止拿出十二两银子来。郑老婆子反复争论，谁想他没见世面，到二百分被郑婆子用反关话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和老萧都替他受不得。不意这小厮大有忍性，随他怎样骂，他只是一文不加。逼到至极处，便说出母鸡下蛋的话来，要去山东巡抚堂上算账。你想，那郑老婆子岂是怕这些话的人？越发语言不逊起来。一句甚是一句。萧麻子怕闹出事来，再三开解，才放他主仆去了。你说这岂不是个疼钱如命、不要脸的个忘八羔儿！且更有可笑处，只为省几个钱，连一句话也不敢和金姐说，只怕金姐和他开口，亏他还是现任知府的公子。小何儿前脚去后，萧麻子便把金姐指教了一口。”又将教的话前前后后详细说了一遍。如玉道：“到底这萧大哥还是个汉子。我虽和他相交未久，他还重点朋情，背间说几句抱不平的议论；与那些转眼忘恩鸡肠鼠腹的小辈大不相同。”苗秃子将秃头连连挠了几下，说道：“不好，杀到我学生关上来。目今郑三家两口子折了资本，气的要死，日日念诵你的好处不绝。金钟儿也后悔的了不得。”如玉道：“那个忘八禽的，也有个后悔？”苗秃子道：“言重，言重。他这几天，一点饭也不吃。”如玉道：“我不管他吃饭不吃饭。

郑三借了我的八十两银子，我只要和你明白哩。当日是你害的我，着借与他。”苗秃子道：“我是个忠厚人，从不会替人说谎话。金姐这几天……”如玉道：“我问的是银子。”苗秃子道：“我知道。等他有了还你。你且听我说，金姐这几天，眉头不展，眼泪盈腮，天天虽和我们强说强笑，究竟他心上挽着个大疙瘩。”如玉道：“他是为小何儿走了。”苗秃子道：“他若是为小何儿，着俺家大大小小都男盗女娼，我活不到明日早间。”说着，小小厮送上茶来。

苗秃子一气饮干，连忙说道：“我前日晚上，有四鼓时分，出院外小便。只听得他独自在屋内短叹长吁，自己叫着自己骂道说：“金钟儿，瞎眼瞎心的奴才，一个活蛇儿没耍成，到把个心上人儿惹恼了，结下不解的冤仇。你素日的聪明伶俐那去了？你赚的大钱在那里？”我又听得软软的响了两声，像个自己打嘴巴的光景。”如玉大笑，向两个小小厮道：“你们把苗秃子与我推出去。”两个小小厮听了，便来揪扭苗秃。苗秃子笑着打开，骂道：“去你妈的清秋露罢。”如玉道：“你也不想一想，这苏秦、张仪、陆贾、随何这几个人，岂是秃子做得？”苗秃合掌道：“冤哉，冤哉！南无通灵显圣孔雀明王大菩萨。你疑我与金钟儿说客，我今后再不题他一字。你两个喜怒与我何干？只是我起身时，他还有几句话，我也不敢说了。与你带来一包物件，嘱咐我当面交与你。”说着从怀内取出，放在桌上。如玉拿起来，掷在地下道：“你到不要秽污了我的经书！”吩咐小小厮烧了。小小厮拾起来，真个向火盆内一入。苗秃子急忙跳下地挝起，笑骂道：“你家主仆们没一个识数儿的。”小小厮又笑着来夺。苗秃子唾了一口，说道：“烧了他的不打紧，着我拿什么脸去见他？”复又坐在炕上，问如玉道：“你这读书，是真心，还是假意？”如玉笑道：“又说起秃话来

了。”苗秃子道：“若是假意读书，我还来坐坐；若是真心读书，我休混了你的正务。”如玉道：“你莫管真假，只要常来。”苗秃子道：“我且去。”如玉道：“你吃了饭去罢。”苗秃子道：“过日扰你。”

如玉送了苗秃回来，把一个枕头衬在身子傍边，想着苗秃的话儿，笑说道：“我原知道这淫妇没了鱼儿，就想起虾儿来了。小何儿刚才走后，就打发苗秃子来做说客。我还不是那没志气的小厮，听人提调哩。”猛低头，见苗秃子带来的那个包儿还在桌子底下放着，笑道：“这秃奴才，真是鬼诈百出。他见我明不肯收，又暗中留下了。”拿过那包儿一看，有四寸大小，用蓝绸子包着，外面又加针线缝锁。揣了揣，里边软硬大小的东西都有。如玉道：“我且拆开一看。苗秃子又没交付与我。他问起时，我只说不知道。”将包儿拆开，见里面有字一封，又有一个锦缎包儿，一个红纸包儿。先打开红纸包儿一看，见是一缕青丝，黑油油的，有小拇指头粗累，三尺多长，发根儿用红绒线缠着。那种冰桂之香，阵阵入鼻。如玉道：“这几根头发，到也是这小奴才的。毕竟他的比旁人分外黑些。”又将锦缎包儿打开，里面是一双大红洋缎平底鞋儿，绣着粉白淡绿话多的花儿在上面；石青线鸳鸯锁口，鹦哥绿绉绸提根儿；锁口周围，又压着两道金钱。看鞋底儿上，微有些泥黑。不过三寸半长短。如玉见了此物，不由的淫心荡漾，意乱神迷起来。将这两只鞋儿不忍释手的把玩。看了这一只，又拿起那一只，约有半个时辰方止。随后将书字拆开细看，上写道：

妾以陋质，承父母覆育十有九年，喜怒去就，惟妾所欲者，亦十有九年。以故骄纵之性，竟成习癖。前叨惠手泽，迄今掌印犹新。每晨起临镜，未尝不歎歎叹悼，深感知己教戒之至意。

世非郎君，谁肯不避嫌怨，如斯爽直者！惟是郎君抱恨而去，妾又一腔冤愤，无可自明。形迹之间，屡招同行疑议。而忌吾两人素好者，方且出歌入咏，畅快揶揄之不暇。此非郎君忍心辱妾，皆因妾青年冒昧，恃爱所致耳。自郎君别后，常忽忽若有所失，星前月下，无不涕零；枕畔魂洽，亦多叙感，咽离忧之思。心境至此，伤也何如！郎君司牧青楼，匪朝伊夕，凡吾辈姐妹，每以得邀一顾盼为荣。妾何人斯，敢冀垂怜格外，再继续前缘！然始乱之，而终弃之，恐仁人君子亦不乐为也。倘蒙鉴宥，俯遂幽怀，儿女之情，宁仅欣慰。如谓遗簪覆水，不堪抵蕙充兰，则蒸梨见逐，啖枣求去者，世不乏人，安惟有灰此心，断此肠，学叫夜子规，做天地间第一愁种已尔。寄去微物一封，藉鸣葵向。临颖神乱，不知所云。上温大老爷怜我。待罪妾金钟儿摇尾。外小词一章，敬呈电照。

锦纸裁篇写意深，愧恨无任。一回提笔一愁吟，肠欲断，泪盈襟。

几多恩爱翻成怨，无聊赖是而今。密凭归燕寄芳音，休冷落旧时心。

右调《燕归梁》

如玉将书字与词儿来回看了五六遍，心中作念道：“这封情书必是个久走花柳行人写得，字字中窍，句句合拍。无半句肉麻话，情意亦颇恳切。”看罢，又将那一双鞋儿从新把玩了一番，方才将地下的书柜开了，收藏在里面。自此后，连书也不读了，独自一个在房内，就像有人同他说话的一般，不知鬼嚼的是些什么。

次日早，苗秃子又来，向如玉道：“包儿内的东西，你定

都点验过了。我只交送明白，就是完妥。”如玉道：“交送什么东西？”苗秃子作鬼脸道：“你少装神变鬼。这间房里，左右是你主仆们出入。我昨日出门时，放在你桌子底下，难道你们都是瞎子不成？”如玉道：“我实没见。”苗秃子道：“我与你说正紧话，你若与那孩子绝情断义，可将原物还我，我好销差；若是可怜他那点痴心，说不得王媒婆子还得我做。”如玉道：“我与那奴才永不见面。”苗秃子笑道：“咱们走着瞧罢。”如玉也笑了。

正说着，只见苗秃子家老汉，同一个小小厮，提着一条火腿，一对板鸭，又把着一大盘吃食东西入来，放在地下。如玉看了看，是五六十个皮蛋，一坛糟鲟鱼，四包百花糕，八小瓶儿双粘酒，贴着红纸签儿。如玉道：“你又何苦费这心？”苗秃子道：“我实告诉你罢，郑老汉在我家中，已住了两天了。这几样吃食东西，是他孝顺你的，恐怕你不收。知道你和我是知己弟兄，死七日八夜的好朋友，托我送放你。你须赏脸方好。”如玉作色道：“快拿出去！我家中不存留龟物。”苗秃子大笑道：“怪不得金姐说你心狠，不想果然。你想，他远路担了来，还有个担回去的道理么？你若不收，我也不依。”说罢，做鬼脸。杀鸡儿，拉腿子，忙乱下一堆。如玉道：“我收下也无滋味，你何苦强我所难？”苗秃子道：“我知道我的脸面小。”随即往外飞跑。

不想郑三早在大门外等候，苗秃子领他到书房内。郑三扒在地下，只是磕头。如玉扶起道：“有话起来说。”郑三起来，站在一边，替金钟儿请安。苗秃子和如玉都坐下。苗秃子道：“以我看来，不如着郑老汉坐下甚好。”如玉着小小厮在地下放了个坐儿，教郑三坐。郑三那里肯坐？谦虚了好一会，方才用屁股尖儿斜坐在椅上。苗秃子道：“老人家，你知道么？我

费了千言万语，你的礼物温大爷总是不收。”郑三慌忙跪下道：“小的承大爷天高地厚的恩典，就变驴马，也报不过来。这些须吃食东西，不过是小的点穷心，大爷留下赏人罢了。若为小的女儿不识好歹，他年青得罪下大爷，小的家两口子，又不得罪下大爷。”如玉道：“你起来，老嘴老脸的，说了一会，我收两样罢。”郑三道：“乘下一样，也使不得。大爷不全收，小的将这不值钱的老奴头，就碰碎在这地下了。”如玉大笑道：“罢了，罢了。我都收了罢。”随叫张华收拾进去，赏老汉和那小厮一百五十钱。郑三方才起来，坐在一边。

如玉道：“你家的财神是几时起身的？”郑三道：“大爷就是小的家财神。”如玉道：“难道何公子还不是财神么？”郑三道：“大爷不题他到罢了。苗三爷也和大爷说过，小的除一点光儿没沾，将几件衣服也都当的与他家主仆们吃了。如今小的女儿也瘦了好些，日日和他妈嚷闹，说是害了他了。这件事，其实原是小的老婆招惹的。”苗秃子道：“那个说大话、使小钱的小厮，还题他那旧事怎么？”小小厮端入茶来，三人吃毕。郑三道：“小的还有个下情求大爷。小的女儿近日病的了不得，这三四天茶饭一点也不吃，只是昏昏沉沉的睡觉心里想要见大爷一面，死也罢了。小的临起身，还嘱咐了许多凄凉话。小的也不忍心说。”随即用手巾揩抹眼泪，又硬咽作声道：“着小的来，意思必欲请大爷见见。”苗秃子大惊道：“我那日起身时，见金组脸就着实黄，不意只三四天，便病到这样时候，真是子弟无情，红颜薄命。”说着揉手顿足，不住的吁气。如玉道：“明岁是科场，我还要读几句书。这些事来来往往，未免分心，实不能从命。”郑三又跪在地下，作哭声说道：“小的并不是弄权套，想大爷的钱。小的一生，只有这个女儿，安忍着 he 病死？只求大爷今日去见一面，就明日回来也不妨。

“如玉道：“你起来，我过几天自己去，也不用你请。”

苗秃子将桌子一拍道：“温如玉实是没良心的人！”如玉笑道：“这秃子放肆！怎么题名道姓起来？”苗秃子道：“你与金钟儿虽是露水夫妻，也要算同床共枕。他目下病到这时候，与你有什么杀父的冤仇，你必定如此推委。你真是欺君罔上的奸臣，杀人放火的强盗！”说罢，将秃头向窗台上一枕，两眼紧闭，只是在那里摇头。如玉大笑道：“这秃奴才，不知口里胡嚼的是什么。”又见郑三跪着不起来。他原是满心满意要去，须得拿拿身分。今见两人如此作成，忙笑向郑三道：“你请起来，我们大家相商。”郑三道：“大爷若施恩，此刻就请同行。”苗秃子跳起来道：“实和你说罢，救兵和救火一样，没有三五天的耽搁。郑老人早已把车子雇下，在我们前等到此时了。”如玉道：“就去也大家吃了饭着。”郑三道：“路上吃罢。”如玉不肯。一边吩咐张华，另雇一辆车子，着他同郑三坐；一边去内院。苗秃子跑出房叫住，笑说道：“我知道你还要带几两银子。我有天大的脸面钱，对不过人，只得求你这救命王菩萨，暂借与我十两，下月清还。”说罢，连揖带跪的下去。如玉笑着问道：“你要银子做什么？须实说。”苗秃子道：“你和我活老子一般，我还敢欺你半字？只因奉承小何儿陪伴他，便和玉罄姐前后住了三十多夜，分文未与，脸上如何下得来？因此专恳你这心疼人的孤老。”如玉道：“等到试马坡，你用上十两罢。”说着入内院去了。苗秃子回房来，向郑三道：“不是我下这般身分，他还未必依允。当今之时，嫖客们比老鼠还奸，花几个憨钱的，到的要让他。你不看何公子的样儿，算做了个什么？”郑三道：“多亏三爷作成，我心上感谢不尽。”苗秃子道：“什么话？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多弄几个钱，我更喜欢。”

两人正说着，如玉出来。韩思敬在东西书房内安放杯筷。苗秃子道：“依我说，一同吃吃罢。今在两处，孩子们斟酒放菜，徒费奔波。”郑三道：“我就不吃饭，也不敢和爷们在一处饮食。”如玉道：“我已预备下两桌子了，你就在那厢罢。”郑三出来，到东书房内。须臾，两处都吃完饭。张华也雇了车来，要去里边吃饭。如玉道：“路上吃罢，车夫已等了半天了。”四人一齐起身。正是：

媚龟多计，帮闲出力。
八臂嫖客，也须断气。

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词曰：

昔时各出伤心语，今夜欢娱同水乳。女修文，男演武，揉碎绣床谁作主。

听淫声，猛若虎，也把花娘撑弩。掀翻马桶君如否，秃儿情亦苦。

右调《应天长》

话说温如玉同苗秃、郑三坐车到试马坡，入得门来，先是郑婆子迎着说道：“孩子们年轻，得罪下大爷，就连俺老两口子也恼了，许久不来走走。今日若不是老头儿去请，还不肯来哩。”如玉笑了笑，入了厅房。苗秃子就要同往金钟儿房里去，如玉道：“我们且在厅上坐坐。”待了一会，只见玉罄儿从西房内走来，淡淡的一笑，说道：“大爷来了？”如玉道：“来了。请坐罢。”玉罄儿坐在一旁。少刻，萧麻子也到。一入门

便笑道：“大爷好利害人！那日我们四五个赶了好几里，也没赶上。今日来了，全全我们的脸罢。”说毕，各作揖坐下。彼此叙谈着吃茶。苗秃子道：“怎么这金朋友，还不见出来？”萧麻子道：“小行货子，心里还怀着棒捶儿哩，等我去叫他。”於是走到东房门前，将帘子一掀，笑说道：“温大爷不来，你三番五次催我们去请；正经来了，你又躲着不见。还不快起来？青天白日里，睡的是什么？”说罢复回厅上坐着。

又待了好半晌，方见金钟儿揉眉擦眼。如玉偷眼一看，但见穿着一件深蓝绸子大棉袄儿，外套青缎灰鼠皮背心，腰里系着条沉香色汗巾，青缎子百折裙儿，大红缎平底花鞋，头上搭着皂绢手帕一方；乌云乱挽，宝髻斜垂，薄粉轻施，香唇淡点；步履之间，比素日又文雅些。走到了厅中间，有意无意的斜觑了如玉一眼，拉过把椅子来，坐在下面，将脸儿朝着门外，一句话儿也不说。苗秃子笑道：“我的小肉肉，你和我也恼了？我替你舍死忘生，请了一回，你也不与我请个安。”萧麻子道：“你不自己想想是个甚么东西，敢和人说‘请安’二字？”苗秃子道：“我在嫖场中不过手内无钱；若论人才，就走遍天下，也是个二等资格，还不值他一请安么？”众人都笑了。萧麻子道：“金姐掉过脸儿来说话。”金钟儿总不回答。萧麻子向如玉道：“这也怪不得他，委实那日温大爷的嘴巴，太手重些了。”金钟儿听了，将粉项一低，那眼中的泪，就像断线珍珠相似，扑籁籁乱滚下来。苗秃子骂道：“这象皮龟，真不成人！好端端的被他一个屁，就点缀哭了。”从袖中取出个手帕儿来，斜着身子，替他揩泪，口里骂萧麻子不绝。揩抹了一会，金钟儿不哭了。

苗秃向萧麻子道：“他两口子一句话儿也不说，我和你一该想个法儿，与他两个作合才好。”萧麻子道：“用不着你我，

只用到定更时候，那一只眼儿的光头老先生出来，只用他头头晃脑几下，就强似我们作合数倍。”玉罄儿拍手打掌的大笑道：“原来你两个的脸，还不如人家一根球。”萧麻子大喝道：“胡说！”只这一声，不但温如玉、苗秃子，连金钟儿也忍不住笑了，随后萧麻子也笑了。

打杂的拿入酒菜来，五人坐定。金钟儿连筷子也不拿。问他，只说肚里不受用。略坐了一会儿，就回房里去了。苗秃与萧麻就和与酒有仇的一般，你狠一大杯，我狠一大杯，顷刻告干了一壶。打杂的又添上酒来，两人复灌了数杯，方将锋芒下去。又放开憋量，吃起菜来。皆因何公子去后，郑三家二十余天，无上眼客人。苗秃在泰安来往，还吃了几次肉；萧麻子口里实淡出水来。今日安肯轻易放过？只吃的瓶尽盘空，方肯住手。萧麻子坐在一傍剔牙，苗秃子嚷着要吃茶。须臾各房里点起烛来，萧麻子道：“温大爷是久别，苗三爷也是初到，我们早散了罢，明日一早再会。”苗秃道：“温大爷是久别，苗三爷也是初到，我们早散了罢，明日一早再会。”苗秃道：“你说的是。”遂一齐送如玉到金钟儿房内。

金钟儿从炕上扒起来，让众人坐。萧麻子道：“你两口儿好好安歇罢，我明日上来看你。”说罢，同苗秃出去。如玉要相送，被苗秃将门倒扣上去了。金钟儿见众人已去，拉过枕头来，依旧倒在炕上睡去。如玉见金钟儿不睬他，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口内沉吟，心中酌量。见金钟儿总是睡觉，一抬头，见柜顶上有几本书，取下来看视，是几本算命子平，一句也看不入去。不住的偷眼窥同金钟儿。约有起更一时分，只见金钟儿起来，走到如玉面前，将烛拿去，往镜台边。放，对着镜子，把头发整理了几下，用手帕从新罩了罩，拿起杯茶来，嗽了嗽口，睡在地下；然后到炕沿边。将被褥打开，铺垫停妥；又将

内外衣服纽扣儿解开，也不换睡鞋，回头向如玉道：“你坐一夜么？我得罪你了？”如玉道：“我也就睡。”金钟儿脱去上下衣服，面朝里睡了。如玉又坐了有两杯茶时，也将衣服脱去，揭起被子，睡在一边；离的金钟儿远远的，面朝上纳闷。金钟儿是等着如玉央及他；又不肯失了身分先搂揽如玉。如玉急欲与金钟儿和合，一也不肯先下这一口气。究竟两个都是假做作，没一个睡得着。

约二更时分，如玉见金钟儿睡的声息不闻，心里说道：“我何苦受这样罪？不如出厅屋里去，坐到天明，回家是正务。”旋将被子揭起，取过衣服来，披在身上，将要穿裤子，只见金钟儿翻过身来，问道：“你这时候穿上衣服怎么？”如玉道：“我与你寻何公子去。”金钟儿道：“你还敢和我向这样说？”如玉道：“你教我该怎么说？”金钟儿看着如玉，点了两下头儿，那泪痕就长一行、短一行流在枕边。如玉拿着裤子，就穿不上了，忙问道：“你到有什么话，不妨明明白白较论一番。”金钟儿道：“罢么。你只再打我几个嘴巴就是了。”扑起来，将如玉的衣服，从身上拉下，用力丢在傍边；眼含着痛泪，又翻转身，面向里睡去了。如玉急忙钻入被内，从后面紧紧的搂住，问道：“你到还敢恼我么？”金钟儿也不言语。如玉将他搬过来，先将右腿搭在他身上，将左胳膊伸入他项下，搂住亲了两个嘴；又用自己的脸蛋儿，与他来回揩抹泪痕，笑说道：“谁教你见了个何公子，就爱的连性命也不顾，待我和粪土一般？”金钟儿道：“就算上我爱了何公子，不过是妇人家水性杨花，罪也不至放打嘴巴。”如玉道：“你也不该对着许多人，骂我是下流东西。”金钟儿道：“你骂的我成篇累套的，还有个数儿？我和你相交十数个月，没好处了有好处来，亏你忍心下毒手，打我两个嘴巴。”说着将如玉一推。如玉笑道：“不

用你推我，我也没别法报仇。我只教你今夜死在我手里就是了。
“ 于是不由分说，将金钟儿两腿分开，把阳物没头没脑的往阴户内乱塞。金钟儿道：“ 慢些儿，通的小肚了怪疼的。”

不言两人行房，且说苗秃子与王馨儿干舵一度，又睡了一觉，醒来想了想：“ 今夜小温和金钟儿不知和好不好？我且偷的去看个景象儿。” 披了衣服，下地开门。玉馨儿问道：“ 你出去做甚么？” 苗秃道：“ 我要出大恭。” 悄悄的出了厅房。走到东房窗子外，只听得咕咕呱呱，响得凶狠之至；忙用指尖将窗子上纸，触一小窟。往内一觑，只见金钟儿一只在脚，在如玉手中；一只左脚，在如玉腰间，穿的是大红缎平底花鞋儿，又瘦又小，比玉馨儿的脚端正许多，甚是可爱。再看金钟儿，星眸斜视，粉面通红。苗秃子看了，高兴的了不得，叹息道：“ 小温儿虽然花了几个钱，花的还算是值。像我苗老秃，就可怜了。” 又见如玉，忽将金钟儿两腿掀起，发狠抽提，一下紧似一下；再看金钟儿，双目直视，两手搬住如玉的两胁，大声叫道：“ 我的亲达达，我今日活不成了。” 说罢将头在枕头上来回滚了几下，鼻中声息，似有若无，像个昏去的光景，面皮也看的黄了。

苗秃子那里还挨住？摸了摸自己的阳物，与铁枪一样，连忙跑入西房，看了看玉馨儿，不在炕上，不想在的下马桶上撒尿，苗秃子也顾不得分说，湾倒腰将玉馨儿一抱，不意抱得太猛了，连马桶也抱起来。玉馨儿不晓的他是甚么意思，吓的大惊失色，喊叫道：“ 你是怎么样？” 苗秃子将马桶丢在地下，把王馨儿放在炕沿上，推倒，急将阳物狠命的插入。他本是情急了的人，还有甚么功夫？不过七八抽就停当。拔出来，将腰直起，长出了一口气，揭起被子，钻入里面睡觉去了。玉馨儿坐起，看了看马桶也倒在地下，流的尿屎满地，臭不可闻，不

由的心中大怒，指着苗秃子骂道：“冒失鬼的哥哥冒八鬼、冒九鬼，也到不了你这步田地。怎么好好儿出院里去，回来就这般颠狂，比疯子还利害十倍？这不是马桶也倒了，屎尿流下满地，半稀不稠的臭精，弄下我两腿，一泡尿也吓的人也没有溺完，真是那里的晦气，平白里接下个你，还不如接个文雅些的亡八，虽然说是龟钻了龟，少冒失些儿也好。”苗秃子用被蒙了头，一声儿也不敢言语，任凭玉罄儿裁剪；他也由不得自笑不已。玉罄儿骂罢，从火盆内取了些灰，倒在地下，将屎尿调和了一会，收拾在马桶内，盖上盖几，将簸箕丢在一边；又在面盆内洗了手，嘴里絮咕了好半晌，方才掀起被子回歇。苗秃子只装睡着，不也动一灵儿，怕玉罄儿再骂。

再说如玉与金钟儿复相和好，两个鸾颠凤倒，闹到了四鼓方止。次日如玉梳洗罢出来，见萧麻子、苗秃、玉罄儿，都在厅上坐着，见如玉出来一齐站起。萧麻子笑：“一夜恩情，化除了千般嫌怨，实是快乐不过的事。”如玉坐下说道：“我原就不讨论他。若讨论他，也不来了。”苗秃子道：“这都是开后门的话。我们朋友们说合着，两个都不依允；睡了一夜，就相好起来，也未免重色轻友太利害些。”萧麻子道：“到的要算你的大功。”苗秃道：“我有何功？”萧麻子道：“光头先生之功，即汝之功也。”大家都笑了。萧麻子道：“小金儿还睡么？”如玉道：“他梳了头就出来。”

四人吃了一会笑，只见金钟儿掀开毡帘，摇摇摆摆的走来，打扮的和一朵鲜花儿一样。眉中间点了一点红，口唇上也点一点红，头上带着青缎银鼠卧兔儿，越显的朱唇皓齿，玉面娥眉。走到如玉肩下坐了。萧麻子笑道：“好壮脸呀！”金钟儿笑道：“虽然脸壮，却不是象皮的。”萧麻子道：“这小妖精儿，敢藉话儿讥消我！”苗秃子把两眼硬睁着，只是看。金钟儿道：

“你看我怎么？”苗秃子道：“我看你大大的两个青眼圈，是昨夜昏过去的原故。”金钟儿道：“止你看见来？”苗秃道：“你到别要嘴硬，会事的快与我个嘴吃，我就不言语了。若说半个不字，我数念个七青八黄；况你又曾说过，请着温大爷来，与我嘴吃，现有老萧作保；一共两个嘴，今日都要归结。”金钟儿道：“我的嘴有气味，休要臭着你了。”苗秃子道：“你不必正话儿反说。你说我的嘴臭，你只问你玉姐，他还说我嘴里常带些苹果儿香。”玉馨儿道：“你到不恶心我罢。”萧麻子道：“金姐给他个嘴吃罢，也算他披霜带露，替你请温大爷一回。我又是保人，你不与他吃，他就要吃我的哩。”如玉大笑。金钟儿摇着头儿笑说道：“不！”苗秃道：“我看这光景，是绝意不与我吃了。我只问你：你家窗棂纸是怎么就破了？”金钟儿的脸，不由的红了一红，掉转头向如玉道：“我今早起来就看见，还只当是你弄破的。原来是他做得悬虚。”王馨儿听了，心下才明白，向苗秃子拍手大笑道：“怪道你昨晚和疯子一样，不想是这个原故。”说着越发笑起来。苗秃子连连作揖道：“一个相与家，要包含些儿。”萧麻子道：“必定这秃奴才昨晚不知出了什么大丑，你们看他这鬼样。”问玉馨儿道：“你对我说，我也快活快活。”玉馨儿越发笑的了不得。萧麻子再三盘问，他又不说。

大家正鬼混着，打杂的拿上早饭来。五个人吃毕，苗秃子将如玉拉到院中说道：“我今日回去罢。”如玉道：“你家又没事，回去做什么？”苗秃道：“事到没事，只是我与你不同。我是个穷汉，又与五姐有相与。到他家不在一处歇卧，彼此脸上不好看；在一处歇卧，世上那有个白嫖的婊儿？一夜一两头，实是经当不起。今日趁回头车儿家去，岂不是两便？”如玉道：“我原答应你十两银子。是这样罢，可将你以前欠郑三的多少，

此后嫖了的日子，将来回家时合算，我替你垫一半何如？”苗秃蹙着眉头道：“就是一半，我也招架不住。”作难了一会，说道：“也罢了。一个朋友情分，我丢下你，我也不放心。说不得，再陪伴你几天罢。”如玉见张华也无事，打发他回家，照看门户。

从十一月初间来试马坡，苗秃还回家走了两次；如玉直住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大有在郑三家过年之意。亏得张华三番五次以坟前拜扫话规劝，才肯起身。前后与了郑三一百一十两，替苗秃子垫了三十二两，送了萧麻子二十两；将五十两借约，也白白的抽与，为他是试马坡的好汉，镇压诸土棍不敢入门；将聘卖使女们一百八十多两，花了个干净。又与打杂的并郑三家小女厮留了六两赏钱，与金钟几千叮万嘱，说在明年，不过灯节即来。金钟儿哭的雨泪千行，临行难割难舍。连郑三也吊出眼泪。萧麻子做作的短叹长吁。金钟。玉罄送出门外，萧麻子、郑三同打杂的胡六送出堡门，主仆方回泰安去了。正是：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郎君倒运佳人爱，子弟回头钱是钱。

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词曰：

蝴蝶儿绕窗飞，恰逢淫妓画花枝。玉郎愿代伊。

新浴兰房后，见双双二妙偷窥。千言争辨罢猜疑，始教痴嫖儿。

右调《蝴蝶儿》

话说温如玉从试马坡起身回家，已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的过了个年。到他祖父茔前拜扫后，着张华将苗秃请来，商量着同往试马坡去。苗秃道：“你日前说与金姐约在灯节后去，今日正月初三，为时尚早。我又听得州尊传示绅衿行户，今年要大放花灯烟火，预祝丰年；又定了苏州新到的一个凤雏班。内中都是十六七岁子弟，至大不过二十岁。有两个唱旦的，一叫祥麟官，一叫威凤官，声音是凤语鸾音，模样儿是天姿国色。去年在省城唱三四台，远近传名，你也不可不一看。再则

郑三虽是个行院家，新正春月，他在那地方住着，也要请请本处有眉面的人，好庇护他。我们连破五不过便去，一则他多一番酬应，二则着试马坡的人看的你和我太没见势面。我们都是学中朋友，斯文一脉，教人视作酒色之徒，不知你心上何如，我苗三先生就不愿要这名号。”如玉道：“什么苗三先生，到是人家的大鸟。不去就是了，有这许多支吾。”苗秃笑道：“我若是支吾你，我就是你第八个儿子。实是刻下去不得。”如玉道：“就过了灯节罢。”

即至到了正月十四日，苗秃拉他去看了两三出戏；晚间看了灯，连烟火也不看，便回家。次日又来约他，他老不出门。苗秃自己游玩去了。到十六日午间，催着张华雇车，白雇不出来，皆缘泰安堂客们看戏看灯，将车子都预行雇定。张华挨了无穷的臭骂，还亏苗秃代为分解。直至十八日，方同苗秃坐车。至十九日到试马坡。

郑三家两口子迎着拜贺，金钟、玉罄接入厅中坐下。金钟儿笑向如玉道：“你还好，竟没有失信了。”如玉道：“我初三日就要来，苗三爷说我没见势面，他是斯文人，怕人说他是酒色之徒，因此迟至今日。若不是，早来了数天了。”玉罄儿向苗秃道：“你这番来的大错了！此处是乐户家地方，坏了你的声名，到值多少？”苗秃子两手挠头，笑说道：“这是温大爷无中生有谋害我。我若有这一句话，便是万世亡八，顽钱输断大肠。”郑三摆了茶食，吃后，如玉同苗秃与萧麻子拜年。萧麻子相随来回拜，同吃午饭。

次日，郑三设席款待，请萧麻子作陪。过了五天后，苗秃知如玉身边带着几十两银子，声言他表叔病故，要回泰安行礼；又和如玉借了四两奠仪，雇了个驴儿回家去了。留下如玉一人，日夜埋头上情。

一日也是合当要起口舌，金钟儿后面洗浴去了，如玉信步到西房内，见玉罄儿在炕上放着桌子，手里拿着笔，不知写什么。一见如玉人来，满面含笑，连忙下地来，让如玉坐下。如玉道：“你写甚么？”玉罄儿道：“我当紧要做鞋穿，描几个花样儿拣着用。”如玉道：“我替你描一个。”于是提起笔，印着原样儿，描了一个。玉罄儿站在如玉身傍，一只手搭伏着桌儿，极口赞扬道：“到的大爷是做文章的手，描画出来，与人不同；不但枝叶花头好看，且是笔画儿一般粗细，就是这点小技艺，也该中个状元。”如玉与玉罄儿原是耍笑惯了的，不知不觉将手去玉罄儿脸上轻轻的拧了一下。玉罄儿藉这一拧的中间，就势往如玉怀中一坐，用手搬宝如玉的脖项，先将舌尖送来。如玉是个久走情行的人，不好意思了了他的脸，只得也吮咂几下，见见意儿。玉罄儿又急用手在如玉裤裆中摸索，见如玉的阳道长大，到手沉甸甸的，甚有分两，惊喜道：“你不但外才是天下第一，内才更是天下第一！金妹子不知怎么修来，得与你夜夜欢聚？”如玉急欲脱身，被玉罄儿一把紧紧的捉住，再也不肯放松。将舌头不住的往如玉口内填塞。谁想金钟儿嫌水冷，没有洗澡，止将脚洗了洗，就到前边来。走到东房，不见如玉，问小女厮，说在玉罄儿房内。金钟儿飞忙跑到玉罄儿门前，掀起帘子一觑，见玉罄儿坐在如玉怀中，拥抱着吃嘴。金钟儿不瞧便罢，瞧见了眼红耳赤，心上忍了几忍，将帘子狠命的丢开，往东房里去了。如玉失色道：“这不是个没趣味么？”说着站起来。玉罄儿冷笑道：“什么是个有趣味没趣味？一个好姑老，也霸不了一个好婊子；好婊子，也霸不住一个好姑老。桃儿杏儿是大家吃的，谁学不是谁的亲老婆亲汉子哩。”

如玉也不理他，一直往东房里来。见金钟儿头朝下睡着，叫了几声，不答应；用手推了几下，只见金钟儿一蹶劣坐起来，

圆睁星眼，倒竖娥眉，大声说道：“你推打着我怎么？”如玉笑道：“我和你有话说。”金钟儿道：“你去西房里说去，我不是你说话的人！”如玉道：“悄声些儿。”金钟儿道：“我不敢到街里吆喝你们去么？”说罢又面朝里睡下。如玉自觉理短，又见他怒极，难以分辨，待了一会，少不得又去央及。瞧了瞧，雨泪千行，将一个枕头到哭湿了半个。如玉扒在妇人身上说道：“你休要胡疑心。”金钟儿复翻身坐起，将如玉用力一推，大声喝道：“我不疑心，你两个连孩子都生下了。许别人这样欺负我，还不许你这般欺负我。你倒是取刀子去，杀了我罢！”郑婆子在南房内，听得他女儿嚷闹，慌慌张张跑入来，问道：“你又和温大爷怎么？”金钟儿见是他妈，说道：“你干你那老营生去罢，又浪着跑来做什么？”郑婆子见如玉满脸上都是笑，像个恳央他女儿示停妥的样子，才知道是顽耍恼了，急忙跑回南房里去。如玉又笑说道：“你只是动怒，不容我分辨。我就有一百的冤枉，也无可自明。”金钟儿道：“你说，你说！”如玉就将方才的事，如何长短，据实诉说了一遍。又道：“委的是他撩戏我，我何尝有半点意思在他？”金钟儿那里肯信？如玉跪在炕上，指身发誓，金钟儿方才信了，骂道：“我没见这样一种没廉耻的淫妇，自己搂上个秃子，混子几日罢了，又捞过起人家的口味来。教人这样吆喝着。脸上岂不害羞？”又数说如玉道：“你过那边坐去，就是你的不是。你先伸手拧他脸，又是你的不是。从今后，你只和那淫妇多说多笑一句，我看在眼里，我就自刎了。”

两人正说着，萧麻子在门外问道：“温大爷在么？”如玉连忙答应，请入来坐。萧麻子掀帘入来，笑说道：“过了会年，屡次承大爷盛情，也说不尽。久矣要请吃顿便饭，怎奈小户人家，没个吃的好东西。昨晚小婿带来一只野鸡，几个半翅，一

只兔儿，一尾大鲤鱼，看来比猪、羊肉略新鲜些。早间原来要亲约，我又怕做的不好，恐虚劳枉驾。此刻尝了尝，也还可以，敢情大爷到寒舍走走。”如玉道：“承赐饭，我就去。”金钟儿道：“就止认的温大爷，也不让我一声儿？”萧麻子笑道：“我实实在在的有此意，请你同去。想了想，小媚也是个少年，我脸上下不去，改日再请你罢。”说罢，陪着如玉去了。

到下午时候，如玉回来，郑三迎着笑说道：“大爷用饱了没有？家中还预备着哩。”如玉道：“饱了，饱了。”走入了东房，只见金钟儿才离了妆台，已重勾粉脸，另画娥眉，搽抹的那俏庞儿和两片梨花相似。下嘴唇上，又重重的点了一点胭脂；右额角上贴了半块飞金。将银卧兔儿摘去，梳了个苏州时样发髻，髻下转遭儿插的都是五色小灯草花儿。换了一双簇新的宝蓝缎子满扇儿花鞋。见如玉入来，笑嘻嘻将金莲抬起一只来，说：“你看我这双鞋儿，好不好？”如玉上下看了几眼，一句儿也不言语。忙将门儿关闭，拉过个厚褥子来，铺在炕沿上；又安放了枕头；随将自己的裤子拉开，金钟儿一见，笑的了不得，指着说道：“好呵（口参）行货子，活活的怕杀人。”如玉走向前，将金钟儿轻轻的抱起，放在褥子上。金钟儿道：“青天白日，着人听见，不雅相。”如玉道：“我顾不得了。”先按定吃了几个嘴，不由分说，将妇人的裤子拉下，没有半个时辰，把一个金钟儿弄的神昏意乱，舌冷唇青，口中就像小孩子们说梦话一样，绵绵不绝。

如玉替他系好裤儿，双手抱在怀中。金钟儿星眼半闭，将粉项枕在如玉肩上，不言不语。有两盏茶时，方才抬起头来，秋波斜视，看着如玉微笑了笑，有气无力的说道：“你好狠心！我今日竟是死去重生。我从十六岁出门儿到如今，丢身子的時候也有，总不是此番利害。”如玉道：“你此刻不觉得怎么？”

“金钟儿道：“此刻好些了。头前止觉得两耳内和刮大风的一样，身体飘飘荡荡，魂魄也不知在於何处。”随伸手将头发挽了挽，就在如玉怀中，将鞋脚缠绑好了，慢慢的下地来，从新系紧裤带，坐在一旁。问如玉道：“日前苗三爷走时，我听得你说，教张华做甚么？”如玉道：“我身边带的几两银子，没多的了，我叫张华来，拿我的帖子，到人家铺中取去。”金钟儿道：“你这银子，还是拿帖子向人家借，还是取自己的。”如玉道：“我去岁卖了住房，花费了些，止存银七百两，近月又用了些，收放在我一个旧伙契姓王的手内。他如今与人家掌柜主事，甚有体面，月月与我出着七两利钱，任他营运。”金钟儿道：“此外你还有多少银子？”如玉道：“我还有三百多银子，买的一处房，在泰安城中。此外一无所有。家中还有些东西，年来也变卖的没什么了。”金钟儿道：“这都是实话么？”如玉道：“我的心就是你的心，我何忍欺你半个字。”金钟儿听了，低头凝想了一会，忽然一声长叹，将秋波荡漾了几下，两行痛泪，长长的流将下来。如玉着慌，连忙抱住问道：“你为何伤感起来？”

金钟儿歔歔道：“我素日一片深心，才知道不中用了。”如玉道：“是怎么说？”金钟儿道：“我对你说了罢。你先日说从良的话，我父母定要八百两。你就拿出八百两来，他又要别生支节。我父母止生我一个，他断不放我嫁人。或者到山穷水尽，我父亲还可回心，我母亲断难松手。我若是拚命相争，也还有几分想望。我昔日虽与你交好，到觉此心平平。近遇何公子鬼混了一遍，看来情真的人要算你为第一。数日来，时动倚托终身之想。素常见你举动大方，知为旧家子弟；总然贫穷，至少也有三五千两积私。今听你所言，使我满腔热衷，尽付冰释。是这等嫖来嫖去，将来作何结局？”如玉道：“若止是八

百两银子，也还易处；我如今还有七百，将住房卖了，便可足用。日后寻几间小房儿安身罢了。”金钟道：“这都是不思前想后的憨话。一千两的家私，去了八百，家中上下，还有多少人口！余下二百银子，够做甚么？你原是大家公子出身，不但不能营运，连居家过日子，也晓不得。难道我嫁了你，双双讨吃去不成？你是个顾前不顾后的人，须得有个人提调你方可。你将来要步步听我说。就如萧麻子，名虽秀才，其实是这地方上的土棍，惟利是图。有他在此主持，也可免无穷的口舌。我闻得他已得过你七八十两。此人不与他些，必有祸端；若必满其所欲，你能有多少钱？此后宜酌与之。他如开口，可量为给付，不丁他的脸面，就是绝妙的待法。苗秃子在泰安，我也不知你与过他多少。经我眼里见的，也不下四五十两。若在有钱时，即随带个朋友也罢了。今你自顾不暇，那里有个他常常做嫖客，你夜夜垫宿钱的道理？依我看，他是个甜言蜜语、一无所能的酸丁，除了弄姓温的钱，连第二人一顿饭也弄不上。你便得罪了他，他也没甚么法儿报复你。此后他爱来则来，不爱来随他，断不可再拿银钱与没良心无用之人。张华大要早晚必来。若来时，你可虚张声势，着他与我父亲取银五十两。可暗中说与张华，过十数天后，写一字来，言王掌柜的向苏州买货去了，还得一月后方来；别的伙计，未曾经手，不敢付与。像这样说，一迟延，便可支撑两月。到那时与他三十两，还怕他不依么？况我父亲又借着你的八十两，这是一万年也不偿还的。像这样设法，一次次推了下去，就可暗中折除。宁可教你该欠我家的，不可教我该欠你的。至於我父亲，虽系乐户中人，颇知点恩怨是非。我若立意从良，他也无如我何，事事皆可迁就。惟有我妈，为人阴狠。我从今下一番苦心功夫，愚弄他。不是我夸口说，止用费半年作用，二三百银子就可到你家了。

“说罢，摇着头儿笑道：“你看我的打算，好不好？”

如玉道：“我温如玉本一介寒士，又兼世事昏愚。今承你指示迷途，我只有顶戴感激终身而已。同室同穴之约，慈悲惟望于你。”说着，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金钟儿笑道：“你还和我闹这些礼数？但只怕你们做男人的，眠花卧柳，改换心肠。我意欲今晚四鼓，同你到后园子里披发盟心，未知你敢与我说誓不敢？”如玉道：“我还步步防你变卦，你反疑虑起我来？说誓的话，正合我意。”果然到此夜四鼓，两人在后园内叩拜天地，啗指出血，发了无数的大誓愿，方才回房安歇。

《嫖经》上有四句道的好，正是：

十个妇人九好干，总然禽死也情愿。
果能鏖战称他心，天下花娘随手转。

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词曰：

册页提来欲卖钱，苦相缠，几回推托费周旋，已心嫌。
醉汉也来闹一番，岂无缘，被他叱咤即回还，弄虚悬。

右调《太平时》

话说温如玉和金钟儿两人在星前月下，啮指盟心，自此后更添百番恩爱，行走坐卧，寸步不离。如玉不但不到西房里去，等闲连一句话也不和玉罄儿说。因此都弄下大心事。过了几天，张华来了。如玉将金钟儿教他的话，一五一十，都向张华说知。张华甚喜。又将苗秃子字儿取出，递与如玉看，里面写着：“急欲来试马坡看望。因刻下请了几个赌友放稍，收下人家二万多钱无出，关系脸面，恳如玉於张华回来时，千万设法那凑，定在十五天后归还。”后面又写了几句誓词，是再不失信的话说。如玉问张华道：“苗三爷是几时放稍，又收下人家二万多

钱，写字向我来借？”张华道：“谁知道他。”如玉道：“我那里有钱借与他？你回去时，只说将字儿忘记，没有着我看。

“张华道：“大爷安心不借与他，只用说‘没钱’两个字，打发的他远远的；又不该欠他的，他会怎么？他使用大爷的钱还少？那一宗儿他还过？世上那有个借一百遍便与他一百遍的道理？若说字儿，大爷没有见，他还要借哩，肯轻易丢开手？

“如玉道：“直直的说‘没有’两字，不好看。太太当日病故时，他也曾出过力。只以好言回覆，说刻下弄不出钱来就是了。

“张华道：“大爷不提起，小的再不敢说。止是同小的买棺木，他没有落钱；此外卖当物、卖住宅找地价，大爷得多一半，他落少一半，还感激他哩！把血都被他杀尽了。大爷适才不说么，金姐到是个乐户家人，念大爷相交日久，还要替大爷想法儿，省几个钱，掏这点良心。苗三爷是大爷最厚不过的朋友，问他那心，还不如个婊子哩！就如这试马坡，若不是他引了大爷来，王掌柜家铺子里，岂但七百两，连一千四也存在那里。”如玉道：“看么，刚才说着人话，就放起狗屁来了。你人到也罢了，止教这不识数儿，没法化你。”正说着，郑三走入后园，叫张华吃饭去了。

如玉回到东房，将张华说苗秃话告知。金钟儿大笑道：“你糊里糊涂，还不如张华明白。”两句话，把如玉说羞了，用力将金钟儿推倒，吃了十几个嘴，硬将裤子拉下，把阳物恨命的插入，狠干起来。次日面同郑三，出了五十两帖子，打发张华回泰安取银。郑三两口子，甚是欢喜。

过了数日，张华字来，说王掌柜的去江南买货等话，照如玉吩咐目覆。如玉着郑三看了字儿，也没得说。如此过了四十余日。苗秃子来过一次，甚责如玉不救他的急，住了数天去了。又过了数日，郑婆子问王掌柜的话，向金钟儿说了几遍。金钟

儿总以就写字与张华回覆。

一日早饭后，金钟儿要去后院洗脚，如玉道：“你还回避我么？”金钟儿笑道：“慎重一块肉儿，你没见过？还回避你什么？我怕有客来，不方便。”如玉道：“也不过是萧麻子，有谁来？”金钟儿着小女厮打水，在东房内洗浴。如玉坐在厅屋内。

没有数句话功夫，只见萧麻子走来，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向如玉道：“有件东西，烦大爷估计估计。”说着在桌上，将包袱打开。看时，是二十四册寿山石春宫。如玉看罢，也不言好歹。萧麻子道：“值多少银子？”如玉道：“这些东西，没什么凭据，看人爱不爱。总以人物得神情为第一，花卉屋宇诸般配合次之。此册装饰是甚平常，论值也不过五六两银子。

“萧麻子道：“这是个舍亲因连岁禾稼欠收，拖欠下三四年的钱粮；本县日夕追比，无可措兑，托替他卖卖，止要二十两银子。大爷留下罢。这也是个半积阴功、半散心的事体。”如玉笑道：“实不相瞒，舍下此物最多，如今还有六七套，闲丢在那里。”萧麻子让如玉坐下，笑说道：“大爷虽是相府门第，恐怕还未必识货。这件东西，必须金姐赏鉴方妥。”于是高声叫道：“金姐你来，有件东西，烦你看看。”金钟儿在房里应道：“我就出去。”两人又议论了春宫一会。萧麻子又叫，只见答应，不见出来。原来金钟儿不好意思说出洗脚，如玉又不代为告白。萧麻子心上，便大不自在起来。忽见玉罄儿掀起西房帘子，笑说道：“萧大爷，过我房里来坐坐。”萧麻子应道：“就是。”站起来，将册页包了，指着说道：“这件东西也还好。”如玉道：“委实家间颇多，用不着他。”萧麻子略笑了笑，点着头儿道：“用不着他，也就罢了。”提上册页，入西房去。

如玉去后园小解回来，到东房内，见金钟儿才缠了脚，还在炕上扎榜未完，问如玉道：“萧大爷说什么卖不卖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如玉将他卖册页的话，说了一遍。金钟儿忙问道：“他去了没有？”如玉道：“在西房坐着。”金钟儿急下炕来，到厅前叫道：“萧大爷。”叫了两声，小女厮在院中说道：“走了。”金钟儿回东房，向如玉道：“今日册页这件事，你处错了。”如玉道：“我那里有二十多两银子，买这些事物？”金钟儿道：“谁教你买他？这是两个月来，没见你一个钱，拿这册页，作个引子。你买下更好；你不买，原该应许帮他令亲，或五两，或四两，完钱粮就是了。”如玉道：“我与他令亲，无一面之交，我帮他怎么？”金钟儿笑道：“好整人！萧大爷那里有欠钱粮的令亲？你要知道，令亲就是萧大爷，萧大爷就是令亲；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先时还明白些，怎如今越法不如先了？也罢，等他明日来，我合他说罢。只是素日萧大爷从不去西房里坐。”如玉道：“是玉姐叫了去。”金钟儿道：“那淫妇教他去做什么？这到不可不防备。”如玉道：“怎一个人多疑如此！”金钟儿道：“你……你就只会……”说到此句，又笑了。

次日午饭后，两个在东房内，并肩叠股，说情趣话儿。只听得院外有人问道：“那个是金钟儿的房？”又听得小女厮说道：“这边就是。”说未完，见一大汉子将帘子挝起，踉踉跄跄的颠将入来。头戴紫绒毡帽，外披一口钟青布哆啰，内穿着蓝布大袄，腰里系着一条搭包。入了门，将屁股一歪，就坐在炕沿边上。如玉躲在地下，一把椅子上坐着。金钟儿却待下地，那汉子大喝道：“坐着！不许下去！”金钟儿见这人醉了，只得坐下，问道：“客爷是那里来的？”那汉子把两只眼睛，半闭半开的答道：“你问我么？我从我家来。”说着，将一条

腿，往炕一伸，问金钟儿道：“你就是那金钟儿么？”金钟儿道：“我就是金钟儿。”那汉子指着如玉道：“他是谁？”金钟儿道：“是泰安的温大爷。”那汉子道：“就是温二爷，便怎么？你和他说话，我与他结拜个弟兄。”金钟儿道：“温大爷从不和人结拜弟兄。”那汉子道：“想是嫌我的胡子长，我拔了他。”说着，用手拔下几根来，向金钟儿道：“这个使得了，使不得？”金钟儿不言语。那汉子将怪眼睁起，冷笑：“怎么我问着你不言语？必定是为我人品不高，玷辱你的姑老。”金钟儿道：“温大爷为人，最是谦和，只是生平不好与人结拜弟兄。”那汉子哈哈的大笑道：“也罢。他既不好与人结拜弟兄，你与我结拜个弟兄罢。”金钟儿道：“我是个女人，怎么与客爷结拜弟兄？”那汉子道：“与我结拜个两口子罢，我让你做汉子，我做老婆，何如？”金钟儿见话语邪了，叫郑三道：“有客在此，你也不来支应。”叫了几声，郑三也不知那里去了。

如玉看见光景不妥，连忙往门外走。那汉子把左胳膊一伸，拦住了门前，不放如玉出去。如玉又只得回椅子上坐下。那汉子道：“温二哥，你上炕来，我与你吃三杯。”如玉不回答。那汉子发话道：“怎么，我让你吃酒，你装聋推哑，你真个当我沾你的光么？别人认得你是温大哥，我的拳头认不得你是温二爷。”金钟儿向如玉道：“你就在我身边坐坐罢。”如玉无奈，坐在炕上。那汉子见如玉坐下，又低着头笑了，从怀中拉出五六寸长的一把小沙壶来，将塞儿去了；又掏出个小酒杯儿来，前仰后合的斟酒；一半斟在杯里，一半斟在杯外。先拿一杯，向金钟儿嘴上一掬，说道：“你吃。”金钟儿接在手内。又从怀内掏出一个酒杯，斟上酒，向如玉脸上一伸，说道：“你吃。”如玉也只得接住。随后又掏出个杯来，斟一杯，一饮

而尽，拍着腿长叹道：“杀人可恕，寡酒难当。”又从怀中捞出两个生鸡蛋来，向金钟儿道：“送你一个吃。”金钟儿道：“这是生鸡蛋，该怎么吃？”那汉子笑道：“你原是樱桃小口，吞不了这一个鸡蛋。我与你分开吃罢。”用手一捏，弄的黄子、白子，流的手上、炕上都是。又将一个，在自己牙上一磕，黄白直流嘴上，忙用手掌在嘴上揉了几下，弄的胡子皆黄，笑向金钟儿道：“好苏胞东西，一沾手就破了，快拿手绢儿来，我揩手。”金钟儿道：“我没有手绢儿。”那汉子道：“你没手绢儿，你这衣服襟之就好。”说罢，应用手来揩。吓的金钟儿连忙将一块铺枕头的布子递与。那汉子拿过去，胡乱揩了两下，将手上未尽的黄白，都抹在自己眉眼上。金钟儿又叫他妈。少刻，郑婆子从后面走来，见炕上坐着个醉大汉，问道：“客人是那里来的？且去厅上坐。”那汉子斜瞅一眼道：“这是皇宫，是御院？我坐不得么？”郑婆子道：“这房里有客人，请到厅上，有话和我说。”那汉子道：“难道我不是客人么？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你要替你闺女，挡我一火。只是我禀性不爱老淫妇。”郑婆子道：“客人少胡说。”那汉子大笑道：“这个地方，再不许我胡说，天下也没张口的地方。你且少多说，吃我个响屁鼓儿。”说着，脱下只鞋来，在郑婆子屁股上打了一鞋底，几乎打倒。郑婆子喊天振地的寻萧麻子去了。那汉子哈哈大笑道：“这老淫妇如许年纪，还是这样怯床，不耐调戏，屁股上着了一下，就没命的跑了。”

不言醉大汉在房中炒闹，且说苗秃子家中安顿了一番，又到试马坡来。入门不见郑三家两口子，先走到厅屋西房内，瞧了瞧，玉罄儿也不在。原来玉罄儿避嫌疑，躲在后面去了。苗秃子又到东房里来。一掀帘子，见如玉和金钟儿两从此坐在东边炕上；西边炕上坐着一个穿布衣服的大汉，指手画脚的与他

两个说话。如玉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看见苗秃子入来，心下大喜，连忙下地。金钟儿也在炕上站起来。苗秃子满面笑容，向如玉、金钟儿举手道：“久违，久违。”只听得那大汉子大喝了一声，说道：“不许多说！”苗秃子被这一声猛喝，到喝的呆了，掉转头来，眼上眼下的看那汉子。那汉子见苗秃子不转眼的看他，心中大怒，喝叱道：“你看我怎么？”苗秃子摸不着头脑，低声问如玉道：“这是谁？”如玉摇头道：“认不得。”那汉子指着苗秃，问金钟儿道：“他是个什么人？”金钟儿道：“他是泰安州的苗三爷，现做府学秀才。”那汉子冷笑道：“他既是秀才，他的头发都那去了？”金钟儿不好回答。那汉子见金钟儿不言语，心里大疑起来，骂道：“我看这厮光眉溜眼，分明是泰安州的和尚，假扮了秀才，到你家来充嫖客。”又用手指着苗秃子大喝道：“与我摘去帽子，我要验看！”苗秃子见他睁着圆彪彪两只怪眼，与灯盏相似，心上着实害怕，向如玉道：“我走罢。”刚到门前，那流子提着碗口大的双拳，喝道：“你敢走么！”苗秃连忙回来。金钟儿见他急走急回，神情景况，甚是可笑，不由的嘻笑有声。那汉子见金钟儿笑，他也仰着头笑起来。苗秃趁他笑的空儿，往外飞跑。那汉子见苗秃偷跑出去，大踏步赶出。金钟儿向如玉道：“不好了，这一赶上，将苗三爷打几下，我父亲脸上须不好看。”

正说着，只听得门外脚步乱响，原来是大汉子将苗秃提回。提到当地下，用右手捉住苗秃脖项，向大竖柜上一推，口中说道“碰”响一声，只听得苗秃“呵呀”，口内喊叫道：“疼杀了！疼杀了！”大汉子喝道：“你再喊叫，我便摔死你！”又听得苗秃柔声道：“不叫，不叫，再不敢喊叫。”大汉子道：“不叫喊，便饶你。”于是放开手，又在苗秃头上拍了一下，说道：“便宜你。”谁想这一拍，将帽儿拍吊，露出光头。大

汉子看见，大笑道：“我说是个和尚，不想果然。”苗秃子如飞的钻在西边柜夹缝中，两手摸着头在里边嗯哈不已。金钟儿见那一碰，已忍不住要笑；今见将帽儿拍吊，躲在柜夹缝中揉头，光眉光眼，形像甚是难看，只笑的骨软筋酥。那大汉子见金钟儿笑的高兴，他坐在炕上，也便陪着大笑不止。

猛听得院外郑婆子吵嚷，又听得一人喝道：“什么人在此胡闹！”须臾，见萧麻子入来。那汉子看见，就和小学生见了业师一般，一蹶劣跳起在地下侍立，萧麻子道：“原来是你。你到此做什么？”那大汉道：“我寻郑三，借几个钱。”萧麻子道：“他那有余钱与你？”说着从腿内取出个包儿来，递与大汉道：“这是二两银子，拿去买酒吃。以后再不许到这地方来。”那大汉接在手中，说了声：“多谢大爷照拂。”拿着一步一颠的去了。如玉向萧麻子举手道：“老哥若再来迟一刻，我们都被他折磨死矣。”萧麻子猛看见苗秃在西墙边大柜夹缝中，半藏半露的站着，大笑道：“秃兄弟是几时来的？帽儿也不戴一顶。”苗秃子闭了双睛，两手揉着头，一句不言语，也不走出来。金钟儿又前仰后合的大笑起来。如玉将苗秃扶出。苗秃睁开眼，朝着萧麻子跳了两跳，大叫道：“了不得！了不得！”又指着自已秃头说道：“这是怎么？”苗秃子又将双眼紧闭，只是摇头。金钟儿又大笑起来。如玉将大汉捉回苗秃话，说了一遍。萧麻子又大笑。苗秃子睁开眼，大叫道：“唐汉以来，未尝有此一碰！”喊叫罢，又向萧麻连连作揖道：“我是瘦弱书生，不能与那厮作对。你若肯与我报此一碰之仇，便是我重生父母。你若不与我报仇，着你家男盗女娼。”萧麻子道：“这秃奴才，真是少打之至！”苗秃说罢，坐在地下椅子上，一手揉头，一手在心胸上摸索。萧麻子道：“他的帽子到的那去了？”金钟儿又笑起来，指着柜底下道：“那不是？”如玉

替他拣起来，戴在头上。苗秃又说道：“了不得！真是一万分了不得！不知那里来的一个囫圇八索儿，凶的合天神一般，把我学生几乎苦死！全不晓得凌辱斯文是何等罪犯。”金钟儿道：“那大汉果然利害，不想见不得萧大爷，要教他来就来，要教他去就去，到像是用熟了的人。”萧麻子道：“他是咱们堡西有名的挡人碑。今日还算吃的酒少，若吃的酒多，连我也不敢惹他了。”金钟儿笑道：“日后只教他吃个半醉儿。就罢了。”萧麻子瞅了一眼道：“这小顽皮，单管胡说。”

少刻，郑三来。金钟儿因他不照看门户，尽力数说了几句；又将卖春宫并玉罄儿与萧麻同谋，差挡人碑来寻闹，告诉与郑婆子。郑婆子将玉罄儿叫到后院，再三审问。玉罄儿以不知情回答。郑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若不是为苗秃子来，几乎挨一顿好打。此后与金钟儿越成不解之仇恨。正是：

小人伎俩等于龟，明不作为暗作为。
信矣嫖场多嶮巇，歌吹谈笑伏安危。

第五十四回

过生日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词曰：

情郎妓女两心谐，豪奢暗减裁。虔婆朝暮恨无财，友情也拟猜。

一过生日情态见，帮闲龟子罢春台。陡遇送银人至，小人侧目来。

右调《炼石天》

且说温如玉在郑三家嫖的头昏眼花，辨不出昼明夜暗，只知道埋头上情。金钟儿教与他的法儿，虽然支撑了几个月，少花了几两银子；无如乐户人家，比老鼠还奸，早已识破他们的调度。郑三还念如玉在他家花过几个大钱，怎当郑婆子剔尖拔毛，一尺一寸，都要打算在如玉身上。这些时，见如玉用钱有斟酌，萧麻子三两、五两到叨点实惠；自己贴上个女儿，夜夜陪睡；又要日日支应饮食；每夜连五钱银都合不来，心上甚是

不平。又见金钟儿一味与如玉打热，不和他一心一意的弄钱，这婆子那里放得过去？起先不过在房里院外，吐些掂斤播两的话说，讥刺几句，使如玉知道；后来见如玉装聋推哑，是个心里有了主见，就知是他女儿指教的，便日日骂起金钟儿来。不是嫌起的迟，就是嫌睡的早；走一步，也有个不是在内；连饮食都消减了。金钟儿心爱如玉，只要与他省几个钱，任凭他妈大骂小骂，总付之不见不闻。如玉又气不过，到要按一夜一两找还他。金钟儿又不肯。昔日苗秃子嫖钱，通是如玉全与；再不然，垫一半。自从金钟儿教唆后，苗秃子来来往往好几回，如玉一两不帮，借也不应。苗秃子虽然不如意，知如玉钱亦无多，心上到也罢了。只是这玉罄儿深恼如玉待他凉薄，又恨金钟儿那一番痛骂，怨深切骨，因此上每逢苗秃子来，就批评他无才无能，连个憨小厮也牢笼不住。自己在嫖赌场中养大的人，还要掏生本儿当嫖客，难道那萧麻子长着三头六臂不成？怎么他就会用憨小厮的钱儿？日日用这些半调唆、半关切的话话唬。

苗秃子也就有些气恼在心，想了些时，想出个最妙的道路：每逢郑婆子与金钟儿拦嘴，或讥刺如玉，他便抢在头前，虚说虚笑，替如玉哭穷。这却有个大作用在内。譬如一人欠债，一人要钱，从中有个人替那欠债的哭穷，十分中就有七八分安顿的下来。这乐户人家，讲到“银钱”二字，比苍蝇见血还甜，任凭他女儿接下疯子、瞎子、毛贼、强盗，再甚至接了他同行亡八，只要有钱，通不以此为耻，只是见不得这一个“穷”字听到耳朵里，真是锥心刺骨，势不两立的勾当。每逢苗秃子替如玉哭一遍穷，便更与如玉加一番口舌。如玉识破他的作用，彼此交情越发淡了。当日每饭必有酒肉、并好果品，不是萧麻子相陪，就是苗秃子打趣；如今是各吃各饭；各人在各人嫖房内，同坐的时候甚少。如玉的茶饭，午间止有一样肉，至多也

不过四两；早间通是豆腐、白菜之类；油盐酱醋等物，也不肯多加些，反不如苗秃子和玉罄儿的饮食还局面些。金钟儿知如玉不能过甘淡薄，常买些肉食点心，暗中贴补。也有割斤肥肉，拿去厨房中收拾，郑婆子就骂起打杂的来，说他落的是瞎毛，必着他调和的没一点滋味，半生不熟的方送上来。如玉虽说是行乐，究竟是受罪，不但从良的话不敢题，每日除大小便之外，连院中也不敢多走动，恐怕被郑婆子诘咍。萧麻子也不管谁厚谁薄，总是月儿钱，到要常使用三五两。不与他，就有人来闹是非。饶这般忍气节用，这几个月还用去六七十两；又兼有张华、韩思敬两家老小，没的用度，便着如玉写帖子，向王掌柜铺中去取。取的那王掌柜不耐烦起来，又知如玉经年家在试马坡嫖赌，大料这几百银子，也不过是一二年的行情，没有什么长寿数在他铺子中存放，好几次向张华说，着回禀如玉，将银子收回。张华恐银子到手，怕如玉浪费起来，作何过度？自己又不敢规谏。止存了个多支架一年是一年的见识，因此总不肯替他说。

一日六月初四日，是如玉的寿日，早间苗秃子和萧麻子每人凑了二钱半银子，他们也自觉礼薄，不好与如玉送，暗中与郑三相商，将这五钱银子买些酒肉，算与郑三伙请；第二日不怕如玉不还席。郑三满口应允，说道：“温大爷在我们身上，也用过情。二位爷既有此举动，我半此银买些酒肉；不够了，我再添上些，算二位爷与温大爷备席。明日我另办。”话未说完，郑婆子从傍问道：“是多少银子？”萧麻子道：“共是五钱，委曲你们办办罢。”郑婆子道：“那温大爷也不是知道什么人情世故的人，我拙手钝脚的也做不来。不如大家装个不知道，岂不是两便？”萧麻子道：“生日的话，素常彼此都问过，装不知道也罢，只是看的冷冷的。”说罢，又看苗秃子。苗秃

子道：“与他做什么寿？拉倒罢。”于是两人将银子各分开，抽起去了。金钟儿这日绝早的起来，到厨房中打听，没有与如玉收拾着席，自己拿出钱来，买了些面，又着打杂的做了四样菜吃早饭。午间又托与他备办一桌酒席。回房里来，从新妆束，穿一件大红氅儿，银红纱衬衣，鹦哥绿遍地锦裙儿，与如玉上寿。若是素常，苗秃子看见这样妆束，就有许多的话说；今日看见，只装看不见。到了午间，金钟儿去厨房里看打杂的做席，他妈走来骂道：“你这臭淫妇，平白里又不赴席，又不拜年，披红挂绿是为什么？闲常家中缺了钱，和你借件衣服典当，千难万难；今日怎么就上一新了？真是死不知好歹的浪货！”金钟儿道：“今日是温大爷的寿日，他自到这姓郑的家，前前后后也花费八九百两银子。就是这几个月，手头索些，也未尝欠下一百五十。若将借他的八十两银子本本利利详算起来，只怕除了嫖钱，还得倒找他几两。我虽然是个亡八羔子娼妇养的，也还颇有些人性、人心，并不是驴马猪狗，恩怨不分，以钱为命的人。就是这几件衣服，也是姑老们替我做的，又不是你替我做的。我爱穿就穿，不爱穿就烧了，谁也管不得我。若害眼气，也学我把浑身的骨头和肉，都舍出来，教人家夜夜揉擦，总弄不上绸子、缎子，粗布衣服也骗两件，吃这些淡醋怎么？”

“郑婆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将牙齿咬的怪响；拿起个瓦盆来在炕沿上一墩，立刻成了三半个，口里说道：“反了！气杀我，气杀我！”金钟儿也挝起两个盘来往地下一摔，打了个粉碎，说道：“气杀你！气杀你我将来还有个出头的日子。”打杂的胡六道：“费上钱，治办上酒席，嚷闹的教温大爷听见，一总是个不领情。”郑婆子道：“谁教他领情哩？”金钟儿道：“你一毛儿不拔，他为什么领你的情？”胡六道：“罢哟，老奶奶老翻了，二姑娘又没老翻了，休教有空听见笑话。席面我

自收拾妥当，二姑娘也不用再来，请回去罢。”娘儿两个听了，都不言语；四只眼彼此瞅了一会。金钟儿往前边去了。

到了午间，打杂的走入金钟儿房内，问道：“菜放到厅上了，可用请萧大爷不用？”金钟儿道：“平白的又放到厅上怎么？还照素日一样打发就是了。”如玉道：“你真是费心多事，我不说么，如今是甚么光景？还过生日？你既然预备下，苗老三他们想来也知道，还是在一处坐为是。”金钟儿道：“我不。我嫌他们太凉薄。那一个没受过你的好处？就来与你作个揖，也是人情，怎么都装起不知道来了？萧麻子还可，这苗老三他怎么该是这样待你？”如玉听了，也就不言语了。打杂的把小菜儿搬入来，放在炕桌上；又拿入酒来。金钟儿满斟起一杯，奉与如玉，笑盈盈的说道：“我拜拜你罢。”如玉连忙站起来，拉住道：“这都是没要紧的想头。”两人方才对面坐下，共叙心田。直吃到未牌时分，方才将杯盘收去。

没有两杯茶时，只见打杂的入来说道：“有泰安州一个姓王的坐着车来，要寻温大爷说话，现在门前等候。”如玉道：“泰安有甚么姓王的寻我？想是他错寻了。”金钟儿道：“是不是，你出去看看何妨？”如玉走到门前一看，原来是他的旧伙契王国士。如玉连忙相让。见国士从车内取出个大皮搭联来，赶车的后生抱在怀内，跟将入来。郑三迎着盘问。如玉道：“是我的一位旧朋友，到这里看望我。”郑三见那后生怀中抱的搭联，走的有些沉重费力，心上不住的猜疑。如玉将王伙计让在金钟儿房内。金钟儿问明，方知是如玉的旧伙计，上前万福。慌的那王伙计还礼不迭。彼此揖让坐下。金钟儿看那伙计，年约五十多岁，生的肥肥胖胖，穿着一件茧绸单道袍，内衬着细白布大衫，坐下敦敦笃笃，像个忠厚不少饭吃的人。那后生将皮搭联往炕头上一放，把腰直了一直，出了一口气，站在门傍

边，眼上眼下的看金钟儿。金钟儿向那后生道：“客人且请到我这院内南房里坐。”那后生走将出来，郑三接住，问了原由，才知道是送银子来，慌的连忙让到南房里坐。郑婆子催着送茶。

再说王伙计向如玉道：“晚生去年邻了在爷的七百银子，原欲托大爷的洪福，多赚几个钱，不意新财东手脚大，将本银乱用。晚生恐怕他花用尽了，今日与大爷送来。除大爷零碎使用外，净存本银五百二十两。”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本清账来，里面夹着如玉屡次取银帖子，双手递与如玉看。如玉道：“你替我使着罢了，何苦又送来？”王伙计道：“晚生适才不说么，实实的不敢在铺中存放了。也曾和张总管说过几次，总不见他的回信，所以亲自来交。”如玉道：“你送来不打紧，我又该何处安放？”王伙计道：“任凭大爷。”金钟儿取了四百钱，走出来向胡六道：“你快买些酒肉，收拾起来，好打发客人吃饭。那个赶车的，也要与些些酒肉吃。”郑婆子连忙跑来，笑说道：“你这孩子好胡闹！我家里的客人，和你拿出钱？快拿回去，我自有妥当安排。”胡六却待将钱递回，金钟儿道：“你少在我跟前浪，买你的东西去罢。”说毕，回房里坐下，骂的胡六把手一拍道：“这是那里的晦气！”郑婆子道：“你还不知道他的性儿，从小儿就是个有火性的孩子。你只快快的买去罢。我在厨房里，替你架火安锅滚水等你。”胡六去了。

这边王伙计将搭联打开，将银子一封封搬出来摆在炕上，着如玉看成色，称分两；又要算盘，与如玉当面清算。如玉笑道：“我还有什么不凭信你处么？何用清算？你说该多少就是了。”王伙计道：“大爷若不算算，晚生也不放心。”讲说了半晌，才不算了。又一定着如玉称分两。金钟儿道：“这银子不但温大爷，就是我也信的过，是丝毫不错的。就是每封短上一头半钱，难道还教添补不成？”王伙计拂然道：“你这婊

姐就不是了，亏你还相与过几千百个人，连我王老茂都不晓得。不但一钱二钱，便是一两二两，我也从不短人家的，怎么才说起添补的话来？”金钟儿笑道：“是我过於老实，不会说话。

“又向如玉：“你就称称分两罢。”说罢，将戥子取过来。如玉见他过于小心，随即称兑了几封，都是白银子，每一封不过短五六分，也就算是生意人中的大贤了。兑完银子，便立刻要抽借约。如玉道：“你的借约，还在家中，等我回家时拣还。你若信不过，我此刻与你立个收帖何如？”王伙计道：“大爷明日与晚生同回去罢。五六百银子，不是顽的。”如玉道：“我亲笔写收帖，就是大凭据。我和你财东、伙计一场，难道会将来赖你未还不成？”王伙计甚是作难，不得已，着如玉写了收帖，自己看了又看，用纸包好，揣在贴肉处，才略放心些了，就要起身辞去。如玉道：“你好容易到此，我还要留你歇息几天。”王伙计道：“晚生手下还管着许多小伙计，如何敢在姨儿家停留？”如玉笑道：“怎么你这样腐板？也罢。这里也有客店，你吃了饭，我送你安歇。”王伙计才不推辞了。金钟儿将银子都搬入地下大柜内。胡六端入菜来。两人对面坐下。金钟儿在下面斟酒坐陪。不意郑婆子又添了许多菜数。那王伙计到好杯儿，酒到便干。如玉见他有几分酒态，指着金钟儿问道：“你看他人物好不好？”王伙计看了金钟儿一眼，就将头低下了。少刻，吃完酒饭，王伙计连茶也不吃，拿出搭联，又叮咛如玉回城时抽约，如玉送出院来。慌的郑三急来相留。如玉说明绝意不在的话，同郑三领他到店中去了；又与了赶车的几钱银子。须臾如玉回来，小女厮将灯送入。

没有半顿饭时，忽听得后面高一声，低一声叫吵，到像有人拌嘴的光景。忽小女厮跑来说道：“二姑娘，还不快去劝解劝解！老奶奶和老爷子打架哩！”金钟儿道：“为什么？”小

女厮道：“老爷子同大爷送了那姓王的客人回来，才打听出今日是温大爷的寿日，午间没有预备下酒席，数说了老奶奶几句。老奶奶说：‘你是当家人，你单管的是甚么？’老爷子又不服这话。就一递一句的拌起口来。老奶奶打了老爷子一个嘴巴，老爷子恼了。如今两个都打哩。苗三爷和大姑娘都去了；二姑娘还不快去！”金钟儿鼻子里笑了一声，向如玉道：“这般伎俩，亏他们也想算的出来，真是无耻！”如玉也笑了。小女厮急的了不得，一定要金钟儿去。金钟儿道：“我没功夫，任凭他们打去，不拘谁打杀一个到好。”小女厮催了几遍，见金钟儿不去，也就去了。待了半晌，不听得吵闹了，猛见苗秃子掀帘入来，望着如玉连揖带头的就叩拜下去。如玉还礼不迭。苗秃子扒起来说道：“我真是天地间要不得的人！不知怎么就死昏过去，连老哥的寿日都忘记了。若不是劝他老两口儿打架，还想不到。”又指着金钟儿道：“你好人儿，一句儿不说破。”金钟儿道：“谁理论他的生日、寿日哩？今日若不是人家送着几两银子来，连我也想起是他的寿日。”苗秃道：“没的说，明日是正生日，我们大家补祝也不迟。”如玉道：“我的生日，是五月初四日，已经过了。”苗秃子笑道：“你休混我，我记得千真万真，是这两日。昨年在东书房，不是我和你吃酒么？”于是虚说虚道，亲热了半晌；又极力的奉承了金钟儿几句，方才归房去安歇。

次日郑三家杀鸡宰鸭，先与如玉收拾了一桌茶食；又整备着极好的早饭。苗秃子知会了萧麻子，在厅内坐着，等候如玉起来补送寿礼。等到巳牌时分，白不见动静，各有些饿的慌；又不肯先吃些东西，都是打扫着空肚子，要吃郑三家的茶食和早饭，做补祝的陪客。郑婆子于昨日已问明赶车的后生，说送来五六百两银子，在自己女儿房里收着。这是一百年再走不去

的财帛；不过用耽搁几月功夫，不愁不到自己手内。今日恨不得将温如玉放在水晶茶碗里，一口吞在腹中。若是平素，这时候不起来，这婆子不知大喝小叫到怎么个田地。堪堪的到午牌时分，还不见开门。萧、苗二人，等的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到门前、院中走来走去的咳嗽；又故意高声说笑。郑婆子忍不住到他女儿窗外听了听，像个唧唧喁喁的说话；瞅着院内无人，悄悄的用指甲将窗纸掐破一块，往里一觑，见两人俱光着身子，如玉把他女儿按倒在一张椅子上狠干；又见他女儿发散钗横，软瘫在椅子上，弄成个有气无力的死人一般，连忙退回去，心里说道：“原来这温如玉有这般本事，怪不得小淫妇儿和他一心。”又想到自己身上；幼年时也曾瞒着郑三偷过五六个人，从没教人家弄得失魂丧魄，到这样快活时候，真是空活了一世。叹赏了一会，掀过个板凳来，坐在窗台阶下，通不许人在台阶上走。少刻，听的他女儿说话，他只当是事完了。再一细听，口中嚼念的都是吃亏话，没一句儿讨便宜。又听得抽送之声，比三四个人洗衣服还响。郑婆子不由的心上惊惧起来，说道：“这孩子的性命只怕就在此刻，这姓温的小厮好狠利害。”须臾波平浪静，郑婆子才知道饶了他女儿，连忙预备净面水去了。又待一会，将门儿放开，小女厮送入水来，两人梳洗罢。胡六请厅上吃茶，金钟儿道：“俺们不出去。不拘什么白菜、豆腐，拿来吃了就是。”

胡六去了，转刻又入来相请。又听得苗秃子说道：“温大爷起来了没有？萧大哥等候了半天了。”如玉只得出去。萧麻子一见，笑的眼连缝儿都没有，大远的就弯着腰，抢到跟前下拜，也不怕碰破了头皮。苗秃子也跪在萧麻子肩下，帮着行礼。如玉还礼毕，萧麻子道：“昨日是大爷千秋，我相交不过年余，实不知道。”又指着苗秃子道：“这个天杀的不知整日家所干何

事，自己忘记了也罢，还不和我说声。”苗秃子将舌一伸道：“好妙话儿！我既然忘记了，还那里想的起和你说？”如玉道：“我的生日已过了，就算上是我的生日，我如今也不是劳顿朋友过生日的人。”萧麻子从袖内取出个封儿来，上写着“寿敬二两”，下写着他和苗秃名字，双手送与如玉。如玉那里肯收？推让了好一会，萧麻向苗秃道：“何如？我预先就知道，大爷不肯收，你还说是再无不收之理。如今我有道理。你在明日，我在后日，各设一席。今日让与郑三，这几月疏阔的了不得，也该整理起旧日家风来了。”苗秃子道：“说的是。大家原该日日快聚，才像个朋友哩。”又见玉罄儿从西房内慢慢的走来，笑道：“我也无物奉献，止磕个头罢。”如玉连忙扶住。胡六摆放杯盘，是十六样茶食，红红绿绿，甚是丰满。随即郑三入来说道：“昨日是大爷千秋，晚上才晓得，还和老婆子生了会气。”正说着，郑婆子从门外抢入来，说道：“大爷不是外人，就是昨日示曾整备酒席，实是无心之过。只是没有早磕个头，想起来教人后悔死。”说着两口子没命的磕下头去。如玉拉了半晌，方拉起来。

如玉道：“我这半年来手内空虚，没有多的相送，心上时时抱愧。承你老夫妻情待我始终如一，不但饮食茶水处处关切，就是背面后也没半句伤触我。今早又承这样盛设，到教我又感又愧！”郑婆子道：“大爷不必说钱多钱少的话，只要爷们情长，知道俺们乐户人家的甘苦，就是大恩典了。”萧麻子冷眼看见郑婆子穿着一双毛青梭新鞋，上面也绣着红红白白花草，因郑三在面前，不好打趣。少刻，两口子都出去了。萧麻子向玉罄儿道：“你三婶子今日穿上这一双新花鞋，到穿的我心上乱乱的。你可暗中道达，着他送我一只。”玉罄儿道：“你要他上供么？”萧麻子道：“谁家上供用那样不洁之物？不过藉

他打打手铤，觉得分外又高兴些。”众人都笑了。苗秃子：“金姐还梳头么？”胡六道：“二姑娘说来，今日不吃饭，害肚哩，不受用哩。”苗秃子道：“这又是个戏法儿。他不吃饭，我们还要这嘴做甚么？”萧麻：“我拉他去。”于是不容分说，将金钟儿拉出，五人同坐。正是：

一日无钱事事难，有钱顷刻令人欢。
休言乐户存心险，世态炎凉总一般。

第五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词曰：

荡漾秋波落泪痕，送郎财物在黄昏。远情深意出娼门。
为下科场离别去，空留明月照孤村。一灯相对夜销魂。

右调《浣溪沙》

话说如玉在郑三家过生日，萧、苗二人各请了一席，如玉又还了一席，鬼混了三四日。只因有这几百银子，入在众人眼内，弄得鸨儿、龟子动了贪心，苗秃、萧麻生了痴念，一个个不说的强说，不笑的强笑，每日家簇捧着如玉和羊脂玉滚盘珠一样，比一来时的如玉还新鲜几分。孰不知他们把精神俱属罔用。若依着如玉，他原是公子出身，止知挥金如土，那知想后思前？就是如今穷了，他的豪奢心性仍在，这几两银子也不愁不到他们手内；无如里面插着金钟儿与他做提调官，这女厮不过情性急暴些，讲到人情世故上，真是见精识怪，透露无比。

依如玉的意思，念在郑三家日久，虽然他款待凉薄，一个乐户人家，原指着姐妹和闺女过日子，就与他五六十两也不为过；又见萧、苗二人爱钱的景况，甚是可怜，也是点缀他们数金，因与金钟儿相商。谁想金钟儿另有主见，向如玉开说道：“你不过是为贪恋着我，在他们身上用情。你想想：如今的时候，银子出去最易。你若教他回来，比登天还难！刻下有这几百银子放在身边，便是个虎豹在山之势。我父母从今断不敢薄待於你；你就再迟一半月与他，也不迟。至于萧、苗二人，且乐得教他们望梅止渴，日日受享他们的趋奉。到看不过眼时，与萧麻子几两罢了。但是我还有一虑：这个去处是风波不测之地，千人可来，万人可去。别人尚不足介意，诚恐萧麻子利心过重，或勾通匪类，意外生枝。你又是孤身，我又是个妇女，五六百银子放在此地，终非妥局。刻下若将银子拿回泰安，不但我父母切骨恨我，萧麻子于你，也不肯罢休。你我想要安然相守一日，也恐怕不能。依我的主见，你可速速写一字，叫张华坐车来，字内再说与他。若我父母问时，只说是你家老太太祭辰，请你回去上祭，他们就不疑心了。我连夜做成几个布搭包，不论三更四更，与张华约定，将银子转去。只用往返两次，就都带回泰安，教他收存在妥当地方，岂非人鬼不知？仍然这里连五十两也不用存留，以防不测。再如你我终身的事体，我打算已久，若轻轻松松的嫁你，断不能够。我已立定志愿，除你之外，今生誓不再接一人。任凭我父母刀锯斧砍罢了。他将来见我志愿已决，定视我为无用之物，到那时他们都心回意转，不过用二三百银子，便可从良。我自从接客至今，五年光景，身边零碎，积下有百十多两银子，衣服、首饰，也值百十余两，你将来回家时，可尽数带去。日后，我若有福，得与你做一夫一妻，到你家中过起日月来，我又有一番安排。你的住房，是

三百多银子买的，不妨卖了，费一百来银，买几间小房居住。张华人老实，存心也还为顾你，可留在家中。你家中还有个姓韩的，我听得说，闺女、儿子到有四五个，这不但天天吃米，即年年穿布也了不得。这原该早与他几两银子，着他出去另过。我从良满估上三百两，我与你的东西，若变卖了，便有二百四五。你不过止出着五十多两，我就是你的人，将来好也是个过，歹也是个过。穷人家一文无有，也未尝尽行饿死，还要养活儿子女哩。为今之计，可咬定牙关，只拼出三四十两来，在此混到水尽山穷处，方零碎与他们。将来我父母若赶逐起你来，你只管回家，留下我与他们拌着走。人生在世，能有几何？与你快活得一日是一日。我实实的舍不得你，再交好别人。”说着雨泪纷纷，倒在如玉怀内。

如玉听了，感激的入骨切髓，连忙抱起来，用自己的脸儿来回与他揩抹；温存了半日，方说道：“这温如玉家门不幸，叠遭变故。若在三四年前，早已与你成就了心愿了。你的议论，都是从心眼中细针密线盘算出来的，只是愁你将来要大受凌虐。你父亲还罢了，你母亲不是善良神道。”金钟儿道：“任凭他。拼上个死，谁也打发的下去。”如玉道：“你今说到此际，我也有个隐衷，屡次想要说，只是不忍与你分离。”金钟儿惊问道：“你为何说出离别两字？”如玉道：“我如今家业凋零，只有一日不如一日，断无兴发之期。目今已六月初十日，离科场仅有五十来天。我意思要回家，读几句书，或者藉祖宗功德，侥幸一第。异日总不能中进士，挨次做个知县或迁就别途，也是日后的饭根。”金钟儿听罢，呆了一会，说道：“你这一下场，不知得多少日子才能完结？”如玉道：“若从如今回家，到八月初八日进场，十六七完场；二十内外，我可与你相会。此地离省城百余里，比泰安还近一半路，我场事一完，

即来看望你。”金钟儿道：“这是你功名大事，我何敢误你？但愿上天可怜，从此联捷。你出头的日子，就是我出头的日子。只是要与你隔别两月功夫，我真是一日也受不得。”如玉道：“你若不愿意着我去，我就不去。”金钟儿道：“这是什么话说？我不是那样不识轻重的女人。但是你回家读几句书，固是要紧；我想命里该中，也不在用这几天功夫。”如玉道：“我于八股一途，实荒疏的了不得。若要下场，必须抱抱佛腿。”金钟儿又自己屈着指头，数算了一回，方许在十天后回家。

两人斟酌停当，如玉写了字，暗中雇人送与张华，着他十八日雇车来接。至此，也没别的议论，惟有夜以继日的干那勾当。萧、苗二人见他们青天白日常将门儿关闭，也不过互相晒笑而已，那里知道他们早晚就要分别？只是不见如玉拿出银子来相帮，萧、苗着急之至。

到了十六日，金钟儿又与如玉相商：“起身时，与萧麻子留四两，说在下场后再多送；与郑三留二十两。”如玉道：“萧麻子送多送少，我又不该欠他的，到也罢；只恐这二十两银子，你父母未必肯依。”金钟儿道：“我早已都想算停当了，此番王伙计一你送银子来，数目多少，他们都知道。我猜必是那赶车的后生露的风声。你若将银子带回家去，不但我父母和你从头至尾清算嫖账，就是萧麻子亦必搬弄是非。如今有一妙法：我这后园中有的砖头石块，你我今晚取他些来，都用纸厚厚的包做十来封，每封写明数目，画上你的花押，放在我柜内。临行将我父母叫到跟前，着他们都——一看过，当面将柜子外面加上你的封皮，钥匙交付我收管。你的原银并我与你的银子、衣服、首饰，该在身边带的，你可同张华分带；该在被套内装的，俱装入被套内。我父母见你的银子不拿去，不但还与他留二十两，就一两不留，他也可以依允。将来你去了，设有

客来，他们看在这几百银子分上，也必不肯过于强我。待你中了，人情是势利的，我们再想别法。如此行去，看来还可以谎的过他们去。”如玉听了，喜欢的心花俱开，说道：“此计指鹿为马，以羊易牛，实妙不可言。”连忙将金钟儿抱过来，放在怀中，亲嘴咂舌的说道：“谁似你这般聪明，这般才智！我温如玉将来得你做夫妻，也真不罔生一世。”说罢，急急的将门儿关闭，两人又干起旧生活来了。

到了十八日，张华如期而至。如玉暗中和张华说明，张华大喜。郑三家两口子见张华来接，真如平空里打了个霹雳，烦萧、苗二人探问如玉，回家不回家。如玉总是含糊答应；怕郑三等生心防范，此夜四鼓从窗空内，付与张华银三百五十两，钗环首饰，一总转送过手。张华俱妥贴收藏。如玉原定在二十一日起身，到二十日晚间，两个难割难舍；又改在二十三日。郑婆子又嘱咐金钟儿，着将如玉千万留下。金钟儿满口应承。此晚将如玉的两个褥子，两个被子，俱皆拆开，将棉花去了些，所有的棉夹皮纱，凡新鲜些的衣服，尽铺绪在被褥内；又各用针线牵引的稳稳当当。

至二十二日，这一夜千言万语，叮嘱不尽。如玉也安慰了金钟儿许多话。五鼓时，两人将被套打开，把被褥四件装好，天色才有亮光。张华便教车夫拴起车来，在窗外请如玉。如玉又将二百五十两用搭膊自带在身上。郑三家两口子听得套车，各没命的扒起，到玉房中问讯。如玉说明要回家读书下场的原故；又将柜子开了，着郑三点查了银两封数，随即锁住，外面贴了封条，将钥匙交与金钟儿收存，嘱咐小心门户，到下场时即来；又言明场事完后，再来久住。郑三家两口子见十数封银子不带去，大放怀抱，心上甚是欢喜。如玉又拿过二十两一包银子，说道：“我在你家，遭扰日久，心甚不安。这些须银两，

权做家中茶水钱用，等我下场回来，再加十倍酬情。”郑三家夫妇见银子虽然极少，却大头段都在自己家里存着，于是陪着笑脸说道：“大爷在我身上，恩典甚重，只可惜没有好管待，早晚间不知得罪下多少。”郑婆子又接着说道：“大爷何必多心，与我们留这几两银子。至于嫖了的时日，大爷更不必多心。将来上算盘，也是打的出的。下场读书，是个正大题目，我们也不敢强留；但是走的太鬼秘了，也该早和我们说声，收拾一杯水酒送送，令旁人也好。难道必定是鹿鸣宴才好吃么？”如玉道：“我正怕你老夫妻费心，所以才不肯达知。”郑三向金钟儿道：“怎么你一句儿不言语？”金钟儿道：“自张大叔来，我问他走不走的话，也不知几百遍。今日五更鼓时，忽然扒起来要走。我把舌头都留破了，他决意要去，就着他去罢。我还有什么脸再说？”又拿过四两银子：“烦送与萧大爷，说不堪微礼，与小相公买双鞋穿罢。我大要不过一月后，就来看望令爱。”正说着，张华入来。如玉着他搬取褥套。郑三道：“怎走的这样急？”那里肯教张华搬取？自己揪起来，扛在肩头。郑婆子连忙拿起衣服包。如玉向金钟儿举手道：“话也不用再说，我去了，你要处处保重。”说着眼中泪行行直下。金钟儿止说了一句：“我知道。”那眼泪与断线珍珠相似，在粉面上乱滚。如玉出了东房，郑三道：“不用和苗三爷说说？”如玉道：“等他起来时替我表白罢。”出了大门，向金钟儿道：“你请回罢。”金钟儿也不回答，一步步流着痛泪，送出堡来。

如玉走一步，心上痛一步，只是不好意思哭出声，也不敢看金钟儿一眼。此时街上行人甚少，看见的，都挤眉弄眼，跟着观玩。一同出了堡门，车子跟在后面，如玉向郑三夫妇道：“感谢不尽，容日补报罢。”又向金钟儿道：“我说过的话，你要处处保重。你快回去，我走罢。”金钟儿流着泪，点了两

下头儿。郑三扶着上了车，还要送几里。如玉再三止住。

少刻，马行车驰，走的望不见了，金钟儿方才回家。有如玉与打杂的胡六留下二两银子，并小女厮的五钱，都递与他们。把门儿从新关闭，也不吃饭，低声痛哭不止。苗秃子起来，方知如玉去了，心上甚是怪异；又询知银子未曾带去，止与了郑三二十两，萧麻子四两，自己一分也无。与萧麻子说知，萧麻子心中念道：“这温如玉好没分晓，怎么敢将五六百银子交放在亡八家内？若我断不如此。”又想了想，笑道：“男女两个，都热的头昏眼花，还顾得甚么？”苗秃子总以不辞而去为歉。萧麻子道：“他与我留了四两，与你没有留下，他自然要早去。你他怎么辞别？”苗秃子道：“这小厮真是瞎了心，谁想望你那卖住房钱？”

再说如玉回到家中，安顿妥当带来的银物，也无暇读别的书，止将素年读过的几篇文章，并先时做过的窗稿，取出来捧玩。无如他分了心的人，那里读的入去？一展书时，就听见金钟儿在耳旁说话；离过书时，便想他的恩情，并嘱咐的要紧话儿。茶饭拿来，吃几口，就不吃了，不知想算甚么。人见他不吃，要将盘碗收去，他又低头吃起来。每一篇文章，再不能从头至尾读完，只读到半篇上，他自己就和鬼说起话来。时而蹙眉，时而喜笑，进而长叹愤怒，一刻之中，便有许多变态。伺候他的两个小小厮，在他面前不但嚷闹，就打起来，他十次到六七次不理。过了七八天后，才略好些。亏他有点才情，饶这样思前想后，不过二十五六天，肚里也装了三四百篇腐烂墨卷。又因与金钟儿会面心切，经文章也没功夫打照，止将正大拟题，看了看讲章；表判策论，打算着到省城再处。将自己和金钟儿的银子共六百三十两，赏了张华十两，着他制办衣服，跟随自己；带了一百五十两；其余的，一宗宗都点与韩思敬收

管，嘱咐他两口子小心门户。又将金钟儿的首饰、衣服，交与张华家老婆收存；为他是个人，不敢将银子与他。忙忙的收拾了一天，同张华坐车，到试马坡来。

金钟儿自从如玉去后，两人的情况都是一般，终日家不梳不洗，埋头睡觉。幸亏郑三是个怕是非的亡八，当日他妹子未从良时，因嫖客吃醋，打了一场官司，被他方官重责了四十板，逐出境外，他心上怕极，才搬到这试马坡来。从不敢寻找嫖客，有愿来的，碰着是个肥手，便咬嚼到底，只待那把手花用精光，他才另外招人；不然，一个行院人家，女儿那里闲的了一月两月？只三天没有嫖客，便急的猴叫。郑婆子到是个不怕是非的，恨不得夜夜有客。只因他心上贪恋着如玉那几百银子，又大料着金钟儿不肯轻易接人；若强逼他，万一惹恼如玉，将银子都取去，到为小失大了。因此有个肥嫖客来，都着玉罄儿支应，金钟儿便装做起病来。因此如玉去后，他竟得安闲。

这日正在房中闷坐，猛听得小女厮在院中说道：“温大爷坐车来了。”金钟儿一闻此言，喜欢的心上跳了几跳，连忙用手整理容环，拂眉掠鬓；又急急的将鞋脚紧了紧腿带，迎接出来。如玉已同他父母在院中说话，金钟儿笑嘻嘻的问道：“你来了？身上好？”如玉笑应道：“来了，来了，你好？”两人到房内坐下。打杂的将被褥套放在一边。张华拿入送金钟儿的吃食，并送他父母的几样东西。金钟儿笑道：“来就是了，何苦又买这些物件费钱。”如玉道：“表意而已。”金钟儿道：“你这四五十天，读下多少文章？”如玉笑道：“一句也没有读在肚里。”随即吃茶净面。如玉问苗秃子，金钟儿道：“你去了十数天后，他就回家了。难道你没有见他么？”如玉道：“我没见他，想是和我恼了。”金钟儿道：“随他去。”少刻，萧麻子来看望，并谢日前相赠的银两。说了又说，是个示知嫌

少的意思。须臾玉罄儿也来陪坐，谈笑了一会。打杂的安放杯筷，一同吃了饭。萧麻子早早回家，玉罄儿也去了。两人从新诉说一月的心情。未起更，便安歇。

一连住了三天，如玉道：“离场期止留下十三四天，我场后就来。”金钟儿知是正务，也不敢强留；又数算着二十天外，便可相聚，因此两人喜喜欢欢的离别，不似前番那样凄苦。如玉与郑三留了十两银子，做下场回来地步，方才起身赴省。正是：

假情尽净见真情，情到真时情倍深。
莫谓嫖情通是假，知情真假是知音。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词曰：

女心深，郎目瞎，痴儿今把情人杀。秃奴才，舌堪拔，趋奉乌龟胯下。

这女娘，遭毒打，恨无涯。登鬼录，深悔付托迂拙。

右调《渔歌子》

话说如玉，别了金钟儿，上省乡试去了。再说韩思敬，收存着如玉四百七十两银子，不但晚间，连白日里也不敢出门。一日他老婆王氏问道：“主儿家这几百银子，可是他下场回来，就要收回去的么？”思敬道：“他不收回去，难道与我不成？”王氏道：“你看他这几百银子，可以过得几年？”思敬道：“这有什么定规？他从今若省吃减用，再想法儿营运起来，也可以过得日子；若还在郑三家胡混，一半年就可以精光。”王氏道：“我听得他和个什么金钟儿最好，眼见的下场回来，还

要去嫖。这几两银子，不愁不用尽。只是将银子用尽了，你我该告何人养活？如今是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连你我共是六口；将来他到极穷的时候，自己还顾管不过来，你我如何存站的住？到那时该怎么样？你说。”思敬道：“既与他家做奴才，也只得听天由命罢了。”王氏鼻子里笑了一声，骂道：“呆哥哥，你若到听天由命的时候，我与你和这几个孩子们讨吃，还没有寻下门子哩。”思敬道：“依你便怎么？”王氏道：“依我的主见，主人不在家中，止有张华家老婆和他儿子。一个女人，一个十数岁娃子，量他两个有什么本领防范我们？你我可将他交与的银子，并家中该带的东西，收拾停妥；你买一辆车儿，再买两个牲口，不拘那一日，三更半夜起身，或山西，或河南，寻个住处。南边地方湿潮，我不愿意去。”思敬道：“这真是女人的见识，连半日也走不出去，就被人家拿回来了。”王氏“呸”的唾了一口，骂道：“没胆气的亡八！那尤魁难道就不是个人？坑了他万数多银子，他也没有拿回他一根毛来，到只说旱路上行走，一起一落，你我孩子们多，不如水路里，容易做事。我还有个主意，咱们这房子背后，就是一块空地，中间又有一个大坑。这半月来，又没有下雨，水也渐次干了。你不拘今晚、明晚，等到四更以后，只用一柄铁铲，挖了一个深窟，埋在里头，管保神鬼不觉。此事做得太早了，有形迹；太迟了，设或主人回来，有许多掣肘。他如今才去了七八天，到十二三天后，你可于夜半上房去，将瓦弄破几个，像个人从房上下来的情景；将你我不拘甚么衣服，丢在房上、房下几件；再将西边的小窗子摘下来，放在地下；柜上的锁子，也须扭在一边。到天明时，然后喊叫。不但左邻右舍，信我们被盗；就是张华家女人，也没什么猜疑。你还得写一个状子，告报官府，故作张皇着急的光景，遮饰人的耳目。官府必定差人

拿贼。你可先去省城禀主人知道，看他如何举动。将来自然无贼可拿，他势必卖这一处房度用。那时，不用咱们辞他，他养活不起，就先辞了咱们了。然后遇空儿，将银子挖出，另寻个地方居住，岂不是子子孙孙的长算计？你看好不好？”

韩思敬蹙着眉头道：“你说的到甚是容易，也不想想事体的归着。主人如今只有这几两银子，还是先时的房价，此外又别无产业。四五百银子不见了。真是财命相连，况又是一五一十交给我的，怎肯轻劝的和我罢休？就是官府审起来，也要向我问个实在下落。贼到也未必拿，只怕先将我动起刑来，到了不得。”王氏道：“呸，臭溺货！世上那有个贼未从拿，就先将事主动刑的道理？就算上到水尽山穷，难为我们的时候，你不拼上一夹棍，我不拼上一楞子，就想要教儿女享福，自己饱暖么？何况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非小孩子可比，还是招架不起一夹棍也怎的？人家还有挨七八夹棍的哩！”思敬道：“你把这夹棍，不知当什么好吃的果子，讲起七下八下来了。”王氏道：“我把话说尽了，做也由你，不做也由你。我今日预先和你说明：你若到讨吃的时候，我便领上孩子们嫁人。你想着我陪着你受罪，那断断不能。好容易一注外财，飞到手内，他还有许多的踌躇哩。”韩思敬两只眼瞅着地，想了半晌，将头用手一拍道：“罢了，拼上命做一做罢。”王氏道：“你可也回过味来了？若行，今晚就看机会，埋银子。”

韩思敬出了巷口，转在房背后，在那坑内看定了地方；又见坑对过北边，远远的有四五家人家，也还容易做事。本日系八月初十，埋了银子，直到十二日天一明，方才声张起来。张华家老婆，在内院东房内，听得思敬家两口子在西房中叫喊，急忙起来看时，见西房窗榻，在地下丢着；院台阶下，有两件衣服；到房内一看，地柜大开着，柜傍边还有一把斧子，锁子

也扭断在一边，也不知没有的是什么东西。问起来，才知道将主人银子尽数被贼偷去。又见思敬止穿着条裤子，在地下自己打脸；老婆在炕上，帮着哀叫。早惊动了邻右，并地方人等，都来讯问了根由。大家在房内院外，巡视了一番，齐向思敬道：“银子去了四五百，非同儿戏，你哭叫也无益。快寻人写张呈子，报官严拿。”思敬道：“众位那一个会写，就替我写写罢。”众人道：“我们不识的甚多。何况这个文章，那一个会写，就替我写写罢。”众人道：“我们不识字的甚多。何况这个文章，也不是胡乱做的。”内中一个道：“何用远求？东巷子里秃子苗相公，我们这几天，见他在家中，何不烦他一写？”思敬道：“他是我家主人好朋友，我们同去烦他。”说毕，一拥齐来，叫开苗秃子的门。

苗秃还在被内睡觉，被众人喊叫起来，心上到有些惊怕，疑惑是同赌朋友们出首下了。出得门来，见韩思敬跪下啼哭，还有七八个人在他后面站着，苗秃子拉起道：“为什么？”众人吵吵杂杂的说了一遍。苗秃道：“你主人缘何有这许多银子存放在你手内？”思敬就将试马坡带来六百多两银子说了；又言带去一百余两下场，“余下四百七十两，托小人收管。昨晚睡熟，不知什么时候，被贼窃去。”说了又哭。苗秃子听了大笑，说道：“你主人这一番，才停当了。”又问道：“这宗银子，可真是试马坡带来的么？”思敬道：“怎么不是？王掌械的送在试马坡，我主人从试马坡带回，还有些衣服、首饰交与张华家老婆。若交与我，也都一齐被偷了。”苗秃子又大笑道：“我才明白了，原来如此。”又问道：“这首饰、衣服还在张华家女人手内么？”思敬道：“他没被盗，自然还在。”苗秃子问明根由，替他写了个报窃的禀帖，才打发去了，心里作念道：“小温那日绝早的就去，既带回自己的银子，又得了金钟

儿的外财，谁知天道难容；这不消说，留在郑三家的银子，是假的了。只可恨金钟儿这淫妇奴才，屡屡在小温面前排挤我，弄的一个钱也到不了手内。不料他们也有跌倒的日子。我今日即去郑三家送个信儿，看这伶俐的淫妇又有什么法儿摆脱？不教老龟婆打断他的下截，我誓不姓苗！”跑到市上，立刻雇了个飞快的驴儿，一路唱着时调《寄生草》，向试马坡来。

次日未牌时候，一入郑三的门，便大喝小叫道：“我是特来报新闻的！”郑三家两口子，迎着询问。他又不肯说，一定着请萧麻子去。少刻，萧麻子到来；又把金钟儿、玉罄儿都叫出来，同站在厅屋内，方才说道：“我报的是温如玉的新闻。”金钟儿道：“他有什么新闻？想是中了。”苗秃子道：“倒运实有之。若说中，还得来生来世。偷却被人偷了个精光。”萧麻子道：“被人偷了些甚么？”苗秃子道：“小温儿这小厮，半年来甚是狂妄。他也不想，能有几贯浮财，便以大老官气象待我们？月前他回家时，带回银六百两，一总交与他家人韩思敬收管，他下场去了。本月十二日，也不知几更时分，被贼从房上下去，将银子偷了个干净，如今在泰安州禀报，这岂不是个新闻么？”郑三道：“这话的确么？”苗秃子道：“我还有个不说话的先生在此。”遂将替韩思敬写的报窃的稿儿取出，对众人念了一遍；又将贼从某处入，从某处出，韩思敬如何惊恐，地方邻里如何相商，指手动脚忙乱了个翻江倒海，方才说完。金钟儿听罢，低垂了粉项，改变了朱颜，急抽身回到自己房内，又气又苦，心中如刀割、箭射一般。苗秃子见金钟儿扫兴回房，越发高声说笑起来。郑婆子道：“到底是温大爷有钱，一次被人家偷六百多两。”苗秃子笑道：“你还做梦哩！不但他教人偷了，连你家也教人偷了。适才金姐在这里，我不好明说。你只用打开他房里的柜子，将小温的银子看看，

便知端的。月前那姓王的来，我们问那赶车的后生，他说是五百多两。前番小温回家，与你家留了二十两；又与萧大哥四两；还赏了打杂的许多。这一百四五十两银子，是从何处多出来？我再实和你们罢。还有许多的钗环首饰，皮夹棉衣，你家人送与姓温的，姓温的没福消受，一总送与做贼的了。”郑三家两口子听了，就和提在冰盆里的一般，气的只是打战。

萧麻子道：“银子不用看，我明白了。若说衣服、首饰都偷送了人，金姐必没这大胆子，丢开手罢。”玉馨儿道：“苗三爷既有确据，这事也不是个含糊的。只用将金妹子的箱柜打开一看，真假就明白了。”金钟儿紧是气恨不过，听了他们这些话，心上就和有十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的乱翻。打算着他们必有一看，将胆气正了一正，爽利坐在炕中间，等候他们。又听的他父亲说道：“万一温大爷的银子不假，衣服首饰俱在，金钟儿是我生养的，我还怕得罪他么？只是日后温大爷知道，我们私自去他的封条，又看他的银两，觉得不像个事。”苗秃子将舌头一伸，冷笑道：“老先生，你好糊涂呀！温大哥的银子，放在你们家里，就是他没斟酌处。分明你是个老实人。假若是我，他前脚去了，我后脚就将他的银子拿去，与他留下一半，还是大人情，就告到官司，只说他欠钱未与，他也做得不是正大事，官府替他追比不了。一总入官，大家得不成。真银子存放尚且要如此，何况如今都是假的。”又向郑三家老婆把舌头一伸，急掉转头脚，向厅屋正面，来来往往，一步一步的踱去了。郑婆子向萧麻子道：“我们大家都去看来。”萧麻子道：“不用看，从今丢去姓温的，另做事罢。”

不意玉馨儿在前，郑三随后，入金钟儿房去，苗秃同郑婆子，也相同入去；惟萧麻子独自坐在厅上，听候风声。金钟儿见他们入来，在炕上坐着，不动一动。郑三问道：“柜上的钥

匙哩？”金钟儿从身边取出来，往地下一摔，道：“看去。”众人见他这样举动，到有几分疑隐起来，看的这几百银子，多是有真无假。苗秃子向郑三道：“先开皮箱。”郑三将钥匙取下来，先把一个大皮箱抱在地下，觉得甚轻；开看，止有他循常穿的几件衣服，并无一件新的在里面。金钟共有四个皮箱，到是两个空的；钗环、首饰一无所有。郑婆子指着金钟儿道：“你的衣服、首饰都那去了？”金钟儿道：“都送了温大爷了。”郑婆子大怒道：“你为什么送他？”金钟儿道：“我心上爱他。”郑婆子咬着牙，先向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郑三也气极了，用两手将柜上锁子一扭，锁链折断，把银子取出一封来，打开一看，见都是些石头；又开一封，也是如此，随手向金钟儿脸上打去。金钟儿一闪，响一声，却都打在窗棂上，大小石块乱滚。郑三见没有打中，扑上炕去，将金钟儿的头发提在手内，拉下炕来，用拳头没眉没眼的乱打。萧麻子飞忙的跑入来，拉了半日，方才拉开。郑婆子又将金钟儿抱住，在头面上乱咬。苗秃见萧麻子做人情，自己也得动手开解。忙乱了好一会，方才劝了出去。

金钟儿在地下躺着，定醒了一会，睁眼一看，门上的帘子也不见了，苗秃子和萧麻子在厅屋西边椅子上，坐着说话；玉馨儿在正面条桌前站着，不由的心中恨怒，忍着疼痛扒起来，指着苗秃子大骂道：“你这个翻舌递嘴的亡八羔子，温大爷待你，和他的亲儿子一样。要吃就吃，要穿就穿，要银钱就与你使用，还有什么亏负你处？就是我的衣服首饰，也是我的姑老们送我的，又不是你娘和你祖奶奶的东西，与你姓苗的何干？是你这样献勤劳，不过为嫖那玉馨儿，厚嘴唇矫矮淫妇，少出几个嫖钱。你那里知道，你龟娘、龟老子也要和你一五一十的算账，没有你个下流亡八羔子白肉的人！”几句话骂的苗秃子

瞪着眼，张着口，一句也说不出来。金钟儿还在那里秃长秃短骂不绝口。郑三在南房里气的睡觉，头前听的骂也就装不知道，后来听着越骂越刻毒，脸上下不来，跑入东房一脚踢倒，又从新没头没脸的乱打起来。萧麻子绕拉着，已打的眉青眼肿，鲜血淋漓，昏倒在地。打杂的胡六拉着郑三的一只胳膊，萧麻子推着，方才出去。萧麻子又从新回来，将金钟儿抱在炕上，用手巾与他揩抹了血迹，说了许多安慰的好话。

金钟儿倒在炕上，闭目不言。苗秃在门外，点着手儿，叫萧大哥。萧麻子走出去，苗秃道：“我别过你罢。”萧麻子道：“你也混起来了。他是在气头上的人，还有什么好言语？听见只装个没听见。此时天也晚了，你要那里去？”苗秃道：“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味？”萧麻子道：“郑三为你，又打了一遍。你若是去了，到不是恼金钟儿，到是连郑三也恼了。我明日自有一番妥处。”玉罄儿道：“你休动瞎气。骂由他骂，打还是他挨。”将苗秃子拉入西房去了。萧麻子到南房内，向郑三家两口子道：“我有几句话，你们要听我说。乐户家的女儿，原是朝秦暮楚。贴补了嫖客东西的，也不止他一个，量他那衣服、首饰也不过在百金内外，为数无多。温大哥在你家中，前前后后，实不下七八百两，你就折算起来，还剩他的五百多两。有金姐的身子在，不愁弄不下大钱。温大哥此后，也是个极穷的人了；再知道这番打闹，他还有什么脸面再来？但是你家金姐，是个有气性的孩子，自幼儿娇生娇养。今日这两顿打，手脚也太重了；若再不知起倒，定要激出意外的事来。今晚务必着个妥当人伴他；还要着实醒睡些才好。”郑婆子道：“萧大爷怕他寻死么？我养出这样子女来，到不如他死了，我还少气恼些。”萧麻子道：“我把话说过了，你们要着实留心些。”说罢，回家去了。

郑三家两口子虽说是痛恨金钟儿抵盗了财物，到的是他亲生亲养的女儿，打了他两次，也就气平了。又听的萧麻子嘱咐，未免结计起来，将小女厮叫到面前，与了他三四十个钱，着他和金钟儿作伴。又嘱咐他一夜不许睡觉。谁想金钟儿被郑三第二次打后，又气、又恨、又怨。想着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人，趁萧麻子走去的时候，挨着疼痛，扒到妆台前，将三匣官粉，都用水吃在肚内。此物是有水银的东西，下坠无比，少吃还最难解散，况于三匣？没有半个时辰，此物就发作起来，疼的肝崩肠断，满炕上乱滚。一家子大大小小都来看视，见桌子上和地下，还洒下许多的官粉；盛粉的匣子，丢在皮箱傍边。郑三家两口子一见，吓的魂飞魄散。郑婆子连忙跳上炕去，抱住金钟儿，大哭大叫道：“我的儿哟，你怎么就生这般短见？”又骂郑三道：“老亡八羔子，你再打他几下儿不好么？坑杀我了，儿哟。”郑三在地下，急的抓耳挠腮，没做摆布。又见金钟儿双睛叠暴，扒起来睡倒，睡倒又扒起来，两只手只在炕上恨命的乱挝，挝的指头内都流出血来。少刻唇青面黑，将身子往起一进，大叫了一声，一对小金莲直登了几下，鼻子口内鲜血逆流，就呜呼哀哉了。真是死的凄惨可怜。正是：

一腔热血还知己，满腹凄凉泣九原。
未遂幽情身惨死，空教明月吊痴魂。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性命 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词曰：

花娘死去龟婆恼，秃子面花开了。况又被他推倒，齿抉知多少。

说条念律神魂杳，家业不堪全扫。为献殷勤穷到老，此祸真非小。

右调《明月穿窗》

话说金钟儿死去，郑婆子搂住脖项，没命的喊叫道：“我的儿，我的苦命的儿，你杀了我了，我同你一路去罢！”把头在窗棂上一碰，差些儿碰个大窟窿。郑三在地下，跳了两跳，昏倒在地。猛见郑婆子丢开金钟儿，往外飞跑。苗秃子正在厅屋榻扇前，走来走去，想算道路；又不敢偷走，怕郑三将来有话说，后悔的揉手挝心。不防郑婆子在背后用头一撞，身子站不稳，往前一触，触在了门框上，碰了个大疙瘩。掉转身子正

要看时，被郑婆子十个指甲，在脸上的一搥，手搥处，皮开肉破，鲜血长流。急用手招架时，又被郑婆子提住领口一拉，把一件青绢上盖，拉开一大绽，翻披在肩头。苗秃子见势不好，就往外跑；又被门坎子一绊，腿不能自主，跌下台阶。郑婆子赶上，按住在脖项上乱咬。两个人嚷成了一堆。郑三在房里喊天振地的哭叫，早惊动了许多邻居，都来看视。入的门，见一个和尚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搂着，在院内乱滚。众人上前，用力分开。一家子又哭又嚷闹，也问不明白。到房中一看，才知道郑三家闺女死了。又见郑三和疯了的一样，在房内不住的搥心乱跳。忽见萧麻子急急的走入来，问道：“还有气哩没有”打杂的胡六道：“死了这一会了。”萧麻子道：“何如？我原逆料着有这一番。”又将金钟儿仔细一看，只见乱发蓬松，鼻口流着紫血，头脸上青一块，红一块，俱是咬打的伤痕，把个千伶百俐、俊俏佳人，弄的与阎王殿上小鬼无异。萧麻子把手一拍，口里嗟叹道：“咳！死的可惜，可怜！”此时郑三家老婆，已被看的人拉住在院外，如醉如痴的打晃。萧麻子叫胡六扶郑三到南房里去。这时，男男女女，又来了好些。萧麻子挤到厅屋内，说道：“众位请开些，好让人家收拾死人。”说罢，刚挤出厅屋门，猛见人丛中钻出个光头，擦抹着许多的鲜血，真与那打破的红西瓜相似；扑上来，将萧麻子一抱，萧麻子大吃了一惊，仔细看时，才认的是苗秃子。忙问道：“你是怎么？”苗秃子道：“了不得，了不得！反了，反了！”正说着，见郑婆子大披着头发，从院外大放声哭入来。苗秃子拉着萧麻子，往人丛中急忙一钻，让郑婆子入去，方说道：“你快同我到院里来，我和你说。”

两人到西房檐下，萧麻子又将苗秃一看，见衣服拉的千条万缕，面上带着四五道大血痕，像个指甲搥破的，脖项上和脸

上，有许多齿伤，形容甚是狼狈。萧麻子口中不言，心里说道：“这秃小厮，尖嘴薄舌，宜乎该有此辱。”随问道：“你怎么成了这样个光景？”苗秃子道：“真是天翻地覆的事。郑三打罢金钟儿，我在玉姐房内气肚子，也不知你是甚么时候去的。没一顿饭时，金钟儿吃了官粉，就发作起来。”萧麻子道：“我那样嘱咐着他们，怎么就没一个人在他跟前？”苗秃子道：“谁知道他。金钟儿死了，我正在厅前有些后悔。不意郑三家老婆，这万刚凌迟的奴才，猛可里在我背后，将我腰眼间，被他那驴头加力一触，我几乎碰死；却待问时，被他十个指头将脸搥破。你瞧，衣服也扯了个粉碎，脖项也被他咬坏，适才幸众人解开。我在试马坡来往了一二年，此地大大小小，谁不认得我？我岂肯轻易受辱至此？没的说，一个知己朋友，难道还不如个亡八的交情么？你有甚么好主见，快说与我，我与他家势不两立。怎么他的女儿死了，拿我出气？良贱相殴，还要分别治罪。他竟敢殴辱斯文，我辈还要这秀才何用？”萧麻子道：“你这殴辱斯文的题目，到也想的有一二分，只是你的题目若讲出来，比你更利害几倍。”苗秃道：“他有什么利害题目，难道朝廷家的名器，是该教娼妇、龟婆白打的么？”

萧麻子冷笑道：“你这秃兄弟，都说的是醉里梦里的话。我不该说，你今日做的，都是伤天害理、刻薄不过的事情。金钟儿抵盗财物，与温大哥他抵盗的是亡八家的，须知不是你家的，你怎便那样着急？就是温大哥家被盗，你再想想，他还有的的是房，有的是地。我们素常也曾三十两、二十两使用过他的。他今日到这一扫精光的时候，我们与他交往一场，该动个可怜他、帮助他的意见才是。谁想你得了风儿，就是雨儿。你说被盗，也还是人情以内的事，怎么又说起他存放的银子是假的？又说衣服、首饰都抵盗与温大哥？我彼时已明白银子出落，惟

恐怕起是非，还从旁开解，说金姐没有这般大的胆子。你和玉罄儿左一句，右一句，必定要教查看他的箱笼，验银子的真假，我几次阻说不听。你说这金钟儿的命，不是你要了他的，是谁要了他的？这件事体，郑三家两口子若翻过脸来，他女儿现有脚踢拳打的伤痕，他竟一口咬定你，说是因嫖角口，被你重加殴打，当时损命。你一个做秀才的，擅入嫖局，就该革除；他再告你个威逼人命，你到官府前，好分辨，问你个流三千里；差些儿，定是个监候绞，秋后处决。总然抵不了命，熬出来，也头白了。你若说自己吃的官粉，与你无涉，这事到的因你而起，只怕做官的人，他要按律科断哩。到那时，秀才也不知飞到那边去了，这殴辱斯文的话，还从那一头说起？”苗秃子听了这些锥心刺骨的话，不由的着荒起来，两只手在秃头上乱挠，口里道：“呀，呀，呀！这还了得！”萧麻子见他怕了，越发说起霹雳闪电的话来道：“问你个秋后处决，还可以勉强熬出性命；若动起无情无义的夹棍来，你受刑不过，招认个谋杀、故杀，只怕你的胸袋顷不要与尊躯分别了。你们讲到做文章，实强似我；若讲到律例两字，还让老哥哥熟些。”

一席话，说的苗秃子心惊胆战，正要跪求良谋，见黑影里走过几个人来道：“不想在这里，我们只在人多处寻找。”萧麻子看了看，原来是保正同地方等人。萧麻子道：“有什么话说？”那几个人道：“郑三也不见了，他老婆只是大哭。我们问他家胡六，说金钟儿是吃官粉身死。我们寻你，请教此事报官不报？”萧麻子道：“我也正有此意。等我今晚细细的将根由问明。若果是被人谋害，或负屈衔冤，我明早再与你们定归。到是这些人出来入去，男女错杂，休要再弄出一件事来，又是你们做地方乡保的干系。”那几个人道：“你老人家说的极是。”于是推的推，赶的赶，都打发出去了。胡六收拾了街门。苗

秃子见人已去尽，连忙跑下说道：“好亲老哥哥，是兄弟一时多嘴，惹此风波。可念在旧日交情，与我解纷方好。”萧麻子有意无意的将苗秃子拉起来，皱着眉头道：“此事大难摆脱。你且等我探了探他两口子的意思何如。”说罢，走入金钟儿房内去了。

看官要加：这金钟儿是萧麻子的长食水。有一个嫖客，就有他的一个分股；多少总要沾点光儿，再没个空过去的。玉罄儿人物平常。此时金钟儿死了，他的食水永绝。又想金钟儿是个聪明知是非的女娃子，从未有一言一事，得罪过他，他心上也怜不过。嘴里虽不肯露出来，其实恨苗秃子切骨，因此说了个探听口气的话。走入去，见郑婆子还在那里喃喃呢呢的数念着哭泣，哭的喉咙都哑了。萧麻子到面前，如此长短，指授了几句。那郑婆子，止知恨苗秃攢掇着看箱柜，还想不到教他抵命，听了萧麻子的话，顷刻就长了一斗见识，从房内大吼了一声，活像一只母老虎扑出来，将苗秃子劈胸揪住，死也不放，口里喊叫“杀人”，吓得苗秃子心胆俱碎。郑三听得他老婆叫喊，从南房内哭的眉胖眼肿的出来，见他老婆扭着苗秃子乱嚷，说道：“还不快丢开，这算是怎么？”萧麻子在傍边说：“这也怪不得你家女人啰唆，你女儿原是因他几句话死的。但是苗三爷也是无心之过。就着他抵了命，与你女儿也无益。大家饶让他些罢。”郑三听了，想着金钟儿实是苗秃激迫死的，不由的痛恨起来。向他老婆道：“你揪扭他做甚么？咱家女儿现放着满身伤痕，明日报官验尸，怕他不偿命么？”苗秃听了，情知是萧麻点缀，越发怕极。郑婆子听了，便将苗秃子丢开，跑到房里，取出一条绳子来，要缚苗秃子。苗秃子躲在萧麻子背后。萧麻子拦住道：“这点体面，要与他留着。”郑三道：“他是杀人的凶犯，偷跑了该怎么。”萧麻子道：“偷跑了，和

我要人。我今晚也不回家，就同苗三爷在你侄女儿房中睡一夜罢。你侄女儿该在那里睡？”郑婆子道：“我到忘记了这个淫妇了，他和苗秃子是一气同谋的人。”连忙走入西房，将玉罄儿拉过来，就是几个嘴巴。又抱住头，在脸上咬住，半晌家不放，真咬的鲜血长流；然后拧着耳朵，牵到金钟儿房内，说道：“与我跪在地下，守着他。我将来要和你算一百年账。”玉罄儿只得跪着。郑婆子打了骂，骂了打，那里还有罢休的时候？郑三在院里叫胡六道：“你将后边的床，同小女厮抬来，放在厅屋东边，好停放你二姑娘。”萧麻子道：“使不得。你既要报官，尸首不是轻易移动的。”说毕，拉了苗秃，到西房内坐下。郑婆子又从新哭叫起来。

苗秃子在西房内，与萧麻子叩头，求他语言方便。萧麻子拿了许多的身分，又故意儿做出许多关切的样子来，一半评论事，一半用硬话唬吓。两人划到四更天，方才说妥。苗秃子家中还有三十两多银子，五千大钱，都交与萧麻安顿。郑三目下且不报官。又将住房一处，是六十两银子典的，说定十五天内搬房，交与萧麻管业。又立了壹张转典房契，着萧麻收执；次日即同去泰安，收房过银；若有一字反悔，立即禀官究讯。郑三家夫妇，若再有半句嫌言，都是萧麻子担承。两人批写停妥。

萧麻子随即叫起郑三夫妇，到后边园子里，一同坐下。萧麻子道：“苗三爷的话，我责备了他半夜，为他多嘴。他赌身发咒，实是一片血诚，为顾你们。他与金姐何仇何恨？皆因他来往了一二年，谁没个穿青衣、报黑主的意思？眼见得金姐将财物抵盗与温大哥，他就由不得替你们着急。他若早知有这般变故，就烂了舌头，也不肯多说。我如今打开后门，和你两夫妻说罢：你家女儿的伤痕，是你们脚踢拳打的。我养活着好儿好女，不会昧良心，也不做这样证见。官粉是你女儿自己吃的，

不是苗三爷逼他吃、叫他吃的。就到官府面前，他也不是没嘴的人，不过认上个多说的罪名。照不应为律治罪，也止是发学，打几个板子。他只用费上二三百钱，打发老师一个满心欢喜，世上那有个因多说了一半句话，便斥革秀才？这是从古至今，没有这样一条例的。若说他做秀才的人不该在嫖场内混，你要知与者、受者同罪。我又不该说，你家设着迷魂阵，日日拿人。那做官的，未曾坐堂，他就恼人引诱良家子弟，败坏地方风俗，枷了打了，还要逐出境外。你们想想：人已经死了，就是苗老三偿了命，也是个无益。到阎王殿上，又结一个来生来世的冤债。何况是海干石烂，再没有事。依我的主见，与你两家评论，着苗三爷与你们二十两银子，做棺木之费。大家丢开手，他干他的事，你们埋葬你的女儿，岂不是两便？”

郑三到也没得说，郑婆子摇着头道：“这话不行。我家活跳跳的人儿，日夜指望着赚山大的银钱；平白里被他几句话攒掇死，我就拼上个披枷带锁，总教他抵不了命，革了他的秀才也出出我的屈气。萧大爷再问差别他：他这秀才，止值二十两银子么？”萧麻子道：“你这些话，只可在财主们身上打算，不可在穷人身上打算。苗三爷若不是个姓温的与他垫着嫖钱，休说嫖你家玉罄儿，连你家打杂的胡六也想不上。如今长话短说罢。我着他回家典房去，与你们那凑上三十两，我还得同去走遭。定在八天后，与你们过手。你女儿将衣服、首饰送与温大哥，我细问苗老三，说还在家里存着，并未教贼偷去。你目今若想和温大哥要回原物，这是无指证的事体，不惟他不肯承认，他也不受这盗窃的名声。等他下场回来，我替你们下一番说辞，着他推念你女儿分上，帮三二十两银子，买块坟地，葬埋金姐。你们有了五六十两自己再添上五六十两，向穷户人家买一个有姿色的女儿，迎宾送客，还是极好的日月。你若说金

钟儿值一千八百，岂肯五六十两罢休？无如人已经死了，徒瞎想算无味；再则此时的钱，和白拾的一样，得一个儿是一个儿；难道打起官司来，那些书办衙役，是不敢和你们要钱也怎的？到只怕比平人家要的更多些。”郑婆子听了，呆了半晌，问道：“若是温大爷不与银子，又该何如？”萧麻子道：“这话我也不敢保煞。我以情理想算还有几分可望。”郑三向他老婆道：“罢了，萧大爷的话，都是见到之言。我们就像这样完结罢。只是苗秃子这三十两，我八天后定要向萧大爷擒现成。温大爷话，等他下场后再说。”萧麻子道：“苗三爷的银子，都交在我身上；温大爷的话，我与你们尽心办理。”郑三听罢，连忙与萧麻子磕头。萧麻子扶起，说道：“我还有句要紧话，此时八月天气，你女儿的尸首，不是个整天家放着的；明日快与他寻副好些的棺木，就看个日子，打发出去罢。亡人以入土为安，也算他与你们做儿女一场。”说的郑三家两口子，又都哭起来。

萧麻子劝解了几句，将话叮嘱的明明白白。回到前边，向苗秃子加出许多折办的话，居了无穷的大功。苗秃子谢了又谢。次日用几句准情按例的话，打发了地邻乡保。又领郑三到苗秃子前陪礼，然后起身同去泰安。苗秃子与了三十两银子，五千大钱，又着落了房子，萧麻方才回家。可怜苗秃不过百两家私，被萧麻几句话弄尽，连五千钱也没落下，到令家产尽绝，岂不可笑？

郑三于试马坡西，用银六两，买了一亩来地，将金钟儿埋葬。郑婆子恨玉罄儿教唆搜看箱柜，日日不管有客没客，定和他要五钱银子；没了就用鞭子痛打。到九月初间，萧麻子知玉罄儿人才平常，从他身上吃不了大油水，出了主见，教郑三带二百多两银子，他同去各乡各堡，于穷户人家采访有姿色妇女。只半月，就买了本州周家庄良人女子小凤儿，日夜着郑婆子鞭

打，逼令接客。正是：

君子利人利己，小人利己损人。
若言损人有利，势必损己利人。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起脏银思敬入囚牢

词曰：

昔日叮咛谨守，今日统归乌有。悲悲切切入官衙，大亏他。
回里具呈报盗，已将那人拿到。夹夹打打问根由，枉追求。

右调《添字昭君怨》

话说萧麻子得了苗秃家私，回试马坡去。再说韩思敬递被盗呈子后，州官将思敬传去，问了被窃原由；随即差人去温如玉家验看，委令捕头拿贼，与了三日限期。韩思敬回到家中，和他老婆说了一番。又过了五六天，到衙门中打听。见官府没什么举动，回来与他老婆商量停妥，雇了个驴子，往省城寻温如玉报信。

且说温如玉与金钟儿别后，到省城赁房住下，投了试卷。到初八日点名入去，在里边苦思索，完了三场。将头场文字写出，寻人看视。大要场后文字，与闲常批评不同。好的不消说

要赞美，就是极不堪的文字，人家也要与几句高兴话。如玉原急的要去做试马坡，只因有四五个朋友都说他的文字必中，他心上得意起来，吩咐张华缓些雇车，在省城闲游了两三日。那日正在寓中吃完午饭，忽听得张华在院内说道：“韩思敬来了。”如玉着惊道：“他来做什么？”只见韩思敬入来，跪在地下大哭。如玉道：“是怎么？快说！”思敬将如何被盗，如何报官，如何寻问到此处。如玉未曾听完，耳朵里觉的响了一声，便昏闷在床上。急的张华乱叫。好一会，如玉才起来，一句话儿也不说，拉开被褥便睡。张华同思敬两人心里，各人怀着各人惊疑。张华一夜没敢睡觉，恐怕如玉寻了短见。

次早如玉起来，着张华买了个手本，如玉写毕；暗中吩咐张华绊住韩思敬，不许着他出门，独自一个，到济东道衙门里来，投禀求见。那管宅门的见是温如玉的字，知是他主人的世交，不敢怠慢，亲自走出来，见了如玉，笑说道：“我家老爷在场中做监试官，容俟出场后我替回禀罢。”如玉道：“我有大冤苦事。要面见大人，又不意未出场。”说罢，泪流满面。那内使道：“少爷不必伤感。且向我说说。”如玉就将下场被盗情由，细说了一遍；又言家人韩思敬行踪诡诈，其中不无情弊；诚恐本州知州，不肯实力拿贼，并研讯韩思敬夫妇，要求一封书字嘱托；又恐韩思敬脱逃，恳差押回州等语。说罢又哭。那内使见他情景凄惨，说道：“少爷是我家老爷的世谊。去年见过后，我家老爷时常念及。既然有这样被窃事，非别的请托干求可比。老爷虽不在署中，我回公子一声，看是如何。”如玉连忙作揖道：“如此深感不尽。”那内使去了一会，出来说道：“我家公子说：本该请入里边相会，因我家老爷家政最严，公子从不敢与人私交，着请少爷到官厅中少坐。泰安州书字，公子已应许。此刻就发差。押尊纪韩思敬的话，我这里吩咐历

城县，着他那里遣人解送回州。”如玉听了，谢了又谢，说道：“小弟还有个无已之求。刻下各处商货，并下场举子，俱要起身，诚恐雇车耽延时日。意欲求鼎力打一辆官车，工价照时给付，不敢短少，未知使得使不得？”那内使笑道：“这多大点事，有什么使不得？一总着历城县速刻办理就是了。”说罢，让如玉到官厅里坐。如玉定要在宅门外等候。那内使道：“少爷若不去，岂不教我家公子怪我么？”随即吩咐执日衙役，领如玉到官厅内待茶。待了半晌，那内使亲到官厅内，拿着一角印封书字，拜匣内又取二两程仪，说是公子送的。如玉辞了一会，只得收下，说了些感恩戴德的话，辞出回到寓所。

没有半个时辰，历城县差来两个衙役，拿着押解韩思敬的票，还有与泰安州的移文，来请示下。如玉周旋了一番，就将适才的二两银子，送与两个衙役；又怕他们路上卖放，把济东道与泰安州的印封书字，向两个衙役照会了。两个衙役越发知是有来头的人。如玉指着韩思敬道：“这就是贼，与我锁起来。”两个差人一齐答应，吓的韩思敬面如土色，跪在地下哭辩。如玉只是挥手，两个差人不容分说，便行锁出去了。少刻历城县打的官车亦到。

主仆两人，收拾行李起身。及至到了试马坡，如玉心忙意乱，也无颜面去看金钟儿。连夜回到家中。令张华打发车夫酒饭工钱。将张华家老婆细问了一番。韩思敬家女人见不问他，又不见他男人同来，心上甚是疑虑，也走来向如玉诉说。如玉只不理他，在书房内写了一张呈子，把韩思敬夫妇，告了个监守自盗。

次日早到州宅门上投递，又向管宅门的内使苦诉。这州官是新到署印，才三四个月，与如玉素无交识。那内使将呈子一看，把脸儿仰起，说道：“这件事，我家老爷在数日前已差捕

役查缉。捕役们尚未回覆，你又弟这呈子，岂不是多一番事么？

“如玉道：“我家里被了盗，难道不许报官么？”那内使道：“你家人已曾报过，就是一样了。据你这样说，你家中岂无子侄亲友，着他们每人都递一张呈子，岂不理紧凑些么？”如玉见他这般光景，也不知他是想几个钱，也不知他本来有些没好气，心上仗着有济东道书字，不由的发话道：“我不是送礼来的，也不是过付银钱通线锁的，我是特来报盗案的。你家官府若管，可将呈子拿去看；若不管，可将呈子还我。”那内使见如玉面红耳赤，语言讥刺，是个不受作弄的人，也就将头脸收回道：“我就与你拿去。”说罢，刚要入宅门，如玉大声道：“还有封书字，你看。若可同拿入去，便拿上；若嫌琐碎，我好将他原字缴回。”那内使站住道：“你有什么书字？”如玉从怀中取出，递与他看。那内使见是济东道官封，心上大惊，忙问道：“认得杜大老爷么？”如玉道：“我为被盗这件事，向杜大老爷说。他听了，替我大抱不平。又知地方官屡将盗案视同膜外，因此着我亲自投送。”那内使换成满面笑容，问道：“先生尊姓？”如玉道：“呈子上写着，何必问我？”那内使从新将呈子一看，笑说道：“我真该死了，原来是公子温大爷，何不早报？我还当与寻常人说话。实不瞒公子说，今早被上人就为公子这件事，见已经数天无下落，嫌我不上紧催办，着实的教训了我几句。我心上原有些不自在。又未问明公子是谁，因此语言粗疏。论理这拿贼追脏，原是地方官职分应该做的，况有济东道大老爷的谕帖，就是没有，我家官府，也要竭力查办的。公子请少候片刻，我就去回禀。”说罢，将呈子一并拿去了。须臾那管门人出来，笑说道：“我家官府要相会哩。”不多时，开放宅门。

那州官姓王，名丕烈，冠带着迎接如玉。到客厅内，如玉

便跪在地下痛哭。州官也跪下说道：“老世台不必悲伤，有话起来共商，小弟无不竭力。”如玉方才起来叙礼，拭泪坐下；将前后被盗原由，详细陈说，恳求将韩思敬夫妇。严刑审问，然后拿贼。州官道：“老世台与敝大宪杜老爷如何相识？”如玉道：“杜大老爷在陕西做知县时，先父适做总督，同过几年事，又曾代完公项，因此认为世谊。”州官道：“敝大宪清正无私，今因老世台事。发下札谕来，真是破格关注了。”如玉道：“晚生亦感戴不尽。”州官道：“韩思敬可还在尊府么？”如玉道：“他日前到省城，与晚生报信。晚生恐他逃脱，已禀明杜大老爷，着历城县差人押解。此时到了，亦未可知。”州官道：“这奴才，真该万死！就算上他无私无弊，岂有个主人交给的银子，不用心看守，竟致被贼偷去的道理？”如玉道：“只求老爷严刑夹讯，定有下落。”两人吃毕茶，如玉又再四拜托，州官满口应承，方辞了出来。州官吩咐，大开中门，直送至堂口才回。

坐在二堂上，随即传原差捕役，问道：“温秀才家被盗事，可有了下落么？”捕役道：“小的奉差后，即细心查访，还未得下落。”州官也没有第二句话，拈起根签来，往下一掷，左右呐一声喊，将捕役采下去。那捕役叩头哀叫道：“小的有下情要禀。”州官道：“你拿贼已十数天，还无下落，此刻要打你，你又有了下情了。”那捕役道：“小的奉差后，遍查并无一点踪迹，心上甚是着急。到温秀才家去了两次，看贼人出入情形，止有韩思敬的住房上破了几个瓦；周围巡行，却无从房上走过的形踪，到有仍回院中的形踪。问他爱妇人们，都说是那日天微明时，方才知觉。彼时他家前后门，都紧紧关闭。依小的看来，到只怕还是他家家人弄鬼。”州官道：“你既有这意见，为何不早禀我？”捕役道：“小的为他是被害之家。岂

有个贼不上紧查拿，反先将失主疑心起来的理？因此不敢回禀。”州官笑道：“本州暂且停打，待审过他的家人，再行处你。”左右捕役放起。州官又传审别事。

没有两三杯茶时，门上人禀道：“有历城县差人押解温秀才家人韩思敬到。”州官将历城县差役叫入，问了问，随即吩咐书吏，做收到的文书。打发去后，旋即坐了大堂，将韩思敬带上问道：“你是温秀才的家人么？”思敬道：“是。”州官道：“你是雇工家人，是契买家人？”思敬道：“小的从祖父服役，至今三世，是契买家人。”州官道：“你日前报窃，共是多少银子？”思敬道：“小的主人自从老主母去世，日日以嫖赌为事。”州官吩咐打嘴。左右打了十个嘴巴，州官又着加力再打，打的思敬垂头丧气，满口流血。州官道：“本州问你是甚么话？你不知胡拉扯的是甚么，真是可恶习诈之至。”思敬道：“小的主人，自从老主母去世，在家居住的日子甚少。今年六月回家，至七月二十四日，将此首饰交与张华女人收管，止交与小的四百七十两银子，共九封零一小包，收存在小的住房柜内。本月十二日晚间，小的同家女人原吃了几杯酒。到十三日天微明，小的醒来，见西边窗子倒放在一边，柜子上锁子也扭吊了。急起来看时，银子一封俱无，还有小的家几件衣服，也都丢在院中。小的随即喊叫，邻舍地方都来看视。就是本日早间，禀在老爷案下。”州官冷笑道：“你这奴才，真好胆量！你的事体，本州已差人查访明白。房上的瓦，是你弄破的，四周围并无贼去的形踪。你那日喊叫时，内外门子还是重重关闭，你且装神扮鬼，将窗子、衣服、锁子丢在房内院外，饰人的耳目，将银子另行藏起，却来报官；又自己放心不下，去省城与主人送信，探听动静。你的种种伎俩，本州和目见的一般。且你的银子，在柜内放着，这贼诸物不偷，单偷银两，竟像他预

先知道的一般。那几件衣服，丢院外、房内，虽是你的极巧处，却是你的极愚处。贼人摘去窗子，你没听见，也罢了；一个锁子，非铜即铁，贼人将锁子扭落，这是何等响声，你夫妻就吃了几杯酒，也没个男男女女都耳聋目盲，至于如此。这等鬼诈，连小娃子谎不过，敢欺本州？你若从实招来，一个家人偷了主人的财物，是寻常不过的事，至重不过打几个板子完结；若必不肯实供，只怕本州的夹棍无情！”思敬连连叩头道：“小的就有包天的胆子，也不敢做这样欺人昧良心的事。老爷就将小的夹死，也不过臭这块地方。”州官道：“本州知道，你有一身好皮肉哩。”吩咐左右，拿夹棍来，一声答应，将夹棍丢在思敬背后。思敬此时，吓的心胆俱碎，恨不得生出一百个口来分辨，却又一句说不出。州官见他不言语，吩咐动刑。众人拉去了思敬的鞋袜，七八个服伺一个，将他两腿往夹棍里一登，早疼了个半死。一个刑房在旁高喝道：“你还不实说么？”思敬痛叫冤枉。州官吩咐：“收。”众衙役将两边绳子用力一拽，思敬喊叫道：“招了，招了！”刑房在旁录他的口供，他便把王氏如何起意，如何埋银，如何虚张声势，一五一十，都说出来。那州官甚是得意，大笑着向两行书役道：“他焉能欺本州的洞见？”吩咐松了夹棍。差刑房率同捕役起赃。

众人背了思敬出来，早哄动了满城的人，都来看视。大家到如玉房后坑内，思敬指示与埋银地方。众人挖开细细搜寻，止寻出二十两一个小包，余银再挖不出。问思敬银子还在何处寄放。思敬情知被人转刨去了，悔恨无及，惟有流泪摇头而已。众人看他光景，像个埋银时被人识破，不知几时就暗行挖去了，于是满坑里乱挖起来，那里还有第二包？原来那晚思敬埋银时，已四更有余。对过坑沿上，有五六家人家居住。离坑还有一箭多远，内有一家姓杨，人只叫他杨寡妇，从十七岁就死了

丈夫，止有一个周岁儿子，无依无靠。亏他苦守了三十来年，将儿子养大，学了个木匠。真是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好妇人。他儿子名唤杨孝。就是埋银这日坏了肚，从二更时就泄泻起来，小人家有多大的院落。只得在门外出恭。他隐隐见坑内有人行动，心上还疑是鬼；后见一人从坑内出来，往前街去了，他便跑去坑内一看，见挖下个深窟，旁边还丢着一张铁锹。他就想道：“不是埋东西，定是埋私孩子。”连忙跑回，和他母亲说知；独自又蹲在自己墙脚下偷看。少刻，见那人又下坑去。有一杯滚茶时，方才上来。又在坑沿上站了一会，仍回前街去了。他走去看时，已将深坑填平。随即回家，取了一个大铁铲，和他母亲同到坑内。新埋的土最松，不消几铲，就寻着了。止将九封银拿去；这二十两小封，昏夜之际，未曾摸着。只缘杨寡妇家极穷，儿子三十一岁尚未配，得此银娶妻生子，昌盛起来，亦天意也。众人见思敬形容凄惨，问他，不是摇头，就是叹气，也没什么分说，只得将他押回州衙。

州官立即坐堂，问四百五十两银子下落。思敬痛哭道：“小人实实埋在主人房后坑内。今止有银一小包，是二十两，余银想是被人看破挖去了。”州官大怒，骂道：“你这狡诈百出的奴才！我自有法治你。”吩咐再夹起来。思敬苦求。州官那里肯听？众人动手，将夹棍收的对了头，见思敬已死过去。衙役用水喷嚏，好半晌，方醒了过来。又问他，前后口供相同。

州官着松了夹棍，将思敬收监；又出火签一条，传韩思敬妻王氏，立即听讯。少刻，将王氏拿来。州官道：“你是韩思敬女人么？”王氏道：“是。”州官道：“你男人偷埋主人银两，可是你先起意么？”王氏道：“小人夫妇，受主人多少年恩养，那肯做这样事？”州官大笑道：“现今赃银挖出，你还敢巧为遮饰么？”王氏道：“那是家人张华，陷害小人夫妇，

故意将银子埋在坑内。”州官道：“这奴才，满口胡说！就算上张华陷害你夫妇，他埋的银子，你男人怎么就知道地方呢？”王氏道：“是张华醉后向人说过，小的男人听知。”州官大怒道：“真是贼夫贼妇，说的不知是那一国的话。打嘴！”左右打了十个嘴巴。王氏喊天振地的大叫。州官愈怒，吩咐拿鞋底打嘴。左右又打了二十多鞋底，打的这妇人簪环脱落，满口流血。州官方叫住打。又问道：“如今赃银止有二十两一小包，那四百五十两共九大包，你们偷放在何处？”王氏道：“小的实说了罢。”州官大喜道：“快说，快说！”王氏道：“偷埋主人银子，原是小的起的意见，埋时小的并未同去。如今差四百五十两，老爷再问我男人。我实不知道。”州官怒的将桌子乱拍，骂道：“世上竟有这般狡猾奴才！”吩咐拶起来。众人一齐动手，拶的这妇人两泪淋漓，口口声声只教问他男人。州官又着敲一百敲，敲到八十余下，皮肉皆脱，十指骨头尽露，只是说不出这四百五十两的下落。州官没法，只得教停刑，吩咐值日衙役道：“你可押王氏回原处，将起来赃银二十两，交温秀才收存，余银本州再行追比。”衙役押王氏去了，州官退堂。

次日一早，又将韩思敬提出，审了一会，口供同前。州官又要动夹棍，思敬叩头大哭道：“小的实该万死！小的从出娘胎至今，受主人恩典、娶妻生子，四十余年。一旦听了老婆的教唆，顿起偷盗主人之心，一该死；主人年来，一贫如洗，止有这几百银子，还是先日卖住房房价，小的忍心偷他，二该死；昨日起赃，止存二十两，这也是神差鬼使，着小的多受刑罚，三该死。老爷想，小的既然说出埋银的地方，又承认了银子数目，不但起出二十两来，就是偷一两二两，也是个贼。小的今生，已无抬头之日。若说拼上一身骨肉，任凭老爷拷打，将四

百银子隐瞒下，做异日过度地步；小的此时，现受着天报，难道还不知警省么？银子必是被人看破，转刨去了。只求老爷详情。”说罢，又放声大哭。州官听了，将头点了几点，问道：“你那晚埋银子时，街上还有人行动没有？”思敬道：“那时已四更往过，并没见一个行人。”又问：“你埋银子后，可曾去看过没有？”思敬道：“小的也曾去过几次，只在坑沿上一过，见还是好好的埋着。小的也不敢久停，恐被人看出形景不便。”州官沉吟了一会，又问道：“你有几个儿女，都多少岁了？”思敬道：“小的一个儿子，十一岁了，三个女儿，大的九岁，其余不过四五岁。”州官吩咐，将思敬收监；又着人将他儿子和他九岁的女儿叫来。随即退堂。须臾将两个娃子领来，哭哭啼啼，光景是个害怕，州官叫入里面，与钱物，与吃食，百法诱问，总无下落。随着衙役送回。一面差精细捕役，勒限访查刨银子的人；一面通报各宪；一面又与济东道另回了个详细禀帖。

可怜韩思敬偷盗一场，顶了个一百二十两以上监候绞的罪名。后来他女人被温如玉赶出去。他是在官未结的犯妇，又有男人在监；谁敢娶他？只得领上儿女，沿街乞讨；因养赡不过，将几个孩子，或典卖，或白与人，如此糊口。只到四五年后，遇了赦，方将思敬减等发落。只因要坑害主人，弄到这一步田地，究何益哉！正是：

妇言一听便遭刑，害得夫君丧利名。
异日总能全性命，卖儿出女过平生。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词曰：

秋霜早，桐花老，几多离恨愁难扫。佳期阻，如何处，乍闻凶信，神魂无主。苦苦苦。

情难竭，柔肠结，泪痕滴尽心头血。读哀扎，奠浆茶，新堆三尺，永埋冤家。呀呀呀。

右调《钗头凤》

且说温如玉着张华打听得知韩思敬挨了二十个嘴巴，一夹棍，供出真情，押到房后坑中起赃，心上甚喜。后又听得止起出二十两，余银俱无下落，心下又慌乱起来。次早，又打听得夹了韩思敬一夹棍，早饭后，州里送来二十两银子。又见将韩思敬老婆拿去，留下他几个孩子，哭叫不已，如玉又动了怜悯之心。午间见韩思敬老婆大披着头发、满面青肿，两只手皮肉皆飞，淋漓血水，跑入来，跪在地下，只是痛哭。如玉长叹了

一声，向王氏道：“我与你们主仆一场，有何仇恨？只有你们负我处。但我如今，一贫如洗。这四五百银子，就是我养生度命之源，亏你们心上过得去。只但愿上天可怜，有了罢。”此时张华家女人，也在书房门外探听。如玉就着他扶王氏入去。不多时，见衙役叫思敬的儿子和他女儿。张华说入去。又听得王氏大哭。须臾听得脚步乱响，两个娃子，一齐喊叫。如玉看时，见好几个差人，硬拉出去，张华跟在后面，心上甚是不忍。将张华叫住，吩咐道：“州尊若将这两个孩子动刑时，你可述我的话求情，不可着难为他。”张华去了。有两顿饭时，见张华将两个娃子领回。每人手内，还有三四十个钱，并点心之类。如玉问了一回，知是州尊心细处。着两个娃子入去，自己一个咨嗟太息，怨恨命苦。想算着，不但将来日月难过，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金钟儿？从此茶饭减少，渐渐的黄瘦起来。

一日正在书房中闷坐，只听得张华说道：“试马坡萧大爷来了。”如玉听见“试马坡”三字，心上动了几动，连忙迎接到房内，叙礼坐下。萧麻子道：“大爷是几时来的？文章必定得意。”如玉道：“我回家四五天了。还讲文章得意不得意？将来连穿衣吃饭处，还未定有无。”萧麻子道：“我久知大爷被盗，到想不到韩令价身上。昨日在苗秃子家，方知根由。真是世间没有的怪事。”如玉道：“总是我命运该死。未知此信金姐知道不知？”萧麻子笑道：“你问金姐么？他知道之至。”如玉道：“他可有什么话说？”萧麻子道：“他闻信的那半晌，话最多；到如今十数天，我从未听见他说句话儿。”如玉道：“想是他气恨极了，所以才一言不发。”萧麻子道：“正是。”如玉叹恨了一声。张华送上茶来，萧麻子吃毕，问道：“大爷共失去多少银子？”如玉道：“四百七十两。”萧麻子道：“金姐的首饰、衣服还在么？”如玉着惊道：“他有什么

首饰、衣服？老哥何出此问？”萧麻子道：“我承金姐不弃，大爷而外，事无大小，从不相欺。”如玉听了，不由的面红耳赤起来。萧麻子道：“大爷当嫖客一场，能够着行院中人倒贴财物，真不愧为风流子弟。”如玉道：“他因何事就与老哥说起这莫须有的话来？”萧麻子冷笑道：“这莫须有三个字，休向小弟说。就是大爷这番被盗的银子，还是郑三家柜内锁着的原物，只可惜没有将那十几包石头带来，所以就该吃大亏了。”

“如玉听了，吓的痴呆了半晌，忙问道：“老哥到要说明。”萧麻子道：“你要教我说明么？也罢了。”遂将苗秃子如何翻舌根，玉罄儿如何挑唆。他彼时如何开解，他父母如何搜拣，金钟儿如何痛骂苗秃，他父母如何毒打，温如玉忍不住浑身肉跳起来。后说到吃了官粉，如玉往起一站，挝住萧麻子肩臂，大喊道：“他死了么？”萧麻子道：“你坐下，我和你说。”如玉那里还坐的住？只急的揉手挝腮，恨不得萧麻子一气都说出来，他好死心塌地。又见萧麻子必要教他坐下，只得隐忍着，坐在炕沿边催说。萧麻子又将郑婆子如何与苗秃子打架，他从中如何劝阻，苗秃子如何许了三十两银子，方才说到金钟儿自吃了官粉，到定更时如何肝崩肠断，如何鼻口流血，说到此处，将桌子用手一拍，大声吆喝道：“死了！”如玉听了个“死”字，把眼一瞪，就跌倒在地，面色陡然透黄，早已不省人事。萧麻子本意，原不过将金钟儿负气衔怨、服毒暴亡的事，说的可怜些，感动如玉，好藉买坟地安葬话插入，鬼弄他几十两银子，一则完郑三的信义，二则自己于中也可以取他几两使用，到不意料如玉多情到这步田地。忙上前帮着张华叫喊。只见他两手冰冷，闭目不言，口中止存微气。正在着忙时，又被张华说了两句道：“我家主人若有好歹，也不愁你不偿命！”萧麻子听了这两句话，见如玉死生只在须臾，他虽然有胆量，也心

里要打一个稿儿。走又不好意思，没奈何，拉过一把椅子来，坐下静候。待了好半日，方听得如玉喉内喘息有声，少刻中吐了许多的白痰。张华才将心放在肚内。萧麻子道：“好了，我这老命才算是保住了。”说罢，摇着头，冷笑着出去。

如玉自得此信，昏昏沉沉有两昼夜，才少进些饮食，仍是时刻流泪。每想到极伤心处，便说道：“是我杀了你了！”亏得张华百方劝解，不至弄出意外的事来。到半月以后，才问起韩思敬的事。张华佯应道：“这三四日前，小的问捕役们，他们说有点影响，只是那人还未将银子使出。一有把柄，他们即行擒拿。着说与大爷，放心此事。只要日子放长些，必有着落。小的问他是个人，他们说事关重大，说不得。”如玉叹道：“我也心上明白，不过将来像尤魁那样完局罢了。还有一件，我要与你相商。这韩思敬家儿女，我心上到可怜他，只是他老婆我心上实放不过。闲常听见他说话，我便添多少恨恼。我意思要打发他们出去，又怕人议论我太刻薄。留在面前，反与我添多少病！”张华道：“大爷不说到此，小的也不敢说。像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久已就该赶出去。若论他两口子的，只怕害的大爷不至于死。不过大爷存心厚道，究竟人家还说大爷恩怨不明，那里还有什么刻薄的议论？”如玉道：“你见的甚是。可将我下场带回的银子，赏他老婆五两，你就说与他，今日领上家口去罢。他房里所有的箱笼、物件，都着他拿去。”张华心恼他夫妇，将银子取出袖起，向王氏说了。那老婆那里肯去？跑到如玉面前，跪下哭哭啼啼，自悔自骂，数说了半日，弄的如玉也没法。次日张华回禀了如玉，到宅门上说明来意。那州官于这等事，乐得送情，立刻差了四个衙役，押着王氏同他儿女起身。本日雇了一辆车儿，到他一个表弟家去。他表弟见他有几个箱笼，估料着必有些东西在内，欣然留下。没有一个多

月，将点衣服都弄在手内，又从新将他母子都赶出去了。

如玉到二十天后，方在房内院外行动，竟和害了一场大病的般，无日不梦见金钟儿言新叙旧。只因他心上过于痛惜，每见了蜂游蝶舞，花落云行，无不触目伤心。差张华去试马坡打听金钟儿停放在何处，几时埋葬他。过了几日张华回来说道：“金钟儿是八月十四日晚上死的，十七日就打发出去，在试马坡村西，一个姓苗的坟旁埋着。小的也没到郑三家去，问他本村里人，都说郑三同萧麻子于近日买了良人家一个闺女，叫小凤接客。小的还到金钟儿坟前看了看。”如玉道：“你就叫个金姐，也低不了你。”说着，泪流满面，吩咐张华，买办祭物，并香烛纸马之类，自己又哀哀切切的，做了一篇祭文。教张华家女人谨守门户，雇车子同张华到试马坡来。他是来往惯了的人，又值深秋时候，一路上见那夕阳古道，衰柳长堤，以及村坊酒市，往返行人，都是凄凉景况。

车子绕到试马坡村西，张华用手指道：“那几株柳树下，就是姓苗的坟。”又指着北边一个新冢道：“那就是金姐的坟堆。”如玉连忙下了车，抬头一看，只见新堆三尺，故土一抔；衰草黄花，萋迷左右。想起从前的幽欢密爱，背间嘱咐的话儿，心上和刀剌锥刺一般。离坟堆还有十四五步，他就舍命跑到跟前，大叫道：“金姐，我温如玉来了！”只一声，便痛倒在地。张华同车夫搀扶了好一会，他才苏醒过来，又复放声大哭。早惊动了那些垄头陌畔受苦的农人，都来看视。你我相传，顷刻就积聚了好些。如玉哭的力尽神疲，方才令张华取出了祭品，就在地下摆设起来。自己满斟了一杯酒，打一恭，浇奠毕，将祭文从怀内取出，自己悲悲切切，朗念道：

维嘉靖某年月日，温如玉谨以香烛酒醴之物，臻祭于贤卿

金姐之莹前，曰：呜呼痛哉！玉碎荆山，珠沉泗水。曾日月之几何，而贤卿已成九泉下人矣！卿以倾国姿容，寄迹乐户，每逢客至，未尝不惊羞欲避，愧愤交集，非无情于人也，恨无一有情人，付托终身耳。辛酉岁，玉矢志朱门，路经卿间，缘萧姓牵引，得近芝兰。欢聚十有四月。复承卿青目，不鄙玉为陋劣，共订死生之盟。又虑玉白镪易尽，恐致红叶无媒，爰授良法，节减繁费，以月计之数，省二十余金，用情至此，感激曷极！奈卿母志在鲸吞，谗诟之声，时刻刺耳。卿则多方安慰，戒玉忍辱，以俟机缘。后王国士贲房价银至，而卿父母贪狠益迫矣。卿惧伊等鸱獍存心，遂动以石易银之见。既叨明示，兼惠私房，完璧归家，皆卿锦肠绣腹所赐也。无何试期甚迩，政令寄托匪人，萧墙变起，笑谈积愆，因被盗故，竟星驰州堂，而涓滴之水，又为外贼窃其所窃。月前二十五日，萧姓过访，始知贤卿服粉夭亡。王闻信即欲挂树沉河，一谢知己，苦为张华夫妇防范，莫遂所思。柔肠之断，宁仅百结已耶？呜呼痛哉！贤卿因父母凌虐而死，而死卿者，本由于苗贼。苗贼架言致卿于死，而究其所以死卿者，实由于如玉也。痛哉，痛哉！王国士不交银于昔日，卿犹嬉笑于今夕。如玉不应试于月前，而逆奴亦无由盗窃于场后。反覆相因，终始败露，虽曰天命，岂非人为？是卿名登鬼录，定衔怨于九泉；玉身寄人间；将何以度无聊之岁月耶？夫飞英守衬，尚传美于千秋；关盼绝食，犹流芳于奕世。似卿之捐躯赴义，节烈更何如！玉非木石，又安忍不清竭桃花之纸，泪尽子规之血也哉！痛哉，痛哉！卿不遇玉于富足之时，是卿薄命；玉得交卿于贫寒之际，即玉寡缘。卿今为玉而死，玉尚偷生；玉今为卿而来，而卿安在耶？呜呼！西域人遐，怅名香之莫购；琼田路渺，哀仙草之难寻。卿如有知，或现芳魂于白昼，或传幽梦于灯前，畅叙卿生前未尽之余

情，指示玉异苟延之一路，此固玉之所厚望于卿，想亦卿之所欲言于玉者矣。尚飨！

如玉读罢祭文，坐在地下大哭。只哭的目肿喉哑，还不肯住手。试马坡是个小地方儿，如玉与金钟儿交好，并此番抵盗了东西，激的金钟儿身死，十个人到有九个都是知道的。今见如玉悲痛到这步田地，没一个不点头嗟叹；且说是金钟儿为这样个有情有义的嫖客死了，也还处有眼力。还有那些心软的人，也在一旁陪着长一行、短一行的流泪。

众人正议论间，猛见一个妇人，身穿青衣，头缠孝布，手里提着一根棍儿，一边跑，一边哭着往金钟儿坟上来。众人看时，原来是郑三家老婆。他听得人说温如玉在他闺女坟上烧纸，又摆着许多的祭品，他也赶来陪祭，还要向如玉诉说一番苦恼，求如玉念死了的情意，帮几十两银子。及至走到跟前，见如玉哭的如醉如痴，他也就动了见鞍思马的意念，不由的一阵伤感起来，抢行了几步，到金钟儿坟前，高声哭道：“我的儿哟，我的聪明伶俐的儿哟，你死的好委曲呀！我若早知你有今日，我一个钱儿不要，就把你白送了温大爷了。我的儿，你看温大爷是有情有义的人，今日还来祭奠你，与你烧一陌纸钱，供奉的都是新鲜好吃的东西。儿哟，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句话儿？”如玉正哭的头昏眼花，耳内听得数黑道黄，有人陪哭，一抬头，见是郑三家老婆，前仰后合的声唤，口中七长八短，不知嚼念的是甚么，心上又怕又怒。头前张华解劝了几次，他总不肯休歇；今见了郑婆子，连忙走至车旁，向张华道：“将祭的东西，一物不许带回，都与我洒在金姐坟堆上。速将盘碗壶瓶收在车子内，我先在大路上等你们。你可同车夫快些来。”说着大一步，小一步，急急的去了。张华听了主人的吩咐，将那

猪头鸡鱼，并献饭、干菜之类，拿起来向坟堆上乱丢。郑婆子哭的中间，眼角里瞥见，便急说道：“好张大叔，可惜东西白丢了！”小娃子们同看的人，一个个没命的乱抢夺。郑婆子再一看，不见了如玉，忙问张华。张华说不知道。问看的人。有人指与他道：“适才往村东大路上去了。”这婆子提了棍儿，如飞的赶来。

如玉在大路上等候车子，猛见那婆子赶来。说道：“好大爷哩，就是俺女儿死了，他那间房还在，就去坐坐。或者他的阴魂还在，见见大爷，也是他拼着死命，为大爷一场。何况他的肉尚未冷，怎么这样不认亲起来？”如玉要走，又被他拉住一只袍袖，死也不放。如玉道：“我刻下现有官司，早晚还要听审。再来，到你家里去罢。”郑婆子道：“咄哟！好大爷，我还有许多的衷肠话，又有俺女儿与大爷留下的遗言，要细细说哩。”正在没摆布处，张华同车子俱来，见郑婆子拉住如玉咕哝不已，走上前去，将婆子的手捉定，往开一分。如玉得脱，急忙坐上车，向车夫道：“快跑，快跑！”车夫扬起鞭子来，将马打了几下，如风卷残云的去。那婆子却待要赶，又被张华捉着两只手，丢不开。于是更变了面孔，说道：“张华，你敢放他去么？他将我家财物抵盗一空，我女儿被他谎骗自尽，你今放他去了，我就和你要人！”张华听了大怒，就将他的两手用力向婆子怀中一推，说道：“去你妈的罢！”推的那婆子跌了个仰面脚。随即扒起，向张华一头撞来。张华提起胳膊，在那婆子脖项上就是一拳，又将那婆子打的面朝下扒倒。那婆子一边往起扒，一边大骂张华的祖父。张华气起来，赶上去，踢了四五脚，将婆子踢的和蛋一般，在地下乱滚。张华四下一看，见正西远远的有两个人来，连忙拽起衣襟，向大路上飞跑去。那婆子起来时，见张华已去远，料想赶不上。一分银子

也没弄上，到挨了一顿好踢打，气的坐在当道上，拍手拍脚，又哭又骂。他本庄人看见，搀扶他回去。张华跑了二三里地，方赶上车子，向如玉告诉打郑婆子话。如玉摇着头道：“那泼奴才，还了得？今日若不是你，我在试马坡必大出丑。”

主仆回到家中，只一两天，科场报录的到来，泰安中了两个，偏没自己的名字，只落的长叹而已。日望拿刨银的人，毫无下落。又把个有嘱托的州官，因前任失查事件，挂误坏了。幸亏有下场带的一百多两银子，除用度外，还存有五六十两，苟延日月，真是踽踽凉凉，反不如张华夫妻、父子完聚。把一个知疼知痒的金钟儿，也死了；一个好朋友苗秃子，也成了仇隙，几两房价，断了根苗；弄的孤身子影，进退无依。正是：

郎为花娘甘共死，友因无钞弗包含。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词曰：

萧麻指引婆娘闹，风驰云行来到。温郎一见神魂杳，与他争多较少。

闻猜语肝肠如搅，喊屈苦州官知晓。帮闲土棍不轻饶，龟妇凶锋始了。

右调《杏花天》

且说郑婆子被张华踢打后，回到家中。他新买的小凤和玉罄儿都迎接出来，见他鬓发蓬松，走着一步一拐，也不知何故。一齐到南房内。郑三问道：“怎么这般个形状？”郑婆子气的拍手打掌，细说张华踢打情由。郑三道：“温大爷与金儿祭奠，这是他的好意。你赶到大路上，拉住他怎么？张华虽是个家人，也不是你破口骂的。”郑婆子道：“放陈臭狗贼屁！从来亡八的盖子是硬的，不想你的盖子和蛋皮一样。难道教张华那奴才

自打了不成么？”向玉罄儿道：“你着胡六快请萧大爷去。”玉罄儿如飞的去了。

少刻萧麻子走来。郑婆子便跳起来哭说道：“我被张华打了。”又子午卯酉的说了一遍。萧麻子连连摆手道：“莫哭，莫叫。金姐的衣服、首饰，有要由头的。天下事，只怕弄破了脸。今你既被张华重打，明日可雇车一辆，到泰安温大哥家去吵闹，就将你女儿抵盗衣服财物话，明说出来也不妨。”郑三道：“他是什么人家子弟？安肯受这名声？我看来说不得。”萧麻子笑道：“凡事要看人做。温大哥那个人，他有甚么主见？只用你家婆子一入门，就可以把他吓杀。再听上几句硬话，乱哭乱叫起来，也不用三天五天，只用半日一夜，他多少得拿出几两来安顿你。”郑婆子道：“我久已要寻他去。如今又打了我，少了一百，便是九十九两，我也不依。”萧麻子道：“你这主见，又大错了。做事要看风使船。若必定要一百五十，弄的他心上脸上，都下不来，岂不坏事？”郑婆子道：“我一个亡八的老婆，还怕拌总督的儿子不值么？”郑三道：“萧大爷的话，是有斤秤的。以我看来，吃上这个亏罢。温大爷如今，也在极没钱的时候。激出事来，我经当不起。”郑婆子道：“我怎么就嫁了个你！到不如嫁个小亡八羔子，人惹着他，他还会咬人一口。真是死没用的东西！明日天一亮，我就要坐车起身。你若到日光出时，我和你先见不死活。”萧麻子道：“就去去也罢了。我有个要紧诀窍说与你，总之要随机应变。他软了，你方可用硬；他若是硬起来，你须用软。不是一块石头抱到老的。多少得几个钱，就快回来，切不可得一步进一步。我去了。”

到次日，郑三无奈，只得打发起身。一路行来，入了泰安城。到温如玉家门首，郑婆子下了车，也不等人说声，便一直

入去。如玉正在院中闲步，猛见郑婆子走来，这一惊不小，就知要大闹口舌，只得勉强笑道：“你真是罕客。”郑婆子冷笑道：“我看大爷今日又跑到那里去！”说着将书房门帘掀起，一屁股坐在正面椅子上。如玉也只得随他入来。郑婆子道：“张华打了我了，我今日寻上门来，再着他打打我。我的头脸也胖了，腰腿也断了，大爷该如何评断，还我个明白。我今日要死在这里哩。”如玉也坐在炕沿边上，说道：“张华那日在路上，也曾和我说过。他将你推了一脚，我还说了他几句不是。但你也不该骂他的祖父。”郑婆子道：“阿呀呀！好偏向的话儿。我骂他谁见来？我还当是张华冒失，不想是你的使作。”如玉道：“你还要少你长你短的乱吐！我这书房中，也不是你坐的地方。”郑婆子道：“这不是陕西总督衙门，少用势利欺压我。”如玉道：“你快出去，我不是受人上门欺辱的。”郑婆子道：“若着我出去，须得将我女儿的衣服、首饰、金银、珠玉一宗宗还我个清白，我才出去哩。”如玉听了此话，心肺俱裂，大怒道：“你今日原来是讹诈我么？”郑婆子冷笑：“我怎么不讹诈别人，单讹诈姓温的？”如玉越发大怒道：“我这姓温的，可是你嚼念的么？我把你个不识上下、瞎眼睛奴才，你本是人中最卑、最贱的东西。你看你，还有点龟婆样儿？”郑婆子道：“温大爷还要自己尊重些儿，嘴里少不干不净的骂人。”如玉道：“我在试马坡，受你无穷的气恼。我处处看在金姐分上，你当我怕你么？我便不自重，你个亡八禽的敢怎么？”郑婆子也大怒道：“你赶人休赶上，我不是没嘴的。你再骂我，我就要回敬哩。”如玉气的乱战道：“好野亡八禽的，你要回敬谁？你听了苗秃子话，将你女儿立逼死；你又托萧麻子，买良人家子女小凤为娼。我的一个家，全全破坏在你手，我正要出首你和萧麻、苗秃，你反来寻我？”说着走上去，在

郑婆子腿上，踢了两脚。郑婆子立即回转身孔，哈哈大笑道：“我和大爷取笑，大爷就恼了，这样骂我、踢我，也不与我留点脸。”如玉道：“放你妈的屁！我是你取笑的人么？”又大声喊叫张华。张华连忙入来，如玉道：“我把这亡八肉的交与你，你若放走了他，我只教本州太爷和你要人。”说罢，掀翻帘子，大一步，小一步，出门去了。郑婆子情知不妥，向张华道：“张大叔快将大爷请回来，我陪罪磕头罢。”张华道：“他正在气头上，我焉敢请他？”郑婆子道：“大爷素常和谁交好？烦你请几位留留罢。”张华道：“他和你女儿金姐最好，此外那里还有第二个？”郑婆子道：“这是刻不可缓的时候，还要拿死人取笑哩。你和我寻苗三爷去。”张华道：“我家大爷，恨他切骨，你到不火上浇油罢。”郑婆子道：“着他转烦几个人相劝何如？”张华想了想，万一出首下，弄的两败俱伤不好，向郑婆子道：“也罢了。我和你走遭。偏他又搬在东关住，来回到有二三里。”郑婆子道：“快快去来。”于是男女两个，寻苗秃去了。

再说温如玉鼓着一肚子气愤，走入州衙。正见州官在堂上审事，他便叫起屈来。州官吩咐押住。须臾，将审案问完，传如玉上去。原来这州官姓朱，名杰，是陕西肃州府人。一榜出身。他初任江南吴县知县，因卓异引见，明帝着发往山东，以事繁知州题补。前任官失查，书办雕刻假印挂误，委他到泰安署印。到任才十数天。人颇有才能，只是性烈如火，好用重刑，又好骂人。看见如玉差别道：“你是那里人？你瞎喊叫什么？”如玉道：“生员叫温如玉，系本城秀才。”州官道：“说你的冤屈我听。”如玉便将先人如何做陕西总督病故，如何与济东道杜大老爷系世谊旧好，从省城拜望回来，州官向两行书役道：“你们听见么？他先用已故总督吓我，这又用现任上司吓

我，就该打嘴才是。也罢了，只要你句句实说。”如玉道：“彼时路过试马坡，如何被萧麻、苗三两人，引诱到乐户郑三家，与妓女金钟儿相交；如何被萧、苗二人屡次借贷，局骗银四百余两，分文未还，往返二年；如何被郑婆子百般逼取银钱财物一千七百余两，将先人所遗房地产地土变卖一空；萧、苗二人见生员无钱，如何教郑婆子赶逐，再招新客；金钟儿念生员为他破家，立意从良，不接一客，郑婆子天天如何毒打；生员八月间，去省城下乡场，有卖住房银四百二十两，如何被家人韩思敬盗窃；苗三去试马坡报信，言生员被盗银两俱系金钟儿抵盗衣服、首饰，偷送生员，变卖始能有此银数；又教唆郑婆子如何搜拣，如何百般拷打；金钟儿受刑不过，如何吃官粉三匣，肠断身死，金钟儿死后，萧麻子领郑三于各乡堡寻访有姿色妇人，于九月间买得良人子女小凤，日夜鞭责，逼令为娼。萧麻子于中取利。今日郑婆子又受萧麻指示，到生员家，坐索金钟儿抵盗等物，如何讹诈，如何痛骂先人，不留余地，此刻还在生员家拼命吵闹。生员情出急迫，万不得已，始敢冒死匍匐在太老爷案下，将前后情由一一据实出首。”说罢，连连叩头，痛哭不已。州官道：“我细听你这许多话，到还没有什么虚假。你下去补一张呈子来。”如玉答应下去，补写投递。又将三班头役，叫至面前，吩咐道：“我与你们两条签，一条在本城拿苗三和郑婆子，一条去试马坡拿萧麻、郑三并妓女小凤。你们此刻就起身，连夜快去。这男妇三个人，若有一个逃脱，我将你们的腿夹的东半边一条，西半边一条。去罢。”众头役跪禀道：“试马坡系历城县管，还求老爷赏关文一角。”州官道：“放你妈的驴屁！一个买良为娼的秀才，和一个干名犯罪的亡八，还用关文？只带十来个人，硬锁来就是了。”众头役连声答应下去。

郑婆子寻着苗秃，刚入城门，被原差看见，俱押入店中候审。众头役去试马坡，来回只两日半，便将萧麻等拿到，立即打了到单。州官批示：午堂听讯。苗秃在衙门中，与萧麻大嚷，恨他教郑婆子来城闯祸。郑婆子也嫌怨萧麻，吵闹不休。少刻，州官坐堂。先将苗秃子叫上去。州官向两行书役道：“你们看这奴才，光眉溜眼，不是个材料！”说罢，怒问道：“你身上还有个功名儿没有？”苗秃道：“生员是府学秀才，叫苗继先。”州官道：“你既是个秀才，为什么与亡八家做走狗？温如玉家被了盗，你去试马坡报信怎么？”苗秃道：“这是温如玉造言，生员并未去。”州官道：“你既没去，金钟儿为何吃官粉身死？看来不打不说。”吩咐左右打嘴。苗秃道：“祈看先师孔子分上，与生员留点地步。”州官道：“我何须人，敢劳至圣讨情分？打！”苗秃子忙说道：“去来，去来。”州官道：“温如玉的银子，你怎么向郑婆子说是金钟儿抵盗与他的？既系抵盗，此系暗昧之事，怎么你就能知道？”苗秃道：“生员深知温如玉年来没钱，一旦被盗四百余两，便心疑是金钟儿弄鬼。不想果然。”州官道：“这‘果然’二字，有何凭据？”苗秃道：“他母亲郑婆子搜拣时，金钟儿柜中，包着十几封石头。”州官道：“你看这狗攘的胡说，他平白将石头包在柜中怎么？”苗秃道：“太老爷问温如玉便知。”州官道：“叫温如玉上来说。”如玉跪禀道：“这有个隐情在内，如何敢欺太老爷。”遂将伙计王国士于五月间去试马坡，他铺中原存着生员卖住房银四百八十两，与生员面交。王国士去后，金钟儿说：‘这几百银子，他们知道了。你若拿回家去，不但我父母恨你，就是萧麻子也恼，将来越发要赶逐你；若留在此处，系人来客去，风波不测之地，况萧麻子为人不端，万一见财起意，勾通本村匪类，弄出意外事来，就到官前，你也做的不是

正事。不如包几封石头，假充银子，上面加了封皮，着我父母看看，然后锁在我柜中。你将真银子和你家人张华偷行带回家中。我父母见有银子存留，或者不逼迫我接客。等你下场回来，再做裁处。’谁想这几百银子，又被家人韩思敬盗窃。”说着泪如雨下。州官连连点头道：“我才明白了，怪道苗三说金钟儿抵盗，不想抵盗的还是你的银子。这样看起来，这金钟儿竟是个有良心的婊子，可惜被苗三这狗攬翻舌头激迫死了。这须得好好的打哩。”向众衙役道：“手不中用，你们拿好结实沉重鞋底，加力打这奴才的嘴和脸。”众衙役打了十鞋底。”打的苗秃眉胖眼肿，鼻口血流。须臾打完，州官拍着手，向众书役道：“你们看，好容易出这一个有良心的婊子，硬被这奴才断送了，我就活活的恼杀。他都多的是这些嘴，管的是这些闲事。”说罢，向如玉道：“你和苗三且下去，叫郑婆子那臭烂腿来。”

郑婆子跪在案前，州官向刑房道：“这奴才头脸眉眼，也不是个货。看来比苗三还讨厌。”刑房微笑道：“老爷品评的一点不差。”州官伸开五指连摆道：“我有法儿治他。”说罢，问道：“温如玉在你家，花费一千六七百两，你还贪心不足，又去他家讹诈。我只问你：是谁教你去的？”郑婆子道：“老爷你不知道。”州官大怒道：“好驴子肉，他敢和我你来我去！你说我不知道，我且先打你个知道。”向众衙役道：“快与我用鞋底打二十！”众役将婆子打的蓬头散发，和开路鬼一般。州官道：“你说罢，是谁教你讹诈人？若有一句虚话，再打二十鞋底。”郑婆子道：“是萧秀才着我去来。”州官道：“小凤儿是谁家女儿，你和萧麻子敢买他为娼？”郑婆子道：“是我亲生亲养的，从那里去买？”州官道：“叫小凤来。”小凤跪在面前，州官道：“你愿做娼妓，就休说实话；你若愿

做个良人，可将你父母兄弟，并所住地方，一一实说，我此刻便救你出火坑。”小凤道：“我是本州周家庄人，我父叫王友德，我哥哥叫王大小，此外没人了。”州官道：“当日买你时，是谁去来？”小凤道：“是萧大爷同郑三去来。”州官道：“是多少银子买你的。”小凤道：“我听得我父亲和我母亲说，是一百二十两，媒人是十五两。”州官道：“媒人是何处人，叫什么名字？”小凤道：“他也是周家庄人，我不知他名姓，素常人都叫他四方蛋。”州官笑了笑，又问道：“你到郑三家几月了，可接过几次客？”小凤道：“才一个半月了，也接过十来个客。”州官道：“你可愿意接客么？”小凤道：“起初我不肯，郑婆娘两次打了我三百多鞭子，我受刑不过，才接了客。”州官道：“下去。”向众役道：“将皮鞭拿十来把来。”郑婆子连连叩头道：“小凤从未见过官，是他害怕胡说。”州官道：“我偏要信他这胡说。”吩咐将婆子衣服剥去，两个人对打。郑婆子痛哭哀告道：“原是从周家庄买的，求老爷开恩。”州官喝令重打，打的婆子满地乱滚，皮肉皆飞。约有二百多鞭，州官方教住手，拉了下去。

着传唤萧麻。萧麻跪在案下，州官道：“你引诱温如玉嫖，并屡次借骗银两，此番又教郑婆子讹诈，这三件我都不究问了。你只将买小凤情由，据实供出，我即开恩办理。”萧麻子微笑了笑，说道：“太老爷和温犀秦镜一般，远近百姓，十数万人，那一个不传说太老爷听断如神？极疑难的大案，不知办过多少，何况眼底小事，反能逃得洞见？”州官道：“我只爱人实话，不爱人奉承。”萧麻道：“生员与郑三同住在试马坡堡内，闲时去他家坐谈是有的。至于买小凤为娼，生员忝列学校，何忍做此丧良损德之事？况得利系郑三夫妇，于生员有何取益？”州官道：“适才小凤说，你同郑三亲去买他，你还支吾什么？”

“萧麻又笑了笑道：“同堡居住，见面时多，生员宁无一言一事，得罪小凤处？”州官道：“你既说小凤与你嫌怨，我且不着他与你质对。”叫郑三跪在下面。州官道：“你买小凤时，萧麻和你同去来没有？”郑三道：“下人不敢欺太老爷，同去来。”萧麻道：“看他也胡说。”州官道：“未买小凤时，是你两个谁先起意做此事？”郑三道：“下人女儿金钟死后，萧相公说：‘你不必过于悲痛，只用一二百两银子，我和你去各乡村采访穷户人家，有姿色的妇女，买他一个接客，也不愁抵不上你女儿。’至九月间，才于周家庄买了小凤是实。”萧麻子又笑说道：“你举个证见来，再说定在昏地暗的话。”州官道：“萧麻，你可知本州的外号么？”萧麻道：“太老爷是圣贤中人，焉有外号？”州官笑道：“誉扬太过。我当年在江南做知县时，人都叫我朱一套。何为一套？夹棍、拶子、板子、鞭子、嘴巴打一个全，便为一套。我看你这光景是要和一套见个高下哩。”吩咐左右，拿夹棍来。萧麻连连叩头道：“生员为人口直，得罪的人原极多，还求太老爷详情。生员与一亡八出主见买人，效这样下流劳何为？”州官道：“夹起来！”萧麻恨不得将地皮碰破，说道：“恳太老爷，念斯文分上，生员与百姓不同。”州官大怒道：“好可恶狗彘！这明是说本州审事不按律例，擅夹打未革秀才。你也不想想，你做的是什么事？方才挨嘴巴的苗三，他不是个秀才吗？你这秀才，难道有加级纪录不成？”吩咐夹。众役将萧麻鞋袜拉去，上了夹棍。萧麻道：“生员招了，就是个买良为娼罢。”州官道：“这是个大可恶东西！我当不起你这就是两个字”向众役道：“收。”众役将夹棍收对了头，萧麻便昏了过去。好一会，萧麻苏醒过来。刑房问道：“你还不实说么？”萧麻道：“实是我着郑三买良人家子女，只求太老爷开恩。”州官着松去夹棍。萧麻画了供。

州官吩咐收监，候详文回日定案。又向郑三道：“我看你人还忠厚些，与你老婆天地悬绝。有萧麻子承罪，我详文内与你开脱开脱罢。”郑三连连叩头。州官着打四十板。少刻打完。州官道：“本该把你监禁，看你不像个偷跑的人，准讨保，候上宪批示。”

又着叫温如玉、苗三上来。两人跪在案下。州官向如玉道：“你为一娼妓，清家破产，情亦可怜。我只问你：你还要这秀才不要？”如玉道：“求太老爷恩典。”州官道：“苗三挑弄唇舌，致令金钟儿惨死，其存心甚是险恶。然他与谋杀、故杀不同，例无偿抵之理，革去秀才，满徒三年，实分所应该，但将苗三详革，你所事亦有干法纪，我实难违例保全。你若这秀才，我将萧麻子买良为娼另想个法儿办理；你若深恨苗三，情愿将秀才革去，本州自将他按例申详。”如玉道：“金钟儿死于苗三之手，生员抱恨无涯。今情愿与他同归于败，使死者瞑目九原，即是太老爷天恩。”苗秃听了此话，甚是着急，向如玉连连叩头道：“我苗继先原是爱钱匹夫，无耻小人，还求温大爷宽一步。我当日播弄唇舌，原不过教金钟儿受点折辱，那里便想到他死上？此实是本心。况我因此事被萧麻将一处住房弄去三万钱私积与了郑三，刻下穷无立锥之地。今再详革，问拟军徒，我惟有一死而已。且我又抵偿不了金钟儿性命。于他既无益，反于大爷有损。今太老爷尚开天恩，大爷就连个小人容放不过么？”说着，又连连叩头。州官道：“温如玉以为何如？”如玉道：“苗三话，说到这步田地，一总求太老爷垂怜。”州官道：“既如此，我就结了案罢。但你身为秀才，又是官宦后裔，经年家在嫖场中混闹，法不可容。但念你父做总督一场，你又与杜大老爷有世谊，我少不得存点势利之见，不退底衣打你。吩咐刑房，将他两只手上，重责四十戒尺。刑房

见本官心上用情，责打亦不甚着力。须臾打完。如玉叩谢。州官向苗秃道：“这件事太便宜你了。”着众役拿头号大板，重打苗三四十，一板不得容情。苗秃又再三哀恳，早被众役揪翻，打的杀猪般喊叫，两腿血流。打完，州官向刑房吩咐道：“小凤身价银一百二十两，俟将他父兄拿到，着郑三出一半，他父兄出一半，入官。媒人四方蛋，待审讯后，再追赃银。”说罢，州官退堂。如玉虽挨了四十戒尺，见将郑婆子、苗秃、萧麻被州官夹打的甚是痛快，心上快活不过，得意回家。正是：

萧麻指引龟婆闹，闹得温郎把状告。
倒运遭逢朱一套，五刑重用人心的。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词曰：

湖水潜修几度秋。阁皂山中，巧试神偷，相订同类寄饶州。
九华妖垣，安乐忘忧。

欣遇灭狐气味投。秘授神针，四处寻求，偶逢社会验风头。
虚空争斗，竟获仙丹。

右调《一剪梅》

前回言温如玉弄的人财两空，孤身无倚过那凄凉日月，今按下不表。且说冷于冰自将连城璧等领回玉屋洞内，一架云光，早到江西阁皂山凌云峰下。但见碧峰叠翠，古木参天，千红万紫，遍满幽谷，觉重山峻岭之中，另具一番隐秀。再将那凌云峰仔细审视，真如一根翠竹，直立半天，自上至下，毫无一点破绽。心里想道：“那修文院天狐，说《天罡总枢》一书在此峰内，被鄱阳湖一鯢鱼精盗去。我看此峰披青挂绿，与刀斩斧

削的一般，并无一点空隙。这书从何处可入？何处可出？”又想道：“毕竟他们的法力大似我，能于铁石内开通门户，贮放东西。这鱼精能于无可搜寻中盗去，其法力广大，不言可知。

“又想道：“他已将书盗去，我在此流连何益？不如到鄱阳湖看个动静，再做理会。”说毕，飞身云路，已至鄱阳湖地界。

但见波涛浩涌，广大无边，那里有个鱼精的影儿？自己又不能入水里去，查看有无。在那湖边走来走去，想出个道理来。用中指书符一道，喝声：“司湖诸神速至！”少刻，狂风顿起，水裂波开，烟迷雾涌之中，有许多神祇俱鞠躬听命。于冰道：“诸神职司水府，定悉水怪等踪迹。此湖可有一老鯢鱼精没有？”诸神道：“某等奉敕各分汛地镇守，凡水族类有兴妖作怪、伤害生灵者，无不细加逐除，替天行道。先时果有一老鯢鱼，其大无比，在此湖内出入数百余年，从未见其伤害物命。某等见他顺时修养，久后定化蛟龙。自二百年前至今，止见此鱼游行过两三次，近年来实不知在何方停止。未敢妄对，望法师于别处江湖内查察。”于冰听了，踌躇了半晌，发放众神后，迤迳行来。到饶州地方，寻了一处无僧道的破庙停歇，遣超尘、逐电四外访查。

过了几天，二鬼回覆道：“水族之类，非人可比，小鬼等无可稽查。”于冰又设一法，于庙外贴一斩妖除祟的报单，早哄动了一州的人民，都来看问。见于冰形容服色迥异凡流，一个个惊神见鬼，有言妖者，有言仙者，虽施舍了几张符篆，替人家驱除了些魑魅魍魉之类，到惹得地方官差人盘问短长。于冰道：“这也不是个采访的法子。岂有个水怪在陆地上居停之理？但天狐曾言，老鯢鱼率领众妖，去饶州一带作怪，断无虚言。到的是我寻访不周之过。”于是在饶州左近府县，几名胜之地，随处踪迹。

一日，飞升在鞋山顶上，看那山形水势，并往来舟船，猛见正西上，起一股黑气，直奔西南，运目力细看，似有妖物在内凭依。于冰情知怪异，驾云随后追来，见那股黑气从半空里落将下去，顷刻他为散丝，被风吹尽，毫无一点形迹。于冰亦落下云头，在一山顶上四下观望，踪影全无。下山来寻问居民，知系庐山境界。又见山岔中，男男女女各拿着祭物，三三五五，都奔这座山来。于冰讯问原由，都说是去五虎沟天堑岭子孙娘娘会上进香还愿去。于冰道：“离此有多少里数？”众人道：“没多的里数，只用从这山峪西北，转两个山弯就是了。那边热闹的狠，你这道人若会算命起课，也不愁不弄几个钱。”于冰想道：“妖气也不知散归何地，我何不同他们走走？或者人烟众多处，有些议论风声，也未可知。”随即跟定了众男女，走了半晌，已到天堑岭上。放眼一望，见对山坡上，有一处庙宇，规模阔大；又见山腰上下有十几处席棚，大小不等，内中有卖酒肉的，有卖香烛纸马的，还有掷骰顽牌的。山门内外，摆设着许多杂货物件，妇人应用的东西极多。又见那些男女们，有头顶香盘。一步一拜的；有口衔环带，身披鞍鞞，学驴马扒着磕头的；还有胳膊上用针钩穿入肉内，挂着大攀香，跪着还心愿的；还有少年妇女藉烧香为名，打扮的粉白黛绿，翠袖红裙，被那些浮浪子弟跟出跟入燥皮的；甚至拥挤在一处，有掐手的，有脱鞋的，有趋势搂抱的，有偷拔簪环的：种种丑态，不一而足。还有男看上女，女爱上男，眉目送意，眼角传情，或私相笑语，或暗订交期。烧这一番香不打紧，那些生心的男子图谋财色，一个个跟寻到妇人住家地方，不亲的设法认亲，不友的设法认友，将求福藉庇之善地，竟成奸淫盗邪之良媒。

你道这些妇女，岂尽是独自来的么？无论大家小户，都有几个男子随往。富贵绅士家，多是知礼读书的人，放出妇女挠

香游寺的还少。惟有这庶民人家，比邻而居，闲常时妇女们通家往来，知廉耻、守妇道的，能有几个？彼此坐在一处，不是说自己男人长短，便是议论人家丈夫。若题起游街看庙，无不眉欢眼笑，互相传引。更兼男人，十个到有一半不是怕老婆的，就是曲意要奉承老婆的。再若到子孙娘娘庙内烧香，先占了个求养儿女的题目，比别的神庙不同，做丈夫的总心里有些不依允，也只得勉强相从。及至到了人烟凑集之地，男女混杂起来，他何尝不心跳面赤？又自己心中开解：烧香的妇女，亦不止我一家。只得随波逐流罢了。可笑他又不警悔，到了下次，依旧还放妻女出来闲荡。身上有好衣饰的，先教贼盗物色；面上有好姿色的，又被情郎留意。久后失了财物，还是小事；势必弄成个乌龟方才满意。总之，这种人一出娘胎包，他就带几分龟性，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法绳。请看凡怕老婆的，与曲意奉承老婆的，皆其做龟之根基也。至于纵容妻女，与亲友或异姓以及同族人顽钱，其当龟较此倍速。今不言正文，插此一段议论，实由耳闻目睹，藉此回书为劝戒世人意耳。

闲话少说。且说于冰，走入庙来，见许多男女在正殿上拥挤着叩拜。两廊下摆设着猪羊，中间陈设着各色祭品，内外悬灯结彩，殿内又挂着几封碧霞元君的宝旛。三位娘娘面前，各列着三桌高头大供，无非是鸡鸭鱼肉、米面果品之类。两傍塑着些抱子送生的泥像。供案前，站着几个和尚，打着磬，摇着铃，又顾取布施，又要偷看妇人们的面孔，手脚一个个忙乱不迭。于冰大概看了看，正要往后层庙内去，陡然间起一阵怪风，刮的那些善男信女颠颠倒倒，乱喊乱跑起来。但见：

屋宇振动，砖瓦飞腾。榻扇门楼，东西乱晃；钟梁鼓架，左右齐翻。老头儿寻觅儿孙，错抱定敲磬沙弥，拍拍打打叫“

肉肉”；小娃子悲呼父母，紧搂住送生小鬼，亲亲热热唤“妈妈”。张家妇拉定李家夫，跑散了奇巧发髻；城中男背上乡中女，吊了时样花鞋。和尚奔禅房，头触入窗棂眼内拨不出，吆喝“救命”！会首偷布施，手伸在醮纸炉中疼不过，乱嚷“烧杀”！庙外席棚，满天乱舞；场中赌友，遍地摸钱。石走沙飞，拟是星辰齐落；云黑日暗，惟闻神鬼同号。

于冰见风势陡至，刮的对面通不见人。须臾，天地昏黑，只听得男女叫喊之声不绝。运动双睛努力一看，见庙内外摆设的猪羊祭品全无。慌忙起在空中，急用手将风尾抓来，在鼻孔上嗅了嗅，觉的有些腥气。于冰道：“是了。不趁此时踪迹他们的下落，更待何时？”放眼四下一看，见前次所见那股黑气，从风内透出，往西飞去。于冰在云路中估计，相离已有百十余里，连忙推云急赶。止差数里远近，猛见正南来一片乌云，内有两个妇女；一个穿青龙钻云对襟氅，黑色百花裙，头盘凤髻，腰系丝绦，丝绦上挂宝剑一口，柳眉杏眼，玉面樱唇。那一个侍女打扮。于冰心里说道：“真仙焉有驾乌云之理？此必是妖精无疑！”见云路头切近，问道：“仙卿何人？”那青衣妇人见于冰骨格秀雅，道气充盈，急将云头停住，笑应道：“我九江夫人是也。上仙何人？”于冰道：“吾衡山炼气士，别号不华。仙卿号九江夫人，可是上帝敕授么？”夫人笑道：“非敕授也，乃同道推许耳。”于冰道：“今欲何往？”夫人道：“因鄱阳圣母相招赴宴，系应命而来。”于冰道：“鄱阳圣母何人？”夫人道：“圣母修道五千作年，法力通天彻地，为我辈之鼻祖。近又得《天罡总枢》一书。越发神通广大。道兄若有暇，可同我去一见，便可大受教益。”于冰心中大喜，今日才访着了。又心里想道：“此一妖类，若与他同去，反与鲧鱼

精添了牙爪。万一招架不来，岂不失机？”于是将雷火珠取在手中，说道：“本意与你同去，只是我手中此物不依。”夫人笑道：“道兄手中何物？”于冰道：“当下着你便知。”说罢，劈面打去。火光到处，大震了一声，二妖现形，即刻丧命。九江夫人，乃数丈长一乌鱼；一系五丈余长一虾，即跟随侍女也。只见二妖一翻一覆，从半空中坠落深山溪涧去了。于冰收珠，向西一望，那股黑气也不知走到那方去了。于冰道：“不意一珠打去，二妖俱死。这鄱阳老妖，知他住在那里？”

正在作难间，又见正东上一前一后，有两块乌云滚滚而来。于冰道：“此云邪气弥漫，必有妖物在内。我何不迎了他去，万一他走别路，又得追赶。”于是推云直迎了上去。云头渐近，仔细一瞧，只见前一块云内有一妇人：头缠蛇髻，鬓插双花，面若出水芙蓉，腰似风前弱柳，穿一身大红金缕衣，下配藉花白鹤裙，腰悬宝剑，手提拂尘。后面云内，也是一侍女打扮。于冰道：“不用说，也是九江夫人一类。”心里说道：“此番若再用雷火珠，设或两个俱死，这鄱阳老妖又从何处找他？不如用飞剑先斩那有本领的妖妇，留下后面侍女做活口，好问老鯤鱼下落。”

主意拿定。两处云头止相隔数步，于冰停云问道：“仙卿请了。”那妇人见于冰问他，也将云头停住，先将于冰上下一看，知系道德之士，忙笑应道：“上仙何人？今往何处去？敢劳下问。”于冰道：“我衡山炼气士是也。今于终南山会一道友始回。仙卿法号祈示知。”妇人道：“我广信夫人是也。今因鄱阳圣母差侍女请我吃酒，特来一会。上仙问我，有何话说？”于冰心里说道：“这鄱阳老妖教下，也不知有多少夫人，真是可笑！”说道：“我也没有什么话说，意思着你试试我的宝剑。”急将木剑从腿内抽出，向妖妇头上掷去。只见一道寒光，

疾同掣电，直奔妖妇顶上。那妇人见剑来甚急，忙用衣袖一遮，响一声，衣袖上金光四射，不损分毫。于冰大惊，忙将木剑收回。妇人大怒道：“我与你素不相识，又无仇怨，平白里为何用剑暗行伤我？”后面那侍女见两个大动手脚，有些害怕，刺斜里携云往西直奔。于冰急用停云法，将剑一指，喝声：“住！”那云便和钉定住的一般，停留在半虚空内。一回头，猛见有茶杯大小一红珠，与火炭相似，迎面飞来。于冰见珠来切近，躲避不及，忙从丹田内提一口刚气，用力向珠一吹。那珠如柳絮轻尘，飘起在半空中。妇人见宝珠无功，急将口一张，其珠自归口中去了。连忙拨云，往回奔走。于冰恐追赶不及，将雷火珠从后打去，大振了一声，只打的霞光万道，再看那妖，依就不损分毫。于冰惊咤不止。那妇人试着此珠的利害，惟恐打在头脸上，断无生理，如飞的向东逃奔。于冰提剑追赶，云路中约赶有千数余里，只见那妖妇忽将云头下坠。于冰拨云观看，见下有大江一道那妖妇逃入江中去了。急忙将云头落下，止见江声如吼，雪浪连天，妖妇不知归于何地。于冰道：“此系水妖无疑！既入此江，江神必知下落。”急急书符一道，用剑向江中一指，顷刻狂风四起，浪叠如山。大小江神，俱来听命。于冰道：“贫道适才在云路中赶一妖妇，跳入此江中，诸神可曾见否？”众神道：“此地系洋子江上流，舟船来往者甚多，从无妖物栖止。”于冰道：“我才见他入水，敢烦诸神速查去向，以便擒拿。”诸神道：“并非某等故违令旨。今据法师言，此非居停之妖，乃行妖也。行妖去向，实无定所。此江回环数千余里，他又是刻不停留之物，某等该从何处查起？”于冰道：“诸神所言亦是，请回罢。”众神退去。

于冰又将那江形水势上下看了一回，想道：“我何痴愚至此！一妖免脱事小，《天罡总枢》事大。只管在此延挨，倘教

那侍女走去，或被别妖解脱，这鄱阳老妖下落，又该问谁？”惟恐云慢，急架遁光复回原路，远远眺望，见那侍女还停留在半空，心内大喜。原来这侍女被于冰用停云法停住，一步不能动移，又不敢跳出云外，满心里盼望一同类经过，救解走去；等了许久，仍见于冰从东如飞而来，心上甚是害怕。于冰至面前，用左手拿住他右臂，右手举起宝剑，大声说道：“你是要死要活？要活可句句实说，你主人鄱阳圣母住在何处？他洞中还有几个夫人？多少妖党？你适同那妖妇要往那里去？据实说来，我便饶你。你若要死，我便是这一剑，将你分为两段！”

“那侍女战哆嗦的说道：“真人饶我性命，我——实说。”于冰道：“我且饶你，你快说为！”侍女道：“我主人叫鄱阳圣母，他修炼了四五千，有通天彻地手段。他出身原是海中一个鯤鱼，我们能变化人形者，有一百四五十，皆是他拣选年代久远、有灵性的，他才肯传与变化人形之法。二千年以前，他便会云来雾去，游行人间。但他不能离水，隔十天半月，总要到水中一游。后来这几千年，他的道术愈大，反嫌水中出入不便，于江西庐山之西，寻得一九华山天桥洞，将我们会变化人形者，都叫到洞中伺候他。自修炼至今，从不害一人一物性命。他若化蛟化龙，亦早正其果位。但他耻为鳞甲一类，必欲脱尽凡骨，做一上界金仙，才是他的志愿。只因他道行日大，于一二百年内，陆续来了三位夫人，拜为门下。一叫广信夫人，他原是个鳌鱼修炼而成，即真人适才赶逐者。一叫九江夫人，系一乌龟修炼而成者。圣母洞中，还有一白龙夫人，系一银条鱼修炼而成者。他三个各有一二千年道行不等，其性都爱人间俊俏子弟。而广信夫人，更是一日不可暂离。他三个都能隐显变化，法术超群。若得些珍奇异物，或美味佳品，必要与我圣母进献，因此我圣母甚喜他们，常指教法术，又戒他们贪淫，恐坏正果。

今午白龙夫人带领侍从，不知从何处弄来些猪、羊、鸡、鸭、酒菜、面食之类，到我圣母洞中进献。又差我与一侍女，分头去请九江、广信二位夫人。今被真人拿住，问我原由，我一字不敢涉虚，尽情实告，只求真人饶放我去罢！”于冰道：“你得领我到九华山天桥洞外，我便饶你。”侍女道：“我就领真人去。”于冰道：“你可先行，我在后面跟你。”用手一指，其云便行。约走有一杯热茶时候，侍女回头，用手指道：“前面双峰直立，峰中间系九华山洞门。”于冰下视，已看得真切，又将云头停住，向侍妇道：“我本意饶你性命，一则与你们巢穴甚近，怕你走露消息；二只看你伶牙俐齿，久后必作怪人间。”那侍女还欲哀告，于冰手起剑到，在云内现出一个大虾，从云内坠落深涧去了。

于冰将遁光落下，一步步走到洞门前。正欲用法开门，忽见洞门开放，从里面走出两个侍女来，看见了于冰，大惊道：“道士从何处来？”于冰道：“特来化斋吃。”两侍女道：“此系鄱阳圣母别宫，刻下是白龙夫人整备筵宴，与俺圣母小饮。因久候广信、九江二位夫人，不见到来，差我二人又去推请。你系肉骨凡夫，怎敢妄想天府滋味？若教俺圣母知道，只怕你有死无生，快快去罢！”又一个道：“谁耐烦与他细讲。洞门左右开着，随他去罢。”说罢，两个分路，一往正南，一往正东去了。

于冰走入了洞门，不过数步，便看不清楚道路，觉得阴风扑面，耳中但闻挾江倒峡之声。一步步缓行前去，有一里多路，方看见一座洞府。于冰入了头门，见二层门上有许多奇形怪状、雕嘴鱼腮之人，或坐或立，在那里把守。看见了于冰，大喝道：“你是何处野道士，擅敢闯入圣母宫阙？真该碎尸万段！”于冰笑道：“你们还要和平些儿，听我说，我是个会耍戏法儿的

道人，特来奉献圣母。”把门的道：“量你有何妙法，敢在俺圣母面前卖弄？”又有几个道：“戏法儿最是醒脾，我们与他回禀一声，看圣母娘娘意旨何如？”去了片刻，出来说道：“娘娘传你入去哩。你须要步步小心着。”于冰听罢，便随那妖入去。正见：

一自天狐详囑后，登山涉水漫言劳。
诛邪斩婢知原委，闯入龙潭觅老妖。

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词曰：

九华山内住妖鯤，几千春。《天罡总枢》被伊吞，日欣欣。
闯入蛟螭幕，先飞戳目神针。迅雷大电破其身，从此步天津。

右调《望仙门》

话说于冰跟定那妖，走入二层门内，见周围俱是峭壁重崖，地方约有二三十亩阔。中间大大的一池水，水上面一座大石桥。过了石桥，还有一百余步远，正中有间大石堂。此外也没有什么奇异花卉、禽鸟，止有大树三四株。再看那石堂，极其宽广，看来可容千人。四面有十数间小石堂，堂内外有许多妇女出入。于冰走至堂内，见正面石床上坐着一个年老的婆婆，容貌甚是古怪。但见：

唇薄口大，眉细眼圆。额匾而阔，也长着白发一撮；鼻宽而塌，时流着青涕两行。头戴鱼尾霞冠，脑后飘扬金缕；身穿团鹤锦袄，腰间缠绕丝绦。紫电裙，罩着红缎鞋，长过一尺四五；黄罗袜，包定白腿骨，粗余六寸七八。手擒玉如意一条，肩挂折铁刀二口。

又见旁边坐着一个妇人，生得甚是俏丽，穿一套稿素衣裳。但见：

面若凝脂，红粉中，露些少桃花之色；目同点漆，黑白间，荡几多秋水之神。细柳腰，迎风欲舞；小金莲，落地生香。可惜长在妖魔洞中，真是羊脂玉沉埋山径；若教贮于金屋队里，无异夜光珠辉映兰堂。蹙蹙眉梢，捧心西子难比他风流；恹恹情绪，出塞王嫱怎当伊态度。素裙飘雪，时离倩女之魂；白衣飞霜，日卖观音之俏。

于冰看罢，众侍女大喝道：“圣母在此，还不跪拜么？”于冰笑着，朝上拱手道：“久仰！久仰！”只见那圣母面上陡生不悦之色，向白衣妇人道：“此子骨肉清轻，大有道气；只是举动疏狂，令人可恼。”那白衣妇人笑应道：“这人眉目俊秀，态度风流，与人世俗道士大不相同。但他系草野之士，安知见圣母的礼法？不与他较论也罢。”说罢，低头笑了。只见那圣母将大嘴略动了一动，也有些微笑的意思，又将头儿点了两点，道：“你赏鉴的不差。若果然有些来历，我自然有番好安排。待再细细的盘问他。”说罢，问于冰道：“你是何方人氏？在何地方出家？做道士多少年了？今来此是何意思？”于冰道：“我是直隶人，就在这九华山庙内出家。听得说你家

今日宴客，我有几个好戏法儿，着你们看看，不知你们爱看不爱看？”那圣母笑向白衣妇人道：“这道人要在我跟前卖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白衣妇人问于冰道：“你都会些什么戏法儿？”于冰道：“随心所欲，无所不能。”那圣母道：“你可会五行遁法么？”于冰道：“颇知一二。”圣母道：“你既会五行遁法，你可能在石头上钻出钻入么？”于冰心里道：“此法吾师能之。当日在西湖传道毕，将身子钻入地内去。我焉能有此大术？”因问那圣母道：“我不能，你能么？”那圣母大笑道：“些小神通，何足为异！”随将白龙夫人唤过来，站在面前，那圣母用剑诀在那夫人头上画了一道符篆，吩咐道：“你去钻来，着那道士看看。”那夫人笑嘻嘻，轻移莲步，款蹙香裙，走到石堂西边墙下，掉转头来，笑向于冰道：“那道人休笑话我。”说着，将身一弯，用头往石墙上一触，真与鳅鱼钻泥无异，形影全无。瞬息间，又从墙内钻出来。两旁众妖各大笑。那圣母亦拍手大笑道：“奇哉！奇哉！”问于冰道：“你以为何如？”于冰沉吟道：“此妖神通广大，我非其敌。常人说的：打人不如下手。莫教吃了他的大亏，致伤性命。”忙向身边，将天狐送的两个戮目针拿在右手，说道：“钻石不过遮掩小术。我有个挥针引线的大法，你可将眼睛睁大着，休要胡乱看过。”说罢，用手将针向那圣母眼上丢去。只见随手放出碗口粗细两道金光，直刺入那圣母两只眼内。那圣母大叫了一声，昏倒在地。于冰正要看针下落，不知不觉，两针还归在自己右手指内掐着，真奇宝也。那大小群妖都来捉拿于冰，于冰用呆对法，将众妖止住，一步不能动移。

只见那白龙夫人粉面通红，向于冰道：“那道人，你忒也无情！原说要戏法儿，怎么就暗算起人来了？你有什么开解的法儿，快将我圣母救好，我还有一件大便宜你的话，要告诉你

说。”于冰听了，只当他说出《天罡总枢》的话来，大喜道：“你有什么便宜我的话？快说！我自有解法。”那白龙夫人欲言又止的说道：“我看道兄珊珊仙骨，定是有根气的人。就是我。虽容貌丑陋，也是数千年得道之仙，意欲与你成就夫妇，各传各道，彼此通同，继续裴航刘纶的美迹。我圣母醒转过来，我自有话替你分说，圣母断不难为你。若是片言执谬只怕你性命难逃。”于冰听罢，向白龙夫人迎面唾了一口，且笑且骂道：“我当你说《天罡总枢》话，谁想放这般无耻妖屁，致污我耳。“旋将双针向白龙夫人丢去，金光到处，已透双睛。白龙夫人喊一声，倒在一旁，须臾化成十数丈长一大银条鱼，满身都是锦鳞细甲，绵亘在石堂西边。

于冰见白龙夫人已死，心里说道：“此妖针到现形，其本领去老妖天渊。”又回看众妖，一个个和钉定住一般。随将木剑取出，挨次斩去，头落俱皆现形，率皆鳞介之类。又于洞前洞后，歼除无遗。回到堂内，看那圣母还在地下倒着，原形不现，亦未知他生死，用雷火珠连击数次，竟不能伤损分毫。于冰道：“雷火珠尚如此，刀剑越发无用了。天狐曾言他将《天罡总枢》吞在腹中，似此皮肉，比铁还硬，这书该从何处剥取？”正想算着？不意那圣母，被这十数下雷火珠到惊转过来。少刻，往起一坐，二目中流着两行鲜血，大叫道：“白龙夫人何在？”见无人应他，又叫：“道士何在？”于冰知他双目失明，笑应道：“我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遍行天下，斩尽妖邪。你虽非人类，岂没个耳朵？我念在鄱阳湖苦修二几千年，不忍伤你的性命。深知你在阁皂山凌云峰下盗吞《天罡总枢》，此太上第一等符咒秘篆，大道源流，量你个鳞介之物，焉能有福承受？且你吞在腹中，又不能看得一字，不过是囫囵囫放在你腹中。你莫若通个大人情，将此书吐出送我，我亲送你到

湖海之内，以终天年。我异日一有进步，包你二目复明，断不做欺慌你的事体。”

那么圣母听罢，将牙齿咬得连响，大骂道：“好冷于冰！我久欲拿你粉身碎骨，与同道报仇，不意你今日敢上门算计我！”说着，用手向堂外一招，只见那大池中水，就像数丈长一条银蟒，直奔那圣母手前。那圣母将手一挥，响一声，波涛满地，平地水深丈余，将于冰淹在水中，通身衣履尽皆湿透。于冰忙架水遁，起在空中，低头下视，见那水在洞前洞后堆叠起来，就如数丈玻璃积累在一处，比钱塘江的潮还好看几分。约有一个多时辰，水势一散，若倾江倒峡之声，仍归在池内。于冰将遁光一按，离地不过有一丈高下。再看圣母，依然端坐中堂，看其衣服，并无半点水痕。又见他从身边取出一小葫芦，于葫芦内倾出绿豆大几丸药，摸了两个，填入眼内，随将血痕揩抹，闲目凝神。有顿饭功夫，站起来摸摸揣揣，走出石堂外，大声叫道：“道士何在？”连叫了几声，冷笑道：“你止知坏我两目，你却也死在水中。”随即将身蹲下，在院中乱摸，摸见大小族类，死的横三顺四。气的他两手在地下乱拍，恨不得将地皮拍碎。拍打了几下，复摸到台阶前坐下，点头再四，又悲悲啼啼哭起来。

于冰见他这般景况，颇动恻隐之念，只是求书心胜，那里还肯当面错过？左思右想，没个制服他的法子。又见他双眉紧蹙，时时用手在心前乱捋，似个因眼中看不见，心上急燥气恨的意思。于冰看了一会，说道：“我有计较了。这针名为戮目，安见其不能戮心？想神物自随心听用，若不灵应，再设别法。”复将二针取在手内，两眼看定那圣母心头，从上往下一掷，金光如电，针回手中。那圣母大吼一声，往起一跳，有数丈高下，落下来，即成一奇大无比的鯢鱼，长愈千尺，粗若丘山，

头虽触在洞中，鱼尾还在西边山顶上，真是五湖四海少有之物。

于冰大喜道：“此针竟可为如意针。有此奇宝，吾可以擒尽天下妖魔矣。”又想道：“此妖已死，精气必散，不至似前硬过钢铁，若用刀剑开剥，一两个月还不知寻到藏书之处不能，不如用雷火击碎，岂不省力易寻？况太上书有玉匣盛贮，上有符篆，断非雷火所能伤损。”于是向离震二地作法，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顷刻阴云四起，诸神如飞而至。于冰指着大鯤鱼道：“此妖毒害生灵，有干天愆，今被道打死，诚恐复生。烦众天君可速发雷火，将他皮肉霹烂，自必后患永绝。”众神道：“法师请离远些。”于冰将遁光又起有百十丈高，只见邓辛、张、陶四位天君，率神丁力士，各施威武，顷间迅雷大电，震的那山石树木乱滚乱摇，飞禽走兽亡魂丧胆。再看那大鯤鱼，已霹的皮翻骨碎，血水流溢，满洞里就和铺了一层肉海的一般。于冰退了诸神，看不出《天罡》书在那一处肉内。

彼时日已将落，又怕被邪神恶怪抢去，急将二鬼放出，在那鱼肉鱼骨内四下搜寻。奈肉积如山，二鬼从何处寻起。直寻至昏黑，并无踪影。于冰无奈，着二鬼在洞中来回行走，以防不虞；自己伏剑高坐在石堂顶上，主意到次早再着二鬼细寻。坐到三鼓以后，猛抬头见一股白光闪闪烁烁，直冲霄汉，相去不过数十步远近。低头下看，光气从大石桥上透出。于冰道：“有了。”也顾不得血肉秽污衣履，急忙从石堂顶上跳下，走到桥头，招呼道：“超尘、逐电快来！”二鬼星飞跳到面前。于冰道：“我已看出天书下落，就在这座桥前，你等速刻拣来。”二鬼将那鱼皮、鱼肉以及鱼骨，搬来搬去，忽见逐电大叫道：“有了！有了！”于冰急看时，见在几段鱼肠内，取出一匣，长仅八寸，玉色青莹，光可鉴人面目。四面是一块整玉琢成，并无丝毫破绽。在血肉泥泞之中，亦无半点沾湿。于冰捧玩再

四，欣喜欲狂，亲自揣在怀中，扣紧丝绦带，同二鬼也不回玉屋洞，竟赴山东泰山琼岩洞中。令二鬼将前层石堂打扫干净，先在正中床上坐了。将二鬼唤至床前，吩咐道：“吾自柳家社收伏你两个，数年来，汝等服劳奉役，甚是勤苦。今我欲用火龙真人仙衔法牒，移会冥司，着汝等各托生极富贵人家，享受人间福禄，偿汝等数年辛勤，就在今日，放汝等前去。”

二鬼闻知，一齐伏地痛哭，道：“小鬼等承法师大恩，驱使十数十年，朝夕伺候，未尝片刻相离。方思禅榻驾骝，效力数千百年。今闻法师钧谕，令小鬼等托生人间，此去总得荣华富贵，受享不过四五十年。依就要名登鬼录。内中或作恶，或行善，昏昧难知，到那时获罪于天，打入轮回，生生世世永归畜道，欲想求如今日，亦不可得。惟愿法师遣小鬼等于刀山箭林、水深火烈之地，使小鬼等气化神销，统归乌有，到是天造洪慈。若说再生人间，不敢奉命。”说罢，又各伏地大哭。于冰惻然了半晌，向二鬼道：“此话果出自肺腑么？”二鬼一齐道：“某等虽沉沦幽冥，尚有人心。天日照临，何敢有半字虚辞？”于冰听了，大悦道：“我与汝等相伴多年，虽说人鬼分途，情义无殊父子，我亦何忍与汝等永离？若着汝等始终沉埋在我这葫芦内，不惟你们心上不甘，即我亦有所不忍。但汝等皆至阴之气，凝聚成形，不过藉我符箓，游行白昼，究属悖理反常的事。我怜汝等一片至诚，今各与汝等一上进之路，加意修为，将来皆可做鬼仙。那时出幽入明，逍遥造化，也是天地间最乐之身，较世间有富贵而不能长久享受者，天地悬绝。”又着二鬼跪行在膝下，随将中指刺破，向二鬼泥丸宫内，各滴了几点。二鬼觉得一股热气，如汤泼雪，从顶门直透涌泉，顷刻面色回春，不复纯阴气象。于冰道：“吾精血调养有年，非肉骨凡夫可比。汝等得此一点真阳，各保天和，我再次第传汝

等炼气回阳之法。三年后，以心炼气，以气归神，欲人则人，欲鬼则鬼，阴阳无间，形色成矣。虽欲不为鬼仙，不可得也。

“二鬼喜欢的挝耳挠腮，一个个叩头有声，感激不尽。于冰又道：“我今日得的《天罡总枢》一书，乃八景宫不传之秘。展玩时，必有白光烛天，不但邪妖恶怪见了动觊觎之心，即八部正神、九天列宿，以及三山五岳、岛洞群仙，亦所欣慕。倘有疏忽，被伊等或夺或窃，失此至宝，我之罪尚小，而修文院天狐休矣。负人负己，莫大于此！从此刻为始，每日夜你两个轮流守视，一在石堂顶上眺望，一在石堂下面巡行，不但有耳闻目见，即风声鹤唳，亦须大声疾呼，早为通报，我好预做防范之法。”二鬼凛遵。

于冰净了手脸，将匣安放在正面石桌上，大拜了八拜，将天狐送他的符篆在匣上一拂，随手铿然有声，其匣自开。内有锦袱，将锦袱解开，见此书一寸余厚，七寸长，四寸宽，外写《正罡总枢》四字，内中俱龙章凤篆，字有蝇头大小，朱笔标题着门类，光辉灿烂，耀目夺睛。大要皆天地之机，造化之源，阴阳之秘，鬼神之隐显，人物之轮回，山川草木之生灭，万法万宝之统会，非紫阳真人之书所能比拟万一也。于冰就从这日，将石堂上下四围俱用符篆封闭，独自一个潜心默读。此书至夜间，奇光炳焕，照映一堂，如同白昼。到三个月后，便知天地终始定数，日月出没根由，真可藏须弥于芥子，等万物如蝼蚁矣。起先也有些神怪野仙，或明夺，或暗来，或调遣龙虎，或播弄风雷，但来的俱被二鬼道破，于冰得从容防备，不致有失。后来的本领，一日大如一日，事事皆能前知，那里还用二鬼禀报。到后法力通天，亦无一敢来者。此时冷于冰虽上界大罗金仙，也不过互相伯仲而已。超尘等得了于冰的指授，亦迥异昔时。正是：

大道究何在，《天罡法箓》全。
从今参妙义，永做一金仙。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词曰：

富贵何可求，执鞭不自由。浪子痴心肯便休，弃家乡奔走神州。五气朝元，三化聚首，乾坤大一袖能收。缴《正罡》，归原手，超万劫泮免悠优。

右调《新月沉钩》

前言温如玉被盗，金钟儿惨亡，从试马坡祭奠回来，过了个凄凉年，逐日心绪如焚，想来想去，打算终身的结果。猛想起冷于冰在试马坡那晚吃酒时，许他得功名富贵，须得去都中一行。又想着冷于冰为人奇奇怪怪，似有未动先知之术，他说的话，无不应该。又想着自己家中，还有什么过头？不如将这住房也卖了，赏张华几两银子，着他自行过度，我且入都中去，或者遇冷于冰指点佳境，将来有发迹的时候，亦未可知。主意定了，将张华叫来，告明己见，要上北京。

张华听了，呆了半晌，说道：“此事大爷还要细思。那冷于冰行踪无定，知道他如今在那里？就算上遇着他，他一个游方的人，有什么真话？他若有大功名富贵，他自己先做去了，肯让与我们受享？小的为大爷的事体，也曾日夜想算，这处住房是三百多银子买的，目今城中房缺少，也不愁卖不了原价。还有金姐送大爷的衣服、首饰，若变卖起来，小的估计着也可卖二百来的银子。每年用十来两，赁一处小房居住，余银或立个小生意，或安放一妥当铺中讨些利钱，也可胡乱度日。大爷年纪还不到三十，若发愤读书，何愁不中？不会不做个官。若说卖上银子，寻冷于冰去，这是最低不过的见识。设或再有舛错，将这几两银子弄尽，小的家两口子讨吃，原是本分，有甚么辱及祖、父。只怕大爷一步一趋，都是难行的了。大爷就便打死小的，也不敢遵命。当日金钟儿在时，知道大爷情深似海，断不是语言劝的过来的，只得任大爷闹去。如今金钟儿已死，正是大爷该交好运的时候，怎么又想起冷于冰来了？”

如玉听了，拂然道：“你别的话还略为近理，怎么金姐死了，是我交运的时候？真是丧心乱道！他为我捐躯殒命，视死如归，那一种节烈，不但乐户中人，就是古人中，能有几个？你适才的话，岂不是放驴屁么？”张华道：“怪道大爷祭他时，哭的那般悲痛，不相是算他为大爷死了么？”如玉着急道：“你看么，他不为我死，却为谁死？”张华道：“他是将东西偷送与大爷，苗三相公翻下舌，被他父母搜拣，打骂起来，他是羞愤不过，才吃了官粉身死。妇人们因这些闲气恼，死了的不知有多少。这止可算因大爷的事，被人激迫身死，算不得为大爷守节身死。若有少年清俊、富贵公子嫖客，到他家中，他立意要嫁大爷，不肯再接一人，被他父母打骂，自己寻了短见，那才是为大爷死的哩。只说大爷在他身上花了千数银子，他还

有点人心，肯挪移出些财物来，暗中贴补大爷，这也算婊子媚妇内少有的人了。假若何公子如今还在他家住着，他到吃不成官粉，小的到替大爷有些担忧。’节烈’两个字，也不过是大爷许他，外人没这样评论。”

如玉大怒道：“你原是和猪狗在一类的人，你如何敢讥诮、打趣我？我且问你：你晓得什么是‘节’？什么是‘烈’？你说！你说！”张华那里还敢言语？如玉又骂了好半晌，道：“我的主意已经定了。限你三日，与我寻变卖房子的主儿，我只要三百两。金姐的衣服、首饰，我何忍心变卖？你可按物开一清单，到当铺中当了；我将来若有好的时候，定要取赎出来，做个题念儿。我将来到京里，寻着冷于冰，或寻不着冷于冰，都不要你管我。我就再将这处房子白丢了，也丢的是我的，与你何涉？你若三天内办来就罢了，若办不来，我和你誓不干休！”张华见如玉怒的了不得的，一句儿也不敢分辨，只得满口应承下来。过了两天，见如玉心气和平，又苦口劝谏，如玉竟是百折不回。张华见主人志愿已决，没奈何，只得尽心办理。金钟儿衣物，共当了一百六十两；房子卖了三百五十两。正月初三日，与买主立了契，言明正月十八日腾房。

如玉将银子收讫，含着眼泪，将张华夫妇叫到面前，说道：“我当日有钱的时候，在你夫妇身上甚平常。如今骗我的、偷我的、赚了落了我的，俱皆星散。惟你夫妇始终相守，且在我身上甚厚。”张华听着，泪流满面；他女人也哭泣起来。“我一生总吃了眼中认不得人的亏，致令一败涂地。如今在这泰安城中，也没个出头的日子，且到都中去走遭，听凭命运罢！日后若有个好机会，还与你们有相会之期。我去后，这房子要与人家交割，里面桌椅、铜锡、磁器等物，虽没什么值钱的，胡乱还可卖几两银子，你夫妇可拿去变卖了过度罢。两个小小厮，

一个是你儿子，也不用我嘱咐；惟有已故家人孙禄之子，他今年才十一岁了，你们可念他父母俱无，今日就收他，做你夫妻的养子。凡事推念我，不可凌虐他。”又取过两封银子道：“这共是一百两，你夫妇用八十两，寻两间房儿居住过度，也算你们伺候我一场。那二十两，等孙禄之子到十六七岁，与他娶个老婆，完做主人心事。我亦不过数天，就别你们去了。”说着流下泪来。

张华夫妇跪在地下，哭的连话也说不出。那孙禄之子，也在旁边啼哭不止，也听出是主人要走的话语。张华哭着说道：“大爷出门，定在那一日？小的好收拾行李，伺候同行。”如玉道：“我如今还讲跟随人么？只我独自走罢。你又有家口牵累，况又连个住处未曾寻下。我这一去，和飘洋的一样，将来还不知栖流在何所。我是绝意不要人跟随的。”张华道：“大爷从未独自出过远程，小人如何放心得下？总大爷不要小的，小的明不跟随，暗中也要跟随。那到把主仆弄在两下，路上甚是不便。小的女人虽没房子，他父母家即可居住；便是二三年，他还可以养活的起。大爷赏的家器等物，都交与小的丈人变卖，甚是妥贴。小的正好跟随大爷出门，守定妻子做什么？”如玉想了一会道：“也罢了，就依你跟我走走，到京中再做定归。你们只管跪着怎么？可起去料理。”张华又道：“大爷赏了八十两银子，小的实不忍心收领。有家器等物，足彀小的一家过了。出外比不得家居，将来盘费短了，是没处投告的。”如玉道：“我原该与你们多留几两，只恨我手内空虚。你若不收，我也断不着你跟你去。”张华无奈，和他女人磕了七八个头，方才起来，将银两收下。如玉又指着孙禄之子，说道：“他顽劣的了不得，你们管教只顾管教，衣食要留心他些。”张华夫妇同说道：“不但大爷嘱咐，就大爷不言，小的们定和自己亲生

的儿女一般看待。大爷只管放心。”如玉叫过那小厮来，与了他二两银子，又指教了他几句。当下教他与张华夫妇叩头，认为父母。一同揩着眼泪痕出去。如玉看定正月初八日起身，初六日到他父母坟前痛哭拜别。回来，张华将各项物件开了清账，把他丈人叫来，当面交割。如玉就托他与买主交房。至初八日，主仆二人坐车起身。张华女人送了主人和丈夫，与他父亲雇人搬运。一切停妥，领了孙禄之子，同他儿子坐了车子，大哭着回他父母家去了。可叹如玉，做了半世豪华公子，直弄了个寸椽片瓦俱无，固然是他命运低危，也到的是他所行不善。今日一主一仆上京，寻那云飘鹤逝、没定向的冷于冰，岂不可笑、可怜！

一路饥餐渴饮，数日已到京都。见辇毂之下，直与外省不同：到处高楼园馆，随地品竹调丝。来来往往，不是士农工商，便是九卿科道，真是富贵繁华无比的仙境。如玉初入都门，那两只眼睛应接不暇，到是那车夫甚是熟惯，送他主仆到菜市口儿昌盛客寓安下。主仆两人，每天出钱二分房饭钱。如玉举目无亲，日日在大街小巷行走，存了个万一遇着冷于冰的念头。行走了二十余天，那里有个冷于冰的影儿？张华见不是个归结，复寻苦劝，着如玉回家，谋为正务。如玉道：“我已出门，断无空回之理，况冷于冰也不是谎我的人，早晚定有遇着他的日子。若过二年后遇不着，再做道理。”张华十分劝急了，如玉便说：“你若想家，任凭你便，我是绝不回去的。”张华也自没法。

不言他主仆在都中闲度岁月。再说冷于冰自得《天罡总枢》一书，日夜在琼岩洞诚心捧玩。半年后，于冰已洞悉精微，才明白天地始始终终的根由，万物生生化化的源委。看那两轮日月，一起一落，无非是老人的须眉，促人的寿数。觉得此时神

通广大，法力无边，回想紫阳真人送他的《宝篆天章》，不过是斩妖除祟、趋吉避凶而已，讲道超神夺劫，参赞造化，还无十分中之二三。今日竟成了个与天地同体的人，真是千万世难逢的际遇。又想：“天狐嘱咐一年后将此书赍送火龙真人，烦恳东华帝君缴还八景宫。今已通首至尾烂熟胸中。此书久落凡尘，恐与天狐招愆，反辜负他一片好心。”又预知温如玉在京寻访。且董公子自到河阳镇，知他已入林岱籍贯，改名林润，算了林岱胞侄，用官字号下场，中了第六十一名举人，已从今年正月，由林岱任内，到朱文炜家居住，等候着下会试场。他虽然功名有分，料想着他的文章，断不能中在前列，后日还有多少事在他身上起结，也须助他一臂之力，着他早早的服官受职，好做后事的地步。明日正是黄道吉日，理合到吾师洞中走遭，将此书交送，腾出身子来，办别的事业。

到次日五更时分，令二鬼将石几案抬放在石堂院中，将玉匣安放在几上，自己虔心静气，大拜了八拜，然后揣向怀中。吩咐二鬼道：“我今往赤霞山祖师处去，你等可用心修炼，各图正果，静候我的调遣，不得私出洞门。”二鬼出洞跪送。于冰架云光，早到赤霞山回雁峰前落下。只见桃仙客大笑道：“祖师命我在此等候多时。”于冰忙作揖问讯。仙客道：“贤弟不必多礼，快随我来。”于冰跟定了仙客，走至洞门前站住。于冰道：“你我虽同是祖师的弟子，然师兄是日夕亲近之人，不妨随便出入；我与师兄有别，理应替我回禀一声为是。”仙客道：“贤弟小心至此，足见诚敬。”说罢，先入去了。少刻，出来说道：“祖师着你进见。”于冰将道袍拂拭了几下，才跟定桃仙客，一步步走入去。但见：

门分二座，院共三层，也有山，也有水，也有池，也有桥，

也有楼台；有树木，有花卉，有飞禽走兽；曲曲弯弯，另是一个世界。堂阔五丈，阶高数寻，也有琴，也有棋，也有剑，也有书，也有字画；有金石，有珠玉，有床帐桌椅；闪闪烁烁，另是一处人家。也有香茶，也有美酒，也有冰桃、雪藕、红枣、交梨，闻一闻芬芬馥馥，另是一样滋味。也有歌童，也有舞女，也有银筝、象板、锦瑟、鸾笙，听一听幽幽雅雅，另是一般宫商。壁挂蛟螭之镜，炉焚兰麝之香。云母屏前，远映一轮皎日；水晶帘下，斜拂八部和风。白鹿衔芝，间行于丹房皂户；系鹤啄果，欣舞于曲径回廊。真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于冰将洞中景物大概一看，遥见火龙真人穿一件大红百花无缝仙衣，戴一顶扭丝八宝束发金冠，蚕眉河目，赤面红须，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于冰抢行了几步，到真人座前拜了四拜。请候毕，站在一边。真人笑道：“《天罡总枢》一书，乃八景宫不传之秘。身列金仙，能读此书者，百无一二。你修行了几日，便能际此奇缘，好福运也。”于冰将玉匣从怀中取出，放在正面几案上。真人亦连忙站起，坐在一旁。于冰又跪禀道：“弟子正为此书久落凡尘，恐被老君查知，致干罪尤，今日特奉献于老师座下，仰冀大开恩典，代行缴送，庶天狐盗窃之事不致泄露，弟子可以瓦全矣。”真人大笑道：“你如今尚推算未来事体，老君为万国九州群仙之祖，他的书籍被人盗去一年有余，他焉有不知之理？当日那天狐意念一动，他早已就知有今日了。只因他念你立心纯一，勇向往道，不过假手天狐，成就你的正果。你道他竟不知道么？”说罢，又大笑道：“此书我亦不敢久存，明日即到东华帝君你师祖宫阙，恳烦转送，保全天狐。”

于冰又禀道：“弟子承师尊高厚，遣桃仙客颁赐衣冠。彼时拟救连城璧之后，即来叩谢洪慈，缘仙客述师命，再四相阻，有‘功夫圆满之日，再来未迟’等语，因此弟子迟至如今。”真人道：“我着仙客止你，不过为省一番往返也。”于冰复行叩谢。真人吩咐：“起来。”于冰侍立一旁。真人道：“你目今法力可出群仙之上，只是静中功夫还未完足，将来猿不邪自可与你分劳。刻下温如玉在京等你，你屡次在他身上也可谓大有情。但此人虽具仙骨，痴迷过甚，你当造一富贵假境，完他一生的志愿。若仍前不省，乃下愚不移之人，速弃之可也。”又问道：“我的木剑，你可曾带在身边？”于冰急忙取出，放在桌上道：“弟子承师尊恩赐，未尝片刻相离。”真人叫童子们：“拿我那口剑来！”少刻，一童子取到，递与真人。真人道：“此剑名为雪镂。我自战国时得道，承吾师东华帝君颁赐，佩服了数百余年。我在西湖与你的木剑，不过斩崇除邪；若异日会诸天岛洞道友，带在身上，殊欠冠冕。此剑与木剑大不相同，岛洞列仙、八部正神，有背义邪行者，可飞斩于百里之外，妖魔又何足道也！”于冰叩头领受。真人道：“你去罢。功成日满之期，我别有法旨。”说罢，真人回归后洞。桃仙客同许多道友，并仙吏仙童，都来与于冰叙同门一脉，请入丹房内饮食。好半晌，方一齐送出洞外。

于冰谢别，离洞走了百十余步，将剑囊解去一看，只见金装玉嵌，耀目夺睛；又将那剑拔出来看视，宽不过一寸，长到有三尺，面镶龙虎，柄列七星，剑尖上镌着“雪镂”二小篆字，剑鞘上拴着紫丝绦两根。于冰看罢，将剑装好，就用丝绦斜系在右边臂上，架起云光，早到玉屋洞来。

这日，城璧等正在洞门外闲立，忽见猿不邪用手在空中指道：“尊师来矣！”城璧和不换道力甚浅，那里看得出？瞬目

间，于冰已落在面前。城璧、不换大喜，各作揖问候；猿不邪在一旁跪接。于冰到洞中正面坐下，猿不邪站在一旁。不换问道：“大哥背后挂着可是口宝剑么？”于冰道：“适才从吾师洞中来，此剑系吾师所赐。”不换道：“祖师所赐，必有不同，我们先看一看，再叙别怀。”于冰解下来，付与不换，将锦囊解去，大家拭目同看。但见光芒映日，寒气侵入，装束亦精雅之至。一个个极口赞扬，惟独城璧爱的了不得，看了又看，不忍释手。不换接过来，用套儿装好，亲自与于冰系在背后，方才就坐，询问六七月别后事业。于冰也不相欺，就将得《天罡总枢》始末，并今日交还赐剑的原由，详细说了一遍。不邪等欣羨不已。

于冰又道：“我早晚还有事入都。”城璧道：“都中又有何事？”于冰就将董公子改名林润，算林岱胞侄，已中了官卷举人，要帮他中个进士，将来好完结严世蕃、阎年等案件；还有泰安的温公子，在京找寻我一月有余，少不得再去点化他一番。城璧道：“可是那温如玉不是？”于冰道：“就是他。”城璧道：“他在都中找寻大哥做甚么？”于冰笑道：“他的事件最多，真有千条万絮的情节。”城璧道：“愿闻其详。”于冰又将如玉前前后后细说，直说到主仆上京。不换道：“大哥怎么知的这般详细？”于冰道：“我自得了《天罡总枢》后，便可以事事前知矣。”不换道：“可惜一个大家公子，也弄的穷到这步田地。真是时命限人，自有定数。”城璧摸着胡子大笑道：“亏你还替他这样解说。那个轻浮娃子，我一见面就知他是个败家之子。大哥一定说他有仙骨，苦苦的要度他出家。他原是酒色丛中歪货，若将他度了来，不但终于无成，连我们也被他搅混坏了。”于冰道：“吾师亦曾吩咐，我也须尽尽心，他若是痴迷不返，弃之可也。今日已是三月初三日了，我须早

些去，与董公子将三场文字弄妥，好着他必中，殿试时能在三鼎甲内，就更好了。我此番还得到御史朱文炜家住几天。”城璧道：“要去，大家走遭，我正要看看董公子。”于冰道：“朱文炜是个京官，你我俱是道妆，去他家内也须招人议论。”城璧道：“这有何难？我们只用将道冠暂时摘去，便是俗人。”于冰道：“那岂是出家人做的事？”又问猿不邪道：“你二位师叔，可学会些甚么法术？”不邪道：“凡弟子所能者，已学去一半有余。”于冰道：“得此亦可以全身远害。会试场期止有四五天了，我今日就去罢。”众人送出洞外，于冰驾云去了。正是：

书缴赤霞洞内，飞身故友人家。
成全难裔甲第，渡取浪迹仙葩。

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词曰：

十年窗下讴吟，须中今春首领。真仙指示功名径，折取蟾宫桂影。

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中驰奔。人生富贵总浮云，几个痴人自省。

右调《酿高歌》

且说于冰出离了琼岩洞，驾遁光早到了都中。原来朱文炜自平师尚诏得官之后，这几年已升了浙江道监察御史。只因他是受过大患难的人，深知世情利害，凡待人接物，也不肯太浓，也不肯太淡。当日严嵩因他面奏，胡宗宪心上甚是恼他，即至升了御史，恐怕他多说乱道，到有个下手他的意思。后见他安分供职，上的本章都是些民生社稷的话语，毫不干涉他一句，心上又有些喜欢他。闲时也请去吃饭，文炜总是随请随到，虽

极忙冗，亦不辞。遇年节寿日，必去拜贺，却不送礼，因此得保全禄位。他如今又搬在棉花头条胡同，地方也还算僻静，每天不到日西时分，便下了衙门。

这日正在内房与他妻子闲话，忽见段诚飞忙的跑来，说道：“老爷，快去迎接恩人！冷太老爷来了！”夫妻两个一齐问道：“可是那冷讳于冰的么？”段诚道：“正是，正是。适才小的在门前看见，竟认识不得了，穿的是道家衣服，容貌比先时越发光彩年少。老爷快去迎接罢，等了这一会了。”慌的朱文炜连忙穿公服不迭。姜氏着女厮们速刻打扫卧房，向文炜道：“就请入我房里来罢。”文炜恕不的跑了出去，见于冰在大门内站立，遂高叫道：“老伯大人，是甚风儿吹得到此？”于冰一看，见朱文炜纱帽补袍迎接出来，意思甚是谦谨。文炜到面前，先向于冰深深一揖。段诚在前，斜着身躯导引；朱文炜随在于冰后面，一直让入内院。早有姜氏同段诚家女人，领着几个使女，在院中迎接问候，相让到姜氏房内。夫妻两个，男不作揖，女不万福，一齐跪在地下磕头。于冰那里拉的住？也只得跪下相还。夫妻两个磕了七八个头，方才起来，让于冰炕上坐下，夫妻二人地下相陪。随即就是段诚家夫妇叩头，家中大小男妇，素日听得主人和段诚时常说于冰种种奇异，一个个抢来叩头，于冰到周旋了好半晌。文炜吩咐家下众男妇道：“冷太爷此来，至少在我家中也得住五六年，你等切不可向外人传说。若外边有一人知道，我定行详查重处，连妻子一并赶将出去，绝不姑容！”众人答应退去。

朱文炜道：“自从在河南军营别老伯大人后，今又是几个年头。小侄夫妻性命并功名，无一非老伯再造之恩。小侄也别无酬报，祠堂内已供奉着老伯生位，惟有晨夕叩祝福寿无疆而已。”于冰道：“朱兄不可如此称呼。倘邀不弃，只叫一冷先

生足矣。”姜氏道：“那年在虞城县店中，承恩父天高地厚，打发我到母亲处去。”于冰大笑道：“越发不成称呼了，贫道告别罢。”姜氏道：“我在恩父家中，已拜认老太太为母，恩父又何必过谦？”于冰听了，不由的面红耳赤起来，说道：“我一个出家人，消受不得这般亲情，请毋复言。”文炜道：“这是他名分上应该如此。”又道：“老伯今从何来？一向在何处？”于冰道：“我的形踪，实无定所，今日为两件事来。”朱文炜道：“是甚么事？”于冰道：“说起来话长。”就将温如玉的事大概一说，并言：“他有些仙骨，此番要渡他去出家。”又说起救董公子一事：“他如今已与林岱大兄认为胞侄，改名林润。”朱文炜也不等他说完，便道：“他刻下现在小侄家住着，要下会试场，每每题起老伯，还有一位连先生，便感激的流泪不止。”于冰道：“若不是为他在尊府，我也不来见朱兄了。”随将自己来的意思，又说了一遍。朱文炜道：“这都是老伯大人天地父母居心，成就他的终始，小侄辈也替他感戴不尽。”姜氏道：“前岁秋间，冷大哥从广平来，恩父家中大小甚好。就是那年春间，林大哥还差人到广平与母亲祝寿，送了三千两银子。大哥说乱辞了几百回，来人日夜只是跪着，万不得已，只得收下。”于冰道：“这林大兄就不是我辈中人了。君子周急不济富，岂可因些须私爱，如此报酬？”又向文炜道：“可遇便与小儿逢春寄一字去，就说我说速刻差人去河南，将此宗银两送还。”姜氏道：“大哥当面曾和我说，原是绝意不收，只是没法摆脱。今差人送去，也不过是空劳往返，林大哥他如何肯依？”于冰瞑目摇头道：“逢春竟是我做他弄钱人了。”又向文炜道：“书字是一定要寄去的。”说罢站起道：“我到外面会会林世兄去。”

文炜同到所院西边一处书房内，高叫道：“林贤侄，你我

的大恩公冷老伯来了！”那林公子听得，忙跑出院来一看，见于冰便跪倒，叩头不已。于冰亦连忙跪下，相扶起来，携手入房，复行叙礼坐下。问了城壁，并不换起居，又说了一会别后行踪。于冰也问了林岱，并老总兵林桂芳话。家人们摆上许多的果食来，于冰随意用了些。向文炜道：“令兄怎么不来一会？”文炜道：“家兄月前拿了几两银子，回虞城赎取旧日的房产去了。”于冰道：“尊公先生灵柩，想已从四川搬回贵乡矣。”文炜道：“前岁家兄已办理营葬了。”于冰点头道：“这是贵昆玉第一要事。”叙谈闲话间，左右点上烛来。段诚道：“冷太爷在何处安歇？”文炜道：“东院书房还僻静些。”于冰道：“我在尊府还要盘桓两三天，诸事不必过于着意。”文炜道：“这两三天话，老伯再休题起。”于冰道：“我还有一说：知己相对，理应久谈，但素常以静为主，大家安歇了罢。”文炜亦不敢相强，随令家人秉烛，同林润都送到东院书房内。于冰着将家人们退去，从袖内取出个纸条儿来，说道：“今科会试三场题目，俱在上面，公子务于两日内，赶做停妥。我替改换几句，中也必矣。此事关系天机，少有半句泄露，不但不利于公子，亦且大不利于我。慎之！慎之！”林润双手接住，同文炜看了一遍。文炜道：“贤侄可连夜措办，离场期止有五天了。”于冰道：“话亦不用我再嘱，大家以慎密为主。”文炜道：“此何等事，谁敢获罪于天？”于冰道：“二公就请便罢。”文炜等道了安置。于冰打坐到天明。朱文炜知道于冰断不能久留，与他多款洽一日是一日，差人去本衙门给了段，在家中陪侍；凡有人客拜望，总以有病为辞。次日辰牌时候，于冰将段诚叫来，向他说了几句，段诚去了。

再说温如玉在菜市口儿店内居住，一月有余，冷于冰也无处寻找。每日家愁眉不展，在那大街小巷乱走，存了万一遇着

的见识。晚间睡着，不是梦见金钟儿，就是梦见冷于冰，弄的他心上无一刻舒怀。这日，吃罢早饭，正要上街，听得院外有人问道：“泰安州的温公子，可在你店中住么？”又听得店东道：“有个泰安州姓温的人，到不晓得他是个公子不是公子？”如玉听见，急急的出来一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着满身绸帛，却认不得是谁。只见店东向那人指着如玉道：“这位便姓温。”那人听了，向如玉举手：“足下可是山东泰安州人么？”如玉道：“我是泰安人。”那人道：“可是姓温讳如玉的不是？”如玉着惊道：“老兄何以知道贱名？”那人道：“我原不晓得。我家老爷府内，有一位冷太爷，讳于冰，着我来此店相请。”如玉听了，大为惊异道：“可是那会耍戏法儿的冷于冰？”那人道：“我到不知他会耍戏法不会耍？”如玉道：“他是几时到的？是怎么个模样？”那人道：“他是昨日日落时到的。既然名姓相同，你随我去到那里，自然明白。”如玉道：“尊姓？”那人道：“我姓段，是御史朱老爷的家人。”如玉听了，惊喜相半，走入房内，向张华道：“你可听见么？冷于冰寻我来了！”于是换了衣巾，和段诚同走到文炜门前。

段诚道：“请站一站，我去回禀一声。”须臾，出来说道：“冷太爷吩咐请会。”如玉跟段诚到二门前，见于冰金冠道服，丝绦皂靴，肩背后挂着宝剑一口，容貌与先时大不相同，真是人中龙凤，天上神仙，缓步从里边迎接出来。如玉想起昔日，一旦到这步时候，心上好生惭愧。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见他虽在极贫之际，却举动如常，没有那十般贱相。那十般：一曰耸肩，二曰垂头，三曰两手抱臂，四曰口内吸哈，五曰背人哭泣，六曰终日蹙眉，七曰无故吁嗟，八曰面朝下扒睡，九曰见富贵人进退乱，十曰学妇人用眉瞅人。有一于此，任他是绝世聪明，但其心气已馁，为境遇所制，便终无发达之期，至好的

不过免冻馁而已。即偶有发达者，亦必旋得旋失，总富贵断不能久。在本人他自不觉，旁观者却甚是清楚。有点福运的人，虽魂梦中亦不带出这十般贱相，皆因他心气不衰，能随境处境，而不为境遇所制故也。至于出家修道的人，尤必以心气胜为主。若心气衰馁，不但不能苦历冷暖跋涉，就着他行坐中功夫，他心气已竭，呼吸间亦断无传到之期，真终身无用之物也。所以于冰要先看他的举动。于冰见如玉入来，先笑说道：“久违公子了。”如玉抢行了几步，向于冰一揖，于冰即忙还礼。两人携手到东书房内，叙礼坐下。

如玉问罢于冰的行踪，便蹙着眉头，要说自己年来的事业。于冰道：“公子的行为，无大无小，冷某俱和亲见的一般，不用劳神细说。”家人们送入茶来，如玉独自吃了一杯。于冰道：“公子的气色，与前大不相同了。”功名富贵，只在这一两天内。总不能拜受王爵，亦可以位至公侯。”如玉听了大喜，跪在地下说道：“小弟年来真是穷的可怜！从今年正月初八日，即起身入都，寻访长兄指示一条捷径，不意预知小弟在菜市口店内，遣人相招，伏望发慈悲，救弟残喘。”于冰也连忙跪扶道：“公子请起。诸事都交在我冷某身上，容易！容易！”

两人方才入座，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老伯大人会佳客么？”于冰道：“正要请你来坐坐。”如玉见一三十多岁的人入来，头戴幅巾，身穿云氅，气度像个官儿，忙站起问于冰道：“此位是谁？”于冰道：“此东翁朱先生，讳文炜，现任御史。”如玉急趋向前，叩拜道：“生员蓬门下士，因冷先生呼唤，得至公堂，不曾带来手本叩谒，甚觉冒昧之至。”朱文炜还礼毕，三人分宾主坐下。文炜道：“此位即老伯昨日所言督院温大人长公子温世台么？”于冰道：“正是。”文炜道：“此兄丰神秀雅，真鸡群之鹤也，异日功名不可限量。”于冰道：“

何用异日，指顾就要出将入相哩。”文炜含糊答道：“这是温世台分内必有的。”于冰道：“可吩咐人将林公子请来，也与温公子会会。我还要留温公子伴我两天。”文炜道：“最好！最好！”少刻，家人将林公子请来，与温如玉叙礼毕，坐在文炜下边。如玉问明，才知道是河阳总兵林岱侄子，二十一岁就中了举，在此下会试场，心上甚是愧羨，自己求功名的意念越发急了。

少刻，家人们拿入杯筷来，安放桌椅。如玉要辞去，朱文炜那里肯依。于冰向如玉道：“都是自己聚会，我还要留你住几天，朱兄不是外人家。”如玉道：“老兄吩咐，无不如命，只是未向小介说明。”于冰道：“你有泰安城内房价，还有金朋友的当银，俱在张华手内，你须放心。张华比不得韩思敬，偷不了你的，也埋不了你的。”如玉听了，吓的惊心动魄，益信于冰是前知神人；又窃喜自己的功名富贵，定不涉虚了。文炜道：“这有何难？可着人唤张华盛介，将行李取来，最是妥当。”于冰道：“使得。”如玉还要相辞，家人们已经去了，只得上前拜谢。文炜先与如玉送酒道：“随便饮食，有褻世台。”如玉推让再四，让于冰独坐了一桌，他与文炜、林润坐一桌。从此日为始，如玉主仆就在文炜家住下。晚间，如玉和张华在东书房安歇，于冰在西房与林润改做文字。

到第三日午间，管门的人走来说道：“有衡山来的两位客人，寻访冷太爷说话。”于冰就知道是城璧、不换来了，心中嫌怨道：“他两人才学会些小法术，便这般云行雾驰，乱跑起来；况我起身时那样嘱咐，又来做甚么？”朱文炜问于冰道：“此二位是谁？”于冰道：“是我的两个道友。”随向管门人道：“就烦你请他们入来。”文炜听了“道友”二字，知是有来历的人，随即整衣迎接。至二门前，见一胖大汉，庞眉河

目，紫面丹唇，一部长须比墨还黑，飘飘拂拂，直垂在脐下；头戴宝蓝大毡笠，身穿青布袍，腰系丝绦，足踏皂靴。文炜心里说：“这人汉仗仪表，到与林大哥差不多，只是这一部连鬓胡须，就比他强几十倍了。”又见后面相随着个瘦小汉子，二目闪烁有光，面色亦大有精彩，长着几根八字胡须，戴一顶紫绒毡帽，穿一领蓝布袍，也是腰系丝绦，足踏皂靴。文炜知是异人，恭恭敬敬的让到东书房行礼。如玉看见是连城璧和金不换，心上甚是羞愧，自己也到投奔人的田地，只得上前行礼叙旧。礼毕，城璧和不换与于冰深深一揖，然后大家就坐。

文炜举手问道：“二位先生贵姓？”于冰俱代为说讷。文炜道：“二位先生从何处来？”城璧道：“还未请教贵姓，想定是朱老爷了？”文炜道：“正是贱姓。”城璧道：“我们系从湖广衡山来。”文炜道：“几时动身的？”不换道：“是今早动身的。”文炜大惊道：“好几千里，片刻即到，非驾云御风，何能至此？真冷老伯之友也。”于冰道：“我起身时，那般叮嘱你二人又来做什么？”城璧道：“我因董公子在此，心上悬计他，故来走走。”于冰道：“是林公子，那有董公子？”城璧随即改口道：“是我说错了。”于冰又道：“你二人来已不守清规，怎么俗妆打扮？这是保说？”不换道：“二哥原不肯改妆，是我因朱老爷是京官，来许多道士到他府上，恐怕人议论，因此扮做俗人，不过暂时改用。”文炜道：“究系二位先生多心。”左右送上茶来，大家吃讷。城璧向如玉道：“我们在贵庄分手后，到如今也是五六个年头。”如玉道：“那日三位去后，小弟差人遍访无踪，真是去得神妙之至。”文炜道：“素日都相识么？”如玉道：“三位俱在寒家住过几天。”城璧道：“公子不在家中享荣华，受富贵，到朱老爷这边，有何贵干？”如玉道：“我与诸公俱系知己，说也不妨。小弟

年来否败之至，今无可如何，寻访冷先生，指一条明路，做下半世地步，到不是专来朱大人府上的。”城璧笑道：“我们都是几个穷道士，有什么明路指人？”如玉不由的面红起来。于冰急以目视城璧，城璧才不言语了。午错时候，家人们摆了一桌果食，一桌荤席，城璧、不换和于冰坐。林润从西书房过来，看见城璧大喜，又见不换也在，连忙上前叩拜，复叙别踪，和如玉、文炜同坐。闲谈到二鼓方散。城璧等同于冰在西房，如玉仍归东房。

次日午饭时，于冰将林润三场文字，并殿试的策文，俱各改好。至第二日，是初六日，文炜差人送林润入内城去了。这日早饭后，于冰同着众人，从袖内取出一道符，又柬帖二联，向如玉道：“公子年来困苦已极，我二年前有言在先：公子若到不得意，只管入都，我包你一套天大的富贵。今气运已至，时不可失，可将我这一道符，出城后即戴在帽子内；还有柬帖二联，揣在怀中。有极难事，到万不可解脱处，可将我第一联柬帖诉看，自有妙应。第二联也是如此。上面我俱写先后，不可乱拆。你若是偷着先后了，即泄露天机，那时必有奇祸，休怪我不早说与你。至于做文墨、用诗词歌赋等项，万一做不来时，你只暗中叫我的姓名几声，我自助你成功。你此刻速出南西门，定有意外机缘凑合。将来到富贵时，却不可忘了贫道。

“如玉心上有些不信。于冰道：“你体要小窥了我那一道符和那两联柬帖，误了你的大事。”如玉接来，揣在怀中，心上还有些迟疑。于冰道：“只管去罢，我不是欺你的人。”朱文炜按说道：“温世台，冷老伯教你去，你就去。我的夫妻离合、功名成就，都是冷老伯作成，才有今日。你狐疑怎的？”遂将自己的事，大概说了一遍。如玉方诚信不疑，欣喜欲去。于冰又嘱咐道：“此去只可你独自去，张华同去不得。”如玉连声

答应，叩谢了于冰，拜别了众人，欢欢喜喜走出厅外。众人送他出了大门，张华赶上问讯，被如玉骂回。

众人送了如玉，同到厅内坐下。城璧等一齐问道：“温公子这一去，果然可得大富贵么？”于冰大笑道：“此人本是名门世胄，富贵儿郎。只因他幼年丧父，教戒无人，日夜狐朋狗友，做嫖赌场中生活，年来叠遭变故，弄的家败人亡。今日穷及，投奔于我，我念他一身内骨，大有根气，他也不是今生便有，也是修炼几世，方能完足，实不忍心弃置于他。又知他世情过重，若不着他大大的富贵一番，他就做鬼也必抱屈地下。我已劝化过他几次，此番要如此如此，满他的志愿。他若仍是痴迷不悟，乃真下愚不移之人，弃之可也。”众人听了，俱各大笑，说道：“妙哉！妙哉！非有通天彻地的手段，不能有此施設。”正是：

欲醒痴儿须用假，假情悟后便归真。
真真假假君休论，假假真真是妙文。

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 入内庭诗赋显才华

词曰：

千古穷愁同恨，漫云际遇无缘。一朝平地覩君颜，蓬行子今得祖生鞭。

洞里仙人种玉，江边楚客滋兰。水晶帘外会蝉娟，题诗赋挥笔洒瑶笺。

右调《江月晃重山》

话说温如玉欢欢喜喜别了众人，出了朱文炜家，心上快乐之至。看得这富贵功名，如反掌之易，盖深信于冰是真诚君子，盛世神仙。又知道朱文炜、林岱等，都是他扶持的，做了大官，岂有个到他身上无效验的理？因此走一步都是高兴，看一眼无非春色，穿街过巷，已出了南西门外。彼时正是仲春天气，柳垂金线，鸟弄新声，绿茵满地，碧水分流。那些香车宝马，络绎不绝。

如玉走了六七里，离城渐远，来往的人也就少了。一边走，一边心里想道：“我这一行，不是遇王公贵人提携，就是遇着天子的銮驾，被那些前驱的官员盘结住，启奏了，着我引见。我若是奏对的明白，天子推念先人分上，那时就是我意外的遭逢。再不然，路上走着，拾得珍奇异宝，价值连城的物件，或重价卖与人，或进献到天子御座前，也可以得一套富贵。”心里胡思乱想，走着白不见什么际遇，到觉得身体迷迷糊糊，困倦起来。猛然一睁眼，见前面一座高大牌坊，直冲霄汉，彩画的丹楹绣柱，雕刻的凤篆龙章，牌心里有绝大的四个金字，上写着“华胥国界”。如玉想道：“这一个‘国’字，从何处说起。”放眼一望，见牌坊前面，车尘马迹，士女纷纷行走，竟是个极热闹的去处。连忙走到跟前，问那往来行人，都说是华胥国。那些人又指着如玉道：“你看正西，云蒸雾涌，烟火万家。那就是城池了。”如玉道：“我不意料犖犖之下，还有这一处地方，到不可不瞻仰瞻仰。”又走了数里，果然有一座城池，规模甚是广大，关乡里居民甚多。慢慢的走入城来，一看，但见：

城高数寻，池深一丈。屋宇广大，高耸云霄之中；园馆参差，排连街市之内。做官的锦袍玉带，必竟风流；读书的阔服方巾，居然儒雅。挨肩擦臂，大都名利之徒；费力劳心，半是商农之辈。红裙绿袖，谁家少女卖秋波；画鼓云锣，何处歌童演妙曲？真是：日边富贵无双地，天下繁华第一城。

如玉看罢，口内啧啧赞赏道：“好一个华胥国！真是天下有数的地方。”

正在观玩之际，猛听得喝道之声，见一对步兵，敲着锣过

来，随后便是执事，有许多军牢夜役，打着旗，撑着伞，拿着鞭子铁绳，呼呼喝喝的着人回避。如玉门在了道傍一家卖脂粉的檐下。少刻，见一顶四人大轿，里面坐着个官儿，穿戴着乌纱补袍，两只眼东瞧西看，忽然见轿子站住不走了。如玉正看中间，见两青衣公人走来，喝道：“本城太守老爷传你！”如玉摸不着头脚，心下甚是惊惶，没奈何，走至轿前，打一恭道：“生员温如玉谨参。”那太守问道：“你是那里人？”如玉道：“生员是山东泰安州人。”那太守道：“你见了本府，还是这样大刺刺的，你莫不是槐阴国的奸细，假装山东秀才来探听虚实么？”如玉道：“生员不晓得什么槐阴国？”太守向书役人等道：“你们看他装做的这样儿，我在轿内一看，就见他形容举动不像我本国人。他见我盘问，就随口说是山东人，在这里任意支吾，真是不要脑袋！”又问如玉道：“你既是山东人，你到我这华胥国做什么？”如玉道：“生员因贫穷无奈，投奔一朋友冷于冰，恳他与我设法谋生，因此住在朱御史家。今日是他教生员出南西门闲行，不知怎么就走到上国地界。大老爷可差人到朱御史家一问，就知生员是奸细不是奸细。”那太守道：“本府那管冷于冰，热如火，也无暇差人到朱御史家去。是你这样装聋推哑，越发令人可疑。事关重大，本府也不敢私自放你回去。”回吩咐左右：“押他到朝里来，待启奏过主公，再行发落。”众人不容分说，将如玉推推拥拥，到了朝门外。那太守下轿，进里边去了。

如玉悔恨道：“平白里听了冷道士话，走到这个地方，功名富贵全无影响。万一用大刑罚苦拷起来，弄成个外国的奸细，只怕这命就在今日了。”正鬼念着，只见几个戎装的武官儿跑出来，喝道：“王爷有旨，着传奸细温如玉入见哩！”随即又有几个带刀的壮士，将如玉监押着急走。如玉到此时真是没法，

只得放胆行去。入了朝门，大概一看，但见：

两路朝房，端坐金章紫绶；七间宝殿，摆列着黄钺白旄。御乐齐鸣，帘卷处香烟缭绕；净鞭三响，排班时仪仗缤纷。弱柳千条，披拂垂青之锁；流莺百啭，委婉求友之笙。镇殿将军，圆睁两只怪眼；守门大象，长伸一对粗牙。正是：琼阶玉宇随春丽，凤阁龙楼借日悬。

如玉走入朝堂，俯伏在丹墀下，偷看那国王：头戴冲天冠，身穿绛黄袍，腰系玉带，足踏朝靴，四十四五年纪，生得方面大口，圆目微须，坐在殿中间，到也有些威严。只听的怒声问道：“你叫温如玉么？”如玉道：“是。”那国王道：“你是几时偷入寡人国界？一向在那家停留？寡人与槐阴国世为仇敌，你到的是槐阴国何人差遣？可一一据实供来，寡人定施额外之恩。若有半名虚辞，将你粉身碎骨！”如玉叩头道：“小人是大明国山东泰安州秀才，幼丧父母，家业凋零。年来养身无资，入都投奔一友人冷于冰，恳他设法周济。今日原是冷于冰着臣出南西门，信步往西南行去，可有意外际遇。臣因他素善占卜，吉凶屡验，因此深信不疑，不料误走入千岁治下。此皆是小臣的实情，并不敢有半句饰词，致干重罪。至于槐阴国，小卧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祈千岁或将小臣解回原籍，讯问真假；或在本境察查，有无栖止去处。臣无任叨沐洪恩之至！”那国王听了，笑问道：“你果然不是槐阴国来的么？”如玉道：“天威咫尺，小臣何敢欺罔君上？”那国王又笑：“你既是天朝秀才，向来读过甚么书籍？”如玉见那国王面带笑容，心下便私喜道：“看这光景口气，不但不往奸细里问，只怕还有意外的恩典哩。冷于冰说我指顾就可得大富贵，或者出

脱在他这一国，亦未可知。”又想了想：“一个偏邦小国，那里有什么大学问人？我何不说几句大话耸动他，为进身之阶，岂不是好？”想罢，便朗应道：“臣广读经史，博览词章，举凡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一不读，无一不晓。”那国王摇着头儿，微笑道：“卿言夸大，也不可藐视我国没有读书人。”随传谕：“着温如玉在阶下候旨。”近侍官将如玉领在阶下。

猛听得殿内高声道：“宣丞相海中鲸、元帅黄河清见驾！”少刻，听得国王道：“今有山东秀才温如玉，乃天朝极有学问的人，寡人爱他品格秀雅，年少风流，意欲将爱女兰牙公主招温如玉做个驸马，完公主终身大事；又恐他是敌国的奸细，假名冒姓，欺谎寡人。二卿有何高见，一决寡人的疑虑。”如玉隐隐听得这话，只喜欢的心花俱开。又听得一人奏道：“公主色艺双绝，兼博通文章经史，何愁无一住上配偶？况本地文能华国、武能御侮者甚多，臣等若细心拣选，不患无人，何必用一来历不明之徒，褻渎金枝玉叶？”如玉听了这几句话，大惊。又听得一个奏道：“臣看温如玉才猷展骥，望重题桥，理合偕种玉之缘，遂乘龙之选。若为他是异邦人，心性莫测，何妨暂授一官，看他动静。如果诚心报效，一二年后式缔姻好，亦未为晚。未知主公以为何如？”如玉听罢，心上又大喜起来，侧着耳朵，听国王的口气。只听得国王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随传旨：“着温如玉冠带来受职。”

如玉听罢，喜不自胜，随即就有人与他拿来纱帽补袍，穿戴起来。近侍官高声道：“宣温如玉见驾！”如玉承旨，拜舞在殿内。国王笑说道：“适听卿奏，言少丧父母，又兼家贫，即回本乡，亦无倚靠。寡人今授你为衡文殿说书之职，卿须敬共尔位，勿生二心，寡人于卿有厚望焉。”温如玉听毕，感激

的两泪涕零，顿首哭奏道：“卧本微末庸才，萍踪四海，今日误投化字，瞻仰天颜，得免斧钺之诛，已属万幸；不意我主垂青寒贱，赏赐官爵，叨承雨露，莫此为极！臣今日受职之始，即异日肝脑涂地之秋也。主公之国，又何殊于父母之邦？臣敢不殚竭驽骀，报隆恩于万一。”说罢，呜咽有声，左右俱为感动。只见那国王哈哈大笑，喜欢的将两手乱揉，向两边近侍诸臣道：“你们看此人肝肠何如？情性何如？义气何如？与寡人同赏识者，惟元帅黄河清一人而已。”向丞相海中鲸道：“卿可替他速营宅第，广备服食，使他无异乡寂寞之慨为妥。”又向黄河清道：“卿不避嫌疑，荐贤为国，足见忠诚，赏给蟒服一袭，玉带一围，以表寡人加惠贤臣至意。”黄河清同温如玉谢恩，各退下殿来。

温如玉到朝房，先向丞相、元帅二人致谢，又与众文武一公揖。黄河清向如玉道：“先生府第恐一时拣选不妥，可暂屈台驾到舍下住几天。”如玉道：“感承元帅雅爱，无不如命。”海中鲸道：“温先生亦不可太分厚薄了！就是今日在主公面前，小弟亦曾有片言相保，怎么就必定到元帅府去？小弟家中虽无好服食，伺候的人还有几个。”如玉道：“蒙二位大人提携，温某实感德不尽，随处皆可安身，任凭丞相与元帅吩咐。”相让了半晌，如玉到黄河清家中，上上下下，相待的隆盛无比，衣服饮食之类，事事周备。如玉陡然得这样富贵，惟有感念冷于冰不尽。又听得国王有招驸马的话，虽不敢问人，却心内日夜想望的了不得。又见满朝文武，不是这个来闲坐，就是那个来送礼，觉得自己竟在云端里过日子。如此又过了月余，丞相与他寻下极好的官舍，又拨了許多人早晚服役。饮食衣服，又是丞相家日日备办，心上也感激他。

一日，正在公馆中闲坐，只见一个人跑来报道：“主上有

旨，宣爷入朝！”如玉也不知为何事，只得整齐衣冠，坐轿到朝内。早有二个内官，领了如玉走了几层宫殿，方到一处地方。见四面都是雕栏，院中有许多花木，红红绿绿，香气迎人。只见一个内官掀帘子出来，高声说道：“那穿红的官儿过来！”如玉听得有人呼唤，即忙走至阶下。那内官说道：“娘娘的驾在此，可向台阶中间跪了。”如玉却待要跪，又听得帘内一人说道：“上台阶来跪着。”如玉上台阶，跪在了帘前。只见一个内官，从帘内出来道：“念你的籍贯、姓名。”如玉道：“里温如玉，年二十六岁，大明国山东泰安州生员，今授本国衡文殿说书。”那内官又说道：“你可会做诗赋么？”如玉道：“巨笔花零落，砚草久荒，鄙俚之词，不敢上渎尊严。”待了少刻，听得帝内一个人高声说道：“那官儿不必过谦，可起去侍立一旁，听候题目。”如玉起来，站在一边，心里着慌道：“这都是那日在主公前，语言夸大，弄出来的风波，今日到只怕要出大丑哩。”又想到：“主公到不考我，娘娘到考起我来，这是那里说起？”

须臾，见左边的帘笼掀起，两个太监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正面帘子西边，又安放了笔砚，拿出把椅儿来，放在桌子后面。一个太监说道：“那官儿可坐下。”如玉连忙跪下，说道：“臣草茅新进，不敢妄坐。”听得帝内一个太监说道：“斯文一道最贵，那官儿不必过拘礼法。”如玉磕了三个头起来，站在椅子旁边。帘外几个内官说道：“娘娘吩咐着你坐下，你只管耽延甚么？”如玉只得斜着身躯，坐在旁边。少刻，里边传出个纸条儿来，上面写着两句道：

路近江皋，不是神姬亦解珮。

如玉接在手内，左看右看，心下甚是惊慌。独自个自言自语的道：“若是个现成对联，或有素日见过的，将他融化通套，还可勉强对的。这都是他肚内编造出来的对联，有心要难为我，真是个混账娘娘。”旁边一个内官，见他面有愁容，便催促道：“你对不来么？你若是对不来，可回禀娘娘，另与你个容易些的题目你对。”如玉听了，越发着急。大抵这些少年公子们，看曲本、读嫖经的最多，融经贯史的甚少。再讲到诗词歌赋、四六古作，他做梦儿也不知道。即或有知道些的，能于此而不能于彼，那里有个全才？此皆父母姑息、先生势利之过。若是真正读书的寒士，他原在斯文一道下过苦功，任人一他出个从来没见的题目，他只用以意见融化一番，总不能做的通妥，亦可以还他个明白。就是随题敷衍，也断不至于胡说。像这样对联，真是易对不过的。无如如玉幼而失学，长而好赌，把些精神命脉都交在妓女身上，虽然在泰安州中算个二等秀才，究之“八股”二字，他也没有弄清楚，何况杂学？今日与他出这样一个对联，便是他要命王菩萨。又见众内官交头接耳，都像是议论他不通的话语，弄的脸上红了白，白了红。

正在没法摆布处，猛想起冷于冰的话，有文墨事件，到做不来时，可暗中呼他的姓名，自可相助成功。不意这一想中间，也不用暗中呼名道姓，不知怎么，他便心地顿开，文思泉涌，提起笔来，如飞的将对将下去，写出来的字，也与前天地悬绝。上写道：

客来秦馆，若非仙史莫吹箫。

写毕，递与太监传入去。如玉留心向帘内窃听，听得里面有个娇怯怯的声音笑了一声，又听的像个和人吩咐话的光景，

却听不明白。少时，帘内一个太监高声说道：“那官儿下笔虽然过迟，对子却对的甚好。”如玉一闻此言，就和平空里打了个霹雳一般，喜欢的没入脚处，口中暗念冷于冰、冷先生不绝。待了一会，又从帘内送出个纸条儿来，上面又写着两句道：

猴岭鸾声，似唤人间二妙。

如玉看了，也不用思索，提笔对道：

河桥鹊影，欣逢天上双星。

太监拿入去，听得里面一人高声说道：“对的颇有关照。又传出个纸条儿来，上写《并蒂莲花赋》。如玉此时，不但千言，觉的万言亦可立就，提起笔来，如风雨骤至，顷刻而就。上写道：

并蒂莲花赋

红认瑟瑟，翠盖离离。花名君子，并蒂为奇。集芙蓉以为碎锦，映红梁而吐芳姿。游神龟于数叶，藏青剑于一枝。与鸳鸯兮同浴，惊翡翠之双飞。披沮漳之沦连，藻河渭之空曲。况夫一本交顾，两蒂相连，浓丽并美，雅淡分妍。尤见重于幽客，信作号于谪仙。烛灯湾而烂烂，亘沙涨之田田。既羞夏女之发，兼胜六郎之颜。以故吴娃越姬，郑婉秦娟，感灵翹于上节，悦瑞色于中年。飞木兰之画楫，驾芙蓉之绮船，或饮啖于南津，或歌笑于北川。更有濯官少年，期门公子，翠发蛾眉，頰唇皓

齿，傅粉锦堂之上，偷香椒房之里。亦复衔恩激誓，佩宠缄愁，备珍羞之盛宴，奉嬉戏之彩游。绣栋曛兮绞绢帐，瑶瑟曙兮青干舟。莫不拏条拾蕊，沿波折流。池心宽而藻薄，浦口窄而萍稠。和橈歌之卫吹，接榜女之齐讴。去复去兮日色夕，采复采兮河华秋。愿同欢而卒岁，长接席而寡仇。于时边邮无事，四海永宁，殊方异类，箫管杂行。鸣环珮兮韵士，艳珠翠兮美人。怜曙野之绛气，爱晴天之碧云。棹巡汀而柳拂，船绕渚而菱分。掇碧茎以医景，袭朱萼以为裙。乃其含芬桂披，流晔椒涂。承恩辉于雨露兮，分绣采于翟榆；映园亭之皓月兮，迎贵戚之金舆。散清香于帘幕兮，郁仙境于蓬壶。休矣哉！向使时无其族，代乏厥类，独秀上清之野，不生中国之地。学麟凤而偶来，与鹤鹑而间至。将令众瑞彩没，群觐色阻，又何能狎而玩之，擷而取之乎？是其为物与珍贵，其为品也幽香。对妆则袅娜，比兰则芬芳；泛丽瓣于池内，寄白藕于方塘。譬连理之婚媾，同合浦之佳祥。常孤茎而千叶，每百子而一房。虽出身于泥沙，多见赏于君王。

如玉做完，递与内官们送入去。待了片刻，只听得帘内凤语鸾音的说道：“此题极难着笔，那官儿做的虽未能句句切住并蒂，却也敷演的富丽。结尾一段，好似前文。可说与那官儿，回寓所候旨。”帘内的太监，照这几句话高声说了一遍。如玉走出坐位，跪在帘前，又叩了三个头，又听得帘内笑说道：“礼太多了。请起去罢。”如玉听得明明白白，是个娇媚妇人语音，口里不言，心里说道：“好个嫩响喉咙儿。”先前的那两个太监，将他导引出去。

如玉走着寻思道：“今日这一考，真是大奇事。国王到不考我，用娘娘考起我来了。且与我出的题目，个个都有意思，

到像要和我做夫妻的一般。适才在帘内笑着吩咐那几句话儿，也见有情，或者他就是公主，也未敢定。”又想道：“家国一理，那有做女儿的只管胡考人？”欲差人打听，又怕弄出事来。从此心上，又想上招驸马，挂起狐疑牌了。正是：

未见终非实，闻名只道虚。
琴心当面奏，方识是相知。

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 受节钺浪子做元戎

词曰：

织云弄巧，双星飞度，银汉迢迢堪慕。郎才女貌喜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受恩既深，尽忠有路，难说此心恐怖。登台誓众，守甘棠，说不得朝朝暮暮。

右调《鹊桥仙》

且说温如玉自从考后，早有人与他送了暗信，方知那日就是公主考他，得意之至！每日家胡思乱想，把这“招驸马”三字，日夜挂在心头。那一日才下了衙门，见两个家人如飞的跑来，报道：“丞相和元帅来拜，现有帖。”如玉看了看，见写的都是眷寅教弟帖，心里说道：“他两个素常都与我是侍生帖，怎么今日又这般谦恭起来？”又想了想，笑道：“必是那话儿发动了。”随吩咐家人备茶。少刻，听得喝道声相近，如玉接

将出去。只见海中鲸、黄河清两人入来，俱是满面笑容，揖让到大庭，行礼坐下。先是海中鲸道：“大人恭喜了！”黄河清也接着道喜。如玉心上已大明白了，笑问道：“晚生有何可喜？”海中鲸道：“大人如此谦称，是不以好兄弟待我二人，以禽兽待我二人了。”如玉道：“官职高下有定位，温某何敢妄自尊大！”

黄河清道：“今午主公将我二人传至内庭，言及公主年已二十二岁，意欲招大人做驸马，还是迟几年的好，还是近月举行好？我与海大人奏道：‘温某自服官以来，已经两月，臣等留心查看，实系诚敬供职之员，其人才学问，允堪与公主配偶。主公若怕他心性不测，臣等俱敢以身家相保。’主上听了大喜，又言：‘成亲在内宫，恐行走不便，二卿可于官房内拣高大富丽可做公主府者，速刻修理，以便择吉，完此良缘’等谕。我两人又奏道：‘官房可做驸马府者甚少，已将主上常游幸的聚锦宫奏准暂行借用，俟大礼成后，再行修造迁移。’主上又道：‘二卿可传寡人旨意，说与温如玉知道。’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么？”温如玉听了，满心奇痒，向二人道：“主上洪恩，不弃葑菲。又得二位大人始终玉成，我温某惟有叩谢而已。”说着，拜了下去，慌的二人还礼不及。如玉又问道：“主上既有此天大的隆恩，不知在几时举行？”二人道：“已命太史择吉，想来也只在数日内。”说罢，三人又叙谈了好半晌，方才别去。把一个温如玉喜欢的手舞足蹈，日盼佳期。此后大小文武官，无一不来钦敬，逐日家酬应不暇。

又过了半月，国王颁了驸马的服色，午间同掌礼官演礼。至第三日辰牌时分，如玉带了束发紫金攀龙冠，冠上嵌大珠一颗，两边插金花二朵，身上穿了大红川锦蟒袍，腰间系了玲现白玉带，足下踏了云跟厚底朝靴，坐了人抬大轿。随侍人等，

早摆列了驸马的执事。驸马府下诸官，一个个也是鲜衣怒马，跟随在轿后，入朝谢恩，行亲迎礼。那閤城百姓，老少男女，各屯街满巷的观望。如玉入了朝，先在国王前谢了恩，又入宫到国母前谢恩，随即到公主宫门前禀到。太监们请入里面一个小阁儿中吃茶，等候吉时。天觉未牌时分，只听得宫内一派音乐和鸣，一个内官向如玉道：“请驸马爷宫门外伺候公主鸾舆。”如玉连忙走出来，见提炉、金锁、彩旛、明灯，从宫内摆列出来。如玉从门外向里一望，见无数的嫔妃，各穿吉服，围绕着相送。顷刻间，箫韶盈耳，兰麝芬馥，公主已到了宫门前。温如玉连忙跪下道：“臣温如玉恭迎鸾驾。傍边一个穿蟒衣的太监，高声说道：“驸马请先行一步，在府内伺候。”如玉退了下来，率领从人在驸马府前伺候。那公主坐了宝辇，摆开了国王的全副仪仗，吹动鸾箫凤管，打起画鼓金锣，一层层，一行行，从朝内出来。但见：

绛节霓旌，朱旛翠盖，星放旒隼旗，赤旆黄旌。玉盘皎皎，贮降真之香；金鼎丝丝，吐鹧班之篆。吹秦娥之箫，拂素女之瑟，喷子晋之笙，品少玄之笛。间以画鼓金饶，铜铉玉磬。如奏去璈之曲，抱宜子之草，负蟾宫之桂，持玄圃之芝，捧合欢之果。加以宝瓶如意，松稍鹿尾，宛睹瑶池之会。五明扇、九光扇、孔雀扇、凤尾扇、鹤羽扇，行过时灵风飘颺；分景旗、流星旗、百花旗、翠带旗、珍珠旗，展开时丽日掩映。护驾宫官，喜孜孜，锦衣绣带，尽骑宝马；闺房少女，笑吟吟，蛇髻鸳裙，稳坐香车。真是从来多少出嫁女，不是今朝这般荣。

公主的仪从到了驸马门前，俱分两傍侍立。少刻，公主来至，如玉在道傍跪接毕。随着鸾舆，到二层门内，方才下来。

左右内官导引，步入了兰堂。如玉先行君臣礼，次后行夫妇礼。交拜毕，然后对面坐下，共饮合卺。如玉将公主一看，真是天上神仙，月中丹桂，端方正大之中，却带着无穷娇媚，不像金钟儿那样狐媚妖眼，全以轻浪胜人。不由的神魂飘荡，恨不得即刻倒凤颠鸾，成就了美事。心里作念道：“我温如玉真好福命也！”须臾，阶下奏起乐来。两行内官、侍女，安放樽箸。少间，盘盛麟脯，杯泛琼苏，说不尽山珍海错，丰盛香洁。

定更时候，内官们请公主归寝。公主起身前行，如玉后面跟随，同入臣室。早见床铺锦相，帐挂鲛绢，金炉内焚起兰麝，香几上展开妆盒。侍女们与公主宽去袍带，卸却钗环，将门儿关闭散去。如玉替公主脱衣解带，拥入香帏。但见：

一个是国王爱女，更比不得仕宦娇娃，又要调情，又要做势，又要丈夫虚心下气，揣摸他的生性；一个是嫖场老手，休当做风月雏儿，最会巧言，最会卖俏，最会知疼识痒，体贴人的柔肠。一个初经云雨，半推半就，小腹上常用两手相衬；一个熟习风月，乍深乍浅，阴户内偏着一稿支撑。一个眉蹙声弱，低呼：“驸马，你将就我些些”；一个气喘神劳，高叫：“公主，我和你再弄弄。”一个含着羞，忍着痛，细舌尖时伸时缩，却不敢把金莲高举；一个凝着眸，涎着脸，俏身腰，一起一落，顾不得花心轻折。霎时节，醉和尚呕吐狼藉，坐化在肉蒲团，垂头丧气；顷刻间，红娘子淋漓浆水，打包起皮口袋，合掌关门。

两人云雨方罢，共叙一向往你想我爱的心田。说到动情处，又复掌捥起来。如玉用轻轻软软的工夫，细尝那初破瓜的滋味。这一夜思情美好，真是难画难描。又询知公主是国母所出，太

子系西宫吴妃所出。

次日，如玉同公主入朝谢恩，国王又在宫赐宴。宴罢，回驸马府。三日后，如玉酬谢满朝文武，凡大小官员与他送过驾礼的，俱在请中。忙乱了五六日，方才入朝，仍在衡文殿内办事。只五六天，国王即升授他为艺文院掌院学士，一国的士子功名进退，俱是他主张。一年后，颇得公明之誉。是他官既清闲，爵又尊贵，外面恃着国王威势，文武无不钦服，内里又有个如花似玉的公主，朝朝相伴，享人世风流之福，莫过于此。后来搬移在新盖造的驸马府内，因念冷于冰指示他的深恩，差人迎请，已不知去向。他就在府内，与于冰立了个生祠，每逢时节，定必拜祝。

次年，公主一胎产出两个儿子来，忙的那文武官员，无不拜贺。国王、国母到满月时，又颁赐了许多珍物，事事皆锦上添花，乐不可言。三年后，国王又着他兼理大司刑之职，真个的明烛覆盆。那正直清天的名号，通国传提。他内有公主做了倚靠，诸事不循情面，凡国家大事，无不与闻。数年后，二子俱皆长成。长子名延誉，次子名延寿。如玉因元帅黄河清当年有保举他的情分，两人做了儿女亲家，长子延誉娶了黄河清的第三女为媳，次子延寿娶了世袭龙虎将军步青云之次女为媳，竟是儿成女就，极富极贵，无以复加的时候。一日三鼓时分，正与公主安寝，忽听外院传云板甚急，着侍女们问讯，方知是国王有急紧事务，宣召商议。连忙坐轿入朝，见丞相、元帅俱在。如玉叩见国王华，国王令内官将一个本章递与如玉看。见上面写着是：“飞报军情事。”原来是镇守甘棠岭的车骑将军乌梅奏言：“本月十七日，槐阴国陡遣大将马如龙，带领雄兵数万，打破了游魂关，人马渐次到甘棠岭。锋势甚锐，荷花池一带地方已失守矣。”乌梅又奏言：“已于闻信日，即带兵御

敌，请遣兵选将，歼除巨寇”等语。如玉看罢，奏道：“小丑跳梁，理合珍灭，一况甘棠岭乃我国之咽喉要镇，甘棠一失，我国诸事掣肘矣。宜遣将防御，为今急务。”国王道：“寡人意欲先差元帅黄河清一行，驸马以为何如？”如玉道：“智勇兼全，无有出黄河清右者。”国王道：“寡人为黄将军年老，故多踌躇。”如玉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总以谋画为先。黄河清年虽老，槐阴不足虑也。”丞相海中鲸道：“驸马所见极是，此行非黄河清不可！”黄河清道：“臣受恩至深，但恐臣才识短浅，有负重寄。”国王道：“卿不必过谦，寡人惟有洗耳听捷音耳。”于是邻了兵符，着黄河清连夜拣选五万劲卒，三日后起身。国王差本城太守，接应军粮。如玉等辞出。

至第二日午刻，流星马报道：“车骑将军乌梅，大战在斜阳铺阵亡。属下将士，死亡过半。敌兵离甘棠镇，止有一百余里。”国王听了这个惊报，急急的催黄河清领兵去了。过了六七天，飞骑驰报：“黄元帅与贼将马如龙连战四次，损了许多人马。本月二十六日四鼓，黄元帅带兵亲去劫营，不意马如龙已有准备，将黄元帅围住厮杀，又分遣贼众挡住我国的救应人马。黄元帅大战在次日寅牌时分，见救兵不到，恐被贼辱，自刎在阵前了。败兵四散逃命，刻下大营俱无主将，是两个总兵官赤心和白虎暂行统摄，已于二十日退兵在甘棠岭上据险谨守。事甚危迫，祈速发大兵救援！”

国王听了，连忙聚齐了满朝文武，商议御敌。众文武面面相觑，无一人敢身任其事。国王且怒且骂道：“尔等平昔高爵厚禄，坐享荣华，今日值国家有事之时，竟无一人肯出力报效！寡人养育尔等何用？”丞相海中鲸道：“臣举一人，可平贼寇。”国王道：“卿举何人？”海中鲸道：“此事非温驸马不可！”

“如玉听了，只吓的心上乱跳。国王道：“温驸马文臣也，焉能克敌？”海中鲸道：“臣言驸马可以克敌，非论文武官爵也，但取其才耳。温驸马身任艺文院职，一国士子惧感其公明；任大司刑职，朝中文武皆服其廉正。臣意才优于此者，必优于彼；料敌制胜，原非大才人不可。”国王沉着了半晌，问如玉道：“卿是寡人骨肉至亲，自当与国同休戚，未知驸马肯替寡人分忧否？”温如玉此时进退两难，只得勉强奏道：“臣本书生，未娴军旅。数年来叨沐主上隆恩，至优至渥，虽赴汤蹈火，亦无可辞！主上若不以臣为不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仰报万一！至于成败利钝，全仗主上洪福，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国王道：“公主系寡人之爱女，卿亦无异寡人之爱子。寡人今日着卿领兵，实出于无可如何。卿此去，若常胜则可；若少挫锋锐，寡人总年迈不能亲征，定遣太子起倾国之兵，与贼一决胜负也。”温如玉顿首受命。国王道：“本国并四面镇守的人马，止有三十余万。日前黄河清领去精锐五万，刻下败亡之后，料所剩也不过一二万而已。这几日甘棠镇又不知损去多少。今授卿为通国兵马大元帅，无论文武大小官员，凡有斩杀，不必请命。此行如寡人亲去一般。卿明日可拣选精兵八万起行，粮草寡人亲为调度。再传寡人言语，向公主说知，卿年力精壮才智有余，此去定马到成功，他亦不必过于悬计。”

如玉叩别下来，回到驸马府中，见属下人整备车辇，伺候公主入朝，要亲见国母，替如玉苦辞。如玉问明，随到内房，与公主说知断不可的情由，并国王吩咐的话。只见公主作难了许久，方说道：“听我父王的话，你实义不容辞！但你此去，可保必胜么？”如玉道：“胜败那里敢必？不过尽心竭力罢了。”公主又道：“两军阵前，生死不测，只可遣将对敌，断不可亲自出马。万一败回，我自法与你分解。你可沿途与我

安设驿马，朝中若有举动，不过一日夜便可到军前。”如玉道：“如此甚好。”随即着内官吩咐本府执事人员：“从本城至甘棠岭四百余里，分派站马三十匹，传递驸马府家书，可限时日，连夜奔驰，过时违误者斩首。”内官传令去了。两人叙了一夜别情，真是难割难舍。

次日，如玉下教场，点齐八万人马，知道国王心急如火，只得连夜起程。国王亲自送出朝门，文武官俱在城外把酒送行。一路上浩浩荡荡，奔赴甘棠岭来。白虎、赤心二总兵，星飞的迎接下来。如玉扎定营盘，两将禀见。如玉唤至中军，两总兵参见毕，侍立两傍。如玉问了问黄元帅阵亡详细，又问起近日的情形。两将道：“马如龙善能用兵，智勇足备，手下俱是强兵猛将，锐不可不当。自从黄元帅败没后，小将等收拾残兵，退守甘棠岭上，日夜防守，总不敢和他交战。贼兵虽攻打了数次，俱被雷木炮石弓箭打退。目下咱国军士甚是疲劳，得元帅天兵到来，自必刻期取胜也。”如玉着二总兵后营酒饭，先回甘棠守候。二将去了。如玉这一夜真是好愁。

次日四鼓，放炮起营。第二日巳时，早到了甘棠岭。众将齐来叩头。如玉将人马俱扎在岭上，亲自登高一望，见敌营相去数里，遍地都是营寨，也看不出有多少人马。到晚间，槐阴营内，灯火之光绵亘数十余里，金鼓之声，岭上岭下彼此皆闻。如玉将大小诸将传至中军会议，有言战者，有言守者，意见不一，到把个如玉弄的一点主意俱无。少刻，诸将退去，独自坐在中军帐内，愁的无门可入，拿过几本兵书来翻阅。看了几篇，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些甚么，一句也参悟不出。

到次日，马如龙率领兵将杀来，要和温如玉会面。探子报入中军，如玉听得敌人坐名要会他，心上极怕，又想着受国王重托，安可不亲临战地？死活也得去走遭！随即传下令去：着

各营将官，按营头各分一半人马守岭，一半跟随御敌。自己也披了一副轻巧盔甲，摆开队伍，杀下岭去。到两军会合之地，各用强弓硬箭，射住了阵脚。马如龙差人喧叫：“请新到温元帅答话！”温如玉右手仗剑，左手执旗，两傍列着人员将保护。如玉抬头往对面一看，见槐阴国的人马，蜂屯蚁聚，甚是精锐。须臾，门旗开处，一员大将居中，两傍里也有数员战将侍卫。如玉将马如龙一看，但见：

带一顶溜金凤翅盔，盔上下嵌八颗明珠；穿一领乌银龙鳞甲，甲前后护两轮空镜。衬一件松绫千鹤战袍，扣一条蓝玉双螭鞞带。左悬犀角铁胎弓，右插雕翎金镞箭。手持一柄加钢宣化斧，身骑一匹卷毛兔红马。

如玉看那马如龙青眉碧眼，紫须獠牙，塌鼻梁卷唇嘴，人高马大，真是金刚大岁一般。

那马如龙也将如玉一看，但见：

头带束发盘龙珠冠，灿烂与日华争耀，身披雁翎锁子银甲，皎洁和月色齐辉。白面微须，全带书生之气；纤腰细指，几同妇女之形。素锦袍能工刺就，白玉带巧匠装成。花柳场中，实可充一员劲将；刀创队里，算不得半个英雄。

马如龙提斧出阵，大喝道：“那麾盖下骑自马的，可是温如玉么？”只这一声，与雷霆无异。温如玉便惊慌起来，不敢与马如龙交言。只见中军副总兵柳色青，策马向前，厉声答道：“俺元帅大拜元老，不褻与小丑接谈，命吾代为示谕：尔等乃人世魍魉，理合缩首一方，苟延岁月；今无故破我关城，屠我

士女，罪恶已极！天兵到此，尚不倒戈卸甲，泥首求降，汝意欲何为耶？”马如龙道：“尔国将士黄河清，二十年前曾犯吾界，扰我人民。今吾奉命到此，报前仇耳。若肯割甘棠东南一带地方，讲和求成，我即领兵回去，誓不再来。”柳色青道：“甘棠岭乃吾国重镇，岂肯以尺寸与人？”马如龙道：“今日之事，惟有一战以决雌雄！”说罢，两马相交，兵器并举。不数合，马如龙将柳色青拦腰一斧，分为两段。如玉原是个尚嫖情的柔弱官人，那里见过这般凶狠？吓的他心惊胆战，勒转马头往岭上便跑。众军士见主帅逃奔，只得将队伍闪开，让他一条路跑去。马如龙见中军阵脚乱动，将斧头一摆，那槐阴国的军率将士，一拥齐来。赤、白二总兵，各率众迎敌。温如玉跑到岭上，回头下视，见两国军将大战在岭下。少刻，见本国人马敌挡不住，一齐往岭上乱跑，马如龙催兵往岭上直冲。如玉又大惧起来，策马奔驰，意欲舍岭逃命。亏得他随身家将等，将马拦住道：“驸马爷跑不得了！一跑则此岭无主，军心越发大乱起来。等马如龙杀上岭来，跑出不迟。”如玉勉强停住，再看本国人马，分两路往岭上乱奔。又见槐阴国人马奋勇追杀，就势欲夺此岭。只见岭上锣声一响，乱箭齐发，槐阴国人马招架不住，方才退去。正是：

龙韬虎略有神机，正正堂堂变化奇。
莫笑温郎失纪律，谁家嫖客领雄师？

第六十七回

看柬帖登时得奇策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词曰：

损兵折将，大元戎魂飞魄丧。基想起于冰一言，试将这柬帖端相。端相端相，竟得了神符鬼账。

指顾间祸融氏施威，十八姨卖浪。露布捷间，奏肤功于甘棠岭上。

右调《柳絮飞霜》

话说温如玉见槐阴国人马退去，心里念了无数的太乙救苦天尊。回到中军营内，自己觉的先行跑回，大失元帅的体统，况胜败兵家之常，原该等着大兵败后，再逃走也不迟。现有千军万马，多少将官，那一个不护卫我？那马如龙的斧子总快，也未必便飞到自己身上。越想越后悔，心上讨愧的了不得。正

愁思间，只见中军人来禀道：“各营将官俱来禀安、禀见。”把一个如玉弄的不见不可，见了觉的没趣，该如何向他们说？想了一会，吩咐道：“本帅身子有些不爽快，另日再见。”中军吩咐去讫。如玉将几个心腹家丁叫入后帐，一同计议，商酌如何完局之法。那些家丁们，有劝他该舍命报国的，有劝他请国王添兵遣将的，有劝他将军务交与众将，回朝请罪，烦公主入宫解脱的，议论纷纷不一。如玉听了，俱非良策。将家丁退去，深恨海中鲸保举他坏事，独自一个，愁肠百结，惟有自尽觉的还是条道路。正在千难万难间，猛想起冷于冰当年嘱咐他的话；有极难处事，可将与他的头一联柬帖先看，自有妙应。便自己恨骂道：“温如玉，你何以一痴至此！怎么教你领了兵，魂魄都丧尽了？”又想到：“数年来，原无一件疑难事，用他不着，所以就忘记了。”又一想，大惊道：“还不知这两联柬帖，此番带来没有？”随将他贴身的两个太监叫来问道：“府中公主房中小杭柜内，有一紫檀小匣，内有柬帖二联，你们此番起身时，可带来没有？”两个太监齐说道：“当年驸马曾和公主说过，将来若有公事出城，务必将此匣带上。这番起身时，是公主亲手交与奴辈二人，用心收藏，备驸马拆看，现在衣箱内锁着。”如玉大喜，心里说道：“好一个知痛痒的公主！他的心比头发还细，怎不教我爱他敬他！”吩咐道：“快快取来！”

没片刻，太监取到。如玉开了匣儿，将头一联拆开一看，上面都是蝇头小楷书，写着一大篇，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喜欢的抓耳挠腮，不由的口中作念道：“好一个未动先知的冷老先生呀！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原来马如龙只用如此，便成千古未有的大功。却教我想不起，对各营众兵将出丑，传到公主耳中，岂不羞死！好一个冷老先生，真是盛世神仙！可恨我当年没有

当尊长的待他，张口便是你兄我弟乱吐，该死之至！”随即吩咐摆设香案，将柬帖放在中间，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又将柬帖从新看了七人回，都暗记在心中，然后将帖儿仍和第二联放在一处，递与两个内官用心收好。又自己想了一套对众将粉饰的言语，方命家丁于中军帐外，打聚将鼓。

少刻，军政司擂起鼓来，探事军兵一个个向各营飞报，慌的那大小众将急忙披挂甲冑齐赴中军，听候将令。军政司见诸将到齐，传禀入去。须臾，温如玉升帐，众将挨次入帐参谒，分立两旁。温如玉道：“我们这甘棠岭，共有多少营盘？”众将道：“从东南至西北，共有十座连营，连元帅中营，共十一座。”如玉道：“每营主将几员？副将几员？”众将道：“每营主将一员，副将二员，偏将十数员、七八员不等。”又问道：“每一营有多少人马？”众将道：“东西两头人马，多于每营半倍，系防贼人从两下攻击。其余营盘，或五六千、四五千不等，惟中军人马较各营又多出三倍。花名册内，人数、营头俱开写的明白，元帅一看便知。”如玉道：“此岭从东北至西南，共有多少里数？共有多少宽阔？”众将道：“长约二十三、四里，宽有一二里处，还有仅宽一半里处不等。”如玉道：“此岭亦可谓极大矣。”又问道：“岭这边是我国，岭那边是何地名，方是槐阴国界？”众将道：“从岭前至游魂关二百余里，总是我国的版图，关外便是槐阴国地界。”如玉道：“此岭东西尽头处，又是什么地方？可有往来之路没有？”众将道：“此岭东南连太湖山，山势极高，虽有羊肠鸟道，军马却行走不得。岭西北接连神水沟，此沟长二三百里，深不可测，冬春则沟内水少，夏秋便有大水分流，然亦有无水时候，故名为神水沟。冬春二季还有人敢冒险行走，夏秋时，水之来去无常，则无人敢行走矣。”如玉道：“信如尔等所言，则此岭诚吾国之

保障也。”众将道：“若失此岭，吾国疆域大有可虞。”

如玉问了地形，提起笔来，写了十数句话，递与众将传观：“尔等可依我柬帖，次第施行，定在明日亥时完工。再晓谕各营兵丁，有敢泄露一字者，本人立行腰斩！父母妻子，无分男女老幼，俱行斩决！外即亲党，亦必同诛。尔等各按营头，分一半在岭上做工，一半各带劲弓大箭，在营外岭上守候。若有敌人冲上岭来，鼓声一响，定要万弩齐发。再各营主将、守营副将，分为两班，每一班派偏将数员，旗牌管队一百员，无分昼夜，在自己汛地上来回巡查。若纵容一人下岭者，即将副将立即斩首示众，巡查诸人同罪，决不姑容！”众将道：“元帅妙用，某等已略知一二，只怕马如龙人马不肯来；即来又不肯占据，当复何如？”如玉笑道：“此岭是他势在必争，如何不来？得了此岭，他便得了要紧地势，如何不占据也？”又提笔写了一联柬帖，着赤心、白虎二总兵：“明日三鼓内外，照帖行事。”吩咐已毕，众将退去，各遵令办理。

次早，马如龙带兵杀上岭来，俱被弓弩射回，反伤了无数人马。本日戌牌时分，诸将入中营交令，言诸项俱各完妥，如玉又下令道：“岭前守候的将官兵卒，仍照前分两班轮流守把，将各营内做工的兵丁，速刻尽数下岭，在本国岭后十里内，连夜造连营十座，限明日寅时齐备。岭上的营盘照旧扎定，营内东西物件，将要紧的搬一半在岭下新营内，总要留一半物件在岭上，不准搬尽，违令者立斩。”再传谕去岭下诸军将：“新营盘造完时，即饱餐战饭，准备器械，明日我兵败下岭来，可各舍命堵挡，保守新营。若敌兵不来追赶，可各入新营。他自然回岭上，占据我们的现成营寨驻扎，临期自有调遣，务要一阵成功！”

次日天一明，诸将禀报：“岭下新营造完。”如玉令众将

速刻回营，准备御敌。早饭后，如玉吩咐诸将如此如此对敌：“可将我的旗号尽行收起，俱换上大丞相兼元帅海中鲸旗号。马如龙若问我时，只言主上因我不战而退，已拿解入国治罪。”

“温如玉下岭，入新营听候动静。没有一个时辰，探子报道：“我兵败下岭来，槐阴国大军在后追赶。”如玉即发兵御敌，接应自己人马入营。少刻，探子又来报道：“槐阴国人马，已在我们岭上安营。”如玉笑对众将道：“不出我之所料也。”众将俱各羨服。天交二鼓，如玉吩咐心腹人，分头做事。没有顿饭时候，只听得天崩地塌，岭上大震了一声。顷刻，又听得炮声响动不绝。如玉急忙率众将出营，遥向岭上观看，但见：

天崩地裂，海哮江翻。黑雾弥漫霄汉，烟迷如墨；火光闪烁平川，草木皆红。执锐披坚，生为报国之士；焦头烂额，死作异乡之魂。马首与甲冑齐飞，人肉同刀枪共化。阴风阵阵，惊闻霹雳之声；烈焰腾腾，惨听悲呼之苦。

如玉远远眺望，见岭上火光照耀如同白昼，火炮之声隐隐不绝。随遣四将，带兵到岭下擒斩逃下岭的人马。须臾，火炮声息，被北风卷来，仅是烧的腥秽气味。此时见烟火正盛，约料人马不能存站，回营笑向众将道：“总有逃脱的，也不出赤白二将之手。”众将俱各拜服在地，道：“元帅用兵如神，虽孙、吴不能及也。”如玉得意之至，满面笑容，向众将道：“到的还是藉仗诸公尽力，与本帅共奏奇功，除国家数十年心腹大患。本帅到不喜克敌制胜，喜主上知人善任耳。”说罢，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又极口誉扬不止。

少刻，四将回来，禀报道：“槐阴国人马，在岭上者已成灰烬；偶乐有一二到岭下者，俱皆断臂折足，小将等业经搜斩

无遗。此时还有些小烟火未息。”四将说罢，又各跪倒，称颂功勋，为千古少有。如玉大喜，着四将起立：“尔诸将可知本帅先回，致令士卒战败之由么？”众将各鞠躬道：“末将等不知。”如玉道：“此本帅骄兵之计也。槐阴人马，素勇悍而轻华胥，不有以骄之，无以克敌全胜。本帅今早未临阵之前，理该与尔等明白说知意见，诚恐彼营有智谋之士，看出诱敌举动，反为不美。”众将齐声道：“此元帅之奇谋也。智勇双全，始膺主上腹心委任，心中自有奇谋。请元帅一一明示，小将等好奉令遵行。”如玉道：“吩咐军中奏乐排宴，诸将无分大小，俱各赐坐庆贺。”又着军政司，于众兵卒无分马、步，通赏两月钱粮。只听得营里营外，欢声如雷。如玉乐极，着诸将皆以大杯行酒。有大醉乱谈者皆不罪。只吃到次早日出时候方止。一边写本报捷，一边遣将带兵，于岭上开通道路。

忽听得中军营外传鼓，家将送入公主家书。如玉急急的拆开一看，内言：“主上知敌将斩了柳色青，驸马弃众而逃，致令军中无主，被贼人大杀一阵，几将甘棠岭失去。主上悔恨之至，将丞相海中鲸深加叱辱，说他荐举匪人，如今着满朝文武公举一人领兵，替回驸马。”又言：“我已入宫哀恳国母，在主上前方便。我父王也说某某原是书生，迫于寡人命令，不得不去，此皆海中鲸妄举之罪也。看来于大事无碍，见字可谨守营寨，等候替换人到回朝”等语。如玉看罢，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若不是大恩公冷老先生柬帖内，细细开写，着我如何问营头，如何问形势，如何分兵守御，如何分兵守御，如何连夜于岭上做工，暗埋火炮，如何扣两条火线，直通到岭后三里外，以便点发，如何预差赤、白二总兵，劫岭前营寨，追杀逃散贼兵，始成此大功，救我身家，不然，下文就说不得了。总主上看公主情面，不加罪责，我今后尚有何颜面，再入朝堂？”

“想到此处，又吩咐后营安排香案，与冷于冰叩头。

如玉叩拜罢，与公主写了口书，传与驿站，飞驰去了。然后率兵将到岭下，见已修出半里一条阔路。上的岭头，向东南西北两下一望，见愁云怨雾，上下相接，还有那烧不尽的死尸，并盔甲兵器等物，都是横三顺四，披迷在岭上。再看那一条长岭，二十余里，大坑小坎，就和将地皮普行翻过一般。下了岭头，见赤、白二将带领兵将前来报功，言：“奉元帅密谕，于火炮发时，即带兵打破他岭下原营，杀戮几千贼寇，所得粮草、什物、旗帜、金鼓，真是山积土聚。今已令偏将等看守，小将二人亲来交令。”如玉又吩咐军政司，写本再行报捷。

正行间，公主家信又到，内言：“国王与文武官商议，已调西路镇将神武将军钱万选做兵马大元帅。本日午后，又知驸马兵败，失了甘棠镇，父王举止失措，通国惊惶。驸马可速写本，自责请罪，我于国母前，自有周旋”等语。温如玉看罢，点了几下头，不由的长叹道：“假如不胜，我竟不知作何结局。”惟恐遗失，将书字扯碎。大兵到了马如龙原营，周围看了一会，吩咐行军司马：“将所得各项，登记清单，以便奏闻。”随将马如龙残破营盘，收拾停妥，就在他营中休息。从新点集诸将兵丁，另造清册，将带伤疾病者发遣回国，阵亡者记名存恤。连甘棠镇并黄河清以及自己带来人马，共拣选了十万精锐劲卒，至次日，一边起本，一边领人马，杀奔槐阴国。

隔了一天，公主家信又到，内言：“驸马用诱敌计，佯作败北，复用火攻烧杀强贼数万。捷闻到朝，父王大悦，喜愧交集，立差人阻住钱万选，不准出境。本日设大宴，文武庆贺，加封两子官爵，赏赐金帛珠玉甚多。国母请我入宫筵宴，复见父王，命太子把盏代贺。此皆驸马盛功之验。又闻奏捷本内，有起兵征讨槐阴国之说，此断断不可，宜趁胜归朝，保全名誉

“等语。如玉看罢，焚毁来札，立即写书安慰公主。

少刻，又接到国王令旨，大赞助猷，将海中鲸改为右丞相，因保荐得人，子孙世袭衡文殿说书之职；加封自己为左丞相兼理兵马大元帅，总督内外军国事。长子延誉封为艺文院学士，次子延寿封为车骑将军，世袭罔替。如玉大悦。诸将并兵了各有赏赐，颁到许多金银绸缎等物，着如玉按功分给。又着详叙诸将勤劳，以便升用。如玉率众谢恩。晚间，又接到国王手谕，言：“槐阴与本国世为仇敌，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殄除，卿宜斟酌行事，可殄灭即行殄灭，可讲和即行讲和可也。”如玉又写本，启知发兵日期，有到被相机进退之说。

大兵到了游魂关，立即修理损破，留将镇守。一面带人马，杀过荷花池地界，直到槐阴国驻玉关地界，安营下寨，以便次日攻关。第二日早，槐阴国已有官到营中来议和，情愿将荷花池西北一带地方让与华胥，两国休兵罢战，约为唇齿，凡有征伐，互相发兵救应，永为兄弟之国，各立盟书，尽释前嫌。若必不允从，定起倾国人马，一决胜负等语。如玉将来使酒席款待，安置别营，然后聚集众将一同商议。有言战者，有言和者，纷纷议论不一。如玉亦不能决。

却好国王差大臣贺三多又赍令旨来到，犒赏军士。如玉率众谢恩，一面款待贺三多，就与他相商和战二字。三多道：“槐阴多智勇之士。出驻玉关以外，彼国险要地方，似本国甘棠岭者，有三四处，极难攻取，非四五年不能平定。我前曾出使彼地，深知利害。驸马若能保全胜，有何不可？”如玉寻思了一会：“自己所凭者是冷于冰柬帖，止有一个未拆。设有两件疑难事，便就是个没摆布。国王有可战可和之旨，公主又有归朝享名誉之说，看来和的为是。”向三多道：“先生所见，虑出万全，温某亦不敢保阵阵必胜。刻下槐阴使臣，现在营中，

请来大家面议可也。”

随即将使臣请入中军，以宾礼相待。讲说半晌，如玉要以驻玉关一百里外为界，那使臣止以荷花池为界。如玉又言：“荷花池一带地方，原就有华胥国大半在内。今止得此些须地土，难复王旨。”那使臣又以“兵败将亡，与此地土，已亏情之至，况驻玉关是槐阴保障，此关尚不可与，况于关外要百余里地耶？”两家争论不已。到是贺三多从中说合道：“两国既言约为兄弟，当与两国军民惜福，何必争此百里地界？”如玉听了，方才依允。中军帐大设筵席，款待使臣，各立了誓状，永无侵伐。送使臣出关去讫。

次日，贺三多先回朝交旨，如玉也拜发了一道讲和本章，差亦心、白虎二将于荷花池界筑起五座连城，安兵将镇守，自己先带领得胜人马回朝。正是：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辞。
展土开疆日，男儿得志时。

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 坐叛党戴罪大军营

词曰：

数声凯歌奏军营，片时烟尘净。君王颁诏庆功成，荣封在甘棠镇。

新主多疑隐，又兼亲党勾兵。别离妻子赴金城，无奈此一行。

右调《燕双飞》

话说温如玉与槐阴国使臣讲和后，将生擒彼国军将赏给路费，差官押送出境；所得金帛、粮草、军器、衣甲、马匹等项，即分派官员运回本国，方才还朝。国王率满朝文武，出城十里，亲与如玉把盏洗尘，君臣同到朝内。如玉复又叩谢君恩。入宫拜见了国母。出来时，国王已领文武在庆成殿，摆设了大宴贺功。国王居中，太子在左，如玉在右，丞相海中鲸等就在如玉肩下，其余文武按品级分两行列坐。殿下面奏起乐来，王子家

举动，端的气象不同：歌的歌，舞的舞，说不尽那繁华富贵。但见：

官分大小，位列东西。水晶帘卷虾须，云母屏开孔雀。盘堆麟脯，国王笑捧紫霞觞；杯浸冰桃，内侍高擎碧玉罍。食烹龙肝凤髓，肴列豹胎猩唇。凤管鸾箫，奏一派云璈仙乐；鸳裙翠袖，舞一回羽衣霓裳。君赞臣，臣感德，吸尽壶中精液；文作诗，武击剑，吐舒胸内奇才。真是捷闻异域欢无极，功著边城喜倍多。

坐闻，如玉诉说一回克敌斩将的机谋，国王同众文武又誉所他百战百胜的勇略，只吃的尽欢方散。如玉同众官谢恩出来，回到驸马府内，公主率领二子、二媳迎着接风。内外明灯结彩，大陈水陆筵席，直到四鼓时分方歇。

次日，率领二子，复到朝中谢恩。那国王下一道敕文，上写道：

槐阴国君臣狂悖，为吾国外患数十余年。寡人临御之初，即差黄河清督师问罪，兵至荷花池地界，亦曾破伊坚城。穷之两国将士，互有斩杀，统计所得，与所失相等。从未有一卒不伤，一箭不折，尽歼丑类，开闢边疆，如驸马温如玉成功之速者也。如玉才兼文武，志矢忠勤，实为寡人所信爱。日前授以节钺，非以如玉为寡人至戚也，盖深知其素娴韬略，智勇俱全耳。兹果兵不血刃，大建勋功。若不加以茅土之封，不惟寡人心有不忍，亦恐无以顺适輿情。今封如玉为甘棠侯，领大丞相之衔，子孙世袭罔替。着丞相海中鲸，速拣能员，动支内库银两，于甘棠镇内营造驸马府第，务须规模广大，华美壮观。工

完之日，如玉与公主归藩，非大疑难事，勿轻选召。由甘棠镇东南至荷花池地界，岁出钱粮上物，永赐为公主汤沐之资。其属下文武官员用合，统任如玉调度，不必奏闻。如玉之子延誉、延寿，前已授职，可留在寡人左右，代如玉报效可也。此次得功将士，如玉可分别等第呈览，寡人俱有升赏。遵此。

如玉连辞了三次，国王不准，只得同公主入朝谢恩。

不过两月光景，甘棠镇内所造的驸马府功完。海中鲸奏知国王，国王将公主和如玉父子，俱召入国母宫内筵宴，又与他择了吉日，着他起程。公主如玉，到起身这一日，入宫谢别。夫妻两个雨泪涕零，不忍远离，国王、国母也不由的落泪，嘱咐了许多好话。国王率领文武，出城十里，与如玉送行。一路上旌旗蔽日，车马连云，国王回了朝，那些文武官员俱送在三十里外，方才回国。

如玉与公主率领家丁，并自己属下的官员，往甘棠岭来。早有镇守甘棠的总兵等官，在道傍远接；本地的百姓，亦各扶老携幼，陆续迎候到新盖的驸马府内。见持戟护卫之士，不下三百；带剑听事之官，岂止数十？又将那驸马府仔细一看，但见：

朱门三大座，阔院十数层。琉璃瓦砌鸳鸯，石青牌堆金字。锦堂宏敞，规模较官殿无殊；廊房参差，气派与朝班何异！雕栏曲径，左一转，右一转，委曲留春；复道瑶阶，东几处，西几处，逶迤待月。兰斋画阁，陈设着夏鼎商彝；绣户金闺，悬挂着随珠秦镜。玳瑁帘，水晶帘，帘卷处香风袅袅；孔雀屏，云母屏，屏开时丽日融融。怪石奇峰，駉駉补补，堆作假山，假山旁，可以饮酒，可以赋诗，可以弹琴读书，逍遥岁月；深

池浅渚，凿凿穿穿，引成活水，活水中，不妨养鱼，不妨栽藕，不妨荡舟吹笛，笑傲乾坤。花园前，树木婆娑；箭亭后，弓刀灿烂。内多粉妆玉琢俏丽佳人，外聚虎臂熊腰勇猛壮士。极官场之富贵，千古第一；享尘世之荣华，于今无二。

如玉同公主迁移在驸马府内，三日后即着他两个儿子赍一道谢恩本章，又嘱咐他们小心做官，不可恃势旷职，惹人忌恨。二子拜别去了。

如玉将甘棠岭至游魂关、荷花池等处地方，又从新调度了一番，武官仍照前镇守，又添了数员文官，办理民间事务。甘棠镇一带，原就有四五千居民。如玉将左近空闲地方，都用自己的银两，周围起盖了数百间民房，任凭百姓们居住，一岁之中，不过交纳些小房钱。遇年岁歉薄，即发他内府的粟粮赈济，一次不足，不惜两次、三次。又设有司，与百姓判断曲、直，疑难事件，还要亲审。那华前国四面八方的人，搬到甘棠镇住者，不下数万人。生意买卖，云屯雾集，到成了个极繁华热闹地方。如玉感国王厚恩，一月两月，总要同公主带些物事，亲去听候，国王时时颁些赏赐。宫官内监，终年家往来不绝。不是国母遣人看望，就是众妃嫔稍寄人情。又有他两个儿子在仕途上周旋，如玉在甘棠镇又极清闲，日日与公主行则并肩，坐则叠股，享人世安乐富贵。接连着又得了五六个孙儿、孙女。如此昼夜快活，又是数年，如玉也是五十六七岁人了。孙儿、孙女，又各结亲显宦。丞相海中鲸病故，国王就着他的长子延誉署理丞相事务。

又过了二三年，国王大数将终，将如玉、公主星夜调入官中，嘱托后事，谆谆以太子相托。没有几天，就去世了。如玉悲不自胜，一边料理家务，一边扶立新君。那太子登了宝位，

如玉率领大小文武官朝贺毕，那太子即下了一道令旨：“事无大小，统听驸马主裁，不必奏闻。”如玉以人臣而当孝子，诸项都替他措办妥适。打发的国王入土后，便要同公主辞回。这国王那里肯依，说道：“驸马系寡人至威，国之元老，岂可一日远离？俟过了三二年后，寡人明白了治国安民的道理，驸马再去未迟！”如玉也无法推却。公主烦国母道达，那国王以大纲大节的好话打发。过了几日，下了一道令旨，言：“温驸马贤闻异域，功盖一国，安可随众趋朝？嗣后寻常事件，丞相温延誉总理；疑难事，或寡人请驸马面议，或各衙门官员听指示于驸马府可也。”又准其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坐轿直至光明殿；又赐宝剑、鸠杖等物，出入佩用。

如玉深知国王嫌他威权太重，随将甘棠镇至荷花池界一带地方人民户口钱粮等物，造了清册，同大小文武并镇守的官员，俱开列花名，做一个交还的本章，缴奏入去。那国王看了，随即设宴请温如玉入宫，酒席上都说的是欲收不收。有吞有吐有话儿。如玉再三苦辞，那国王方才依允。是日尽欢而散。过了三四日，国王下旨：着镇守甘棠镇、游魂关、荷花池等处主将，都要轻骑减从入国朝见；其镇中事务，仅令副主将经理。不数日，诸将俱到。本日下旨：诸将俱改为内用，随将他做太子时心腹官员放出，做各镇的正主将；又调副主将入朝。温如玉听知大笑，向公主、二子道：“主上这调度，我心上倒甚喜；一则免了他许多疑心，二则免了我日夜愁虑。”

又过了一年后，国王又下旨道：“驸马温如玉，宣力国家二十余年，忠肝义胆，内外共知。只因先王甫逝，政务总理乏人，以故托驸马代为料理。今诸事就绪，驸马自应同公主归镇。甘棠岭地方，原系先王赠公主为汤沐之资，前驸马再三苦辞，寡人只得勉强收回，究非先王加惠之初意也。嗣后甘棠一镇钱

粮、土物，仍解交驸马；游魂关、荷花池等处，归之国家可也。

“如玉向公主道：“甘棠镇一道长岭，有何钱粮、土物可交？”

“公主道：“正是。要那虚名何用？可上本苦辞。”如玉辞了两次，国王不允，也不敢辞了。国王又亲为选择吉日。公主同如玉拜别国母，谢了国王恩。国王亦在内宫设宴款待，也率领文武出城相送。虽然也是车马纷坛，如玉眼中不知怎么，看的冷落，与昔年口镇时大不相同。国王又下旨：止许延誉、延寿送三十里，即回国办事。如玉听得此话，立即打发二子回朝。那甘棠镇远近百姓，到和昔年一般，个个扶老携幼，欣喜相迎。

如玉回到府中，见属下官员寥寥几人，随谕令府下家丁，都要安分谨守，不许与外人交接，如违立即处死。自己于地方事，丝毫不管，日与公主杯酒适情。那些内官太监，每过三四个月，方奉太国母令，听望公主一次，不似前数日内一往返了。如玉满心里着二子罢官回镇，过放心日月，又恐触怒国王。如此又过了二年，到也平安无事。

一日，正和公主闲谈，只见他儿子府中内了张豹，排闥而入，走的雨汗淋漓，跪在地下大哭。如玉和公主皆大惊，忙问道：“是怎么？”张豹道：“小的二主人内弟步登高，在佳梦关镇守，年来好管地方上闲事，文官甚是厌恶他。又好贪酒动气，屡次与佳梦关文官口角。不知怎么。弄的国王知道，于半月前降旨，将他世袭龙虎将军革除。因念他祖上功劳，又为他父步青云亦曾随元帅黄河清出力边疆，免其拿问治罪。自革职后，没有三两天，便到主人府内，向二主人道：‘国王背了先王的令旨，夺去公主的基业，削了驸马的后权。目今各国所深惧者，还是驸马。他享着驸马的福分，他还不知。是他这样心脏不测，将来你兄弟二人，还不知作何结果。依我主见，你可与驸马相商，只用暗中与邯郸国书信一封。’”如玉道：“我

听得直隶地方有邯郸县，怎么又有个邯郸国？”张豹道：“此国即在佳梦关之外，驸马素常不留心。”如玉道：“你快说，后来怎么？”张豹道：“着邯郸国见字起兵。又言：‘朝中刻下无智谋之人，领兵的少不得还是驸马，这里头有妙用。若是邯郸国人马强壮，驸马便与他里应外合，再做个开国的元勋；若是邯郸国人马衰弱，便督兵剿杀，功成后不怕国王不加倍钦敬。’”如玉道：“此系乱卧贼子之言，你二主人就该立即着人拿下，启奏国王治罪才是！”张豹道：“二主人将他当面痛骂了一顿。他见二主人恼了，便立刻改口，说是顽话，本日就辞去了。”如玉连连以手拍膝，向公主道：“少年娃子通不经事，这样逆贼，岂可放他走的么？这样话是他作顽的么？”又道：“你快说，如今怎么？”

张豹道：“谁意料步舅爷仍回佳梦关，勾通地方亡命，并素日心腹兵丁，写了驸马官衔名讳，用蜡丸封固，差人送至邯郸国内，言若肯起兵，他约在本月初六日二鼓，放火开关，以为内应。邯郸国见了驸马书字，差他那边大元帅铁里模糊，领雄兵八万，初六日二鼓，果到佳梦关下。步舅爷一边差人放火，一边率众砍开关门门锁，杀散守门军士，放邯郸国人马来，尽杀关内文武等官。刻下步舅爷与他那边做向导，现今攻打金钱镇。将军钱万选，被铁里模糊鞭打，死在阵前。金钱镇副将询问佳梦关逃来军民，备知详细，参奏到朝。昨日日落时分，将两位主人俱各绑拴入朝。小人就于那时，驰驿跑四百里，报与公主、驸马知道。目今两位主人吉凶未保，驸马须设法救援方好。”说罢，又哭。如玉将心打了两拳，倒在床上。公主放声大哭。好半晌，如玉扒起道：“老恩主在日，我原也受尽荣华，今日该有此报。指顾必有人来锁拿我。罢了！罢了！”公主哭着说道：“我一生止有二子，岂肯平白的教人以反叛相

加？我还要这性命何用？”说罢，向张豹道：“你快去吩咐外班，速刻预备车马，我同驸马连夜入朝。”张豹如飞的去了。

没有半个时辰，见一内官报道：“府中家丁吴升来了。”话未毕，吴升跪倒地下。如玉和公主俱急急问道：“你二位主公怎么样了？”吴升道：“小人是二位主人着驰驿来的，事体平安了。”如玉听了“平安”二字，心上早放宽了一半，忙问道：“你快说，是怎样平安的？”吴升便从步登高说起，

只到攻打金钱镇，与张豹所言皆同。如玉道：“你可见将你两个主人绑拴入朝么？”吴升道：“原是绑拴入朝的。小人主人回一说道：国王怒的了不得，手拍几案，骂二位主人道：‘我久知你父子存心不端，可将通同反叛情节，据实供出，寡人推念先王分上，或可开脱。’小的大主人哭奏道：‘臣等忝列国戚，父子受主上天高地厚之恩，业经两世。父为公侯驸马，子为丞相将军，满朝富贵，尽出臣门，臣等总至庸至愚，安肯与一猎狗不食之人通同叛逆？臣等总不为身家计，宁不为公主作地步耶？若谓不慎之于始，与逆贼结为亲步，然此等意外事，臣等焉能预知？伏望主上查情！’国王听了这几句话，将头低下，到也没的说了。正有开脱之意，不意太守展其才奏道：‘此番佳梦关逃来军民，传说邯郸国起兵，实是温某蜡丸书字勾来，又差步登高做内应，总缘主上收其荷花池一带地方钱粮，又复剪其羽翼，他父子恨入切骨，因此才做出这事。夫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祈我王速斩逆党，星夜锁拿温某，以绝后患，迟则必生变乱。’国王听了，又大怒起来，说道：‘可将温某弟兄二人，拿赴大理刑严刑究问。若果有通谋实情，寡人岂肯以国法循私？就是驸马温某，亦必斩决示众！’亏得威武将军白虎大声说道：‘不可！不可！臣效力边疆三十余年，在温驸马麾下听用一十六年，深知温驸马光明正大，忠心为国。

步登高何人？驸马肯同他做此灭门之事？且各国所深惧者，是温驸马！因此数年来，从无外患，主上何不思及？蜡丸书之说，系步登高假写驸马名讳，居十分之七；或敌国用反间计，使我国杀害智谋之士，亦未敢定。臣敢以百口，保温驸马无异志。

‘艺文院副学士梅红亦奏道：’将军白虎所奏，句句忠直。适才展其才所奏，臣深知其事。缘先王升遐后，展其才求为大理刑副使，驸马不肯依允，故他借此重大题目，报复私嫌。’话未完，文武班中有二十余人，小人也记不清名姓，皆齐声奏道：‘温驸马社稷重臣，即温延誉弟兄，亦忠良之士，臣等俱敢以身家相保。’国王听了，大怒道：‘展其才以私求功名不遂，便出谗譖之言，几坏寡人心腹大臣。着拿送大司刑狱，待贼寇平定，再行发落。’又有健勇将军赤心奏道：‘方今善用兵者，无出温驸马右。马如龙智勇兼全，尚被温驸马一火烧尽。欲败邯郸人马，非温驸马右。马如龙智勇兼全，尚被温驸马一火烧尽。欲败邯郸人马，非温驸马不可！主上既知展其才以私仇陷害大臣，就该即行斩决，为人臣不忠其君戒。’国王道：‘寡人正欲如此。若不斩展其才，亦难以对温驸马。’遂喝令武士拿下，立即斩决。”如玉拍手大笑道：“此赤将军深于为我也。”

“公主道：“难为白将军于危迫之际，首先保奏，令人深感。”

“如玉道：“后来怎么？”吴升道：“国王着内侍立即松放二位主人，俱着冠带速来议事。刻下恐驸马道路迟延，已先差赤、白二将军领人马先去保守金钱镇。只怕今日就有诏书来，大要还是驸马领兵去。”如玉微笑了一笑，方将心放下。正是：

无事便相疑，有事仍要用。
不是君恩薄，皆因权太重。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痴情客 刀头落惊醒梦中人

词曰：

惨惨秋风起，萧萧落叶声。金钱堂下气难平，心内凄凉，深悔位公卿。

雾掩甘棠镇，云迷华胥城。刀头过处拟重生，羞见寒酸，形象一书生。

右调《风蝶令》

话说如玉听得说放了二子，杀了展其才，才放开了怀抱；又听得说着他领兵，不由的微笑了一笑。公主道：“主上若着你领兵，不知邯郸人马，比当年槐阴人马强弱何如？”如玉道：“你问及此，我又想起当年的冷老先生来了。我现在着他第二联柬帖，内中必是为这一件事。只用我到那里拆开一看，任凭他天兵神将，定杀他个片甲不回。”公主道：“主上待你我甚是刻薄，不及我父王十分之一。他如今又有用你的时候。此番

得胜回来，也教他知道你的利害，不是白受他的爵禄。”

正说着，家丁报道：“王爷的令旨到了。”如玉即忙出去接旨，原来是封密札。如玉拜受毕，拆开一看，不过是着他速刻起身，领兵平邯郸的话语，加着些安慰劝赏的言语。如玉到里面，将书字着公主看了，吩咐家丁们收拾行李，即刻入朝。公主道：“你这一去，要处处小心。两军阵前，不是儿戏的，只愿你早早奏捷回来，免我悬计。”如玉道：“公主只管放心，不是我温某夸口说，管保马到成功。”公主令左右安放酒席，与如玉送行。夫妻叙说了许多话，如玉才告辞起身，公主直送到大门内方回。

如玉带领家丁，连夜奔驰，至四鼓时分，到华胥城下。管门官早在此等候，入城到了朝中，不想国王还与众文武在勤政殿秉烛等候。见如玉到来，亲自下殿迎接。如玉先叩谢赦免逆党之罪，国王连忙扶起道：“父子之间尚有意外事体，何况亲戚？”拉着如玉的手儿，命如玉坐在一旁，细说：“步登高背恩叛乱，勾通敌国。今早已差白虎等领三万人马，保守金钱镇城池，少不得还要劳顿驸马一行。得胜回来，寡人断不惜茅土之封，以报大功。”如玉道：“此皆臣子职分应为之事，敢言劳顿。臣此去，大要胜有六七，定将步登高生擒活拿，到要问他，国家高爵厚禄，子孙世袭，还有什么亏负他处？他敢勾通外寇，背叛主上！”国王大喜道：“卿若将步登高生擒活拿，来见寡人，实寡人之至愿也。”吩附近侍：“与驸马排宴。”如玉道：“强寇在境，非人臣饮啖之时。臣此刻就起身，未知主上发多少人马？”国王道：“白虎、赤心已带去三万。寡人又挑选了四万人马，在东门外等候。”如玉道：“人马四万，足而又足。”立即站起，到大营里去。国王那里肯依，定要如玉吃了便宴，同文武送出城门，方才回朝。

如玉到营内，已是天明时候，也无暇看验人马，止将众将按花名册点了一遍，即令放炮起营。人马行了三十余里，探子报道：“昨日赤、白二将军领兵到金钱镇，贼将铁里模糊凶勇异常，被他鞭打了数员战将，赤、白二将军迎敌不住，幸亏城内镇将发兵，接应入城去了。到伤了二三千人马。刻下攻城甚急，求元帅早些相救！”如玉听了，催兵急行，到金钱镇城前。铁里模糊也不交战，立刻将人马退去，让如玉进城。如玉见敌人避去，只道他有些怕意，也不遣将追杀，也不在城外安营，做内外互应，为犄角之势。见金钱镇城池颇大，遂带兵一齐入城。到镇城帅府刚才坐下，便听得人声潮涌，火炮连天。小军报道：“贼兵已将城四面围了。”如玉吩咐各门添兵谨守，准备攻城，随传众将议事。众将俱入帅府参谒。如玉向赤心、白虎再三致谢日前之事，命二将坐于两旁，共商退敌之策。白虎道：“贼兵与我兵多寡相较，看来也差不多。兵书云：‘十围五攻。’今他敢于围城，是铁里模糊自恃勇猛，元帅可设法拿住此人，余俱不足道也。”如玉道：“容某想一良策。”

说罢，退入后堂，吩咐家丁排设香案，将第二联柬帖供在桌子中间，大拜了四拜，”将柬帖拆开一看，上写道：“邯郸国大将铁里模糊，智勇兼全，驸马宜速想妙策退之，冷某实无计可施。此囑。”如玉看罢，大惊道：“这冷先生不成话了！这是甚么时候，甚么地方，才教我想妙策退敌？都是不管人死活的话说，这还了得！”又想到：“或者是太监将此帖抵换了害我。”再细细观看，还是于冰手笔，与前帖字画一般，心中越发着慌。又将他贴身两个内官叫来，问道：“我这两封柬帖，通是交与你二人收管，为什么将我的抵换了？”两个内官一齐跪倒道：“此帖二三十年，总在公主卧房炕柜内锁着，钥匙又是公主收管。当年破马如龙时拆了一个，这一个得胜回时，

奴辈同驸马当面交与公主收存。此番又是公主亲手交与奴辈二人，还再三叮嘱，惟恐遗失。且匣儿外，又加着公主亲笔封条，如何就有人抵换？”如玉喝退二人，又想到：“冷先生是个爱干净的人儿，必是我与公主行房事，得罪了他，故意儿惊吓我。我若诚心拜祷他老人家，定将前言改换，亦未敢定。”于是又将帖儿供放在桌上，旁边又摆放了笔砚，然后恭恭敬敬，复又叩拜。扒伏在地下，有一杯滚茶时候。惟恐早起来冲破，于是慢慢的站起来，将帖儿又恭恭敬敬，取在手内一看，还是头前那几句话，一个字也未改。如玉呆了一会，将那帖儿拍了几下，大恨道：“冷于冰，你坑杀我了！”拉过把椅子来，坐在一边，垂头丧气，和中了疯痰的一样。

猛听得鼓声如雷，火炮连天，震撼的屋瓦俱动。家丁们报入来说：“贼兵此刻攻城甚急，西门城角已被贼兵攻陷，恐怕杀入城来，诸将俱在那边抢护，军政司着速请驸马示下！”如玉听了，举止失措，心上乱跳起来，向家丁道：“万一贼兵入城，兵将是各顾性命，靠不上的。你们好生保护着我，跑得出城去，就有几分生路了。”又听得喊杀之声，无异江翻海倒，只吓的面如死灰，止教打听贼兵入城没有。少刻，火炮声息，喊杀停止，家丁们报入来说：“西门城角，亏得众将齐心，且战且修，已糊补完妥，贼兵俱退入营中去了。”如玉心内才略略的太平些，连饭也不吃，也不与诸将会议，独自思想退敌之策。想到四鼓时分，一策也想不出，觉得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没奈何，将赤心、白虎二将连夜请入后堂，商议破敌妙计。二将议论了好半晌，俱无高见，三人坐到天明。

探事的报道：“贼将见攻城不下，于昨夜四鼓时候，分兵两路：步登高领大兵一枝，从东路杀向本国；铁里模糊领大兵一枝，从西路杀向本国。如今城外，四面一无所有，祈元帅定

夺！”如玉大惊道：“此话果是真么？”探子道：“小人打听的至真、至确！元帅不妨差人再去探听。”如玉探手，探子退去。

须臾，家丁传报：“请将禀见！”如玉坐了大堂，众将参见毕，说道：“刻下分遣人打探，周城二十余里，四面无一个贼兵，系铁里模糊分东西两路杀奔我国去了。”如玉道：“国家乃根本之地，理合回兵救援。”白虎道：“就只怕是铁里模糊奸计。世上那有个坚城重兵在后，他敢带兵直入我国？假如我国发动人马，元帅遣将从后追杀，他岂不是个腹背受敌么？”赤心道：“铁里模糊不过人强马壮，力大鞭沉，刻下诸将中没有他的对手，究系一勇之夫。他晓得用兵为何物？白将军真是过虑。依小将主见，我与白将军各领兵一万五千，也分东西二路，追杀下去。若本国遣人马御敌，便胜有八九。元帅可在城中整顿人马，俟铁里模糊败回此地，元帅可领兵截杀，断他归路。”众将可在城中整顿人马，俟铁里模糊败回此地，元帅可领兵截杀，断他归路。”众将道：“赤将军所见极高，元帅该照此遣行。”只见诸将中一人，大叫曰：“不可，不可！”众视之，乃左护军副总兵王者辅也。如玉道：“总兵有何高见？”王者辅道：“铁里模糊鬼诈百出，并非一勇之夫。今白将军所言，甚合兵家正理。世安有坚城重兵在后，而敢直入人国者？依小将看来，他因城中兵势众多，断断不能攻拔，因此虚张声势，说是分兵两路，杀奔本国；究竟他的人马，俱在城外远远埋伏。我兵一动，则军势已分，他必来攻打城池。待得我兵回救时，此城已为他有。此显而易见之情也。依小将主见，当将计就计行事，只管着赤、白二将军带兵出城，分东西竟趋本国，却不可走远；听得城外火炮响时，便知是铁里模糊攻城，白、赤二将军可于东西两路杀回，元帅遣将分兵，从四门杀出，此

反客为主之计也。胜有八九，未知元帅以可否？”如玉道：“你敢保铁里模糊不领兵到国中去么？”王者辅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此用兵之常法也。小将以情理窥夺，他不必不敢杀奔本国，至言保之一字，未敢妄为担当。”如玉道：“何如？吾固知汝不敢保也。大要一人之见，多出偏执；众人皆同，方为公是公非。今众将皆以赤将军言为善，时不可失，二位将军可速点三万人马起行。”说罢，二将领兵，分两路回本国去了。

少刻，探子又来报道：“佳梦关贼兵于昨晚三鼓，与铁里模糊会合，一同向咱国杀去。打听得关中止有偏将一员，五百贼兵镇守，那边望元帅速刻发兵。”如玉向众将道：“佳梦关离此多少里？”众将道：“二十五里。”如玉道：“若得佳梦关，则邯郸人马皆釜中之鱼，永无生路矣。这须留一半人马守此城，本帅领一半人马取此关。铁里模糊若败回，可领兵截杀，我在佳梦关阻他的归路。”于是留将守城，自己带了一万人马奔佳梦关。及至到了关下，寂无一人。如玉着众将督兵攻关，猛听得关墙上一声大炮，只见旗帜森列，刀枪如林，一员将站在关上，执手躬身，笑说道：“老亲翁大人请了，小侄正有许多心上话要说。”如玉视之，却正是步登高，不由的大怒，骂道：“你这狗子，还有何面目与我说话？”步登高道：“老伯不必破口辱我，我也是为昏君逼迫使然。今日老伯已中铁元帅调虎离山之计，金钱镇城池已不保矣。舍妹现在尊府，我理合指一条明路：老伯快领人马从此关南路回国，若还回金钱镇，只怕性命不保。”如玉越发大怒，道：“这狗子满口胡说！”吩咐众军攻关。话未完，只见关上一声梆子响，矢石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众军立脚不住，纷纷倒退。如玉此时情知中计，又恐失了金钱镇，急急领兵回走，步登高亦不追赶。

及至走到金钱镇城下，见城上兵将如云，旗号都是邯鄣国字样。如玉看了大惊失色，正欲问众将原故，只见城后来了一将，带领人马杀来。如玉遣将对敌，又听得城头上一声大炮，四门齐开，闯出无数人马。如玉率众且战且走，欲回本国，刚走到倩女坡，看追兵渐远，败兵陆续跟来，心里说道：“虽出虎穴，将何面目去见国王同满朝文武？”

正想算间，又听得坡后面战鼓如雷，转出一枝人马，从对面迎来。一将当先，和黑煞天神一般，看来甚是凶猛。但见：

戴一顶铁幞头，穿一身乌金甲。面方有棱，鬓短若刺。广额浓眉，隐隐然杀气横飞；豹眼鹰准，耿耿乎奇谋叵测。鼻凹处，山根全断；唇卷起，二齿齐掀。有须无髭，宛疑大力金刚临凡；既黑且麻，错比黑虎玄坛降世。左悬铜胎铁杞角稍弓，右插穿杨透骨狼牙箭。手提一对水磨竹节鞭，身骑一匹蹄雪乌骝马。

众将视之，乃铁里模糊也。只见他大声喝道：“温驸马不降，欲走何地？”如玉听得众将说是铁里模糊，早吓的面目失色，那里还说得出话来！忽见旁边一将大叫道：“此时四面皆是贼兵，我等当舍命杀出，保护驸马回国。”众将听毕，各催战马迎敌。那铁里模糊两条鞭神出鬼没，打的众将纷纷落马。后面邯鄣国的大队齐来，喊一声，将如玉围在中间。那铁里模糊舞鞭直入，一伸手将如玉提过鞍桥。众将见主将被擒，一个个降的降，跑的跑，与滚汤鳅鳝一般，四下里乱挺。

铁里模糊将如玉拿至城中，升了大堂坐下，吩咐：“将温驸马绑来见我！”此时温如玉肝崩肠断，心里想着：“身为驸马，位至公侯，已届望六之年，今日丧师辱国，被贼寇擒住，

就总然侥幸回国，还有什么滋味？到不如速死，博个身后清名，与子孙留个将来的富贵。”主意定了，遂大模大样，走上堂来，到背着站在一边。那铁里模糊连忙喝退军士，亲自下来，与如玉解去绳锁，扶如玉坐在正中椅上，自己朝着如玉打了一躬，然后坐在下面椅上，笑说道：“久仰驸马威名，只恨无由相会。今日叨蒙光降，小将有许多衷肠要告诉驸马，未知驸马肯听信否？”如玉道：“辱国之人，死有余辜，既被擒拿，斩杀由你。我和你有何衷肠可说？”正言间，小军报道：“华胥国两路人马俱回，现在城外驻扎。”铁里模糊道：“吩咐众将不必交战，可谨守城池，我自的道理。”

小军去了。铁里模糊又道：“驸马不必性急，容小将细禀。日前令亲步将军，与小将备道驸马原委，言华胥老国王在世时，待驸马最厚。自这小国王临御以来，夺驸马地土，削驸马兵权；凡驸马亲戚在仕途者，调遣革除，百不存一；止留甘棠一岭，让驸马糊口，全不念平定槐阴国大功，亦且杀害之心，时存腹内。就是令亲此番举动，也是为驸马不平使然。常言道的好：君知我则报君，友知我则报友。大丈夫处世，要磊磊落落，恩怨分明，不可龌龊齷齪，拘持小节。驸马若肯降顺我国，华胥国将帅那一个不是驸马麾下旧人？号令一下，无不归心。那时得了华胥，事事惟驸马所欲，就做华胥国王，亦无不可。若怕我主上以二心相待，俺主上也有个公主，小字丽春，他今年才一十八岁，生得才色双绝，小将为媒，与驸马偕百年姻眷，安见我邯郸国之公主不及华胥国之公主也？刻下华胥军将，现在城外安营，听候驸马动静，驸马若肯同小将上城，晓谕他们投降，便是驸马开国第一件功劳，小将情愿做一偏将，任驸马统领大兵征进，未知驸马意见何如？”如玉听得有华胥人马在城下，知是赤、白二将回来，便佯应道：“既承元帅美意作成，

小弟亦何难再做个驸马，享下半世的荣华？”铁里模糊听了，大喜道：“这事都交在小将身上，主上无不依从。”如玉道：“我此刻就与元帅上城。”铁里模糊欢喜道：“驸马真爽快豪杰也。”

左右牵过马来，两人上了城。遥见七八里以外，有座营盘，铁里模糊用手指道：“此即华胥国军营也。”如玉道：“元帅可差人到华胥营中，述我话，请赤、白二将军城下相会。”没有顿饭时候，早将二将请来，各带人马屯聚城下。如玉便大声叫道：“赤、白二将军，我温某有话说！”只见二将策马走出门旗外。如玉道：“我温某已被擒拿，断无生理！二将军人马单弱，可速速回去，启知主上，起顷国人马，与我报仇！再说与我两个儿子，尽心报国！”话未完，铁里模糊叱道：“竖子焉敢卖吾！”拔刀向如玉便砍。刀头落处，如玉大叫了一声，惊出一身冷汗。

睁眼看时，在个小木头牌坊下，头朝东，脚朝西，就地睡着。心下惊疑道：“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急用手将脖项一摸，头还好端端在上面。连忙扒起，四下里一望，原来是个破碎花园，也有几间前歪后倒的亭台，也有几十棵树木，还有几块山子石，也都是七零八落的乱堆着。看了看自己的衣服，仍是当年做秀才的穿着，并不是锦袍锈甲。心中大为怪异，回头一看，背后有带红墙，像个庙宇的光景；南边一带，都是些菜畦子；西南上有两个人，在那里打水浇菜。不由的鬼念道：“想是我被铁里模糊斩首，魂魄流落在此地么？”又想到：“怎么被他一刀，杀的衣服也更换了，胡须也杀没了，难道做驸马的不是我么？”用手在脸上加力一拧，觉得甚是疼痛。又想到：“还知疼痛，必不是鬼。”

再抬头将那木牌坊一看，上面有几个字，颜色也都剥落了，

隐隐的是“大觉园”三个字，下面小字，是“悟本禅师立”。如玉道：“这是个和尚的园子无疑了。”站起来，向那两个浇畦子的人高叫道：“那种畦子的过来，我有话要问你们！”听得那两个人内中有一个说道：“你看这个失了魂的小厮，从早起跑入我们园子里来，在地下放倒头睡了半天，此刻冒冒失失的站起，又拿官腔叫唤起我们来了。他也不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儿！”又听得那一个道：“不要理他。”如玉句句听得明明白白。心下狐疑道：“怎么他说我今早才来的？”慢慢走到两人面前，陪了个笑脸，举手问道：“敢问二位，我是几时到这园子里睡觉的？”那两个人见他换了官腔，谦恭起来，也就启转面孔，笑应道：“相公是今日早饭后来的。入了我们这园子，躺倒就睡。我们这伙计见睡的功夫大了，到要叫起你来。我估料你必是走路辛苦，就没教他惊动你，不料你就睡到这时候。”如玉道：“我果然是今早才来的么？”那人将如玉看了一眼，也不回答，又浇起他的菜畦子来了。

如玉呆了好半晌，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脸，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履，不禁失声道：“呵呀！三十余年，多少的事业，不料是一场大梦！冷于冰许我有天大的富贵，原来如此！这冷于冰也不成个冷于冰了。我到要问问他去！”又想着是从御史朱文炜家出门，张华还在他家里，冷于冰临行与了我一首符，并两个柬帖，用手从怀内取出，仔细观看，符还如故。再看两个柬帖，俱是封口未拆，急急的拆开一看，内中只有两块白纸，一字俱无。如玉看罢，不由的心中大怒，将一符两帖，扯了个粉碎，口里说道：“冷于冰，你耍人太不近情理了！”怒了一会，复留神将那园子一看，见牌坊前面有一座小门楼儿，一步步走到门外一望，都是些小户人家居住，土房颇多，树木园子更多。又向东一望，依稀记得是来路，回想那梦中境况，不由

的伤感起来。正是：

身为将相荣无比，一但成擒亦可怜。
命丧刀头魂附体，犹疑今日是当年。